

《曾国藩家书》

作者：曾国藩

声明：本书由华夏网(www.china8.com.cn)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, 仅供交流学习使用, 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, 如果喜欢, 请支持正版.

前言

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，其生前毁誉参半，既有“中兴第一名臣”的美称，又有“卖国贼”的恶名。

曾国藩率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，被清廷称为“同治中兴”第一功臣；又于 1861 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洋务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，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一些革命党人称他“开就地正法之先河”，并在“天津教案”中杀人割地，是遗臭万年的汉奸。

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最为客观，称曾国藩“誉之则为圣相，谥之则为元凶。”

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他这位赫赫有名的同乡评价甚高，他在 1917 年致友人的信中说：“吾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。”

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奉为终生学习的楷模，并亲自从《曾国藩家书》中摘录出许多语录，然诵参悟。

当然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，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的。特别是对曾国藩这样的学识很高的人物，是绝不能妄下评语的。

曾国藩受地主阶级利益的局限，官至一品大员，代表着封建统治势力。

但是，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，必然有其深刻的自身原因。单就这

个意义，研究、了解曾国藩也是非常必要的。

曾国藩，字伯涵，号涤生。湖南湘乡人，生于 1811 年，卒于 1872 年。

曾国藩六岁读书，二十八岁中进士。初授翰林院检讨，一直到道光 29 年（1849 年）升礼部右侍郎、署理兵部左侍郎。咸丰帝即位后，他先后兼任过兵、工、刑、吏等侍郎等职。

曾国藩在仕途上官运亨通，十年之中连升十级，并在京师赢得了较好的声望。他一生严于治军、治家、修身、养性，实践了立功、立言、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。

曾国藩一生经过了中国衰朽的过程，就其本人而言，早年精专学问，学作圣贤，着实取得不少成绩，后从戎理政，也不失终有所成。然而他率军镇压太平天国，杀人割地等所作所为，却是罪名昭著。特别是“天津教案”使曾国藩遭到沉重的精神打击，于 1872 年 3 月 12 日，死于两江总督任上，终年 61 岁，正如古人所云：“千夫所指，无病自亡。”

无论曾国藩属何种类型的人，如何评说，历史是公正和客观的。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曾国藩对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后世的中国社会，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，尤其是他留下的《曾文正公文集》一书，在历史上受到世人的重视。

《曾文正公全集》由曾国藩撰写，李鸿章之兄、湖广总督李瀚章编辑，共 167 卷，初于 1876 年刊行，几经刻印，卷数不一。全集包括奏稿、批牍、治兵语录、文集、诗集、杂著、日记、书札、家书、家训等部分。但流传至今，并受世人重视的，亦只有其中的“家书”真正遗留

下来了，难怪著名学者南怀谨在《论语别裁》中说：“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，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《曾国藩家书》。”

《曾国藩家书》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他治政、治家、治学、治军的主要思想，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。

本书收集及整理了曾国藩家书之精华部分，按年代顺序并合为：修身篇、劝学篇、治家篇、理财篇、交友篇、为政篇及用人篇等部分，基本包括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思想。

一 修身篇禀父母·谨守父亲保身之则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，自闰三月十四日，在都门拜送父亲，嗣后共接家信五封。五月十五日，父亲到长沙发信，内有四弟信，六弟文章五首。谨悉祖父母大人康强，家中老幼平安，诸弟读书发奋，并喜父亲出京，一路顺畅，自京至省，仅三十余日，真极神速。

迺际①男身体如常，每夜早眠，起亦渐早。惟不耐久思，思多则头昏，故常冥心于无用，优游涵养，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。九弟功课有常，《礼记》九本已点完，《鉴》已看至《三国》，《斯文精粹》诗文，各已读半本，诗略进功，文章未进功。男亦不求速效，观其领悟，已有心得，大约手不从心耳。

甲三于四月下旬能行走，不须扶持，尚未能言，无乳可食，每日一粥两饭。家妇身体亦好，已有梦熊之喜，婢仆皆如故。

今年新进士龙翰臣得状元，系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之世兄，同乡六

人，得四庶常，两知县，复试单已于闰三月十六日付回。兹又付呈殿试朝考全单。

同乡京官如故，郑莘田给谏服阙来京，梅霖生病势沉重，深为可虑。黎樾乔老前辈处，父亲未去辞行，男已道达此意。广东之事，四月十八日得捷音，兹将抄报付回。

男等在京，自知谨慎，堂上各老人，不必挂怀。家中事，兰姊去年生育，是男是女？楚善事如何成就？伏望示知。男谨稟，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迩际：现在，目前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亲大人万福金安。自从闰三月十四日，在京城城门拜送父亲回家，后来共接到家信五封。五月十五日，父亲到长沙发信，里面有四弟的信，六弟的文章五首。恭谨地得知祖父母大人身体康健强壮，家里老小都平安，诸位弟弟发奋读书，并且高兴的知道父亲离京后一路顺畅，从京城到省城，只用了三十多天，真是神速。

眼下儿子身体如常，每晚早睡，起得也早。只是不能用脑过度，过度了便头昏。所以经常静下心来让脑子不想任何事情，身心优闲以加强涵养工夫，以便谨敬的遵守父亲关于保身的训示。九弟的功课很正常，

《礼记》九本已点完，《鉴》已看到《三国》，《斯文精粹》诗文各读了半本，诗歌稍有进步，文章没有进步。但也不求很快见效。看他对

书的领会程度，已经有些心得，大约只是手不从心，还表达不出吧。甲三在三月下旬已能行走，不要别人扶持，还不能说话，没有乳吃，每天一顿粥两顿饭，家妇身体也好，已有生男的喜兆，婢女仆从都与原来一样。

今年新进士龙翰臣得了状元，是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怕的世兄，同乡六个，得了四个庶常、两个知县。复试单已经在闰三月十六日寄回，现又寄呈殿试朝考的全单。

同乡的京官还是那些。郑莘田给谏服阙来京城。梅霖生病势严重，很是可虑。黎樾乔老前辈那里，父亲没有去辞行，儿子已代为致意。广东的事，四月十八日得捷报，现将抄报寄回。

儿子等在京城，自己知道谨慎从事。堂上各位老人，不必挂念。家里的事，兰姐去年生育，是男是女？楚善的事怎样成全？儿子希望大人告诉一下。儿子谨禀，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）

禀父母·痛改前非自我反省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十月廿二，奉到手谕，敬悉一切。郑小珊处，小隙①已解。男人前于过失，每自忽略，自十月以来，念念改过，虽小必惩，其详具载示弟书中。

耳鸣近日略好，然微劳即鸣。每日除应酬外，不能不略自用功，虽欲节劳，实难再节。手谕示以节劳，节欲，节饮食，谨当时时省记。

萧辛五先生处寄信，不识靠得住否？龙翰臣父子，已于十一月初一日到；布疋线索，俱已照单收到，惟茶叶尚在黄恕皆处。恕皆有信与男，本月可到也。男妇及孙男女等皆平安，余详于弟书，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隙：嫌隙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十月二十二日，收到手谕，敬悉一切。郑小栅那里，小小嫌隙已经化解。儿子以前对于过失，每每自己忽略了。自十月以来，念念不忘改过，问题虽小也要惩戒。详细情况都写在给弟弟的信中。

耳鸣近日稍好了些，但稍微劳累一点便又响起来了。每天除应酬外，不能不略为自己用功，虽想节劳，实在难以再节了。手谕训示儿子节劳，节欲，节饮食，我一定时刻牢记遵守。

萧辛五先生那里寄信，不知可靠不？龙翰臣父子，已在十一月初一日到了。布疋、线索，都已照单子收到，只是茶叶还在黄恕皆那里。恕皆有信给我，本月可以到。儿媳妇和孙儿和孙女都平安，其余的详细写在给弟弟的信中，谨此禀告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）致诸弟·明师益友虚心请教

【原文】

诸位贤弟足下：十月廿一，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，内途中日记六页，

外药子一包。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，欣悉以慰。

自九弟出京后，余无日不忧虑，诚恐道路变故多端，难以臆揣。及读来书，果不出吾所料，千辛万苦，始得到家，幸哉幸哉！郑伴之下不足恃，余早已知之矣。郁滋堂如此之好，余实不胜感激！在长沙时，曾未道及彭山岷。何也？

四弟来信甚详，其发愤自励之志，溢于行间；然必欲找馆出外，此何意也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，容易耽阁不如出外较净耳。然出外从师，则无甚耽搁，若出外做书，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。

且苟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，热闹之场，亦可读书，负薪牧豕^①，皆可读书。苟不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不宜读书，即清静之乡，神仙之境，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，何必择时，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。

六弟自怨数奇^②，余亦深以为然；然屈于小试，辄发牢骚，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。君子之立志也，有民胞物与之量，有内圣外王之业，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，不愧为天地之完人。故其为忧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，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。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。蛮夷猾夏则忧之，小人在位，贤人否闭则忧之，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忧之。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，此君子之所忧也。若夫一体之屈伸，一家之饥饱，世俗之荣斥得失，贵贱毁誉，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。六弟屈于小试，自称数奇，余穷笑其所忧之不大也。

盖人不读书则已，亦既自名曰读书人，则必从事于《大学》。《大学》之纲领有三，明德新民止至善，皆我分内事也。昔卖书不能体贴到身

上去，谓此三项，与我身毫不相涉，则读书何用？虽使能文能诗，博雅自诩，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，岂不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？朝廷以制艺取士，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，必能明圣贤之理，行圣贤之行，可以居官莅民，整躬率物也。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，则虽能文能诗，而于修己治人之道？关茫然不讲，朝廷用此等人作官，与用牧猪奴作官，何以异哉？

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，则《大学》之纲领皆已立身切要之事明矣。其修目有八，自我观之，其致功之处，则仅二者而已，曰格物，曰诚意。格物，致知之事也。诚意，力行之事也。物者何？即所谓本末之物也。身心意知家国天下，皆物也。天地万物，皆物也。日用常行之事，皆物也。格者，即格物而穷其理也。如事亲定省，物也。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，即格物也。事兄随行，物也。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心，物也。究其存心之理，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身，物也。究其敬身之理，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，即格物也。每日所看之书，句句皆物也。切己体察，穷其理，即格物也。知一句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并进，下学在此，上达亦在此。

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，一事一物，皆求其理。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，每日有日课册。一日之中，一念之差，一事之失，一言一默，皆笔之于书，书皆楷字。三月则订一本，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尽其慎独之严，虽妄念偶动，必即时克治，而著之于书，故所卖之书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药。兹将艮峰先生日课，钞三叶付归，与诸弟

看。

余自十月初一日起，亦照艮峰样，每日一念一事，皆写之于册，以便触目克治，亦写楷书。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，亦有日课册。树堂极为虚心，爱我如兄弟，敬我如师，将来必有所成。余向来有无恒之弊，自此写日课本子起，可保终身有恒矣。盖明师益友，重重夹持，能进不能退也。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，因今日镜海先生来，要将个子带回去，故不及钞。十一月有折差，准抄几叶付回也。

余之益友，如倭艮峰之瑟僖^③，令人对之肃然。吴竹如窰兰泉之精义，一言一事，必求至是。吴子序邵慧西之谈经，深思有辨。何子贞之谈字，其精妙处，无一不合，其谈诗尤最符契^④。子贞深喜吾诗，故吾自十月来，已作诗十八首，兹抄二叶付回，与诸弟阅。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，汲汲不遑，亦良友也。镜海先生，吾虽未尝执贄^⑤请业，而心已师之矣。

吾每作书与诸弟，不觉其言之长，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。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，我实乐之，如获至宝，人固各有性情也。

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，念念欲改过自新；思从前与小珊有隙，实是一朝之忿，不近人情，即欲登门谢罪。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，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。十三日与岱云合队，请小珊吃饭，从此欢笑如初，前隙盖释矣。近事大略如此，容再读书。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负薪：背柴，相传汉代朱买臣背着柴草时还刻苦读书。牧豕：放猪。

相传汉代函宫一边放猪。同时还在听讲解经书。

②致奇：这时指命运不好，遇事不利。

③倜：胸襟开阔。

④符契：符和、契合。

⑤贄：拜见师长时所持的礼物。

【译文】

诸位贤弟足下：

十月二十一日，接到九弟在长沙所发的信里面有路上日记六页，外药子一包。二十二日接到九月初二日家信，欣悉一切聊以自慰。

自从九弟离京城后，我没有一天不忧虑，深怕道路变故多端；且以预料。等读了来信（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千辛万苦，才得到达，幸运！真是幸运！与郑同行不足以依靠，我早知道了，郁滋堂这样好，我实在感激不尽。在长沙时，没有提到彭山岷，为什么？、四弟来信写得很详细，他发奋自励的志向，流露在字里行间。但一定要出外找学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过说家塾学堂离家里太近，容易耽搁，不如外出安静。然而出外从师，自然没有耽搁。如果是出外教书，那耽搁起来，比在家塾里还厉害。

而且真能发奋自立，那么家塾可以读书，就是旷野地方，热闹场所，也可以读书，背柴放牧，都可以读书。如不能发奋自立，那么家塾不宜读书，就是清静的地方，神仙的环境，都不宜读书，何必要选择地方，何必要选择时间，只要问自己：自立的志向是不是真的。

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，我也深以为然。但只是小试失利，就发牢

骚，我暗笑他志向大小而心中忧虑的不大，君子的立志，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，有内修圣人的德行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，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，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全的人。所以他所忧虑的，是因自己不如舜皇帝，不如周公而忧虑，以德行没有修整、学问没有大成而忧虑。所以，顽固的刁民难以感化，则忧；野蛮的夷、狡滑的夏不能征服，则忧；小人在位，贤人远遁，则忧；匹夫匹妇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泽，则忧。这就是通常所兑的悲天命而怜悯百姓穷苦，这是君子的忧虑。如果是一个人的委屈和伸张，一家人的饥和饱，世俗所说的荣与辱，得与失，贵与贱，毁与誉，君子还没有功夫为这些去忧虑呢。六弟委屈于一次小试，自称数奇，我暗笑他所忧的东西大小了。

假如有人不读书便罢了，只要自称为读书人，就一定从事于《大学》。

《大学的纲要》有三点：明德、新民、止至善，都是我们的份内事情。如果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，说这三点，与我毫不相干，那读书又有什么用？虽说能写文能做诗，博学雅闻自己吹嘘自己，也只算得一个识字的牧童而已，岂可叫明白事理阶个有用的人。朝廷以制艺来录取士人，也是说他代替圣人贤人立言，必须明白圣贤的道理，行圣贤的行为，可以为官管理民众，整躬率物。如果以为明德、新民为份外事，那虽能文能诗，而对于修身治人的道理，茫然不懂，朝廷用这种人作官；和用牧童做官，又有何区别呢？

既然自称读书人，那么《大学》的纲领，都是自己立身切要的事情已十分明白，《大学》应修的科目共有八个方面，以我看来，取得功效的地方，只有两条，一条叫格物，一条叫诚意。格物，致知的事情，

诚意，力行的事情。物是什么？就是本末的物。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国、天下，都是物，天地万物，都是物。日常用的、做的，都是物。格，是考究物及穷追他的方面理如侍奉父母，定期探亲，是物。何应当定期探亲的理由，就是格物。研究为何应当跟随兄长的理由，就是格物。我的心，是物。研究自己存心的道理，广泛研究心的省悟、观察、涵养的道理，就是格物。我的身体，是物。研究如何敬惜身体的道理，广泛研究立齐坐尸以敬身的道理，就是格物。每天所看的书，句句都是物。切己体察，穷究其理，就是格物，这是致知的事。所滑诚意，就是知道了的东西就努力去做，诚实不欺。知一句，行一句，这是力行的事。两者并进，下学在这里，上达也在这里。

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工夫很深，一事一物，都要求它的道理。倭艮峰先生诚意工夫很严，每天有日课册子。一天之中，一念之差，一事之失，一言一默，都记载下来。字都是正楷。三个月订一本，从乙未年起，已订了三十本。因他慎独严格，虽出现妄念偶动，必定马上克服，写在书上。所以他读的书，句句都是切合自身的良药，现将艮峰先生日课，抄三页寄回，给弟弟们看。

我从十月初一日起，也照艮峰一样，每天一个念头一件事情，都写在册子上，以使随时看见了加以克服，也写正楷。冯树堂和我同日记起，也有日课册子。树堂非常虚心，爱护我如同兄弟，敬重我如同老师，将来一定有所成就。我向来有无恒心的毛病，从写日记本子开始，可以保证一生有恒心了。明师益友，一重又一重挟持我。只能进不能退。本想抄我的日课册给弟弟们看，今天镜海先生来，要将本子带回，所

以来不及抄。十一月有通信兵，准定抄几页寄回。

我的益友，如倭艮峰的鲜明端庄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吴竹如、窦兰泉的精研究义，一言一事，实事求是。吴子序、邵蕙西谈经、深思明辨。何子贞谈字，其精妙处，与我无一下合，谈诗尤其意见一致。子贞很喜欢我的诗，所以我从十月以来，已作了十八首，现抄两页寄回，给弟弟看。冯树堂、陈岱云立志，急切而慌忙，也是良友。镜海先生，我虽然没有拿着礼物去请求授业，而心里早已师从他了。

我每次写信与诸位弟弟，不觉得写得长，我想诸位弟弟厌烦不想看。但弟弟们如有长信给我，我实在很已快乐，如获至宝，人真是各有各的性格啊！

我从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，念念不忘想改过自新。回忆从前与小珊有点嫌隙，实在是一时的气愤，不近人情，马上想登门谢罪。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，当天晚上我到小珊家谈了很久。十三日与岱云合伙，请小珊吃饭，从此欢笑如初，嫌隙烟消云散。近来的事大致这样，容我以后再写，兄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）禀父母·劝弟勿夜郎自大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六月廿日，接六弟五月十二书，七月十六，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书。皆言忙迫之至，寥寥数语、字迹潦草，即县试案首前列，皆不写出。同乡有同日接信者，即考古老先生，皆已详载。同一折差也，各家发信，迟十余日而从容；诸弟发信，早十余日

而忙迫①，何也？且次次忙迫，无一次从容者，又何也？

男等在京，大小平安，同乡诸家皆好；惟汤海秋于七月八日得病，初九日未刻即逝。八月十八考教习，冯树堂、郭筠仙、朱啸山皆取。湖南今年考差，仅何子贞得差，余皆未放，惟陈岱云光景②最苦。男因去年之病，反以不放为乐。王仕四已善为遣回，率五大约在粮船回，现尚未定；渠身体平安，二妹不必挂心。叔父之病，男累求详信直告，至今未得，实不放心。

甲三读《尔雅》，每日二十余字，颇肯率教③。六弟今年正月信，欲从罗维山处附来，男甚喜之！后来信绝不提及，不知何故？所付来京之文，殊不甚好。在省读书二年，不见长进，男心实忧之，而无如何，只恨男不善教诲而已。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，中无所有，而夜郎自大，此最坏事。四弟九弟虽不长进，亦不自满，求大人教六弟，总期不自满足为要。余俟续陈。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廿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忙迫：意指忙碌。

②光景：情形。

③率教：听教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六月二十日，接到六弟五月十二日的信。七月十六日，接到四弟九弟五月二十九日的信。都说非常忙，寥寥几句话，字迹也潦草，便是县里考试的头名和前几名，都没有写上。同乡中间

有同一天接到信的，就是考古老先生，也都详细写了。同是一通信兵，各家发信，迟十多天而从容不迫。弟弟们早十多天而如此忙碌，为什么？并且每次都说忙，没有一次从容，又为什么？

儿等在京城，大小平安。同乡的各家都好，只是汤海秋在七月八日生病，初九日未刻便逝世了。八月二十八日考教习，冯树堂、郭筠仙、朱啸山都取了。湖南今年的考差，只有何子贞得了，其余的都没有放，只陈岱云的情形最苦。儿子因去年的病，反而以为不放我而高兴。王仕四已经妥善的遗送回去，率五大约乘粮船回，现在还没有定。他们身体平安，二妹不必挂念。叔父的病，儿子多次请求详细据实告诉我，至今没有收到，实在不放心。

甲三读《尔雅》，每天二十多字，还肯受教。六弟今年正月的信，想从罗罗山处附课，儿子很高兴。后来的信绝不提这件事，不知为什么？所寄来的信，写得不好。在省读书两年，看不见进步，儿子心里很忧虑，又无可奈何，只恨儿子不善于教诲罢了。大约第一要去掉骄傲气习。心中无为有，又夜郎自大，这个最坏事。四弟九弟虽说不长进，但不自满，求双亲大人教导六弟，总要不自满自足为要紧。其余下次再陈告。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）致诸弟·劝弟谨记进德修业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昨廿七日接信，畅快之至，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。四弟七夕诗甚佳，已详批诗后；从此多作诗亦甚好，但须有志有恒，乃有成就耳。余于

诗亦有工夫，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。但人事太多，故不常作诗；用心思索，则无时敢忘之耳。

吾人只有进德、修业两事靠得住。进德，则孝弟仁义是也；修业，则诗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则我之尺也，得寸则我之寸也。

今日进一分德，便算积了一升谷；明日修一分业，又算馀了一文钱；德业并增，则家私日起。至于功名富贵，悉由命走，丝毫不能自主。

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，托以两孙，当面拜为门生。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，科考丁艰^①，竟不入学。数年后两孙乃皆入，其长者仍得两榜。此可见早迟之际，时刻皆有前走，尽其在我，听其在天，万不可稍生妄想。六弟天分较话弟更高，今年受黜^②，未免愤怨，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，大加卧薪尝胆之功，切不可因愤废学。

九弟劝我治家之法，甚有道理，喜甚慰甚！自荆七遗去之后，家中亦甚整齐，待率五归家便知。书曰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维艰。”九弟所言之理，亦我所深知者，但不能庄严威力，使人望若神明耳。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，而刻刻警省。季弟天性笃厚，诚如四弟所云，乐何如之！求我示读书之法，及进德之道。另纸开示。作不具，国藩手草。

（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付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丁艰：旧时称遭父母之丧为了艰。

②黜：降职或罢免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昨天，即二十六日接到来信，非常畅快，回信多而所写的事处处详细明白，四弟的七夕诗很好，意见已详细批在诗后面。从此多做诗也很好。但要有志有恒，才有成就。我对于诗也下了工夫，只恨当世没有韩昌黎和苏、黄一辈人，可以引起我口出狂言。但人事应酬太多，所以不常作侍。用心思索，那还是时刻不忘的。

我们这些人只有进德、修业两件事靠得住。进德、指孝、梯、仁、义的品德；修业，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。这两件事都由我作主，得进一尺，便是我自己的一尺；得进一寸，便是我自己的一寸。今天进一分德，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；明天修一分业，又算剩一分钱。德和业都增进，那么家业一天天兴起。

至于宝贵功名，都由命运决定，一点也不能自主。过去某官员有一个门生，是本省政，便把两个孙儿托他帮忙，当面拜做门生。后来那两个孙儿在临年考时大病一场，到了科考又因父母故去而缺孝，不能入学。几年后，两人才都入学，大的仍旧得两榜。可见入学迟、早，入学时间都是生前注定。考的方面虽尽其在我，但取的方面听其在天，万万不要产生妄想。六弟天分比诸位弟弟更高些，今年没有考取，不免气愤埋怨。但到了这一步应该自己将自己衡量一番，加强卧薪尝胆的工夫，切不可因气愤而废弃学习。

九弟劝我治家的方法，很有道理，很高兴很安慰！自从荆七派去以后，家里也还整齐，等率五回来便知道。《书》道：“不是认识事物难，而认识了去实行更难。”九弟所片的道理，也是我久已知道的，但不能庄严威力，使人望着人像神一样。自此以后，当以九弟的批评作座右

铭，时刻警惕反省。季弟天性诚笃顾实，正像四弟说的，乐呵呵的！要求我指示读书方法和进德的途径，我另外开列。其余不多写，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）致诸弟·劝弟切勿恃才傲物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吾人为学，最要虚心。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，往往恃才傲物，动谓人不如己，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，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，既骂房官，又骂主考，未入学者，则骂学院。平心而论，己之所为诗文，实亦无胜人之处；不特无胜人之处，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。只为不肯反求诸己，便都见得人家不是，既骂考官，又骂同考而先得者。傲气既长，终不进功，所以潦倒一生，而无寸进也。

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，惟小考七次始售。然每次不进，未尝敢出一怨言，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。至今思之，如芒在背。当时之不敢怨言，诸弟问父亲、叔父及朱尧阶便知。盖场屋之中，只有文五而侥幸者，断无文佳而埋没者，此一定之理也。

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，只为傲气太胜，自满自足，遂不能有所成。京城之中，亦多有自满之人，识者见之，发一冷笑而已。又有当名士者，鄙科名为粪土，或好作诗古文，或好讲考据，或好谈理学，嚚嚚然①自以为压倒一切矣。自识者观之，彼其所造曾无几何，亦足发一冷笑而已。故吾人用功，力除傲气，力戒自满，毋为人所冷笑，乃有进步也。诸弟平日皆恂恂退让，第累年小试不售②，恐因愤激之久，致生骄惰之气，故特作书戒之。务望细思吾言而深省焉，幸甚幸甚！国藩

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囂囂：喧华，吵闹。此处比喻沸沸扬扬。

②不售：不申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我们研究学问最要虚心。我常看见朋友中有好的人才，往往恃着自己的才能傲视一切，动不动就说别人不如自己。见了乡墨便说乡墨不通，见了会墨便说会墨不通。既骂房官，又骂主考，没有人学便骂学院。平心静气来说，他自己所做的诗或文，实在也没有什么超人之处，不仅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，而且还有见不得人的地方。只是因为不肯用对待别的尺度反过来衡量自己，便觉得别人不行。既骂考官，又骂同考先灵取的。傲气既然大，当然不能进步，所以僚倒一生，没有一寸长进。

我平生在科名方面，非常顺遂，只是小考考了七次才成功。但每次不中，没有说过一句怨言，但深为惭愧，自己的考试诗文太丑罢了。今天想起来，如芒刺在背上。那时之所以不敢发怨言，弟弟们问父亲、叔父和朱尧阶便知道了。因为考试场里，只有文章丑陋而侥幸得中的，决没有文章好而被埋没的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

三房十四叔，不是不勤读，只因傲气太盛，自满自足，便不能有所成就。京城之中，也有不少自满的人，认识他们的人，不过冷笑一声罢了。又有当名士的，把科名看得和粪土一样，或者喜欢作点古诗，或

者搞点考据，或者好讲理学，沸沸扬扬自以为压倒一切。看见的人，以为他们的成就也没有多少，也只好冷笑一声罢了。所以我们用功，去掉傲气，力戒自满，不为别人所冷笑，才有进步，弟弟们平时都询询退让，但多年小考没有中，恐怕是因为愤激已久，以致产生骄惰的习气，所以特别写信告诫，务请想一想我说的话，幸甚幸甚！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）禀父母·做事当不苟不懈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四月十四日，接奉父亲三月初九日手谕，并叔父大人贺喜手示，及四弟家书。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，且日加沉剧，父叔离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，无昼夜之间，无须叟①之懈。男独一人，远离膝下，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，罪责甚深。闻华弟荃弟文思大进，葆弟之文，得华弟讲改，亦日驰千里，远人闻此，欢慰无极！

男近来身体不甚结实，稍一一用心，即癖发于面。医者皆言心亏血热，故不能养肝，热极生风，阳气上肝，故见于头面。男恐大发，则不能入见，故不敢用心，谨守大人保养身体之训，隔一日至衙门办公事，余则在家不妄出门。现在衙门诸事，男俱已熟悉，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，上下水乳俱融，同寅亦极协和。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，为国家办照例之事，不苟不懈，尽就条理，亦所深愿也。

英夷在广东，今年复请入城；徐总督办理有方，外夷折服竟不入城，从此永无夷祸，圣心嘉悦之至！术帮每言皇上连年命运，行劫财地，去冬始交脱，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。今年气象，果为昌泰，诚国家之

福也！

儿妇及孙女辈皆好，长孙纪泽前因开蒙大早，教得太宽。项读毕《书经》，请先生再将《诗经》点读一遍，夜间讲《纲鉴》正史，约已讲至秦商鞅开阡陌。

李家亲事，男因桂阳州往来太不便，已在媒人唐鹤九处回信不对。常家亲事，男因其女系妾所生，已知春不皆矣。纪泽儿之姻事，屡次不就，男当年亦十五岁始订婚，则纪泽再缓一二年，亦无不可，或求大人即在乡间选一耕读人家之女，男或在京自定，总以无富贵气都为主。纪云对郭雨三之女，虽未订盟，而彼此呼亲家，称姻弟，往来亲密，断不改移。二孙女对岱云之次子，亦不改移。谨此禀闻，余详与诸弟书中。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须臾：片刻。

②术者：算命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四月十四日，接奉父亲三月初九日手谕，和叔父大人贺喜手示、四弟家信，敬悉祖父病体没有好，而且一天天加重，父亲、叔父领着诸位兄弟服侍已经三年，不分昼夜，没片刻可以松懈。只有儿子一个，远离膝下，没有尽一天孙子的职责，罪责太深重了。听说华弟、荃弟文思大大进步。葆弟的文章，得到华弟的讲改指点，也一日千里。远方亲人听了，太欣慰了。

儿子近来身体不很结实，稍微用心，脸上的癣便发了出来。医生都说是心亏血热，以致不能养肝，热极生风，阳气上肝，所以表现在脸上。

儿子恐怕大发，不能入见皇上，所以不敢用心，谨守大人保养身体的训示。隔一天到衙门去办公事，其余时间在家不随便出门。现在衙门的事，儿子都熟悉了。属下各司官对于儿子都很佩服，上下水乳交融，同寅也很和协。儿子虽终身在礼部衙门，为国家办照例这些事，不苟且不松懈，一概按规矩办理，也是我愿意干的。

英夷在广东，今年又请人诚。徐总督办理有方，外国人折服，竟不入城，从此永无夷祸，皇上嘉奖喜悦得很。相命先生每每说皇上连年命运，交上了劫财运，去年冬天才脱离。皇上也常对臣子们说，今年的气象，果然昌盛泰平，真是国家的福气。

儿妇和孙女辈都好，长孙纪泽，因为发蒙大早，教得大宽，近已读完《书经》，请先生再把《诗经》点读一遍，晚上讲《纲鉴》正史，大约已讲到秦商秧开阡陌。

李家亲事，儿子因为桂阳州往来不便，已经在媒人唐鹤九处回信不对了。常家亲事，儿子因他家女儿是小妾所生，便知道不成。纪泽儿的婚事，多次不成，儿子当年也是十五岁才订婚，纪泽再缓一两年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或者请大人在乡里选择一耕读人家的女儿，或者儿子在京城自定，总以没有宝贵气习为主，纪云对郭雨三的女儿，虽然没有订盟，彼此呼亲家，称姻弟，往来亲密，决不改变。二孙女对岱云的次子，也不改变。谨此禀闻，其余详细写在给弟弟的信中。儿子谨禀，（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）致诸弟·劝宜力除牢骚

【原文】

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：日来京寓大小平安，癖疾又已微发，幸不为害，听之而已。湖南榜发，吾邑竟不中一人。沅弟书中，言温弟之文，典丽鹖皇，亦尔被抑，不知我诸弟中半来科名，究竟何如？以祖宗之积累，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。以诸弟之年华正盛，即稍迟一科，亦未遂为过时。特兄自近年以来，事务日多，精神日耗，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，长住京城，为我助一臂之力。且望诸弟分此重任，余亦欲稍稍息肩，乃不得一售，使我中心无倚。盖植弟今年一病，百事荒废，场中之患目疾，自难见长。温弟天分，本甲于诸弟，惟牢骚太多，性情太懒，前在京华，不好看书，又不作文，余即心甚忧之。近闻还家后，亦复牢骚如常，或数月不搦管为文。吾家之无人继起，诸弟犹可稍宽其责，温弟则实自弃，不昨尽诿其咎于命运。

吾尝见朋友不中牢骚太甚者，其后必多抑塞①，如吴（木云）台凌荻舟之流，指不胜屈。盖无故而怨天，则天必不许，无故而尤天，则天必不许，无故而尤人，则人必不服，感应之理，自然随之。温弟所处，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，乃动则怨尤满腹，百不如意，实我之所不解。以后务宜力除此病，以吴（木云）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。凡遇牢骚欲发之时，则反躬自思，吾果有何不足，而蓄此不平之气，猛然内省，决然去之。不惟平心谦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，亦一养此和气，可以稍减病患。万望温弟再三细想，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，不直一晒②也。

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为钦差，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，余署刑部，恐须

至明年乃能交卸。袁漱六昨又生一女，凡四女，已殇其二，又丧其兄，又丧其弟，又一差不得，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！黄麓西由江苏引入京，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，居然有经济才。

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，以知县用，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，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。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，次早饭时，讶其不起，开门视之，则已死矣。死生之理，善人之报，竟不可解。

邑中劝捐，弥补亏空之事，余前已有信言之。万不可勉强勒派。我县之亏，亏于官者半，亏于书吏者半，而民则无辜也。向来书吏之中饱，上则吃官，下则吃民，名为包片包解。其实当征之时，是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，当解之时，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。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，犹索食于虎狼之口，再四求之，而终不肯吐，所以积成巨亏。并非实欠在民，亦非官之侵蚀人已也。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，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，实为官民两利，所不利者，仅书吏耳。即见制台留朱公，亦造福一邑不小，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。惟损银弥亏，则不宜操之太急，须人人愿捐乃可。若稍有勒派，则好义之事，反为厉民之举，将来或翻为书吏所藉口，必且串通劣绅，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，万不可不预防也。

梁侍御处银二百，月内必送去，凌宅之二百，亦已兑去。公车来，兑六七十金，为送亲族之用，亦必不可缓，但京寓近极艰窘，此外不可再兑也。书不详尽。余俟续县。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抑塞：心情忧郁，内气不通畅。

②晒：微笑，一笑了之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近来京城家里大小平安，我的癖疾又已经开始发了，幸亏还不甚为害，听它去。湖南的榜已发，我们县时一个也没有中。沅弟信中，说温弟的文章黄丽鹓皇，也被压抑，不知道各位弟弟中将来的科名究竟如何？以祖宗的积德、父亲、叔父的居心立行，则各位弟弟应该可以多受些挫折。各位弟弟的年华正盛，就是稍微迟考一科，也不是就过时了。只是愚兄近年以来，事务日多，业神日耗，常常希望各位弟弟有继之而起的人，长住京城，为我助一臂之力。并且希望各位弟弟分点重任，我也想稍为休息一下，却不能实现，使我心里感到无靠。

植弟今年一病，百事荒废，场中又患目疾，自难见长。温弟的天分，在弟弟中算第一，只是牢骚太多，性情太懒，近来听说回家后，还是经常发牢骚，或者几个月不拿笔。我家之所以无人继起，各位弟弟的责任较轻，温弟实在是自暴自弃，不能把责任推诿到命运。

我常常看见朋友中牢骚太甚的人，后来一定抑塞。如吴（本云）台、凌获舟之流，数也数不清。因为无缘无故而怨天，天也不会答应；无缘无故而尤人，人也不会服。感应之理，自然随之。温弟所处的环境，是读书人中最顶的境遇。动不动就怨尤满腹，百不如意，实在使我不理解。以后务宜努力去掉这个毛病，以吴耘台、凌获舟为眼前的大戒。凡遇到牢骚要发之时，就反躬自思，我有哪些不足，而积蓄了这不平之气，猛然内省，决然去掉。不仅平心谦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，也是养

这和气，可以稍微减少病痛。万望温弟再三细想，不要以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，不值得理会。

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为钦差，昨天有圣旨，命他署理江西巡抚，我署理刑部，恐怕要到明年才能交卸。袁漱六昨又生一女，共四女，已死了两个，又丧了兄，又丧了弟，又一个差事不得，究翰林真是太难当了。黄麓西由江苏引见入京，与过去初中进士时的气象迥然不同，他居然有经济才能。

王衡臣在闰月初九引见，用为知县，以后在月底搬到下洼一个庙里住，竟在九月初二日晚无缘无故死了。前一天晚上，还和同住的文任吾谈到二更。第二天早饭时，奇怪他不起床，打开门一看，已经死了。生与死的道理，好人的这种报应，真不可解，一看，已经死了。生与死的道理，好人的这种报应，真不可解。

家乡劝捐，弥补亏空的事，我前不久有信说到，万万不可以勉强勒派，我县的亏空，亏于这收员的占一半，亏于书吏的占一半，老百姓是无辜的。从来书吏的中间得利，上面吃官，下面吃民，名义上是包征包解，其实当征的时候，便把百姓做鱼肉而吞吃。当解送的时候，又以官为招引的雉而从中播弄。官索取钱粮于书吏手上，好比从虎狼口里讨食，再四请求，还是不肯吐，所以积累成大亏。并不是实欠在民，也不是官员自己侵吞了。今年父亲议定粮饷的事，一破从前包征包解的陋风，实在是官民两利，所不利的，只是书吏。就是见制台留朱公，也造福桑梓不小，各位站弟应该都帮父亲大人办成这件事只是捐钱补亏空，不要操之大急，一定要人人自愿捐才行。如果稍微有勒派，那

么一件好义的事，反而成了厉民之举，将来或者反而为书吏找到借口，并且必然串通劣绅，闹着要恢复包征收包解送，千万不可不早为防备。梁恃御处银二百两，月内一定要送去。凌宅的二百两，也已经兑去。官车来，兑六、七十两，为送亲族用，也一定不能缓了。但京城家里近来很难窘迫，除上述几处不可再兑。信写得不详细，其余容以后再写。兄国藩。（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）致四弟·不宜露头角于外

【原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项接来缄，又得所寄吉安一缄，具悉一切。朱太守来我县，王刘蒋唐往陪，而弟不往宜其见怪。嗣后弟于县城省城，均不宜多去。处兹大乱未平之际，惟当藏身匿变，不可稍露圭角①于外，至要至要！

吾年一饱阅世态，实畏宦途风波之险，常思及早抽身，以免咎戾②，家中一切，有关系衙门者，以不兴闻为妙。（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）

[华夏网·电子书下载乐园—wWw.china8.com.cn]

【注释】

①稍露圭角：意同稍露头角于外。

②咎戾：惹祸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刚接到来信，又收到所寄的吉安一信，知道一切。朱太守来我县，王、刘、蒋、唐作陪，而弟弟不去，难怪他见怪了。以后弟弟对于县城、省城，都不宜多去。处在大乱未平的时候，应当藏身匿迹，不可稍微

在外面露头角，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！

我这一年来看透了世态，实在害怕场风波的危险，经常想到要及早抽身，以免惹祸。家中一切，有关系到衙门的，以不参与为妙。（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）致九弟·劝宜息心忍耐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十二日申刻，代一自县归，接弟手书，具审一切。十三日未刻文辅卿来家，病势甚重，自醴陵带一医生偕行，似是瘟疫之证，两耳已聋，昏迷不醒，问作诸语，皆惦记营中。余将弟已赴营，省城可筹半饷等事，告之四五次。渠已醒悟，且有喜色。因嘱其静心养病，不必挂念营务，余代为函告南省江省等语。渠亦即放心，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还家矣。若调理得宜，半月当可痊愈，复原则尚不易易。

陈伯符十二日来我家，渠因负疚在身，不敢出外酬应，欲来乡来避地计。黄子春官声及好，听讼勤明，人皆畏之。弟到省之期，计在二十日，余日内甚望弟信，不知金八佑九，何以无一人归来，岂因饷来未定，不遽遣使归与？

弟性褊①急似余，恐拂郁或生肝疾，幸息心忍耐为要！兹趁便；寄一缄，托黄宅转遁，弟接到后，弟接到后，望（上山而下）②人送信一次，以慰悬悬③。家中大小平安，诸小儿读书，余自能一一检点，弟不必挂心。（咸丰七年九月廿二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褊：通“偏”。

②崙：通“专”。

③悬悬：悬，即悬念，悬悬则加重语气，指非常悬念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二日申刻，代一从县里回来，接到弟弟手书，知道一切，十三日未旋文辅卿来家，病势很重，从醴陵带了一个医生同行，似下足瘟疫，两耳已经聋了，昏迷不醒，间或讲梦话，都是惦记军营中事，我把弟弟已上个营、省城可筹半饷这些事，告诉四、五次。他已醒悟，有了喜色。因此嘱咐他静心养病，不必挂念营署，我代为通知南省江省。他也就放心了。十四日由我家雇人送他回家，如果调理得法，半月可以好转，复原还不太容易。

陈伯行十二日来我家，他因负疚在身，不敢出外应酬，想到乡里来避一避。黄子春官声很好，办理诉讼案件勤政明断，人人都畏惧他，弟弟到省日期，算来在二十日。我日内很盼望你来信，不知金八、佐九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回来？是不是军饷没有定，不急于派人回吗？

弟弟性格偏急，像我，恐怕不得意生出肝病来，希望息息心火，忍耐忍耐。现乘便寄信一封，托内宅转寄，弟弟接信后，请派专人送信一次，以慰我的悬念。家中大小平安，几个小孩读书，我自己可以一一检点，弟弟不必挂念，（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）致九弟·劝弟须保护身体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接弟十五夜所发之信，知十六日已赴吉安矣，吉字中营尚易整顿否？古之成大事者，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，二者阙一不可。弟之综理密微，精力较胜于我。军中器械，其略精者，宜另立一簿，亲自记注，择人而授之。古人以销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，恒以取胜。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，刀矛则全不讲究。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，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，人颇爱重。弟试留心此事，亦练理之一端也。至规模宜大，弟亦讲求及之。但讲阔大者，最易混入散漫一路。遇事颯预①，毫无条理，虽大亦奚足贵？等差不紊，行之可久，斯则器局宏大，无有流弊者耳。顷胡润芝中丞来书，赞弟有曰“才大器大”四字，余甚爱之。才报于器，良为知言。

湖口贼舟于九月八日焚夺净尽，湖口梅家洲皆于初九日攻克，三年积愤，一朝雪耻，雪琴从此重游浩荡之宇。惟次青尚在坎（上穴下臼）之中，弟便中可与通音问也。李迪庵近有请假回籍省亲之意，但未接渠手信。渠之带勇，实有不可及处，弟宜常与通信，殷殷请益。弟在营须保养身体，肝郁最伤人，余平生受累以此，宜和易以调之也。（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颯预：漫不经心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二十二日晚灯后，佑九、金八归，接到十五日晚所发的信，知道十六日已赴吉安，数手指头计算弟弟二十四日，应当可达到军营，二十五、

六应当派专人回来，今天还没有到，真是望眼欲穿。吉安中营还容易整理吗？

古代成就大事业的人，规模远大和综理密微两方面缺一不可。弟弟的综理密微，精力超过了我。军中器械，稍精良的，要另外建立一个帐簿，亲自记录注明，选择适当的人授给使用。古人打仗，以铠仗鲜明威慑敌人，常常容易取胜。刘峙衡对于火器勤于修整，对刀矛却完全不讲究。我曾经派诸景昌去河南采买白蜡杆子，又办腰刀，分赏各将弁，他们都很爱重。弟弟也可试一试，留心这件事，也是综理的一方面。

至于说到规模宜大，弟弟也要讲求。但讲大场面，最容易混入一些散漫分子，遇事漫不经心，毫无条理，那么虽说大又何足贵呢？差事繁多而有条不紊，实行可以久远、那么虽然局面宏大，没有流弊产生，胡润之中丞来信称赞弟弟，信中有“才大器大”四字，我很喜欢。才能的根本是器量，这真是了解你的话中啊！

湖口敌船，在九月八日烧的烧夺的夺，全部干净歼灭了。湖口梅家洲，都在九日攻克，三年积累的气愤，这一天真是雪了耻，雪琴从此重新游弋在水面那浩荡的天地。只是次青还在坎坷境遇里。弟弟在方便时可和他通通音讯。润翁来信，仍然想奏请皇上要我东征，我刚复信，陈述了不合适的道理，不知道能不能阻止？

彭中堂复信一封，由弟弟处寄到文方伯署里，请他转寄到京城。弟弟有信呈报藩署，在信尾添上一笔也可以。李迪庵有请假回家探亲的意思，但没有接到他的亲笔信。他带兵实在有人不可及的地方。弟弟宜

经常和他通信，殷勤请求教益。弟弟在军营要保养身体，肝郁最伤身，我平生受累就是肝郁，应以和易调和一番。（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）

致九弟·做人须要有恒心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二日正七、有十归，接弟信，备悉一切。定湘营既至三曲滩，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，弟可与之款接。来书谓“意趣不在此，则兴会索然”，此却大不可。凡人作一事，便须全副精神往在此一事，首尾不懈。不可见异思迁，做这样想那样，坐这山望那山。人而无恒^①，终身一无所成，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，实在受害不小。当翰林时，应留心诗字，则好涉猎他书，以纷其志；读性理书时，则杂以诗文各集，以歧其趋。在六部时，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。在外带兵，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，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。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，即水军一事，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。

现在带勇，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，早夜孳孳^②，日所思，夜所梦，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。不可又想读书，又想中举，又想作州县，纷纷扰扰，千头万绪，将来又蹈我之覆辙，百无一成，悔之晚矣。

带勇之法，以体察人才为第一，整顿营规、讲求战守次之，《得胜歌》中各条，一一皆宜详求。至于口粮一事，不宜过于忧虑，不可时常发禀。弟章既得楚局每月六千，又得江局月二三千，便是极好境遇。李希庵十二来家，言迪庵意欲帮弟饷万金。又余有浙盐赢馀万五千两在江省，昨盐局专丁前来禀沟，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，将来此款或可酌

解弟营，但弟不宜指请耳。

饷项既不劳心，全副精神讲求前者数事，行有馀力则联络各营，款接绅士。身体虽弱，却不宜过于爱惜。精神愈用则愈出，阳气愈提则愈盛。每日作事愈多，则夜间临睡愈快活。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，将前将却，奄奄无气，决难成事。——凡此，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。

弟宜以李迪庵为法，不慌不忙，盈科后进，到八九个月后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。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，今老矣，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。

邓先生品学极好，甲三八股文有长进，亦山先生亦请邓改文。亦山教书严肃，学生甚为畏惮。吾家戏言戏动积习，明年喜在家，当与两先生尽改之。

下游镇江、瓜洲同日克复，金陵指日可克。厚庵放闽中提督，已赴金陵会剿，准其专招奏事。九江亦即日可复。大约军事在吉安、抚、建等府结局，贤弟勉之。吾为其始，弟善其终，实有厚望。若稍参以客气，将以鼓志，则不能为我增气也。营中哨队请人气尚完固否？下次祈书及。（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恒：即恒心。

②孳孳：勤勉，努力不懈的样子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二日，正七、有十回，接到弟弟的信，知道一切，定了湘营到三曲滩，营官成章侄，出是营弁中不可多得之才，弟弟可与他结交。来信说你意趣不在这里，所以干起来索然寡兴，这是大大不行的。凡人作一件事，便须全副精神去做，全神贯注这件事，自始至终不松懈，不能见异思迁，做这件事，想那件事，坐这山，望那山。人没有恒心，一生都不会有成就。

我生平犯没有恒心的毛病，实在受害不小。当翰林时，本应该留心诗字，却喜欢涉猎其他书籍，分散了心志。读性理方面的书时，又杂以诗文各集，使学习的路子歧异。在六部时，又不太用实劲去办好公事。在外带兵，又不能竭力专心治理军事，或者读书写字，乱了意志。这样，人垂老了，百事无一成功。就是水军这件事，也是掘井九仞，而不及泉。弟弟应当以我为鉴戒。

现在带兵，就是埋头苦干，尽心尽力，以求带好兵的方法，日夜孳孳以求，日所思，夜所梦，除带兵一件事，一概不管。不可以又想读书，又想中举，又想做州官县令，纷纷扰扰，千头万绪，将来又走我的老路，百无一成，那时悔也晚了。

带兵的方法，以体察人才为第一；整顿营规，讲求战守次之。得胜歌里说的备条，都要一一讲求，至于口粮，不要过于忧虑，不可时常发禀报。弟弟营中既然得了湖北局每月的六千，又得江西局每月二三千，倒是最好的了。李希庵十二日来家，说迪庵想要帮助弟弟军饷万两。又我有浙盐盈余万五千两，在江省，昨天盐局派兵了前来禀报询问，我嘱咐他解交藩库充军的，将来这笔钱，或者可以酌情解送弟弟军营，

但弟弟不合适指定这笔款要求拨给。

恼项既然不操心了，全副精神，讲求前面讲的几件事，再行有余力，就去联络各营，款接绅士，身体虽弱，却不过于爱惜；精神越是用还越精神；阳气越提越盛；每天做事越多，晚上睡觉时越快活。如果存一个爱惜精神的念头，想进又想退，奄奄没有中气，决难成事。这些都因弟弟说索然寡兴一句话，引发出来的要你切戒的话。弟弟要以李迪庵为法，不慌不忙，盈科后进，到八、九个月以后，必有一番甜美的滋味出来。

我生平没有恒心的流弊极大，如今老了，不能不告诫我的弟弟、我的儿子。邓先生品学极好，甲三八股文有进步，亦山先生也请邓先生批改文章。亦山教书严肃，学生很怕他，我家说话随便、行为不检点的老习惯，明年当为两位老师改正过来。

镇江、瓜洲，同一天克复，金陵指日可攻下，厚庵放任闽中提督，已去金陵会剿，准许他去折奏事，九江也指日可复。大约战事在吉安、抚、建等府结局。贤弟勉之：我开头，弟弟完成，实在期予愿望。如果稍微参杂一点客气，将会败坏志气，就不能为我争气了。营中哨队那些人，士气还定固吗？下次请在信中提到。（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）致九弟·言凶德有二端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初三日刘福一等归，接来信，藉悉一切。城贼围困已久，计不久亦可攻克，惟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，弟当以身先之，家中四宅平安，余身

体不适，初二日住白玉堂，夜不成寐。

温弟何日至吉安？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：曰长傲，曰多言。丹朱①之不肖，曰傲曰嚣讼②，即多言也。历现名公巨卿，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。余生乎颇病执拗，德之傲也；不甚多言，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论。静中默省愆③尤，我之处处获戾④，其源不外此二者。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，而发言尤为尖刻。凡激之凌物，不必定以言语加人，有以神气凌之者矣，有以面色凌之者矣。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，面色间有蛮很之象，最易凌人。

凡心中不可有所恃，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。以门地言，我之物望大减，方且恐为子弟之累；以才识言，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，弟等亦无过人之处：皆不可待。只宜抑然自下，一味言忠信行笃敬，庶几可以遮护旧失，整顿新气，否则人皆厌薄之矣。

沅弟持躬涉世，差为妥协。温弟则谈笑讥讽，要强充老手，犹不免有旧习，不可不猛省，不可不痛改。闻在县有随意嘲讽之事，有怪人差帖之意，急宜惩之。余在军多年，岂无一节可取？只因做之一字，百无一成，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。（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丹朱：传说中先古时代部落首领尧的儿子，荒淫无道，所以尧传位给舜。

②嚣讼：傲慢嚣张，不辨是非。

③愆：过失，错误。

④戾：罪过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初三日刘福一等回后接来信，知道一切。城里敌军队围困已久，估计不久也可攻下，但要严格切断敌之文报，是第一要紧的事，弟弟应作出表率。家中四宅都平安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初二日住白玉堂，晚上睡不着。

温弟何日到吉安？古人兑凶德致败的，大约有两点：一是长傲，二是多言。丹朱的不肖，一是傲，二是奸诈而好讼。历代名公钜卿，大都因这两点败家丧身，我生平有执拗的毛病，性格上的傲气，不很多言，而笔下也近于好许好讼。平静时反省我的毛病，每一次受到惩罚，根源不外这两点。温弟与我略似，而发言尤其尖刻。凡属傲气欺凌物事，不必一定是言语伤人，有的是那股子傲气欺人，有的是脸色难看而欺人，温弟的神气，稍微有点蛮狠的样子，脸色有时有蛮狠的表情，最容易凌人。

凡心里不可以有所依仗，心里有了依仗，就会现于脸上，以门第来说，我的物望大减，而且恐怕成子弟的累赘，以才识来说，最近军队里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，弟弟等也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，都没有可依仗的。只能抑然自下，一味的讲话中信，行事诚笃敬谨，也许可以遮盖老的过失，整顿出新的气象，不然，别人都会讨厌看轻你。

沅弟持躬涉世，差为妥恰，温弟则谈笑订飘，强交老手，不免有旧习气，不可不猛省，不可不痛改。我在军中多年，难道没有一点可取，只因一个傲字，百无一成，所以谆谆教各位弟弟引以为戒。（咸丰八

年三月初六日）致九弟·愿共鉴诫二弊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二十日胡二等归，接弟十三夜书，具悉一切。所论兄之善处，虽未克当，然亦足以自怡。兄之郁郁不自得者，以生平行事有初鲜终；此次又草草去职，致失物望，不无内疚。

长傲、多言二弊，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，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，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，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。第能惩此二者，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，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。故又在乎振刷精神，力求有恒，以改我之旧辙，而振家之丕基。弟在外数月，声望颇隆，总须始终如一，毋怠毋荒，庶几子弟为初旭之升，而于兄亦代为桑榆之补，至嘱至嘱。

次青奏赴浙江，令人阅之气王。以次育之坚忍，固宜有出头之一日，而咏公亦可谓天下之快人快事矣。

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，此次暂未暇作，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。此亦兄长傲之一端，弟既有言，不敢遂非也。（咸丰八年三月廿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物望：众人所望、期待。

②丕基：基础，根底。

③桑榆：比喻人到老年之时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日胡二等回，接到弟弟十二日的信，知道一切。称誉为兄的长处，虽不恰当，然而也足以使我快乐，为兄之所以郁郁不自得，是因生平办事，有始无终，这次又草草去职，丧失威信，心里感到内疚。长傲、多言两个弊病，以前的世卿大夫的兴与衰，以及近来官场祸、福的原因，未尝不是看这两个弊病制约得如何为关键；所以愿意与各位弟弟一起鉴诫。弟弟能克服这两个弊病，却不能勤奋以图自立，那仍然无法兴家立业，因此还要振刷精神，力求有恒，不走我的老路，才是振兴家业的根基。弟弟在外面几个月，声望很高，总要始终如一，不懈怠，不荒疏，也许对于弟弟来说为初升的太阳，而对于我来说，等于你代我做到先负而后胜。至嘱至嘱！

次青奏赴浙江，令人看了生气。以次青的坚忍不拔，应该有出头之日，而诵公也算是天下的快人快事。弟弟劝我与左季高通通信，这次暂时不得空，准定在下次寄到你那里转交。这也是为兄长做的一个表现，弟弟既然提出来了，我岂敢还不改正吗。（咸丰 / 畔三月二十四日）

致九弟·注意平和二字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春二安五归，接手书，知营中一切平善，至为欣慰！次青二月以后，无信寄我，其眷属至江西，不知果得一面否？弟寄接到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，示知是否成行？顷得耆中丞十三日书，言浙省江山兰溪两县失守，次青前往会剿；是次青近日声光，亦渐渐脍炙人口。广信衢州两府不失，似浙中终无可虑，未审近事究复如何？

广东探报，言洋人有船至上海，亦恐其为金陵余孽所攀援；若无此等意外波折，则洪杨股匪，不患今岁不平耳。九江竟尚未克，林启荣之坚忍，实不可及。闻林城防兵，于三月十日小挫一次，未知确否？弟于次青迪庵雪琴等处，须多通音问，余亦略有见闻也。

兄病体已愈十之七人，日内并未服药，夜间亦能熟睡，至子正以后则醒，是中年后人常态，不足异也。湘阴吴贞阶司马，于念六日来乡，是厚庵嘱其来一省视，次日归去。

余所奏报销大概规模一折，奉朱批该部议奏，户部旋于二月初九日复奏，言曾国藩所拟，尚属妥协云云。至将来需用部费，不下数万，闻杨彭在华阳镇抽厘，每月可得二万，系雪琴督同凌荫廷刘国斌经纪其事，其银归水营杨彭两大股分用。余偶言可从此项下设法筹出部费，贞阶力赞其议，想杨彭亦必允从。此款有着，则余心又少一牵挂矣。温弟丰神较峻^①，与兄之伉直简澹^②，虽微有不同，而其难于谐世，则殊途而同归，余常用为虑。大抵胸中抑郁，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养德，不待无以养德，亦非所以保身。中年以后，则肝肾交受其苟，尽郁而不畅则伤木，心火站炼则伤水。科今日之目疾，及夜不成寐，其由来不外乎此。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勸^③，幸勿视为老生常谈，至嘱至嘱！

亲族往弟营者，人数不少，广厦万间，本弟素志。第善乱国者，观贤哲在位，则卜其将兴，见冗员浮杂，则知其将替。善乱军营亦然，似宜略为分别；其极无用者，或厚给途费，遣之归里，或酌凭之撰，而主者宴然不知其不可用，此宜深察者也。附近百姓，果有骚扰事情否？

此亦宜深察者也。（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丰神毅峻：神气十足，严肃庄重。

②伉直简澹：刚直不阿、不重势利。

③勸：劝导、帮助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春二、安五回，接到你的手书，知道营中一切平善，非常欣慰！次青二月以后，没有信寄我，他的眷属到江西，不知道他们见过一面没有？弟弟寄来的胡中丞奏请他入浙的文稿，不知是否去了？刚得耆中丞十三日的信，说浙省江山、兰溪两县失守，次青前去会剿。看来次青近来的名声，也渐渐脸炙人口了。广信、衢州两府不失。似乎浙中并不可虑，未知近来情形究竟如何？

广东探报，说洋人有船到上海，只怕那是金陵余孽拉来的援兵。如果没有这些意外的波折，那洪、杨之祸，不愁今年不平定。九江竟然还没有攻克，林启荣的坚忍，实在是一般人难及的。听说麻城防守的兵，在三月十日小败一次，不知确实不？弟弟对于次青、迪庵、雪琴等处，要多通音问，我也略为有些见闻。

愚兄的病已好了十之七八，近来并没有吃药，晚上也可以熟睡，到子正以后便醒来，是过了中年人的常态，不足奇怪。湘阴吴贞阶司马，在二十六日来乡，是厚庵嘱咐他来看望一次，第二天走了。

我所写的关于报销大概规模的奏折，奉朱批由户部议奏，户部随即在

二月初九日复奏，说曾国藩所拟的还比较妥当。将来需要动用部费，不少于几万两。听说杨、彭在华阳镇抽厘金，每月可得二万两，是雪琴督责凌荫廷、刘国斌经手这件事，抽的厘金归水营杨、彭两军分用。我偶尔说可以从这个项目下设法筹出部费，贞阶很赞成，我想杨、彭也会允许的。这笔钱有了着落，我心里又少了一层牵挂。

温弟的风采神气比较外露，与为兄的傲慢、直言、俭朴、淡泊，虽说小有区别，而就处世和谐来说，那是殊途而同归，都难以处世，我常常为此而焦虑。大概心里抑郁，怨天尤人的人，不仅不可以涉世，也不利于品行的修养；不仅不利于品行的修养，也不利于保养身体。我中年以后，就出现肝病、肾病、中医所说的叫郁而不畅，伤木；心火上烁，伤水。我现在的眼病，晚上睡不着，都从这里派出来。所以弟弟俩要时刻用“平和”二字互相勉励。不要看做老生常谈。至嘱至嘱！亲戚族人去弟弟军营的，人数不少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这本是弟弟素来的志愿。但是，善于观测国家大事的人，看见贤人哲士在掌权，就可预见国家会兴旺；看见多余的官员宠杂相处，就可预卜国家会衰败。善于观测一个军队也是如此，似乎应该区别对待；很无能的，或者多送点路费，遣送回家；或租民房，让他们住在军营外面。不要使军营里出现惰慢、喧闹的现象，也许更适宜。

至于屯兵城下，日子太久，恐怕士气会松懈，像雨后受潮已驰的弓箭，像三天已腐烂的饭菜，而带兵的人茫然不晓得已不能用了，这是要深自省察的。附近百姓，真有骚扰的情况吗？这也是要深自省察的。（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）致四弟·必须加意保养

【原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今年以来，贤弟实在劳苦，较之我在军营，殆①过十倍，万望加意保养。祁阳之贼，或可不窜湘乡，万一窜入，亦系定数，余已不复县系。余自去年六月再出，无不批之禀，无不复之信，往来这嫌隙尤悔，业已消去十分之七八。惟办理军务，仍不能十分尽职，盖精神不足也。

贤弟闻我近日在外，尚有错处，不妨写信告我。余派委员伍华瀚在衡州坐探，每二日送信一次；家中若有军情报营，可由衡城交伍转送也。

（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殆：恐怕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今年以来，贤弟实在劳苦，比我在军营，恐怕要辛苦十倍，万万希望加意保养身体。祁阳和敌人，或者可能不流窜到湘乡，万一窜入，也是无意吧，我已经不去悬念它了。我自去年六月再度出山，没有一件不批复的禀告，没有一封不复的信件，过去由于往来结下的嫌隙今天很后悔，现在业已消除十之七八。只是办理军务，仍然不能够十分尽职尽责，因精神不足。

贤弟听说我近日在外，还有过错，不妨写信告诉我。我委派伍华瀚在衡州充当坐探，每两无送信一次，家中如有军情报营，可由衡州交伍华瀚转送。（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）致九弟四弟·早起乃健身之妙方

【原文】

澄侯沅甫两弟左右：接家信，知叔父大人，已于三月二日安厝马公塘。两弟于家中两代老人养生送死之事，备极敬诚，将来必食报于子孙。闻马公场山势平衍，可决其无水蚁凶灾，尤以为慰。澄弟服补剂而大愈，幸甚幸甚！

吾平生颇讲求惜福二字之义，送来补药不断，且蔬菜亦较奢①，自愧享用太过；然亦体握大弱，不得不尔。胡润帅李希庵常服辽参，则其享受更有过于余者。家中后辈子弟，体弱学射，最足保养，起早尤千金妙方，长寿金丹也。（咸丰十年三月廿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奢：过分，过度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接到家信，知道叔父大人已在三月二日安葬马公塘。两位弟弟对于家中两代老人养老送终的事，办理得非常诚敬，将来你们的后代会得到回报：听说马公塘山势平衍，可见决不会有水淹蚁蛀的灾祸，尤其感到欣慰。澄弟吃补药而病大好，非常幸运！

我平生很讲求“惜福”二字的意义。送来补药不断，食用蔬菜也比较过度，自己感觉太过了，吃了很惭愧。然而体质中气也确是太弱，不得不吃得稍好一点。胡润帅、李希庵常服辽参，享受更有超过我的地方，家中后辈子弟，身体弱的学射击，是保养身体的好办法，早起尤其是健身的千金妙方、长寿的金丹啊！（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）致

九弟·宜平骄矜之气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接来缄，知营墙及前后壕皆倒，良深焦灼。然亦恐是挖壕时不甚得法，若容土覆得极远，虽雨大，不至仍倒入壕内，庶稍易整理。至墙子则无倒坍，不仅安庆耳。徽州之贼，窜浙者，十之六七，在府城及休宁者，闻不过数千人，不知确否？

连日雨大泥深，鲍张不能进剿，深为可惜！季高尚在乐平，余深恐贼窜入江西腹地，商之季高，无遽入皖，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进也。

润帅谋皖已大半年，一切均有成竹，而临事复派人救援六安，与吾辈及希庵等之初议，全不符合。枪法忙乱，而弟与希庵皆有骄矜之气，兹为可虑。希庵论事，最为稳妥，如润帅有枪法稍乱之事，弟与希婉陈而切谏之。弟与希之矜气，则彼此互规①之，北岸当安如泰山矣。

（咸丰十年三月廿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互规：互相约制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到来信，得悉营墙和前后浚沟都倒塌了，深感焦急。然而也怕是挖壕沟时不大得法，如果挖的土堆得离壕沟很远。雨就是大些，不至于又冲入壕内，也许稍微容易整理。至于营墙那是没有不倒坍的，不仅仅是安庆，徽州的敌人，流窜浙中的，十之六七；在府城和休宁的，听说不过几千人，不知道确实不？

连日雨大泥深，鲍、张两军不能进攻，深为可惜。季高尚在乐平，我深怕敌窜入江西腹心之地，与季高商量，不要急于入安徽，季高也觉得雨大泥深不能很快出发。

润帅谋划安徽战局已经大半年，一切他都胸有成竹，而临事又派人救援六安，和我们及希庵等开初的意思，完全不符。枪法忙乱，而弟弟和希庵都有骄矜的表现，这是值得忧虑的。希庵论事，最为稳妥，如润帅有枪法稍乱的事，弟弟和希庵可以委婉陈词，切实的谏阻他。弟弟与希庵之骄矜之气，要互相制约一下，那么北岸应当是安如泰山了。

（咸丰十年三月二十日）致九弟李弟·须戒傲惰二字

【原文】

沅季弟左右：

沅弟以我切责之缄，痛自引咎，俱蹈危机，而思自进于谨言潮该路，能如是，是弟终身载福之道，而吾家之幸也！季弟言亦平，温雅，远胜往年傲惰气象。

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，进京散馆，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，请曰：“此次进京，求公教训。”星冈公曰：“尔之官是做不尽的，尔之才是好的，但不可傲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尔若不做，更好全了！”遗训不远，至今尚如耳提面命①。今吾谨述此语，告诫两弟，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，唐虞之恶人，曰丹朱傲，曰象②傲，桀纣之无道，曰强足以拒谏，辨足以饰非，曰谓己有天命，谓敬不足行，皆傲也。

吾自八年六月再出，即力戒傲字，以傲无恒之弊，近来又力戒惰字。

昨日徽州未败之前，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，既败之后，余益加猛省、大约军事之败，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巨室之败，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。

余于初六所发之折，十月初可奉谕旨。余若奉旨派出，十日即须成行，兄弟远别，未知相见何日？惟愿两弟戒此二字，并戒后辈，当守家规，则余心大慰耳！（咸丰十年十月廿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耳提面命：形容当面倾听殷切恳诚的教诲和希望。

②象：传说中先古舜帝的弟弟。

【译文】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沅弟以我切责的信，痛自引咎，惧怕走上危机之路，而想步人谨言慎行之道，能够这样，是弟弟终身得福的好事，也是我家的幸运，季弟的信平和温雅，比往年骄傲、懒惰的情形强多了。

我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，进京入翰林院庶常馆。十月二十八日早，侍奉祖父星冈公于屋阶前，请祖父的训示说：“这次进京城，请求祖父教训。”星冈公说：“你的官是做不尽的，你的才是好的，但不要骄傲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你如果不做，更好全了！”这个遗训不远，至今还像它在耳提面命呢。我现在谨把这段话告诉你们，告诫两弟总以去掉傲字为第一重要。唐、虞时代的恶人，如丹朱傲；象，也傲；桀纣的无道，说象可以拒绝一切忠言，辩可以粉饰一切过失，说自己的命运授之于天，说敬重不必实行，都是傲。

我自八月六日再次出山，便努力戒傲，以改正无恒的弊病。近来又努力戒惰。昨天徽州没有失败之前，次青心中不免有自以为是的见解，既败之后，我越发猛省。大约军事的失败，不是傲，就是惰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大官大贵人家的失败，不是傲，就是惰，二者必居其一。

我于初六所发的奏折，十月初可奉谕旨。我如果奉旨派出，十天便要启程，不知何日可以相见？唯一的是愿两位弟弟戒傲戒惰，并嘱后辈也戒这二字，遵守家规，那我便大大欣慰了。（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）致四弟·用药须小心谨慎

【原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接弟手书，具悉弟病日就痊愈。至慰至幸！唯弟服药多，又坚嘱泽儿请医调治，余颇不以为然。吾祖星冈公在时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师^①，此三者，弟必能一一记忆。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，以绍家风。今年做道场二次，祷祀之事，闻亦常有，是不信僧巫一节，已失家风矣。买地至数千金之多，是不信地师一节，又与家风相背。至医药则合家大小老幼，几于无人不药，无药不贵。迨^①至补药吃出毛病，则服凉药攻伐之，阳药吃出毛病，则服阴药清润之，辗转差误，非大病大弱不止。

弟今年春间，多服补剂，夏末多服凉剂，冬间又多服清润之剂。余意欲幼弟少停药物，专用饮食调养。泽儿虽体弱，而保养之法，亦惟在慎饮食，节嗜欲，断不在多服药也。

洪家地契，洪秋浦未到场押字，将来恐仍有口舌。地师僧巫二者，弟

向来不甚深信，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，以后尚祈卓识坚定，略存祖父家风为要。天下信地信僧之人，曾见有家不败者乎？北果公屋，余无银可捐；己亥冬，余登山踏勘，觉其渺茫也。（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地师：风水先生。

②迨：到，及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接到弟弟的亲笔信，得悉弟弟的病快好了，非常欣慰！只是弟弟吃药过多，又反复嘱咐泽儿为你请医调治，我很不以为然。我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，有三不信：不迷信医药；不信和尚、巫师；不信风水先生。这三不信，弟弟一定会记得。现在我们弟兄也宜遵守这个训示，以承继我家家风。家里今年做道场两次，祷祀的事，听说也经常有，看来不信和尚、巫师一条，已没有遵从了。买地到几千两银子，看来不信地师……条，也与家风相违了。至于说到医药，全家大小老幼，几乎没有人不吃药，没有药不贵，甚至有吃补药吃出毛病而用凉药去攻伐的；阳药吃出毛病，用阴药去清润的。这样反复的出错，非大病不可。弟弟今年春间多吃补药，夏末多吃凉药，冬间多吃清润的药。我的意思是想劝弟弟稍微停用药物，专门用饮食来调养。泽儿虽说体质弱，而保养的方法，只是“慎饮食、节嗜欲”六字，决不在多服药。洪家地契，洪秋浦没有到场签字，将来恐怕会有口舌之争。地师、僧

巫二者，弟弟从来不大相信，近来也不免为乡俗的改变，以后还望自己的卓见要坚定不移，略为保存祖父家风为重要。天下信地师僧的人，你看见哪个家不因此败落的？北果公屋，我没有银子捐。己亥冬天，我登山亲自勘察，觉得太渺茫了。（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）致四弟·不宜非议讥笑他人

【原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弟言家中子弟，无不谦者，此却未然。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，谨慎者也。凡好讥评人短者，骄傲者也。谚云：“富家子弟多骄，贵家子弟多傲。”非必锦衣玉食，动手打人，而后谓之骄傲也。但使志得意满，毫无畏忌，开口议人短长，即是极骄傲耳。

余正月初四日信中，言戒骄字，以不轻非笑人①为第一义。望弟弟常猛省，并戒子弟也。（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不轻非笑人：指不轻易非议讥笑别人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弟弟说家里子弟，没有不谦和的，这并非如此。凡属因为惧怕别人而不敢妄加议论别人的，属于谨慎谦和的人。凡属喜欢讽刺批评别人短处的人，属于骄傲的人。谚语说：“富家子弟多骄，贵家子弟多傲。”不是一定要锦衣玉食，动手打人，才叫骄傲。就是自己感到得志，感到满意，没有畏忌，开口议人短长，便叫极骄极傲了。

我正月初四日信里，说了戒骄字，要以不轻易非议笑讥笑别人为第一

要义。希望弟弟常常猛省，并且告诫子弟。（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）

致九弟季弟·做人须清廉谨慎勤劳

【原文】

季沅弟左右：

帐棚即日赶办，大约五月可解六营，六月再解六营，使新勇略得却署也。小台枪之药，与大炮之药，此问并无分别，亦未制造两种药，以后定每月解药三万斤至弟处，当不致更有缺乏。王可升十四日回省，其老营十六可到，到即派往芜湖，免致南岸中段空虚。

雪琴与沅弟嫌隙已深，难遽^①期其水乳。沅弟所批雪信稿，有是处；亦有未当处。弟谓雪声色俱厉，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，声音笑貌之拒人，每苦于不自见，若不自知。雪之厉，雪不自知，沅之声色，恐亦未始不厉，特不自知耳。

曾记咸丰七年冬，余咎骆文耆^②待我之薄，温甫则曰：“兄之面色，每予人以难堪。”又记十一年春，树堂深咎张伴山简傲不敬，余则谓树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。观此二者，则沅弟面色之厉，得毋似余与树堂之不自觉乎？

余家目下鼎盛之际，余吞窃将相，沅所统近二万人，季所统四五百人，近世假此者，曾有几家？沅弟半年以来，七拜君恩，近世似弟者曾有几？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吾家亦盈时矣。管子云：“斗斜满则人概^③之，人满则天概之。”余谓天概之无形，仍假手于人以概之。霍氏^④盈满，魏相概之，宣帝概之。诸葛恪盈满，孙峻概之，吴主^⑤概之。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，则已晚矣。吾家方丰盈之际，不待天之

来概，人之来概，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，自概之道云何？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。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，慎字改为谦字，勤字改为劳字，尤为明浅，确有可下手之处。

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，不甚斟酌，朋辈之讥议菲薄，其根实在于此。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，余亦大不谓然。以后宜不妄取分毫，不寄银回家，不多赠亲族，此廉字工夫也。谦字存诸中者不可知，其著于外者，约有四端：曰面色，曰言语，曰书函，曰仆从属员。沅弟一次舔招六千人，季弟并未禀明，径招三千人，此在他统领断做不到者，在弟尚能集事，亦算顺手。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，常多讥讽之词，不平之语，在兄处书函如此，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已。

沅弟之仆从随员，颇有气焰，面色言语，与人酬按时，吾未及见，而申夫⑥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，至今余憾！以后宜于此四端，痛加克治，此谦字工夫也。每日临睡之时，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（劳力者几件，则知宣勒王事之处无多，更竭诚以图之，此劳字工夫也。余以名位太隆，常恐祖宗留始之福，自我一人享尽，故将劳谦谦三字，时时自惕，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，且即以自概耳。湖州于初三日失守，可怜可愾！（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遽期：短期、很快。

②骆文耆：清末重臣骆秉章。

③概：引申为刮平、削平之意。

④霍氏：汉代大将军霍光一族。

⑤吴主：三国时吴国君主孙亮。

③申夫：首国藩的幕僚。

【译文】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帐棚即日赶办，大约五月可以解送六个营，六月再解送六个营。使新兵略微可以避暑了。小台枪的火药和大炮的火药，这边并没有区别，也没有生产两种火药。以后决定每月解送火药三万斤到弟弟的军营，不致再发生缺药的事。王可升十四日回省，老营十六日可以到，到了以后马上派往芜湖，以免南岸中段军力空虚。

雪琴和沅弟之间嫌隙已根深，一时难以使他们水乳交融。沅弟所批雪琴的文稿，有对的，也有不当的地方。弟弟说雪琴声色俱厉，凡属眼睛，都可以看千里，都不能看见自己。声音面貌方面表现拒人千里之外。往往糟就糟在自己却看不见。雪琴的严厉，雪琴自己不知道。沅弟的声色，恐怕也未尝不严厉，仅仅是自己不知道。

曾记得咸丰七年冬天，我埋怨骆文耆待我大薄，温浦说：“哥哥的脸色，常常给人难堪。”又记得十一年春，树堂深怨张伴山简傲不敬。我说树堂脸色，也拒人于千里之外。看这两个例证，那沅弟脸色的严厉，不是与我与树堂一样，自己不明白吗？

我家正处鼎盛时刻，我又窃居将相之位。沅弟统率的军队近两万人，季弟统率的军队四五千，近代像这样情况的，曾经有过几家？沅弟半年以来，七次拜君恩，近世像老弟你的又曾经有几个？太阳到中午便要西落了，月亮圆时意味着会缺。我家正是圆的时候。管子说：“半

斛满了，由人去刮平；人自满了，由天去刮平。”我说天刮平是无形的，还是假手于人来刮平，霍氏盈满了，由魏相刮平，由宣帝刮平。诸葛恪盈满了，由孙峻刮平，由吴主刮平。等到他人来刮平然后后悔，悔之晚矣！我家正在丰盈的时际，不等天来刮平，也不等人来刮平，我与各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刮平。自己刮平的道理如何？也不外乎清、慎、勤三个字罢了。我近来把清字改为廉字，慎字改为谦字，勤字改为劳字，尤为明白浅显，确实有下手做的地方。

沅弟过去对于银钱的收与支，往往不很慎重，朋友们讥笑你看轻你，根子就在这里。去年冬天买犁头嘴、栗子山，我也不大以为然。以后要不妄取分毫，不寄钱回家，不多送亲族，这是廉字工夫。谦字存在内心的别人不知道，但表现在外面的，大约有四方面：一是脸色；一是言事；一是书信；一是仆从属员。沅弟一次招兵六千人；季弟并没有报告明白，自招三千人，这是其他统领官绝对做不到的。在弟弟来说还真会办事，也算顺手。而弟弟每次来信，索取帐棚、火药等物，经常带讥讽的词句，不平的话语，对愚兄写信还这样，与别人的书信就可见一斑了。

沅弟的仆人随员，很有气焰，脸色言语，与人应酬接触之时，我没有看见，而申夫曾经说过，往年对他的语气，至今感到遗憾！以后宜在这四个方面痛加改正，这就是谦字工夫。我因名声太大、地位太高，经常害怕祖宗积累遗留给我辈的福泽，由我一个人享受殆尽，所以把劳、谦、廉三字，时刻自勉，也愿两位贤弟用以自勉，自己刮平自己。

湖州在初三日失守，可悯又可为训鉴！（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）致九

弟季弟·必须自立自强

【原文】

沅季弟左右：沅于人概天概之说，不甚措意，而言及势利之天下，强凌弱之天下，此岂自今日始哉？盖从古已然矣。从古帝王将相，无人不由自强自立做出；即为圣贤者，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，故能独立不惧，确乎不拔。余往年在京，好与有大名大位者为仇，亦未始无挺然特立，不畏强御之意。

近来见得天地之道，刚柔互用，不用偏废，太柔则靡^①，太刚则折，刚非暴戾之谓也，强矫而已。柔非卑弱之谓也，谦退而已。趋事赴公，则当强矫，争名逐利，则当谦退，开创家业，则当强矫，守成安乐，则当谦退。出与人物应接，则当强矫，入与妻妾享受，则当谦退。若一面建功立业，外享大名，一面求田问舍，内图厚实。二者皆有盈满之象，全无谦退之意，则断不能久，此余所深信，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。（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靡：颓废。

【译文】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沅弟对于人刮平、天刮平的说法，不以为然，而说势利的天下，强凌弱的天下，这难道从今天才开始吗？那是自古以来就如此。从古代的帝王将相，没有一个人不是由自强自立做出来的。就是圣人、贤者，也各有自强自立的道路。所以能够独立而不惧怕，确立而坚忍不拔。我

往年在说城，喜欢与有大名声、有大地位的人作对，也并不是没有挺然自立、不畏强暴的意思。

近来悟出天地间的道理，刚柔互用，不可偏废。太柔就会烂垮，太刚就会折断。刚不是暴戾的意思，强行矫正罢了。柔不是卑下软弱的意思，谦虚退让罢了。办事情、赴公差，要强矫。争名夺利，要谦退。开创家业，要强矫。守成安乐，要谦退。出外与别人应酬接触，要强骄。在家与妻孥享受，要谦退。

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，外享盛名。一方面又要买田建屋，追求厚实舒服的生活。那么，两方面都有满盈的征兆，完全缺乏谦退的念头，那决不能长久，我是深信不疑，而弟弟们默默的去体会吧！（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）致九弟·望勿各逞己见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此次洋枪合用，前次解去之百支，果合用否？如有不合之处，一一指出。盖前次以大价买来，若过于吃亏，不能不一一与之申说也。吾固近日办事名望，关系不浅，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，弟则谓我不应述及外间指摘，吾家昆弟过恶，吾有所闻，自当一一告弟，明责婉劝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岂可秘尔不宣？鄂之于季，自系有意与之为难，名望所在，是非于是乎出，赏罚于是乎人，即饷之有无，亦于是乎判。

去冬金眉生被数人参劾后，至钞没其家，妻孥①中夜露立，此岂有万分罪恶哉？亦因名望所在，赏罚随之也。众口悠悠，初不知其所自起，亦不知其所由止，有才者仇疑谤之无因，因悍然不顾，则谤且日腾。

有筏者畏疑谤之无因，而抑然自修，则谤亦日息。吾愿弟弟之抑然，不愿弟等之悍然。弟等敬听吾言，手足式好，向御外侮；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，计较其雌雄，反忘外患。

至阿兄忝窃高位，又窃虚名，时时有颠坠之虞。吾通阅古今人物，似此名位权势，能保全善终者极少。深恐吾全盛之时，不克庇荫弟等，吾颠坠之际，或致连累弟等。惟于无事时，常以危词苦语，互相劝诫，庶几免于大戾耳。（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弩：儿子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这回的洋枪合用，前次解送去的一百支合用吗？如果不合用，要一一指出来。因前次的枪是大价钱买来，如果太吃亏，不能不一一向对方申说理由。我因为近来办事有些名望，关系不小。以湖北怀疑季弟的说法相告，弟弟说我不应该谈到外面的指责。我家昆弟的过失，我听了，自然一五一十告诉弟弟，明白责备、委婉劝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怎么可以放而不宜呢？湖北对待季弟，自然是有意与他为难，名望所在，是非便出来了，赏罚便分明了。就是军饷的有没有，也于这里判断。

去年冬天金眉生几人被参加劾以后，以至于抄没财产，妻子和儿子半夜站在露天，这难道在万分的罪过？也是因为名望太大，赏罚也跟着来了。众口悠悠，开始不知道从何说起，也不知如何又停止了。有才

能的人，愤恨这种毁谤的没有根据，悍然不顾，但毁谤仍旧沸沸扬扬。有德的人，害怕这种毁谤没有根据，压抑自己，继续修德，而毁谤也日渐平息。我希望弟弟取抑然自修的办法，不希望你取悍然不顾的态度。弟弟们要认真听我的意见，兄弟们取同一个姿态，同御夕昧侵犯。不希望弟弟们各逞己见于门户之内，计较胜负，反而忘了外患。至于阿兄窃居高位，窃取虚名，时刻都有颠覆坠落的危险。我通观古今人物，像这样的权势，能够保全、得到善终的极少。深怕我全盛的时刻，不能庇护荫泽弟弟们，而到我颠覆坠落的时候，却连累到你们。只有在平安无事的时候，常常用危词苦语，互相劝诫，也许可以免于大难吧！（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）致九弟季弟·治身宜不服药

【原文】

沅季弟左右：季弟病似卢疾，近已痊愈否？吾不以季弟病之易发为虑，而以季好轻下药为虑。吾在外日久，阅事日多，每劝人以不服药为上策。吴彤云近病极重，水米不进，已十四日矣。十六夜四更，已将后事料理，手函托我。余一概应允，而始终劝其不服药。自初十日起，至今不服药十一天，昨日竟大有转机，卢疾减去十之四，呕逆各症，减去十之七八，大约保无他变。

希庵五月之杪^①，病势极重，余缄告之云：“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，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。”并言作梅医道不可恃。希乃断药月余，近日病已痊愈，咳嗽亦止；是二人者，皆不服药之明效大验。季弟信药太过，自信亦太深，故余所虑不在于病，而在于服药，兹谆谆以不服药为戒，望季曲从之，沅力劝之，至要至嘱！

季弟信中所商六条，皆可允行，回家之期，不如待金陵克复乃去，庶几一劳永逸。如营中难耐久劳，或来安庆闲散十日八日，待火轮船之便，复还金陵本营，亦无不可。若能耐劳耐烦，则在营久熬更好，与弟之名曰贞，字曰恒者，尤相符合。其余各条，皆办得到，弟可放心。上海四万尚未到，到时当全解沅外。东征局于七月三万之外，又月专解金陵五万，到时亦当全解沅处。东局保案，自可照准，弟保案亦日内赶办。雪琴今日来省，筱泉亦到。（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杪：年月季节的最后，此句指五月末。

【译文】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季弟的病像疟疾，近来已好了吗？我不以季弟的病容易发而忧虑，而以季弟喜欢轻率下药而忧虑。我在外面日子久了，阅历也多了，每每劝别人以不吃药为上策。吴彤云近日病得极重，水米都不沾，已经十四天。十六日晚上四更，已把后事料理好，亲笔写信托我。我一概答应，而开始劝他不吃药。自初十日起，到今天，十一天不吃药，昨天竟大有转机，疟疾减轻了十分之四，呕逆等症，减去十分之七八，大约可保没有大的变故。

希庵五月末病得极重，我写信告诉他说：“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，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。”并说作梅医术不可依靠。希庵于是停药一个多月，近日病已好了，咳嗽已止住了。这两个人，都是不吃药收到明显效果的例证。季弟迷信药物过份，自信也太深，民以我忧虑不在于病，

而在于吃药，现谆谆嘱咐以不吃药为戒，希望季弟同意，沅弟力劝，至要至嘱！

季弟信中所商的六条，都可以同意。回家的日期，不如等金陵克得之后，也许可以一劳永逸。如果在军营难以忍耐劳累过久，或者来回安庆闲散十天八天；等轮船的方便，再回金陵本营，也无不可。如果能耐劳耐烦，那么在军营久熬更好，与弟弟的名叫贞，字叫恒，意义尤相符会。其余各条，都办得到，弟弟放心。

上海四万两军饷还没有到，到时当解送沅弟处。东征局在六月三万两之外，又月专门解送金陵五万两，到时也解送沅弟处。东局保案，自可照准，弟弟保案也日内赶办。雪琴今日来省，筱泉也到了。（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）致九弟季弟·服药不可太多

【原文】

沅、季弟左右：久不接来信，不知季病全愈否？各营平安否？东征局专解沅饷五万，上海许解四万，至今尚未到皖。阅新闻纸，其中一条言：何根云六月初七正法，读之悚惧①惆怅。余去岁腊尾，买鹿茸一架，银百九十两，嫌其太贵。

今年身体较好，未服补药，亦示吃丸药。兹将此茸送至金陵，沅弟配置后，与季弟分食之。中秋凉后，或可渐服。但偶有伤风微恙，则不宜服。

余阅历已久，觉有病时，断不可吃药，无病时，可偶服补剂调理，亦不可多。吴彤云大病二十日，竟以不药而愈。邓寅皆终身多病，未尝服药一次。季弟病时好服药，且好易方，沅弟服补剂，失之太多。故

余切戒之，望弟牢记之。弟营起极早，饭后始天明，甚为喜慰！吾辈仰法家训，惟早起务农疏医远巫四者，尤为切要！（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悚惧：恐惧。

【译文】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许久没有接到来信，不知道季弟的病好了吗？各省平安吗？东征局专门解送沅弟军的五万两，上海答应解送四万两，到现在还没有到安徽。看报纸，上面有一条说：何根云六月初七正法，读后真有点惧怕和惆怅。我去年十二月底，买了一架鹿茸，花了百九十两银子，嫌太贵了。今年身体较好，没有吃补药，也没有吃丸药。现在把这架鹿茸送到金陵，沅弟分配处置以后，与季弟分而食之。中秋以后天气渐凉，或者可以慢慢吃了。但如果只是偶然伤风感冒，那还是不合适吃。

我阅历很久，觉得有病时，决不要吃药。没有病时，可偶尔吃点补药调理，也不可多吃。吴彤云大病二十天，竟因不吃药而好了。邓寅皆终身多病，未尝吃过一次药，季弟病时喜欢吃药，并且喜欢换方子。沅弟吃补药，过多。所以我告诫你们，千万牢记。弟弟在军营起床极早，吃过早饭才天亮，我很高兴。我们兄弟遵家训四条：早起，务农，疏医，远巫。尤其迫切和必要。（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）致四弟·劝弟须静养身体

【原文】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沅、霆两军病疫，迄未稍愈，宁国各属，军民死亡相继，遁勤相望^①。河中积尸生虫，往往缘船而上，河水及井水，皆可不食：其有力者，用舟载水于数百里之外，秽气触人，十病八九，诚宇宙之大劫，军行之奇苦也。

洪容海投诚后，其党黄朱等目复叛，广德州既得复失，金柱关常有贼窥伺，近闻增至三四万人，深可危虑。余心所悬念者，惟此二处。

余体气平安，惟不能多说话，稍多则气竭神乏，公事积阁，恐不免于贻误。弟体亦不甚旺，总创痍静养。莫买田园，莫管公事，吾所嘱者，二语而已。盛时常作衰时想，上场念下场时，富贵人家，不可不牢已二语也。（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遁勤相望：指道路上饿死的人很多。勤：饿死。

【译文】

澄弟左右：

沅、霆两支军队里出现瘟疫，到现在仍然蔓延。宁国所属地区，军民相继死亡，路上到处是饿死的人，河里尸首生了蛆，蛆往往爬到船上，河水和井水，都不能吃。有能力的人，在几百里以外，用船装水吃。污秽的气味使人掩鼻，十个倒有九个生病，真是天地间的大劫难、行军打仗遇到的奇苦啊！

洪容海投降后，他的党羽黄、朱等又叛变而去，广德州既得又失。金柱关经常有敌窥伺，听说近已增到三、四万人，是深为忧虑的事，我

心里悬念的，就是这两个地区。

我身体平安，只是不能多说话，稍微说多几句，就精神不振。公事积压很多没有办理，恐怕不可避免会贻误工作。弟弟身体也不好，总要好好静养。不要买田园，不要管公事，我嘱咐你的，这两句话罢了。盛时常作衰时想，上场当念下场时。富贵人家，不可不牢牢记住这两句话。（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）致四弟·与官相见以谦谨为主

【译文】

澄弟左右：沅弟金陵一军，危险异常；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，昼夜猛扑，洋枪极多，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。幸沅弟小心坚守，应可保全无虞。

鲍春霆至芜湖养病，宋国永代统宁国一军，分六营出剿，小挫一次。春霆力疾回营，凯章全军亦赶至宁国守城，虽病者极多，而鲍张合力，此路或可保全。又闻贼于东霸抬船至宁郡诸湖之内，将国卫出大江，不知杨彭能知之否？若水师安稳，则全局不至决裂耳。来信言余于沅弟，既爱其才，宜略其小节，甚是甚是。

沅弟之才，不特吾族所少，即当世亦不多见。然为兄者，总宜奖其所长，而兼规其短，若明知其错，而一概不说，则又非特沅一人之错，而一家之错也。

吾家于本县父母官，不必力赞其贤，不可力低其非，与之相处，宜在若远若近，不亲不疏之间。渠有庆吊①，吾家必到，渠有公事，须绅士助力者，吾家不出头，亦不躲避。渠于前后任之交代，上司衙门之请托，则吾家丝毫不可与闻。弟既如此，并告子至辈常常如此，子侄

若与官相见，总以谦谨二字为主。（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庆吊：指喜事及丧事。

【译文】

澄弟左右：

沅弟金陵一军，危险异常。伪忠王率领十余万人，日夜猛扑，洋枪极多，又有西洋的落地开花炮。幸亏沅弟小心坚守，应该可以保全没有可虑的。

鲍春霆到芜湖养病，宋国永代理统率宁国一军，分六营进攻，小败一次。春霆不顾病体，急速回营。凯章全军也赶到宁国守城，虽然病号很多，而鲍、张联合作战，这一路可以保全。又听说敌人在东霸抬船到宁郡附近湖内，企图冲出大江，不知道杨、彭清楚不清楚？如果水师安稳，全局才不至于决裂。来信说我对于沅弟，既然爱他的地，就要忽略不计较他的小节，很对很对！

沅弟的才能，不仅仅我家族中少有，在当今世上也不多见。然而，作兄长的，总应该奖励他的长处，规劝他的短处。如果明知他错了，一概不说，那便不是沅弟一人之错，而成了我一家之错了。

我家对于本县父母官，不必去称赞他的贤良，也不可去说他的不是。与他相处，以保持若远若近、不亲不疏之间为适宜。他有庆吊的事，我家必到。他有公事，须要绅士帮助的，我家不出头，但也不躲避。他对于前任后任的变化，上司衙门的请求委托，我家不参与其事。弟弟这样做了，还要告诉子侄们都这样。子侄与官员相见，总以谦、谨

二字为主。（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）致九弟·述治事宜勤军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弟读邵尹诗，领得恬淡冲融之趣，此是襟怀长进处。自古圣贤豪杰，文人才士，其志事不同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，大略相同。以诗言之，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，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；自李白韩退之杜牧之，则豁达处多，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。杜苏二公，无美不备，而杜之五律最冲淡，苏之七古最豁达，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，而豁达冲淡，二者兼全。吾好读庄子。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。去年所讲生而美者，若知之，若不知之。若闻之，若不闻之一段，最为豁达。推之即舜禹之有天而不与，亦同此襟怀也。

吾辈现办军务，系处功利场中，宜刻刻勤劳，如农之力穡②如贾之趋利，如篙工之上滩，早作夜思，以求有济。而治事之外，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，二者并进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，最有意味，余所以令刻劳谦君子印章与弟者此也。

少荃已克笔太仑州，若再克昆山，则苏州可图矣，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，则大局必日振也。（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邵子：即宋代哲学家邵雍。

②穡：收割庄稼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弟弟读邵子诗，领会到他诗的恬淡冲融的趣味，这是你襟怀有了长进。

自古以来，圣贤豪杰，文人才士，他们的志趣虽不同，而他们的通达光明的胸怀，大体都一样。以诗来说，一定要先有通达光明的见识，然后才行恬淡冲融的趣味。李白、韩退之、杜牧之，通达的地方多一些；陶渊明、孟浩然，白香山，冲淡的地方多一些。杜、苏二公，无美不备，而杜的五言律诗最冲淡；苏的七言古诗最通达。邵尧夫虽然不是诗的正宗，但通达冲淡，两者兼而有之。我喜欢读《庄子》，以他的博大胸怀足以有益于我。去年我说生而美好的，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，好像听到好像没有听到那一段，最为通达。推而广之，舜、禹的有大下而不与，也是这样的襟怀。

我们现在在办军务，是身处功利场中，应该时刻勤劳，像农夫的努力耕作，像商贾的追求利润，像船工的背纤走上滩，没日没夜，求的是有一个好结果。工作辛劳之余，便有一遇通达冲融的气象。两方面同时前进，那么，勤劳的事情，会处置得恬淡，最有意味。我之所以叫人刻一颗“劳谦君子”的印章给弟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少荃已经克复太仓州，如果再攻克昆山，那么苏州就可以考虑去打了。能保住沿江最重要的城市和关隘，大局一定一天天好起来。（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）致九弟·只问积劳不问成名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接初五夜地道轰陷贼城十余丈，被该逆抢堵，我军伤亡三百余人，此尽意中之事。城内多百战之寇，阅历极多，岂有不能抢堵缺口之理？苏州先复，金陵自遥遥无期，弟切不必焦急。

古来大战争，大事业，人谋①仅占十分之三。无意恒居十分之七。往

往积劳之人，非即成名之人，成名之人，非即享福之人。此次军务，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，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，在天意已自然十分公道，然而不可恃也。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，成名二字，则不必问及，享福二字，则更不必问矣。

厚庵坚请回籍养亲侍疾，只得允准，已于今日代奏，苗逆于二十六夜擒斩，其党悉行投诚，凡寿州正阳颍上下蔡等城，一律收复，长淮指日肃清，真堪庆幸！弟近日身体健否？吾所嘱者二端：一曰天怀淡定，莫求速效。二曰谨防援贼，城贼内外猛扑、稳慎②御之。（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人谋：人的谋略。

②稳慎：稳妥和慎重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初五晚用地道轰陷敌城十余丈，被敌人抢着堵塞，我军伤亡三百多人，这是意料中的事情。城里的敌人都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哪有不能抢堵缺口的道理。苏州先克，金陵还遥遥无期，弟弟切不可焦急。古来大战争，大事业，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，天意占十分之七，往往劳累日久的人，不就是成名者；成名的人，不就是享福的人。这次军务，如克复武汉、九江、安庆，积劳的人就是成名的人，从天意来说，已真是十分公道的了。然而，不可以依仗。我们兄弟在积劳二字上下工夫，成名两个字，不必问及；享福两个字，更不必去问它。

厚庵坚决要求回家养亲侍疾，只好答应，已在今日代他奏告朝廷。苗逆已在二十六日晚被擒斩首，他的党徒全部投降，寿州、正阳、颍上、下蔡诸城，一律收复，长淮也在日内可以肃清，真值得庆幸！弟弟近日身体好吗？我要嘱咐的是两条：一是天怀淡定，莫求速效；一是谨防援敌，城内外敌人猛扑，要稳妥慎重的加以防御。（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）致九弟·万望毋恼毋怒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适闻常州克复、丹阳克复之信，正深欣慰！而弟信中有云：

“肝病已深，痛疾已成，逢人辄怒，遇事辄忧等语。”读之不胜焦虑。

今年以来，苏浙克城甚多，独金陵迟迟尚无把握，又饷项奇绌^①。不如意之事机，不入耳之言语，纷纷迭乘，余尚温郁成疾，况弟之劳苦过甚，百倍阿兄，心血久亏，数倍于阿兄乎？

余自春来，常恐弟发肝病，而弟信每含糊言之，此四句乃露实情，此病非药餌所能为力，必须将万事看空，毋恼毋怒，乃可渐渐减轻。蝮蛇螫手，则壮士断其手，所以全生也。吾兄弟欲全其生，亦当视恼怒如蝮蛇，去之不可不勇，至嘱至嘱！

余年来愧对老弟之事，惟调拨程学启一名，将有损于阿弟。然有损于家，有益于国，弟不必过郁，兄亦不必过悔。顷见少荃为程学启请恤一疏，立言公允，滋特寄弟一阅。

李世忠事，十二日奏结，又饷绌情形一片，即为将来兄弟引退之张本。

余病假于四月廿五日满期，余意再请续假，幕友皆劝销假，弟意以为如何？

淮北票盐课厘两项，每岁共得八十万串，挾概供弟一军，此亦巨款，而弟尚嫌其无几。余于咸丰四五六七八九等年，从无一年收过八十万者，再筹此等巨款，万不可得矣。（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绌：缺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刚才听到常州克复、丹阳克复的喜信，正在高兴，而弟弟信中说：“肝病已经深重，痛苦的疾病已经形成，逢人便发怒，遇事便忧愁。”读了之后，不胜焦急。今年以来，苏、浙克城很多，独金陵迟迟没有攻下，军饷又奇缺，不如意的事情，不堪入耳的议论，纷至迭来，我都温郁成疾，何况弟弟那么劳苦，比我胜过十倍，心血久亏，几倍于为兄的。

我自春季以来，经常害怕弟弟肝病复发，而弟弟每次事信均含糊其言，这四句则暴露了实情，这病却非药物所能治愈的，为人处世必须胸怀阔广，遇事不恼不怒，疾病才可渐渐痊愈。蝮蛇咬手，则壮士斩断其手，这才能以保全生命，我兄弟若要保全生命，应把恼怒当作蝮蛇看待，下决心戒恼怒不可没有勇气，至嘱至嘱！

我一年来，愧对老弟的事，只调拨程学启一名，将有损阿弟。然而，有损于家，却有益于国，弟弟不必过于抑郁，为兄也不必后悔。刚看到少荃为程学启请恤的疏折，立言公允，现特寄给你一阅。

李世忠的事，十二日奏结。又缺饷情形一片，就是将来我们兄弟引退

的张本。我的病假于四月二十五日满期，我想再续假，幕友都劝我销假，不知你的意见如何？

淮北票盐、厘课两项，每年共得八十万串，准备一概供给弟弟这一军。这也是巨款，而弟弟还嫌少了。我在咸丰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等几年，从来没有一年收过八十万串的。再想筹集这么大的巨款，万万做不到了。（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）致九弟·宜以自养自医为主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厚庵到皖，坚辞督办一席，渠之赴江西与否，余不能代为主持。至于奏折；则必须渠亲自陈奏，余断不能代辞^①。厚帅现拟在此办折，拜疏后仍回金陵水营；春霆昌歧闻亦日内可到、春霆回籍之事，却不能不代为奏恳也；

弟病今日少愈否？肝病余所深知，腹疼则不知何证？屡观《郎山脉案》，以扶脾为主，不求速效，余深以为然。然心肝两家之病，究以自养自医为主，非药物所能为力。今日偶过裱画店，见弟所写对联，光彩焕发，精力似甚完足；若能认真调养，不过焦灼，必可渐渐复无。（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辞：辞职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厚庵到安徽，坚决要辞督办这个位子，他去不去江西，我不能代他主

持。至于具折，那要他亲自陈奏，我决不能代他辞职，厚帅现在准备在这里办折，拜疏旨仍旧回金陵水营。春霆、昌歧听说日内可到。春霆回家的事，却不能不代他恳请。

弟弟的病现在好些吗？肝病我很了解，腹痛不知道是什么病？多次看《朗山脉案》，说要以扶脾为主，不要求速效，我很赞同此说。然而，心和肝的病，以自养自医为主，不是药力可以挽口。今天偶尔从棱副店经过，看见弟弟所写对联，光彩焕发，精力好像很充沛。如果能认真调养，不过于焦急，一定可以慢慢复元，（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）

致九弟·凡郁怒最易伤人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内疾外证，果愈几分，凡郁怒最易伤人，余有错处，弟尽可一一直说。人之忌我者，惟愿弟做错事。惟愿弟之不恭。人之忌弟者，惟愿兄做错事，惟愿兄之不友。弟看破此等物情，则知世路之艰险，而心愈抑畏^①，气反和平矣。（同治三年五月廿三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抑畏：意指抑制忧郁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内疾外症，果然好了几分。凡属抑郁发怒，最伤身体。我有过错，弟弟尽可一一直说。忌嫉我的人，只愿我弟弟做错事，只愿我弟弟不恭敬。忌嫉弟弟的人，只想为兄的做错事，只想我们兄弟不和。弟弟看破了这种世态，便会知道世道的艰险，那么心里越抑制忧郁，而心境

反转平和。（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三日）致四弟·述养身有五事

【原文】

澄弟左右：乡间谷价日贱，禾豆畅茂，犹是升平气象，极慰极慰。贼自三月下旬，退出曹郛之境，幸保山运河以东各属，而仍蹂躏及曹宋徐四凤淮诸府，彼剿此窜，倏忽来往。直至五月下旬一张牛各股，始窜至周家口以西，任赖各股。始窜至太和以西。大约夏秋数月，山东江苏，可以高枕无忧，河南皖鄂又必手忙脚乱。

余拟于数日内至宿迁桃源一带，察看堤墙，即于水路上临淮而至周家口。盛暑而坐小船，是一极苦之事，因陆路多被水淹，雇车又甚不易，不得不改由水程。余老境日逼，勉强支持一年半载，实不能久当大任矣。因思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，后辈子侄，尤多虚弱，宜于平日请求养身之法，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。

养身之法，约有一事：一曰眠食有恒^①。二曰惩忿，三曰节欲，四曰每夜临睡洗脚，五曰每日两饭后，各行三千步。惩忿即余篇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。眠食有恒，及洗脚二事；星冈公行之回十年，余亦学行七年矣。饭后三千步，近日试行，自矢永不间断，弟从前劳苦太久，年近五十，愿将此五事立志行之，并劝沅弟与诸子行之。

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，门庭可谓极盛，然非可常恃之道，记得己亥正月，星冈公训竹亭公曰：“宽一虽点翰林，我家仍靠作田为业，不可靠他吃饭。”此语最有道理，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。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工，辅之以书蔬鱼猪、早扫考宝八字，任凭家中如何贵盛、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。

凡家道所以可久者，不恃一时之官爵，而恃长远之家规，不恃一二人之骤发，而恃大众之维持。我若有福，罢官回家，当与弟竭力维持。老亲旧眷，贫贱族党，不可怠慢，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，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，自有深固之基矣。（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有恒：不变。此处指有规律。

【译文】

澄弟左右：

乡里谷价越来越低，禾苗豆苗茂盛，还是一片升平气象，十分快慰！敌人自三月下旬退出曹、鄂境内，幸保山东运河以东所属州县，但仍然蹂躏了曹、宋、徐、四、凤、淮几府，你这里剿，他那里窜，忽来忽去。直到五月下旬，张、牛各股，才窜到周家口以西。任、赖各股，才窜到太和以西。大约夏天秋天几个月，山东、江苏，可以高枕无忧。河南、皖、鄂，又必会手忙脚乱。

我准备在几天内到宿迁、桃源一带，视察堤墙。从水路去临淮而到周家口，盛暑坐小船，是很昔的差事。因为陆路多被水淹，雇车又很不容易，不得不改由水路；我年纪越来越接近于老，勉强支持一年半载，实在不能再久担大任了。我想我们兄弟身体都不太好，后辈子侄尤其虚弱，要在平日计求养身的方法，不可临急乱看郎中乱吃药。

养身的方法，大约有五个方面：一是睡眠饮食有规律；二是制怒；三是节欲；四是临睡洗脚；五是两餐饭后，各走三千步。制怒就是我所片的养生以少恼怒为本。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，星冈公行了四十年，

我也学了七年，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，从此永不间断。弟弟从前太劳苦，年近五十，希望把这五个方面的事实行，并劝沅弟和子侄们实行。我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当督抚，门庭可说极盛一时，然而，不长久可以依仗的。记得己亥正月，垦冈公训竹亭公说：“宽一虽点翰林，我家仍然靠作田为业，不可靠他吃饭。”这话最有理，今天也应当以这句知为命脉。希望弟弟在作田上用工，辅以书、蔬、鱼、猪、早、扫、考、宝八个字，任凭家里如何富贵兴盛，切不要改变道光初年的规模。凡国家道可以长久的，不依仗一时的官爵，而依靠长远手家规。不依仗一两个人的骤然发迹，而依靠大众的维持。我如果有福，罢官回家，当会与弟弟同心竭力维持。老亲旧戚，贫困的族党，不可以怠慢人家，对待贫困的与对待富有的一个样，在兴盛时要想到衰落时，那自然便有深厚坚实的基础了。（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）致九弟·宜自修处求强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接弟信，具悉一切。弟谓命运作主，余所深信，谓自强者，每胜一筹，则余不甚深信。凡国之强，必须多得贤臣；凡家之强，必须多出贤子弟，此亦关乎天命，不尽由于人谋。至一身之强，则不外乎北宫黝、孟施舍、曾子三种，孟子之集议而谦^①，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。

惟曾子与孔子告仲田之强，略为可久可常，此外斗智斗力之强，则有因强而大兴，亦有因强而大败。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，其智力皆横绝一世，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，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，而俱

不保其终；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，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。若专在胜人处求强，其能强到底与否，尚未可知，即使终身强横安稳，亦君子所不屑道也。

贼匪此次东窜，东军小胜二次，大胜一次，刘潘大胜一次，小胜数次，似已大受惩创，不似上半年之猖獗。但求不窜陕洛，即窜鄂境，或可收夹击之效。

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，十月请开各缺，仍留军营麋量本戡，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。（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）

【注释】[华夏网·电子书下载乐园—wWw.china8.com.cn]

①慊：不满足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到弟弟的信，知道一切。弟弟说是命运作主，我是相信的。说自强的人，每每棋高一着，我不太相信。凡属国家强盛，必须有许多贤臣；凡属家庭强盛，必须有许多贤子弟。这也关系到天命，不尽在于人谋。至于一个人的强盛，不外乎北宫黝的勇敢、孟施舍的仁厚、曾子的义理三种，孟子之集义而又不满足，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。

只是曾子、孟子和孔子告诉仲由的强，略微可以长久，可以经常。此外，斗勇斗力的强，有的因此大兴盛，也有的因此大夫败。古来如李斯、曹操、董卓、杨素，他们的智力都横行独秀于一世，他们的祸败也与寻常人大不一样。近世如陆、何、萧、陈都自知又自雄，而都得不到善终。所以我们在自修方面求强是可以的，在与人争胜负时求强

就不可以了。如果专门在争胜男！人的地方求强，能强到底吗，还不可知，即使终身强横安稳，也是君子所不屑一提的。

敌军这次东窜，东军小胜两次，大饬）刘、藩大胜一次，小胜几次，似乎已受到重创，不像上半年的猖厥了。但求其不窜往陕、洛，即使窜鄂境，或者可以收到夹击的效果。

我定于明日续假一个月，十月请开各缺，仍留刻的木戳一个给军营，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罢了。（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）致九弟·时刻悔悟大有进益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鄂督五福堂有回禄①之灾，幸人口无恙，上房无恙，受惊已不小矣。其屋系板壁纸糊，本易招火；凡遇此等事，只可说打杂人役失火，固不可疑会匪之毒谋，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细。若大惊小怪，胡想乱猜，生出多少枝叶，仇家转得传播以为快。惟有处处泰然，行所无事，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，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，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。

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，名子自问近年得力，惟有一悔字诀。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，可屈可伸，可行可藏，又每见得人家不是。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，乃知自己全无本领，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，故自戊午至九载，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。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，以不怨不尤为用。立者，发奋自强，站得住也。达者，办事圆融，行得通也。

吾九年以来，痛戒无恒之弊，看书写字，从未间断，选将练兵，亦常

留心，此皆自强能立工夫。奏疏公牒，再三斟酌，无一过当之语，自夸之辞，此皆圆融能达工夫。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，尤人则尚不能免，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。

弟若欲自儆惕②，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，然后痛下针砭，必有大进。立达二字，吾于己未年，曾写于弟之手卷中，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，但于能达处尚欠体验，于不怨尤处，尚难强制。吾信中言皆随时指点，劝弟强制也。赵广汉本汉之贤臣，因星变而劾魏相，后乃身当其灾，可为殷鉴。默存一悔字，无事不可挽回也。（同治六年正月初三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回禄：传说中的火种。此处指火灾。

②儆惕：敬惕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鄂督署的五福堂遭了火灾，幸亏人日没有事，上房也无事，只是受惊吓不小。那里的房子是木板墙壁加纸糊，本来容易招火。凡属遇到这种事，只能说是打杂的人失火，不要怀疑到是敌匪的毒计，尤其不要怪是仇家的奸细干的。如果大惊小怪，胡思乱猜、添枝增叶，那传播起来非常快。只有处处泰然处之，行若无事，像申甫说的那样，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。星冈公说的，有福的人善于退财，真是处于逆境的人自安好办法。

弟弟要求为兄时训示，为兄自问近年来，得力于一个“悔”字诀。过

去自负，以为自己的本领大，可屈可伸，可行可藏，又每每看见别人的不是。自从丁巳、戊午大悔大悟之后，才知道自己没有本领。什么事都看得见别人有几分对的。所以自戊午到现在九年里，与四十岁以前完全不同。大约以能刘创为体，以不怨不尤为用。立，是发奋自强，站得住的意思。达，是办事周到，行得通的意思。

我九年以来，痛下决心改掉没有恒心的毛病，看书写字，从不间断。选将练兵，也当留心，这都是自强自立的工夫。奏疏公牍，再三斟酌，没有一句过头的话，没有一个自夸的词，这都是圆熟到能达的工夫。至于说到怨天，本来就不敢；尤人还不可隆免，也随时强制自己尽量克服。

弟弟如果想自己警惕，似乎可以学为兄丁戊二年的悔悟，然后痛下针贬，定会有大进益。立达二字，我在己未年曾经写在弟弟的手卷上，弟弟也时刻想自立自强，但对于达字还缺乏体验，对于不怨天尤人，还难以强制。我在信中随时指点，劝弟弟强制自己。赵广汉本来是汉的贤臣，因星变而弹劾魏相，后来身受其灾，可以作为殷鉴。心里暗暗存一个悔字，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挽回呢。（同治六年正月初三日）

致九弟·必须逆来顺受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接李少帅信，知春霆因弟覆奏之片，言省三系与任逆接仗，霆军系与赖逆交锋，大为不平，自奏伤疾举发，请开缺调理。又以书告少帅，谓弟自占地步，弟当此百端拂秽之时，又添此至交齟齬之事，想心绪益觉难堪。然事已如此，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，仍不外悔字诀、

硬字诀而已。

朱子尝言：“悔字如春，万物蕴蓄初发。吉字如夏，万物茂盛已极。吝字如秋，万物如落。凶字如冬，万物初调。”又尝以元字配春，亨字配夏，利字配秋，贞字配冬，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。弟当此艰危之际，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，以悔字启春生之机，庶几可挽回一二乎？闻左帅近日亦极谨慎，在汉口气象何如？弟曾闻其大略否？申甫阅历极深，若遇危难之际，与之深谈，渠尚能于恶风骇浪之中，默识把舵之道，在司道中，不可多得也。（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百端拂逆：百事不顺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到李少帅的信，知道春霆因弟弟复奏的片子，说省三是与任逆接仗，霆军是与赖逆交锋，大为不平，自奏伤疾举发，请开缺调理。又以信皆诉少帅，说弟弟自占地步。弟弟处于这种百事不顺的时候，又增加之种好朋友闹矛盾的事，想你心绪更加难堪。但字人如此，也只有来顺受了。仍然不外是字诀、硬字诀罢了。

朱子常说：“悔字如春天，万物蕴藏积蓄的生机开始生发。吉字如夏天，万物茂盛已极。吝字如秋天，万物开始败落。凶字如冬天，万物开始凋谢。”又常用元字配春天，亨字醒夏天，利字配秋天，贞字配冬灭。为兄以为，贞字就是硬字诀。弟弟处在艰危的时候，如果能够以硬字诀效法冬天收藏的德行，以悔字开启春天的生机，也许可以的。

挽回一二吧。

听说左帅近来也很谨慎，在汉口情形如何？弟弟知道大致情况不？申甫的阅历极深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可和他深谈，他还能在恶风骇浪之中，把好舵，领好航。在司道人员中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（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）二 劝学篇

-----禀父母·闻九弟习字长进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九弟之病，自正月十六日后，日见强旺；二月一日开荤，现全复元矣。二月以来，日日习字，时有长进。男亦常习小楷，以为明年考差之具。近来改临智永千字文贴，不复临颜柳二家帖，以不合时宜故也。

孙男身体甚好，每日佻达①欢呼，曾无歇息，孙女亦好。浙江之事，闻于正月底交战，仍尔不胜。去岁所失宁波府城，定海、镇海二县城，尚未收复。英夷滋扰以来，皆汉好助之为卢，此辈食毛践土，丧尽天良，不知何日罪恶贯盈，始得聚而歼灭。

湖北崇阳县逆贼钟人杰为乱，攻占崇阳、通城二县。裕制军即日扑灭，将钟人杰及逆党槛送京师正法，余孽俱已搜尽。钟逆倡乱不及一月，党羽姻属，皆伏天诛，黄河去年决口，昨已合拢，大功告成矣。

九弟前病中思归，近因难觅好伴，且闻道上有虞，是以不复作归计。弟自病好后，亦安心不甚思家。李碧峰在寓三月，现已找得馆地，在

唐同年李杜家教书，每月俸金二两，月费一千。男于二月初配丸药一料，重三斤，约计费钱六千文。男等在京谨慎，望父母亲大人放心，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佻达：佻皮，戏闹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九弟的病，自正月十六日后，一天天强健起来，二月一日起开始吃荤，现已全部复元。二月以来，天天学习写字，且有所长进。儿子也常习小楷，做为有年考差的工具。近来改了临永千字文帖，不再临颜、柳两家帖了，因为不合时宜的缘故。

孙儿身体很好，每天戏谑欢叫，也不用歇息，孙女也好。浙江的事，听说在正月底交战，仍旧没有取胜。去年失守的宁波府城，定海、镇海两县城，还没有收复。英国人滋扰以来，那帮汉奸助纣为虐，此辈食毛践土，丧尽天良，不知道哪天罪恶贯盈，才得以一起把他们歼灭？湖北崇阳县逆贼钟人杰作乱，攻占崇阳、通城两县。裕制军即日扑灭，将钟人杰及逆党用囚车关了押达京城正法，余孽已经一网打尽。钟逆倡乱不到一个月，党羽姻属，都受到天诛。黄河去年决口，昨已合拢，大功告成。

九弟前病时想回家，近来因为找不到好伴，并且听说路上不平安，所以已不准备回家了。弟弟自从病好之后，也安心不想家了。李碧峰在家住了三个月，现在已经找到教书的馆地，在唐同年李杜家教书，每

个月俸金二两，月费一千。儿子在二月初配丸药一料，重三斤，大约花了六千文钱。儿子等在京城谨慎从事，望父母亲大人放心。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）

禀父母·教弟写字养神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三月初，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谕，具悉一切。又知附有布疋腊肉等，在黄弗卿处，第不知黄氏兄弟，何日进京？又不知家中系专人送至省城，抑托人顺带也？

男在京身体如常，男妇亦清吉。九弟体已复元，前二月间，因其初愈，每日只令写字养神。三月以来，仍理旧业，依去年功课。未服补剂，男分九药六两与他吃，因年少不敢峻补^①。孙男女皆好，拟于三月间点牛痘。此间牛痘局，系广东京官请名医设局积德，不索一钱，万无一失。

男近来每日习字，不多看书。同年邀为试帖诗课，十日内作诗五首，用白折写好公评，以为明年考差之具。又吴子序同年，有两弟在男处附课看文。又金台书院每月月课，男亦代人作文，因久荒制艺，不得不略为温习。

此刻光景已窘，幸每月可收公项房钱十五千外，些微挪借，即可过度，京城银钱，此外间究为活动。家中去年澈底澄清，余债无多，此真可喜！

蕙妹仅存钱四百千，以二百在新窑食租，不知住何人屋？负薪汲水，

又靠何人？率五又文弱，何能习劳，后有家信，望将惠妹家事，琐细详书，余容后呈，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峻补：猛补，大补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三月初，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谕，知道一切。又知道附来布疋、腊肉等，在黄弗卿处，但不知道黄氏兄弟，何时进京，又不知道家里是专人送到省城的，还是托人顺带？

儿子在京城身体如常，儿媳妇也很精神。九弟身体已复元，前二月间，因他是初愈，每天只叫他写字养神。三月以来，仍然做原来的事业，依去年功课。没有吃补药，儿子分了丸药六两给他吃，因年纪轻，不敢大补。孙儿孙女都好，准备在三月间点牛痘。这里的牛痘局，是广东京官请有名的医生设局积德的，不收钱，万无一失。

儿子近来每天习字，不多看书，同年邀为试帖诗课，十天内作诗五首，用白折写好公评，以为明年考差之具。又吴子序同年，有两个弟弟在儿子处附裸看文。又金台书院每月月课，儿子也代人作文，因为制艺荒废久了，不得不略为温习。

眼下手头很窘迫，幸亏每月可收公项房钱十五千外，再挪借一点点，就可以度过，京城银钱，此外间究竟活动些。家中去年彻底澄清，余债不多，这真可喜。

蕙妹仅仅存钱四百千，又拿二百在新窑租房吃饭，不知住的何人的屋？

担柴挑水，又靠何人？率五身体又文弱，哪能习惯劳动？以后有家信，希望把她的家事，琐琐细细，详细写上，其余的容以后再呈禀；儿子谨禀，（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）禀父母·劝两弟学业宜精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六月廿八日，接到家书，系三月廿四日所发，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，男等合室相庆，四妹生产虽难，然血晕亦是常事；且此次既能保全，则下次较为容易。男未得信时，常以为虑，既得此信，如释重负。

六月底，我县有人来京捐官，言四月县考时，渠在城内，并在彭兴歧丁信风两处，面晤四弟六弟，知案首是吴定五。男十三年前，在陈氏宗祠读书，定五才发蒙人起讲，在杨畏斋处受业，来年闻吴春岗说定五甚为发奋，今果得志，可谓成就甚速。其余前十名，及每场题目，渠已忘记，后有信来，乞四弟写出。

四弟六弟考运不好，不必挂怀；俗语云：“不怕进得迟，只要中得快。”从前邵丹畦前辈，四十二岁入学，五十二岁作学政。现任广西藩台汪朗，渠于道光十二年入学，十三年点状元。阮姜台前辈，于乾隆五十三年，县府试头场皆未取，即于是年入学中举，五十四年点翰林，五十五年留馆，五十六年大考第一，比放浙江学政，五十九年升浙之出抚。些小得失不足患，特患业之不精耳。两弟场中文若得意^①，可将原卷领出寄京，若不得意，不寄可也。

男辈在京平安，纪泽兄妹二人，体甚结实，皮色亦黑，逆夷在江苏滋

扰，于六月十一日攻陷镇江，有大船数十只，在大江游大；江宁扬州二府，颇可危虑。然而天不降灾，圣人在上，故京师人心镇定。同乡王翰城告假出京，男与陈岱云亦拟送家眷南旋，与郑苇田王翰城四家同队出京，男与陈家，本于六月底定计，后于七月初一请人扶乩，似可不必轻举妄动，是以中止。现在男与陈家，仍不送家眷回南也。

正月间，俞岱青先生出京，男寄有鹿脯一方，托找彭山岷转寄，俞后托谢吉人转寄，不知到否？又四月托李丙冈寄银寄笔，托曹西垣寄参并交陈季牧处，不知到否，前父亲教男养须之法，男仅留上唇须，不能用水浸透，色黄者多，黑者少，下唇拟待三十六岁始留，男屡接家信，嫌其不详，嗣后更愿详示，男谨稟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得意：满意。此处指中文考试成绩若尽人意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六月二十八日，接到家信，是三月二十四日所发，知道十九日四弟生了儿子，儿子等全家表示庆贺！四妹生产虽难，但血晕也是常事，并且这次能保无事，下次便容易些了。儿子没有收到来信时，常以忧虑，既得了这封信，如释重负。

六月底，我县有人来京城捐官，说四月县考时，他在城里，并且在彭兴岐、丁信风两处，见了四弟六弟，知道案首是吴定五。儿子十三年前，在陈氏宗祠读书，定五才发蒙作起讲，在杨畏斋那里授业。来年听吴春岗说定五很发奋，今天果然得志，可说成就很快。其余前十名，

及每场题目，他已忘记，以后来信，请四弟写出。

四弟六弟考运不好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俗话说：“不怕进得迟，只要中得快。”从前邵丹畦前辈。四十三岁入学，五十二岁作学政。现任广西播台汪朗，他在道光十二年入学，十三年点状元，阮妄台前辈，在乾隆五十三年，县府试头场都没有录取，就在当年入学中举。五十四年点翰林，五十五年留馆，五十六年大考第一，放任浙江学政，五十九年升浙江巡抚。小小得失不足为怕，只怕学业不精。两弟考场里如果文章得意，可把原卷领出来寄侄京城。如果不满意，就不寄了。

儿子等在京平安，纪泽兄妹二人，身体结实，肤色稍黑。洋人在江苏滋扰，于六月十一日攻陷镇江，有大船几十只，在大江游弋。江宁、扬州两府，很是危急。然而，天不降灾，圣人在上，所以人心安定。同乡王翰城告假出京，儿子和陈岱云也准备送家眷回南方，与郑莘田、王翰城四家同队出京。儿子与陈家，本在六月底计划好了，后在七月初一请人扶乩，似可不必轻举妄动，因此中止了。现在儿子与陈家，仍然不送家眷回南方了。

正月间，俞岱青先生出京，儿子寄有鹿脯一块，托彭山岷转寄，逾后托谢吉人转寄，不知收到没有？前父亲教儿子养须的方法，儿子只留上唇须，不能用水浸透，黄色的多，黑色的少。下唇准备等三十六岁开始留。儿子多次接到家信，都嫌写得不详细，以后希望详细训示，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六月日）致诸弟·述求学之方法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九弟行程，计此时可以到家；自任邱发信之后，至今

未接到第二封信，不胜悬悬！不知道上有甚艰险否？四弟六弟院试，计此时应有信，而折差久不见来，实深悬望！

予身体较六弟在京时一样，总以耳鸣为苦；问之吴竹如云：“只有静养一法，非药物所能为力。”而应酬日繁，予又素性浮躁，何能著实静养？疑搬进内城注，可省一半无谓之往还，现在尚未找得。予时时日悔，终未能洗涤自新；九弟归去之后，预定刚日读经，柔日读史之法，读经常懒散不沈著。读《后汉书》，现已丹笔点过八本，虽全不记忆，而较之去年读《前汉书》，领会较深。

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，来则作竟日谈，所言皆身心国家①大道理。渠言有窦兰泉者，云南人，见道极精当平实，窦亦深知予者，彼此现未拜往。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，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，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，师友夹待，虽懦夫亦有立志。予思朱子言：“为学譬如熬肉，先须用猛火煮，然后用漫火温。”予生平工夫，全未用猛火煮过，虽有见识，乃是从悟境得来，偶用工亦不过优游玩索②已耳，如未沸之汤，遽用漫火温之，将愈翫愈不熟也。以是急思般进城内，以是急思搬进城内，屏除一切，从事于克己之学。

镜海艮峰两先生，赤劝我急搬，而城外朋友，予亦有思常见都数人，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。蕙西常言与周公谨交，如饮醇醪③，我两个颇有此风味，故每见辄长谈不舍。予序之为入，予至今不能定其品，然识见最大且精，尝教我云：“用功譬若掘井，与春多掘数井，而皆不及泉，何若老衬一井，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广此语正与予病相合，盖予所谓掘井而皆不及泉者且。

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，谓我真知大源，断不可暴弃。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，皆出于乾坤二卦，即以作字论之，纯以神行，大气彭荡，脉络周通，潜心内传，此乾道也。结构精巧，向背有法，修短合度，此坤道也。凡乾以神气言，凡坤以形质言，礼乐不可斯须④去身，即此道也。乐本于乾，礼本于坤，作字而优游自得，真力弥满者，即乐之意也。丝丝入扣，转折合法者，即礼之意也。偶与子贞言及此，子贞深以为然，谓渠生平得力，尽于此矣。

陈岱云与吾处处痛痒相关，此九弟所知者也，写至此，接得家书，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，怅怅！然科名有无迟早，总由前定，丝毫不能勉强。吾辈读书，只有两事，一者进德之事，讲求乎诚正修齐⑤之道，以图无忝⑥所生，一者修业之事，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，以图自卫其身。

进德之身，难于尽言，至于修业以卫身，吾请言之。卫身莫大如谋食，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，士劳心以求食者也。故或食禄于朝，教授于乡，或为传食之客，或为入幕之宾⑦，皆须计其所业，足以得食而无愧。科名⑧，食禄之阶也，亦须计吾所业，将来不至尸位素餐⑨，而后得科名而无愧，食之得不得，究通由天作主，予夺由人作主，业之精不精，由我作主。

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，农果力耕，虽有饥馑，必有丰年；商果积货，虽有雍滞，必有通时；士果能精其业，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？即终不得科名，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？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。求业之精，别无他法，曰专而已矣。谚曰：“艺多不养身，谓不专也。”

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，不专之咎也！

诸弟总须力图专业，如九弟志在习字，亦不尽废他业；但每日习安工夫，不可不提起精神，随时随事，皆可触悟。四弟六弟，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⑩？若志在穷经，则须专守一经，志在作制义(11)，则须专看一家文稿，志在作古文，则须专看一家文集。作各体诗亦然，作试帖亦然，万不可以兼营并鹜(12)，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。切嘱切嘱！千万千万！

此后写信来，诸弟备有专守之业，务须写明，且须详问极言，长篇累牍，使我读其手书，即可知其志向识见。凡专一业之人，必有心得，亦必有疑义。诸弟有心得，可以告我共赏之，有疑义，可以告我共析之，且书信既详，则四千里外之兄弟，不啻(12)晤言一室，乐何如乎？予生平伦常中，惟兄弟一伦，抱愧尤深！盖父亲以其所知者，尽以教我，而吾不能以吾所知者，尽教诸弟，是不孝之大者也！九弟在京年余，进益无多，每一念及，无地自容。嗣后我写诸弟信，总用此格纸，弟宜存留，每年装订成册，其中好处，万不可忽略看过。诸弟写信寄我，亦须用一色格纸，以便装订。兄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身”：国家：修身、养，C / 合国、治家，即有关个人和国家之事。

②玩索：玩味索求。

③醇醪：醇香可口的酒酿。

④斯须：些许时间。

⑤诚正修齐：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。

⑥无忝：无辱。

⑦传食之客：即名士官宦所养之食客。入幕之宾，指居高官显爵之位者的幕僚宾客。

⑧科名：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取功名。

⑨尸位素餐：徒居其位，不谋其事。

⑩专嗜：专门的嗜好。

(11)：穷经：研习所有儒家经典著作；制义，为应付科举考试而作的八股文章。

(12)：并鹜，同时兼顾，此词舌、有贬义。

(13)：不啻：不止，不但，不异于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九弟的行程，预计现在可以到家。自从在任邱发信之后，至今没有接到第二封信，不胜悬念之至！不知道路上有什么艰难险阻吗？四弟六弟院试，预计现在应该有结果了，而折差许久也不见来，实在叫人悬望！

我身体和六弟在京时一样，总以耳鸣为苦。问了吴竹如，他说：“只有静养，不是药物所能治愈的。”而应酬一天天繁多，我又从来性子浮躁，哪里能实实在在静养？准备搬到内城住，可以省一半路程往返，现在房子还没有找到。我时刻悔恨，终没有能够洗涤自新。九弟回去以后，我决定双日读经，早日读史。读经常常是懒散不沉着，读《后

汉书》已用朱笔点过八本，虽说都不记得，而比去年读《前汉书》领会要深刻些。

吴竹如近日往来很密。来了便要作整天的谈话，听说的都是关于身心健康、国家大事。他说有个窦兰泉的，云南人，悟道非常精当平实，窦对我也很了解。彼此之间还没有详访过。竹如一定要我搬进城住，因为城里的镜海先生可以师事，倭艮峰先生和窦兰泉先生可以友事，师友夹持，就是一个懦夫也要立志。我想朱子说过：“做学问好比熬肉，先要用猛火煮，然后用慢火温。”我生平的工夫，全没用猛火煮过。虽然有些见识，是从悟境得到，偶尔用功也不过优游玩索罢了。好比没有煮熟的汤，马上用温火温，越温越不热。因此，急于想搬进城去，排除一切杂念，从事于“克己复礼”的学问。

镜海、艮峰两先生，也劝我快搬。城外的朋友，也有想常常见面的几个人，如邵惠西、吴子序、何子贞、陈岱云。惠西常说与周公谨交，如喝醇酒，我们两人有这种风味，所以每次见面就长谈舍不得分手。子序的为人，我至今不能定他的品味，但是见识却是博大精深，常教我说：“用功好比挖井，与其挖好几井而看不见泉水，不如老挖一口井，一定要挖到看见泉水，那就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。”这几话正切合我的毛病，因为我就是一个挖井而不见泉水的人。

何子贞与我讨论书法非常相合，说我真的懂得书法的诀窍，决不可自暴自弃。我常常说天下万事万理，都同于乾坤二字，就以书法来说，纯粹用神韵去写，周身大气彭荡，脉络周通，潜心内转，这就是乾的道理。结构精巧，向背有法，修短合度，这就是坤的道理。乾，从神

韵而言；坤，从形体而论。礼乐不可一喇离身，也是这道理。乐，本于乾；礼，本于坤。写字而优游自得，真力弥满，就是乐的意味了。丝丝入扣，转折合法，就是礼的意味了。偶尔与子贞谈到这些，子贞觉得很对，说他生平得力，全在这些了。

陈岱云与我处处痛痒相关，这是九弟知道的。写到这里，接到家信，知道四弟六弟没有入学，很遗憾！但是科名的有和没有，早或迟，总是生前注定的，一点不能勉强。我们读书，只有两件事：一是进德，讲求诚正修齐的道理，以做到不负一生；一是修业，操习记诵词章的技巧，以做到自立自卫。

进德的事，难以尽言。至于修业的卫身，我来说一说。卫身没有比谋生更大的事了。农、工劳力，是谋生；士人劳心，也是谋生。所以说，或者在朝廷当官拿俸禄，或者在家乡教书以糊口，或者做传传达达的事当食客，或者参加人家的府幕做宾客，都是用自己所修的业，达到谋生无愧于心的满足。科名，是当官拿俸禄的阶梯，也要衡量自己学业如何，将来不至于尸位素餐，得了科名心里不感惭愧。谋生谋得谋不得，穷通由天作主，予夺由人作主，业精不精，由自己作主。

然而我没有见过精而终于谋不到生的。农夫如果努力耕种，虽然会有饥荒，但一定有丰岁。商人如果积藏了货物，虽然会有积压，但一定会有畅销的时候。读书人如果能精学业，那怎见得他不会有科名呢？就是终于得不到科名，又怎见得不会有其他谋生的途径呢？因此说，只怕业不精了。要求业精，没有别的办法，要专一罢了。谚语说：“技艺多了不能够养身，说他不专一。”我挖井多而没有泉水可饮，是不

专的过错。

各位弟弟要力求专业，如九弟志在书法，也不废弃其他，但每天写字的工夫，不可不提精神，随时随便什么事，都可以触动灵感。四弟六弟，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有专门的爱好没有？如果志向在穷经，那么应该专门研究一种经典。如果志向在制艺，那么应该专门研究一有的文稿。如果志向在作古文，那么应该专门看一家文集。作各种体裁的诗也一样，作试帖也一样，万万不可以兼营并鹜。样样去学一定一无所长。切嘱切嘱！千万千万！

以后写信来，各位弟弟专攻的学业，务必写明，并且要详细提出问题，详述自己的心得，长篇累牍的写来，使我读了之后，就可以知道你们的志趣和见识。专一门的人，一定会有心得，也一定有疑问。弟弟们有心得，告诉我可以一起欣赏；有疑问，告诉我可以一起来分析。并且写得既详细，那么四千里外的兄弟，好像在一间房里见面，那是何等快乐的事啊！

我生平对于伦常之中，只有兄弟这一伦，愧疚太深。因为父亲以他所知道的，尽力教我。而我不能以我所知道的，尽教弟弟们，是大不孝！九弟在京城一年多，进步不多，每一想起，真是无地自容。以后我给弟弟写信，总用这种格子纸，弟弟们要留着，每年订成一册，其中的好处，万不可以随便看过。弟弟们写信寄我，也要用一色格子纸，以便装订，兄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）致诸弟·读书宜立志有恒

【原文】

诸位贤弟足下：十一前月八日，已将日课抄与弟阅，嗣后每次家书，可抄三叶付回。日课本皆楷书，一笔不苟，惜抄回不能作楷书耳。

冯树堂时攻最猛，余亦教之如弟，知无不言。可惜弟不能在京，在树堂日日切磋，余无日无刻不太息也！九弟在京年半，余懒散不努力；九弟去后，余乃稍能立志，盖余实负九弟矣！

余尝语岱云曰：“余欲尽孝道，更无他事；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，则我之孝有一分，能教诸弟进十分，则我之孝有十分。若作不能教弟成名，则我大不孝矣！”九弟之无所进，是我之大不教也！惟愿诸弟发奋立志，念念有恒；以补我不孝不罪，幸甚幸甚！

岱云与易五近亦有日课册，惜其识不甚超亘，余虽日日与之谈论，渠究不能悉心领会，颇疑我言太夸。然岱云近汲勤奋，将来必有所成。何子敬近侍我甚好，常彼此作诗唱和，盖因其兄钦佩我诗，且谈字最相合，故子敬亦改容加礼。

子贞现临隶字，每日临七八页，今年已千页矣，近又考订《汉书》之伪，每日手不释卷。盖子贞之学，长于五事，一曰《仪礼》精，二曰《汉书》熟，三曰《说文》精，四曰各体诗好，五曰字好，此五事者，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少。以余观之，此二者，余不甚精，不知浅深究竟如何，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。诗亦远出时手之上，必能卓然成家。近日京城诗家颇少，故余亦欲多做几首。

金竺虔在小珊家住，颇有面善心非之隙，唐诗甫亦与小珊有隙，余现仍与小珊来往，泯然无嫌^①，但心中不甚惬意^②耳。黄子寿处本日去看他，工夫甚长进，古文有才华，好买书，东翻西阅，涉猎颇多，心

中己有许多古董。

何世名子亦甚好，沈潜之至，天分不高，将来必有所成，吴竹如近日未出城，余亦未去，盖每见则耽搁一大也，其世兄亦极沈潜，言动中礼，现在亦学倭艮峰先生。吾观何吴两世兄之姿质，与诸弟相等，远不及周受珊黄子寿，而将来成就，何吴必更切实。此其故，诸弟能直书自知之，愿诸弟勉之而已，此数子者，皆后起不凡之人才也，安得诸弟与之联镳并驾，则余之大幸也！

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阙^③，待我甚好，有青眼相看之意，同年会课，近皆懒散，而十日一会如故。余今年过年，尚须借银百十金，以五十还杜家，以百金用。李石梧到京，交出长郡馆公费，即在公项借用，免出外开口更好，不然，则尚须张罗也。

门上陈升，一言不合而去，故余作傲奴诗，现换一周升作门上，颇好，余读《易》旅卦丧其童仆，象曰：“以旅与下，其义丧也。”解之者曰：“以旅与下者，谓视童仆如旅人，刻薄寡恩，漠然无情，则童仆将视主如逆旅矣。”余待下虽不刻薄，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，故人不尽忠，以后余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。分虽严明，而情贵周通，贤弟待人，亦宜知之。

余每闻折差到，辄望家信，不知能设法多寄几次否，若寄信，则诸弟必须详写日记数天，幸甚！余写信亦不必代诸弟多立课程，盖恐多看则生厌，故但将余近日实在光景写示而已，伏维绪弟细察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泯然无嫌：指表面上没有嫌隙。

②不甚惬意：指不太乐意和融洽。惬：惬意。

③阒：止，止息，此处指期满。

【译文】

诸位贤弟足下：

十一前月八日，已把日课抄给你们看，以后每次写信，可抄三页寄回。

我的日课都用楷体，一笔不苟，可惜寄回的抄本就不用楷体了。

冯树堂进步最快，我都他和教弟弟一一样，知无不言。可惜九弟不能在这里，与树堂天天切磋学问，我无日无刻不叹息！九弟在京城一年半，我懒散不努力；九弟去后，我才稍微能够立志，因我大有负于九弟了！

我常对岱云说：“我想尽孝道，除此没有别的事更重要。我能够教育弟弟们进德修业一分，那我真是尽孝一分；能够教育弟弟们进步十分，那我真是尽孝十分。如果完全不能教弟弟们成名，那我是大大的不孝了。”九弟之所以没有长进，是我的大不孝！只望弟弟们发奋立志，念念有恒，以弥补我的不孝之罪，那就很有幸了！

岱云是易五，近来也有日课册，可惜他们的见识不够超越，我虽天天和他们谈论，他们却不能一一领悟，还怀疑我说的大夸张了。但岱云近来很勤奋，将来一定有成就。何子名近来对我很好，常常彼此作诗相唱和。这是因为他兄长钦佩我的诗，并已论书法最相合，所以子敬也改变态度，优礼有加。

子志现在临的是隶书，每天临七八页，今年已临了千页了。近来又考

订《汉书》之伪，每天手不释卷。子贞的学问，有五个方面见长。一是《仪礼》精通；二是《汉书》熟悉；三是《说文》精湛；四是各种体裁的诗都写得好；五是书法好。这五个方面的长处，他的想法是都要能传于后世。以我看来，前面三个方面，我不精，不知深浅如何？如果说到书法，那是必定可传千古疑的了。他的诗，也远远超过了时尚诗人，一定可以卓然成家。近来京城诗家很少，所以我也想多做几首。

金竺虔在小珊家住，两人有嫌隙，面和心不和。唐诗甫也和小珊有嫌隙。我现在仍旧与小珊往来，表面上没有嫌隙，但心里不太乐意和融洽。黄子寿处今天去看他，工夫很长进，古文有才华，喜欢买书，东翻翻，西看看，涉猎很广，心里的古董货收藏不少。

何世兄也日好，沉着潜静得很，天分不高，但将来一定有成就。吴竹如近日没有出城，我也没有去，因为见一次面便耽搁一天时光。他的世兄也很沉着潜静，言行合乎礼节，现在也师事倭良先生。我看何、吴两世兄的姿质，和弟弟们不相上下，远不及周受珊、黄子寿，而将来成就，何、吴一定更切实些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弟自然知道我的意思，希望弟弟们勉励。这几位，都是后起不平凡的人才，如果弟弟们能够与他们并驾齐驱，那是我大感幸运的！委仙九先生到京，丧服满期，对我很好，青眼相看，同年会课，近来都懒散了，但十天一会还维持下来。我今年过年，还要借一百五十两银子，以五十两还杜家，以一百两自己用。李石梧到京，交出长郡馆公费，就在这公费中借用，免得向外面开口更好些，不然的话，又要张罗一番。

门上陈升，因为一言不合，拂袖而去。所以我做了一道《傲奴诗》，现在换了周升作门上，比较好。我读《易》旅封丧其童仆，像曰：“以旅与下，其义丧也。”解释的人说：“以旅与下是说看童仆好比路人，刻薄寡恩，漠然无情，那么童仆也把主人看做路人了。”我对待下人虽说不刻薄，也看得如路人，所以他就不尽忠报效，今后我要把下人当做自己家里人一样亲如手足，办事虽要求严格明白，而感情上还是以沟通为贵。贤弟对特别人，也要知道这个道理。

我每听到通信兵到，便望有家信，不知能不能设法多寄几封？如果寄信，那弟弟们必须详细写日记几天，幸甚！我写信也不必代你们多立课程，恐怕多了产生厌烦心理，所以只写近日实在情形罢了。望弟弟们细看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）致诸弟·勉励自立课程

【原文】

诸位贤弟足下：九弟到家，偏走各亲戚家、必各有一番景况、何不详以音我？四妹小产，以后生育颇难，然此事最大，断不可以人力勉强，劝渠家只须听其自然，不可过于矜持。又闻四妹起最晏^①，往往其姑^②反服侍他；此反常之事，最足折福，天下未有不地之妇而可得好处者，诸弟必须时劝导之，晓之以大义。

诸弟在家读书，不审每日如何用功？余自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以来，虽懒惰如故，而每日楷书写日记，每日读史十页，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，此三事，未尝一日间断。十月廿一日誓永戒吃水烟，洎^③今已两月不吃烟，已习惯成自然矣，予自立课程甚多，惟记茶余偶谈，读史十页，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，誓终身不间断也。诸弟每日自立课程，

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，虽行船走路，须带在身边，予除此三事外，他课程不必能有成，而此三事者、将终身行之。

前立志作《曾氏家训》一部，曾与九弟详细道及，后因采择经史，若非经史烂熟胸中，则割裂零碎，毫无线索，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，尤为浩繁，虽抄数百卷，犹不能尽收，然后知古人作《大学衍义》《衍义补》诸书，乃胸中自有条例，自有议论，而随便引书以证明之，非翻书而偏抄之也。然后知著书之难，故暂且不作《曾氏家训》；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，议论愈贯串、仍当为之。

现在朋友愈多，讲躬行心得者，则有镜海先生，艮峰前辈，吴竹如、窦兰泉、冯树堂。穷经知道者，则有吴子序、邵蕙西。讲诗文字而艺通干道者，则有何子贞。才气奔放，则有汤海秋，英气逼人，志大神静，则有黄子寿。又有王少鹤，名锡振，广西乙未翰要。吴莘畬，名尚志，广东人，吴抚台之世兄。庞作人名文寿，浙江人。此四君者，首闻于名而先来拜，虽所造有浅深。要皆有志之上，不甘居于庸碌者也。

京师为人定渊藪④，不求则尤之，愈求则愈出，近来闻好友甚多，予不欲先去看别人，恐徒标榜虚声，盖求友以匡己之下逮，此大益也。标榜以盗虚名，是大损也。天下有益之事，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，不可不辨。

黄子寿近作选将论一篇，共六千余字，真奇才也！黄子寿戊戌年始作破题，而六年之中，遂成大学问；此天分独绝，万不可学而至，诸弟不必反而惊之。予不愿诸弟学他，但愿诸弟学吴世兄、何世兄。吴竹如之世兄，现亦学艮峰先生写日记，言有矩，动有法，其静气实实可爱！

何子贞之世兄，每日自朝至夕，总是温书，三百六十日，除作诗文时，无一刻不温书，真可谓有恒者矣。故予从前限功课教诸弟，近来写信寄弟，从不另开课程，但教诸弟有恒而已。盖士人卖书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识，第三要有恒。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，有识则知学问无尽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，如河伯之观海，如井蛙之窥天，皆无识也。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，此三者，缺一不可。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炉，至于有志不恒，则诸弟勉之而已。予身体甚弱，不能苦思，苦思则头晕，不耐久坐，久坐则倦乏，时时属望，惟诸弟而已。

明年正月，恭逢祖父大人七十大寿，京城以进十为正庆；予本拟在戏园设寿筵，窦兰泉及艮峰先生劝止之，故不复张筵，盖京城张筵唱戏，名曰庆寿，实而打把戏；兰泉之劝止，正以此故。现作寿屏两架，一架淳化笺四大幅，系何子贞撰文并书，字有茶碗口大，一架冷金笺八小幅，系吴子序撰文，予自书。淳化笺系内府用纸，纸厚如钱，光彩耀目，寻常琉璃厂无有也。昨日偶有之，因买四张。子贞字甚古，雅惜太太，万不能寄口，奈何奈何？书不能尽言，惟诸弟鉴察，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）

附课程表

一、主敬、整齐严肃、无时不俱，无事时心在腔子里，应事时专一不杂。

二、静坐、每日不拘何时，静坐一会，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，正位

凝命，如鼎之锁⑥。

三、早起、黎明即起，醒后勿沾恋。

四、读书不二、一书未点完，断不看他书，东翻西阅，都是徇外⑦为人。

五、读史、廿三史每日读十页，虽有事，不间断。

六、写日记、须端谐，凡日间过恶，身过，心过，口过，皆已出，终身不间断。

七、日知其所亡⑧、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，分德行门，学问门，经济门，艺术门。

八、月无忘所能、每月作诗文数首，以验积理之金寡，气之盛否。

九、谨言、刻刻留心。

十、养气、无不可对人言之事，气藏丹田。

十一、保身、谨遵大人手谕，节欲，节劳，节饮食。

十二、作字、早饭后作字，凡笔墨应酬，当作自己功课。

十三、夜不出门、旷功疲神，切戒切戒！

【注释】

①晏：迟，晚。

②姑：此处指婆母。

③洎：到、至。

④渊薮：人或事物聚集的地方。

⑤骤几：突然接近。

⑥：此句意为宁心静气，内心踏实安稳，如鼎镇住一般。

⑦徇外：顺从于身外的客观环境。

⑧亡：无。

【译文】

诸位贤弟足下：

九弟到家，遍走各亲戚家，一定有一番盛况，为何不详细告诉我？四妹小产，以后生育很难，然而这件事最大，决不可以人力去勉强，要劝他家只要听其自然，不可过于固执。又听说四妹起床最迟，往往是他的姑婆服侍她，这是反常的事情，最容易折去福泽。天下没有不孝的妇女而可以得好处的。弟弟们要时时劝导她，晓之以大义。

弟弟们在家读书，不知道每天是如何用功的？我自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以来，虽淤懒惰仍如往日，而每天用楷书写日记，读史书十页，生病在记茶余偶读一则，这三件事，没有间断过一回。十月二十一日，发誓永远戒掉吃水烟，至今已经两个月不吃，习惯成自然了，我自己设的课程很多，只是记茶余偶谈，读史十页，写日记楷本，这三件事，发誓终身不间断。弟弟们每天自己设立课程，必须天天不间断，就是行船走路，也要带在身边。我除这三件事以外，其他课程不一定求其有成，而这三件，将终身实行。

以前我说过立志作《曾氏家训》一部，曾经与九弟详细说到过，后来因为采择经史，如果不是经史烂熟胸中，那么会割裂零碎，毫无线索，至于采择诸子各家的言论，工作尤其浩繁，虽然抄几百卷，还是不完全。然后才知道古人作《大学衍义》《衍义补》这些书，胸中自有条例，自有议论，而随意引证，不是翻书遍抄。然后才知道著书的难。所以暂时不作《曾氏家训》。如果将来胸中道理多了，议论贯通了，

仍旧可以去作。

现在朋友愈多，讲求躬行心得的，有镜海先生，艮峰前辈，吴竹如、窦兰泉、冯树堂，穷经悟道的，有吴子序、邵慧西，讲诗、文、字而艺通于道的，有何子贞。才气奔放，有汤海秋。英气逼人，志大神静的，有黄子寿，又有王少鹤，名锡振，广西主事，年二十六岁，张筱甫的妹夫。朱廉甫，名琦，广西乙未翰林。吴莘畬，名尚志，广东人，吴抚台的世兄。庞作人，名文寿，浙江人，这四位，先闻我的名来拜访，虽说他们的学问有深浅，却都是有志之士，不甘居于庸碌辈的人物。

京城是人文荟萃之地，不去探求便没有，越去探求就越多。近来听说好朋友很多，我不想先去拜访别人，恐怕徒然标榜虚名。求友用以匡正自己的不到，是大有益处的。标榜以盗虚名，是会受大损失的。天下有获益的事，便有不益的事包含其中，不可不加辨别。

黄子寿近作《选将论》一篇，共六千多字，真是奇才。黄子寿戊戌开始作破题，而六年之中，便成就了大学问，这是天分独一无二，万万不是学得到的，弟弟们不必震惊。我不愿弟弟们学他，但愿弟弟们学吴世兄、何世兄。吴竹如的世兄，现在也学艮峰先生记日记。言，有规矩；行，有法则，他的静气工夫实在可爱！

何子贞的世兄，每天从早到晚，总是温书。三百六十天，除了做诗文外，无一刻不是温书，真是有恒的人。所以我从前限你们的功课，近来写信从不另开课程，都是要你们有恒罢了。因为士人读书，第一要有志气；第二要有见识；第三要人恒心。有志气就决不甘居下游；有

见识就明白学无止境，不敢以一得自满自足，如河伯观海、井蛙窥天，都是无知；有恒心就决没有不成功的事。这三个方面，缺一不可。弟弟们现在只有见识不是马上可以广搏的。至于有志有恒，弟弟勉励吧！我身体很弱，不能若想，苦想便头昏；不能久坐，久坐便倦乏。时刻所盼望的，只有几位弟弟罢了。

明年正月，恭逢祖父大人七十大寿。京城以进十为正庆。我本准备在戏园设寿筵，窦兰泉和艮峰先生劝止。所以不准备办。因京城张筵唱戏，名叫庆寿，实际上是打把戏。兰泉之所以劝止，就是这个缘故，现在作了寿屏两架，一架是淳化笺四大幅，是例子贞撰文并书，字有茶碗口大，一架冷金笺，是吴子序撰文，我自己写字。淳化笺是内府用纸，纸早如钱币，光彩夺目，平常琉璃厂没有，昨天偶尔有了，因此买了四张。子贞的字很古雅，可昔太大，万不能寄回，奈何？书不尽言，请弟弟鉴察，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）致诸弟·讲读经史方法

【原文】

诸位老弟足下：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发家信，四弟之信三页，语语平实，责我待人不恕，甚为切当。常谓月月书信，徒以空言责弟辈，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，令堂站闻之言，疑弟辈粗俗庸碌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云，此数语，兄读之不觉汗下。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：“为人子者，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，谓诸兄弟俱不及我，这便是不孝，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，谓诸兄弟俱不如我，这便是不梯①，何也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，使族党②口中有贤愚之分，则

必其平日有讨好底意思，暗用机计，使自己得好名声，而使兄弟得坏名声，必其后日之嫌隙，由此而生也。刘大爷刘三爷，兄弟皆想做好人，卒至视如仇讎^③，因刘三爷得好名声于父母族党之间，而刘在爷得坏名声故也。”今四弟之所责我者，正是此道理，我所以读之汗下；但愿兄弟五人，各各明白这道理，彼此互相原谅，兄弟得坏名为忧，弟兄以得好名为快。兄不能尽道，使弟得今名，是兄之罪，弟不能尽道，使兄得今名，是弟之罪。若各各如此存心，则亿万年无纤芥^④之嫌矣。衡阳风俗，只有冬学要紧，自五月以后，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。同学之人，类皆庸鄙无志者，又最好讪笑人，其笑法不一，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。四弟若到衡阳去，必以翰林^⑤之弟相笑，薄俗可恶。乡间无朋友，实是第一恨事，不惟无益，且大有损，习俗染人，所谓与鲍鱼处，亦与之俱化也。兄常与九弟道及，谓衡阳不可以读书，涟演不可以读书，为损友太多故也。

今四弟意必从觉庵师游，则千万听兄嘱咐，但取明师之益，无受损友之损也。接到此信，立即率厚二到觉庵师处受业。其束修今年谨具钱十挂，兄于八月准付回，不至累及家中，非不欲人丰，实不能耳。兄所最虑者，同学之人，无志嬉游，端节以后，放散不事事，恐弟与厚二效尤耳，切戒切戒！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，四弟与季弟，今年从觉庵师，若地方相安，则明年仍可以游，若一年换一处，是即无恒者见异思迁也，欲求长进难矣。

六弟之信，乃一篇绝妙古文，排百^⑥似昌黎，拗很^⑦似半山，予论古文，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，愈拗愈深之意，故于太史公^⑧外，独取昌

黎半山两家。论诗亦取傲兀不群^⑨者，论字亦然，每蓄此意而不轻谈。

近得何子贞，意见极相合，偶谈一二句，两人相视而笑。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技妙笔，往时见弟文亦无大奇特者，今观此信，然后知吾弟真不榘才也，欢喜无极！欢喜无极！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为者，吾弟皆为之可矣。

信中言兄与诸君子讲学，恐其渐成朋党^⑩，所见甚是。然弟尽可放心，兄最怕标榜，常存暗然尚沿⁽¹¹⁾之意，断不至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。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虚心，亦切中四弟之病，四弟当视为良友药石之言，信中又言弟之牢骚，非不人之热中，乃志士之惜阴；读至此，不胜惘然！恨不得生两翅忽飞到家，将老弟劝慰一番，纵谈数日乃快。然向使诸弟已入学，则谣言必谓学院傲惰，众口铄金⁽¹²⁾，何从辨起？所谓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？科名迟早，实有前定，虽惜阴念切，正不必以虚名紊怀耳。

来信言《礼记》疏一本半，浩浩茫茫，苦无所得，今已尽弃，不敢复阅，现读《朱子纲目》，日十余页云云；说到此处，不胜悔恨！恨早岁不曾用功，如今虽欲教弟，譬盲者而欲导入之大途也，求其不误难矣，然兄最好苦思，又得诸益友相质证，于读书之道，有必不可易者数端，穷经必专一经，不可泛骛。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，考据名物为末，读至有一耐字诀，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，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读，今年不通，明年再读，此所谓耐也。读史之法，莫妙于设身处地，每看一处，如我便与当时之人，酬酢笑语于其间。不必人人皆能记也。但记一人，则恍如接其人，不必事事皆能记也。但记一事，则恍如亲

其事，经以穷理，史以考事，舍此二者。更别无学矣。

盖自西汉以至于今，识字之儒，约有三途：曰义理之学，曰考据之学，曰词章之学(13)，各执一途，互相诋毁，兄之私意，以办义理之学最大，义理明则躬行有要，而经济有本。词章之学，亦民以发挥义理者也。考据之学，吾无取焉矣，此三途者，皆从事经史，各有门径，吾以为欲读经史，但当研究义理，则心一而不纷。是故经则专一经，史则专主义理，此皆守约之道，确乎不可易者也。

若夫经史而外，诸子百家，汗牛充栋，或欲阅之，但当读一人之专集，不当东翻西阅，如读《昌黎集》，则目之所见，耳之所闻，无非昌黎，以为天地间除《昌黎集》而外，更无别书也。此一集未读完，断断不换他集，亦专字诀也。六弟谨记之，读经读史读专集，讲义理之学，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，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，若夫为科名之学，则要读四书文，读试律赋，头绪甚多。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资较低，必须为名之学，六弟既有大志，虽不科名可也。但当守一耐字诀耳。观来信言读《礼记疏》，似不能耐者，勉之勉之！

兄少时天分不甚低，厥后(14)日与庸鄙者处，全无所闻，窍被茅塞(15)久矣。及乙未到京后，始有志学诗古文，并作字之法，亦苦无良友。近年导一二良友，知有所谓经学者，经济者，有所谓躬行实践者，始知范韩(16)可学而至也，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，程朱亦可学而至也。概然思尽涤前日之污，以为更生之人，以为父母之肖子，以为诸弟之先导。无如体气本弱，耳鸣不止，稍稍用心，便觉劳顿。每日思念，

天既限我以不能昔思，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，故近日以来，意颇疏散。

来信又言四弟与季弟从游觉庵师，六弟九弟仍来京中，或肄业城南云云。兄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，其情如孤雁之求曹也。自九弟辛丑秋思归，兄百计挽留，九弟当言之，及至去秋决计南归，兄实无可如何，只得听其自便。若九弟今年复来，则一岁之内，忽去忽来，不特堂上诸大人不肯，即旁观亦且笑我兄弟轻举妄动。且两弟同来，途费须得八十金，此时实难措办，六弟言能自为什，亦未历甘苦之言耳。若我今年能得一差，则两弟今冬与朱啸山同来甚好。如六弟不以为然，则再写信来商议可也。

九弟之人，写有事详细，惜话说太短，兄则每每太长，以后截长补短为妙！尧阶若有大事，诸弟随去一人，帮他几天。牧云接我长信，何以全无回信？毋乃嫌我话太直乎？扶乩之事，全不足信。九弟总须立志读书，不必想及此等事。季弟一切，皆须听诸冕话。此次折并走甚急，不暇抄日记本，余容后告。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悌：是儒家有关兄弟伦常的道德范畴。

②族党：家族、乡党。

③仇讎：讎，同仇字，这里指互相看作仇人。

④纤芥：细微。

⑤翰林：清代设翰林院，以及第进士充之，其官员称翰林。

⑥排百：矫健。

⑦拗很：曲年生隙。

⑧半山：宋代政治家王安石；大史公：汉代史家司马迁。

⑨傲兀不群：高傲而不流于俗。

⑩朋党：小集团，互相勾结。

(11)暗然尚沿：沿，罩在外面的单衣服，也指禅衣，这里指糊涂地崇尚禅法。

(12)铄金：熔化金子，此处指众口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(13)义理之学，即宋明理学；是讲求儒学经义，探究名理的学问：考据：考注据实古书古义的确凿出处与含义。词章：这是研究词赋的学问。

(14)厥后，自那以后。

(15)窍被茅塞：不开窍，被蒙蔽。

(16)范韩：即范仲淹、韩琦等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。

【译文】

诸位老弟足下：

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，六弟、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发的家信，四弟的信三页，句句话平实，责备我对人不讲宽恕。非常对。说每月写信，徒然用空洞的言语责备弟弟，却又不能有实在的好消息，叫堂上大人听到兄长的话，怀疑弟弟们的粗俗庸碌，使弟弟们无地自容。这几句话；为兄的看了不觉出汗。我去年曾经和九弟闲谈，说过：“为人子的，如果使父母看见我好些，其他兄弟都不及我，这便是不孝，如果使族党称赞我好，其他兄弟都不如我，这便不悌。• 为什么？因使父

母便有讨好的念头，在暗中用计策，使自己得到好名声，而使其它兄弟得坏名声，那以后的嫌隙，便由这里严生。刘大爷、刘三爷，兄弟都想做好人，最后变为仇敌，因刘三爷得好名声于父母族党之中，而刘大爷得坏名声的缘故。”今天四弟所以责备我的，正是这个道理，我所以读了以后汗颜。但愿我们兄弟五个，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彼此互相原谅。兄长以弟弟得坏名声为忧，弟弟以兄长得好名声为乐。兄长不能尽道义上的责任，使弟弟得好名声、是兄长的罪过，弟弟不能尽道义上的责任，使兄长得好名声，是弟弟的罪过，如果都这么想，那么一万年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嫌隙了。

衡阳的风俗，只有冬学要紧。自五月以后，老师、弟子都是奉行故事回去罢了。同学的人，都是庸碌鄙俗没有志向的人，又最喜欢讥讽人，他们取笑的方法不一样，总之离不开轻松薄二字。四弟如果到衡阳去，他们必定会笑你是翰林的弟弟，真薄俗可恶。乡间没有朋友，实在是第一恨事，不仅没有益处，并且大有害处。习俗传染人，就是说入鲍鱼之室，久而不闻其臭，慢慢同化了。兄氏常和九弟提到，谈衡阳不可以读书，涟滨不可以读书，因为无益有害的朋友大多了的缘故。

现在四弟的意思一定要跟觉庵老师学，那千万要听兄长的嘱咐，但学明师的好处增益自己，不要受那些无益有害的朋友的损坏。接到这封信，立即带厚二到觉庵老师处受业。学费今年谨呈钱十挂。兄长在八月准定付回，不至于连累到家里。不是不想还送得丰厚一点，实在是做不到。兄长最感忧虑的是。同学的人，没有志气而一味嬉游。端午节以后，放散不干事，怕弟弟和厚二也跟着学坏样子，切实吝戒啊！

凡属从老师受业，一定要经历许久然后可以获益，四弟与季弟，今年从觉庵老师，如果地方相安，明年还继续。如果一年换一个地方，那便是没有恒心，见异思迁，想求得进步难上难。

六弟的信，是一篇绝妙的古文，刚健像昌黎，深拗像半山。我论述古文，总要有倔强不驯的气质，越拗越深的意思，所以在太史公以外，独取昌黎、半山两家。论诗也赞成傲兀不群的，论书法也一样。每每这么认为，却不轻易谈论。近来得了何子贞这位朋友，两人意见非常相合，偶尔谈一两句，两个便相对而笑。不知六弟生成有这一枝妙笔，过去时常看见你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，今天看了这封信，才知道弟弟是一个不羁的人才，欢喜得很！凡属兄长有志向而力不从心的，弟弟你都可以做到。

信中说兄长与诸位君子讲学，恐怕日久渐渐成了朋党，所见很是，但是弟弟尽可放心，兄长最怕标榜，常常悄然自谦不表露，决不至于有所谓门户的嫌疑。信中说四弟浮躁不虚心，也切中了四弟的毛病，四弟应当看作良药对待。信中又说弟弟的牢骚，不是小人的热中于此。是志士仁人的爱惜光阴。读到这里，不禁惘然有所失！恨不得生两个翅膀飞到家里，将老弟劝慰一番，纵谈几天才快活。然而即使弟弟都入了学，那些谣言又会说学院里徇了情，众口烁金，从何去辩解？所谓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？科名迟早，实在是前生注定。虽说是爱惜光阴的念头很迫切，而不必为了那个虚名而耿耿于怀。

来信说看了《礼记疏》一本半，浩浩荡荡，苦无所得，今已废弃，不敢再读，现读《朱子纲目》，每天十多页。说以这里，兄长不胜悔恨，

恨早年不曾用功，如今虽想教弟弟，好比瞎子相引路，只能指引大路，要求一点不错，太难了：但兄长最喜欢苦思，又得几位益友相互质问证实，对于读书的道理，一定有共同不易的几个方面。穷经必专心一经，不可广泛骛多。读经以研究寻找义理为本，考据各物为末。读经有一个耐字诀窍，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，今天不通，明天再读，今年不通，明年再读，这就叫耐心。读史的方法，最妙的办法是设身处地。每看一处，好比我就是当时的人，应酬宴请在其中。不必要人人都能记得，只记一人，好像在接近这个人一样；不必要事事能记得，只记一事，好像亲临其事。经，主要是究追其理；史，主要是考实其事。离开这两方面，别无可学。

因为从西汉以至于今，识字的读书人，大约有三种途径：一是义理之学；一是考据之学；一是词章之学。往往各执一门学问，而去攻击其他两门学问。兄长的私人意见；以为义理之学最大。义理明白了，那实行起来更可抓主要害，经济臣有了根本，词章之学，也是发挥义理的。考据之学，我觉得没有可取。这三种途径，都从事经史，各有各的门径。我觉得想读经史，便应研究义理，那样更专一而不分散。所以经要专守一经，史要专熟一史，读经史专主义理，这都是守约的道理，的确不可改的。

假如说到经史以外，诸子百家，汗牛充栋。或者想读它，但应当读一人的专集，不应当东翻西翻。如读《昌黎集》，那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无非昌黎而已，以为天地间除《昌黎集》外，再没有其他书了。这一集没有读完，决不换他集，也是专字诀窍。六弟谨记住，读经读

史读专业，讲义理之学，这是有志的人万不可改易的。圣人复起，也一定听从我的话。然而，也仅仅为有大志的人而言。假若说到科名之学，则要读四书文，读试律赋，头绪很多。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资较低，必须做科名的学问。六弟既然有大志，不图科名可以，但要守一耐字诀。看来信说读《礼记疏》，似乎不能耐，勉之勉之！

兄长少时天分不低，以后天天与庸碌鄙俗的人相处，完全没有见闻，窍要的地方被闭塞很久。以乙未年到京城后，开始有志学诗、古文和书法，只可惜没有良友。近年寻一两个良友，才知道有所谓经学、经济者，有所谓躬行实践者，才知道范、韩可以学到手，司马迁、韩愈仓可以学到手，程、朱也可以学到手。感慨之余，便想尽洗过去的污秽，以为新人，以为父母的孝子，以为弟弟们的先导。无如体气太弱，耳鸣不止，稍稍用心，便感劳累。每天思念，天老爷既限制我不能苦思，那是天不要我成就我的学问。所以近日以来意志很疏懒松散。

来信又说四弟与季弟地从觉庵老师受业，六弟九弟仍然来京，或肄业城南，等等，兄长想得弟弟们共住京城，这种感情好比孤雁的求群。自从九弟辛丑秋想回家，兄长百计挽留，九弟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及到去年秋决计南方兄长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得听他自便。如果九弟今年再来，则一年之内，忽去忽来，不仅堂上大人不肯，就是旁观者也会笑我兄弟轻举妄动。并且两弟同来，路费要花八十金，现在实在难以措办，六弟说能够自己解决，也是没有经历过甘苦的话。如果我今年能得到一个差事，两弟今年冬天与朱嘯山同来好了，如六弟不以为然，那再写信来商量。

九弟的信，写家事详细，可惜话说得太短。兄长写信常常太长，以后截长补短为好。尧阶如果有大事，弟弟中随去一人，帮他几天，牧云接我长信，为何没有回信？是不是嫌我的话太直了？扶乩的事，完全不可信。九弟总要立志读书，不要想这些事。季弟一切，都要听诸位哥哥的话，这次通信兵走得很急，不得闲抄日记本，其余容我以后再告。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）致六弟·述学诗习字之法

【原文】

温甫六弟左右：五月廿九，六月初一，连接弟三月初一，四月廿五，五月初一，三次所发之信，并四书文二茸，笔力实实可爱！信中有云：“于兄弟出直达其隐，父子祖孙间，不得不曲致其情。”此数语有大道理。余之行事，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，何妨直情径行。昨接四弟信，始知家人天亲之地，亦有时须委曲以行之者、吾过矣！吾过矣！香海为人最好，吾虽未与久居，而相知颜深，尔以兄事之可也。丁秩臣王衡臣两君，吾皆未见，在约可为弟之师，或师之，或友之，在弟自为审择。若果威仪可则①，淳实宏通②，师之可也。若仅博雅能文，友之可也。或师或友，皆宜常存敬畏之心，不宜视为等夷，渐至慢褻③，则不复能受其益矣。

弟三月之信，所定功课太多，多则必不能专，万万不可。后信言已向陈季牧借《史记》，此不可不看之书；尔既看《史记》，则断不可看他书。功课无一定呆法，但须专耳。余从前教诸弟，常限以功课，近来觉限人以课程，往往强人以所难；苟其不愿，虽日日遵照限程，亦复无益，故近来教弟，但有一专字耳。专字之外，又有数语教弟，兹待

将冷金笺写出，弟可贴之座右，时时省览，并抄一付，寄家中三弟。香海言时文须家《东莱博议》，甚是，弟先须用笔圈点一遍，然后自选几篇读熟，即不读亦可。无论何书，总须从首至尾，通看一遍；不然，乱翻几页，摘抄几篇，而此书之大局精处，茫然不知也，学诗从《中州集》人亦好，然吾意读总集，不如读专集，此事人人意见各殊，嗜好不同，吾之嗜好，于五古则喜读《文选》，于七古则喜读《昌黎集》，于五律则喜读《杜集》④，七律亦最喜《杜诗》，而苦不能步趋，故兼读《元遗山集》。

吾作诗最短于七律，他体皆有心得，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。弟要学诗，先须看一家集，不要东翻两阅，先须学一体，不可各体同学，盖明一体，则皆明也。凌笛舟最善为诗律，若在省，弟可就之求救。习字临千字文亦可，但须有恒，每日临一百字，万万无间断，则数年必成书家矣，陈季牧多喜谈字，且深思善悟，吾见其寄岱云信，实能知写字之法，可爱可畏！弟可以从切磋，此等发学之友，愈多愈好。

来信要我寄诗回南，余今年身体不甚壮健，不能用心，故作诗绝少；仅作感春诗七古五章，慷慨悲歌，自谓不让陈卧子，而语太激烈，不敢示人。是仅应酬诗数首，了无可观；项作寄贤弟诗二首，弟观之以为何如？京笔现在无便可寄，总在秋间寄回，若无笔写，暂向陈季牧借一技，后日还他可也；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威仪可则：则，效法。此意为威风凛凛的仪态可以效法。

②淳实宏通：淳厚朴实而且宽宏通过。

③慢褻：怠慢、轻视。

④《杜集》：唐代诗人杜甫的文集。

【译文】

温甫六弟左右：

五月二十九日，六月初一，接连收到弟弟三月初一，四月二十五，五月初一，三次所发的信，并四书文两篇，笔力确实可爱！信中说，“在兄弟面前直接了当陈述自己的隐情，父子祖孙之间，不得不转弯抹角的表达自己的衷曲。”这几句有大道理。我的办事，每每认为自己是上片至诚可问天地，直接了当又有什么不好？昨接四弟的信，才知道即使是至亲，有时也要委曲行事。这是我的过错！这是我的过错！

香海为人很好，我虽然和他住在一起不久，而了解很深，你可以兄长对待他。丁秩臣、王衡臣两位，我都没有见过，大约可以作弟弟的老师。是认他为师，还是认他为友，弟弟自己决定如果真是威仪可为表率，淳朴实在，宠博通达，认为老师可以。如果只是博雅能文，认为朋友可以。不论是认为师或认为友，都要抱一种敬畏的心理，不要等闲视之，慢慢就怠慢褻读了人家，那便不能受到教益。

弟弟三月的信，所定功课太多，多了就不专了，万万不可以。后信说已向陈季牧借《史记》，这是不可不熟读的书。你既然读《史记》，便不能看其他书了。功课没有一定的呆办法，只是要专。我从前教各位弟弟，常常限定功课，近来得这样做是强人所难，如果你们不愿意，虽说天天遵守限定功课的进程，也没有益处。所以近来教弟弟，只强调一个专字。专字以外，又有几句话告诉弟弟，现特地用冷金笺写出

来，弟弟可以贴在座右，时刻看看，并抄一付，寄家中的三位弟弟。香海说学时文要学《东莱博义》，很对，弟弟先用笔圈点一遍，然后自选几篇读熟，就是不读也可以。无论什么书，总要从头到尾，通读一遍。不然，乱翻几页，摘抄几篇，而这本书的大的布局，它的精彩之处，却茫然不知道，学诗从《中州集》入手也好，然而，我的意思，读总集不如读专集。这种事情，每个人的看法不同，嗜好也不同。我的嗜好，于五古则喜欢《文选》，于七古则喜欢读《昌黎集》，于五律则喜欢读《杜集》，七律也最喜欢杜诗，而苦于不能一步一趋，所以兼读《元遗山集》。

我作诗最不会作七律，其他体裁都有心得，可惜京城里没有入可以在一起畅谈。弟弟要学诗，先要看一家集，不要东翻西看，先要学一体，不可各体同时学，因为明白了一体，便都明白了。凌笛舟最长于诗律，如果在省，弟弟可以就近求教。习字临干字文也可以，但要有恒。每天临帖一百字，万万不要间断，那么几年下来，便成了书法家。陈季牧喜欢读书法，并且能深思善悟，我看过他给岱云的信，实在了解书法之诀窍，可爱又可畏！弟弟可以和他切磋。这样好学的朋友，越多越好。

来信要我寄诗回去，我今年身体不壮健，不能用心，所以做诗非常少，仅仅作了感春诗七古五章，慷慨悲歌，自己说不让陈卧子，但辞语太激烈，不敢给别人看。其余仅是应酬诗几首，没有什么可观的。现作寄贤弟诗两首，弟弟看后以为如何？京笔现在没有便人带寄，总在秋天寄回。如果没有笔写，暂时向陈季牧借一枝，日后还他好了。兄国

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）致诸弟·劝述孝悌之道

【原文】

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：

五月底连接三月初一，四月十八，两次所发家信。四弟之信，具见真性情，有困心衡虑郁积思通之象^①。此事断不可求速效，求速效必助长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必要日积月累，如愚公之移山，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，愈欲速则愈锢蔽^②矣，来书往往词不达意，我能深谅其苦。

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，若细读贤贤易色^③一章，则绝大学问，即在家庭日用之间：于孝悌两字上，尽一分，便是一分学，尽十分，便是十分学，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，于孝悌耸纪之大，反似与书不相关。殊不知书上所载的，作工时所代圣贤的，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若果事事做得，即笔下说不出何妨；若事事不能做，并有亏于伦纪之大，即文章说得好，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。

贤弟性情真挚，而短于诗文，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？《曲礼》内则^④所说的，句句依他做出，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，无一时不用适；下而兄弟妻子，皆蔼然^⑤有恩，秩然有序，此真大学问也！若诗文不好，此时事不足计，即好极亦不值一钱，不知贤弟肯则听此语否？科名之气以可贵者，诈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，也谓禄仕^⑥可以养亲也。今吾已得之矣，即使诸弟不得。亦可以承欢，亦可以养亲，何必兄弟尽得哉？贤弟若细思此理，但于孝悌上用功，不于诗文上用功，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。

凡作字总须得势，使一笔可以走千里。三弟之字，笔笔无势，是以局促不能远纵，去年曾与九弟说及，想近来已忘之矣。九弟欲看余白折，余所写折子甚少，故不付。

地仙为人主葬，害人一家，丧良心不少，未有不家败人亡者，不可不力阻凌云也。至于纺棉之说，中直隶之三河县灵寿县，无论贫富男妇，人人纺布为生，如我境之耕田为生也。江甬之妇人耕田，独三河之男人纺布也。湖南如浏阳之夏布，祁阳之葛布，宜昌之棉花，皆无论贫富男妇人，皆依以为业，并此不足为骇异也。第风俗难以这变，必至骇人听闻，不如删去一段为妙！书不尽言。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这句话意谓困苦心志、竭力思考，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。

②锢蔽：禁锢、蒙蔽。

③贤贤易色：此句出于《论语》中，意为孝亲之道。

④《曲礼内则》：此系儒家经典之一的《礼记》中之篇名。

⑤蔼然：和蔼可亲的样子。

⑥禄仕：做官的俸禄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叔淳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五月底连接三月初一，四月十八日两次所发家信，四弟的信，都见真性情，有困心衡虑、郁积思通的气象，这件事决不可以求快，快了便成了拔苗助长，不仅没有益处，而且有害。只要日积月累，像愚公移

山一样，终有豁然贯通的时候，越起快越易锢、蔽塞，来信往往词不达意，我能谅解他的苦衷。

今天的人都把学字看错了。如果仔细读贤贤易色一章，那么绝大的学问，就在家庭日用中间，在孝、悌二字上尽一分，便是一分学，尽十分，便是十分学。今天的人读书，都是为了科名，对于孝、悌、伦、纪的大义，反而似乎与读书不相干，殊不知书上所写的，作文时代圣贤说的，无非是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真的事事做到，那么就是笔下写不出来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件件事不能做，并且有亏于伦纪之大义，那即使文章说得好，也只算得一个名孝中的罪人。

贤弟性情真挚，而不善诗文，何不天天在孝、悌两字上下工夫？《曲礼》内则所说的，句句依它去做，务使祖父母、父母、叔父母没有一时不安乐，没有一刻不舒适。往下对于兄弟妻子，都和藹有恩，井然有序，这真是大学问。如果诗人不好，这是小事不必计较，就是好得不得了也不值一个钱。不知道贤弟肯听这话不？科名之所以不贵，是说它足以承堂上大人的欢心，说拿了俸中禄可以养亲。现在，我已得到，即使弟弟们不得，也可以承欢，也可以养亲，何必各位弟弟都得呢？贤弟如果细想这个道理，而在孝、悌上用功，不在诗文上用功，那么诗文不希望它进步都自然会进步。

凡写字总要得一种势头，使一笔可以走千里。三弟的字，笔笔没有气势，所以局促而不能远纵。去年曾经和九弟说过，我想是近来忘记了吧。九弟想看我的白折，我所写的折子很少，所以不寄了。

地仙为人家主持丧事，害人一家，丧良心不少，没有不家败人亡的，

不可以不极力去阻止凌云。至于纺棉花的说法，如直隶的三河县、灵寿县，无论贫与富，男与女，人入纺布为生，好比我们那儿靠耕田为生一样，江南的妇女耕田，如同三河的男人纺布是一样，湖南如浏阳的夏布，祁阳的葛布，宜昌的棉花，都是不论贫官男女，都依靠以为生计，这并不足奇怪。只是风俗难于速变，一定要骇人听闻，不如删去一段为纱删言，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）致诸弟·温经更增长见识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左右：二月初十日，黄仙垣来京，接到家信，备悉一切，欣慰之至。朱嘯山亦于是日到，现与家心斋同居。伊兄代伊觅得房子，距余寓甚近，不过一箭远耳。郭筠仙现尚未到，余已为凭本胡同关帝庙房，使渠在庙中住，在余家伙食。冯树堂正月初六日来余家，执会试后再行上学，因小儿春间怕冷故也。树堂于二月十三日考国子监学正，题而耻恶衣恶食者二句，不以天下奉一人策，共五百人入场，树堂写作俱佳，应可以得。

陈岱云于初六日移寓报国寺，其配之枢，亦停寺中。岱云哀伤异常，不可劝止，作祭文一篇三千余字，余为作墓志铭一首，不知陈宅已寄归否？余懒腾寄也。四川门生，现已到廿余人，我县会试者，大约可十五人，甲午同年，大约可念五六人。然有求于者，颇不乏人。

余今年应酬更繁，幸身体大好，迥①不似从前光景，面胖而润，较前稍白矣。耳鸣亦好十之七八，尚有微根未断，不过月余可全好也。内人及儿子两女皆好，陈氏小儿在余家乳养者亦好。

六弟九弟在城南读书，得罗罗山为师，甚妙！然城南课以亦宜应，不应，恐山长不以为然也，所作诗文及功课，望日内付来。四弟季弟从觉庵师读，自佳；四弟年已渐长，须每日看史书十页，无论能得科名与否，总可以稍长可识。季弟每日须看史，然温经更要紧，今年不必急急赴试也，余容后陈。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运：绝然，完全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二月初十日，黄仙垣来京，接到家信，备悉一切，欣慰之至。朱啸山也在当天到，住心斋那里。他兄代他找到房子，离我家很近，不过一箭之地，郭筠仙还没有到，我已经为他租了本胡同关帝庙的房子，让他在庙里住，在我家吃饭。冯树堂正月初六日来我家，准备会试以后再上学，因小儿春间怕冷的缘故。树堂在二月二三日考国子监学正，题目是“而耻恶衣恶食者”两句，“不以天下奉一人策”，共五百人入场。树堂写作俱佳，应该可以考上。

陈岱云在初六日移住报国寺，他的夫人灵柩，也停在寺里。岱云非常哀痛，不能劝止，作祭文一篇，三千多字，我为他夫人作了墓志铭，不知陈家已寄回去没有？我懒得誉写寄了。四川门生，现在到了二十多个。我县会试的，大约十五人，甲午同年，大约二十五、六人。然而，有求于我的，还颇为不少呢。

我今年应酬更多，幸亏身体大好，完全不像从前，脸胖而红润，比以

前白。耳鸣也好了十之六八，还有点儿没有断根，不过个把月即可全好，内人及儿女都好、陈家小儿在我家乳养，也好。

六弟、九弟在城南读书，得罗罗山为老师，很妙！然而城南的课也似乎要应付，不然，恐怕山长不以为然，所作诗文及功课，望日内寄来，四弟季弟从觉庵师读书，自然好。四弟年纪逐渐大了，要每天看史书十页，不管得不得科名，总可以稍长见识。季弟每天要看史，但温习经书更要紧，今年不急于赴考。余容后陈，兄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）致诸弟·勿为时文所误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余于三月廿四，移寓前门内西边碾儿胡同，与城外消息不通，四月间到折差一次，余竟不知，迫既知而折差已去矣。惟四月十九欧阳小岑南归，余寄衣箱银物并信一件。四月廿四梁录庄南归，余寄书卷零物并信一件。两信皆仅数语，至今想尚未到，四月十三黄仙垣南归，余寄闾墨，并无书信，想亦未到。兹将三次所寄各物，另开清单付回，待三人到时，家中照单查收可也。

内城现住房共廿八间，每月房租京钱三十串，极为宽敞，冯树堂郭筠仙所住房皆清洁。甲三三月廿四日上学，天分不高不低。现已读四十天，读至自修斋至平治矣。因其年大小，故不加严，已读者字皆能认。两女皆平安，陈岱云之子，在余家亦甚好。内人身子如常，同又有喜，大约九月可生。

余体气较去年略好，近因应酬太紧，天气渐热，又有耳鸣之病。今年应酬，较往年更增数倍，第一为人写对联条幅，合四川湖南两省，求

书者几日不暇给。第二公车来借钱者甚多，无论有借无借，多借少借，皆须婉言款待。第三则请酒拜客，及会馆公事。第四则接见门生，颇费精神。又加以散馆殿试，则代人料理，考差则自己料理，诸事冗杂，遂无暇读书矣。

五月十一日，接到四月十三家信，内四站六弟各文二首，九弟季弟各文一首，四弟东皋课文甚洁净，诗亦稳妥，则何以哉一篇，亦清顺有法。第词句多不圆足，笔亦平沓不超脱，平沓最为文家所忌，宜力求痛改此病，六弟笔爽利，近亦渐就范围，然词意平庸，无才气峥嵘之处，非吾意中之温甫也，如六弟之天姿不凡，此时作文，当求议论纵横，才气奔放，作如火如荼之文，将来庶①有成就。不然，一挑半剔，意浅调插，即使获售，亦当渐其文之浅薄不堪。若其不售，则又两失之矣。今年从罗罗山游，不知罗山意见如何，

吾谓六弟今年入泮②固妙，万一不入，则当尽弃前功，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。年过二十，不为少矣。若再扶墙摩壁，役役于考卷搭截小题之中，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，必有悔恨于失计者，不可不早图也，余当日实见不到此，幸而早得科名，未受其害，向使至今未尝入泮，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，仍然一无所得，岂不腴颜③也哉？此中误人终身多矣，温甫以世家之子弟，负过人之姿质，即使终不入泮，尚不至于饥寒，奈可亦以考卷误终身也？

九弟要余改文详批，余实不善改小考文，当请曹西垣代改，下次折弁付回。季弟文气清爽异常，喜出望外，意亦层出不穷。以后务求才情横溢，气势充畅，切不可挑剔敷衍，安于康陋④，勉之勉之！初不基

不可不大也。书法亦有褚字笔意，尤为可喜！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，不在科名之有无，第一则孝悌为端，其次则文章不朽，诸弟若能自立，当务其大者远者，毋徒汲汲于进学也。冯树堂郭筠仙在寓，看书作文，功无间断。陈季牧日日习字，亦可畏也！四川门生留京约二十人，用功者颇多。余不尽言。国藩草。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庶：将近。

②入泮：泮，是旧时学宫前的水池。入泮，喻指童蒙入学宫，也指生童考中秀才。

③腼颜：脸面无光，惭愧。

④庸陋：庸欲、浅陋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我于三月二十四日，移到前门内西边碾儿胡同居住，与城外不通消息。四月间到通信兵一次，我竟不知道，等到知道通信兵已经走了。四月十九日，欧阳小岑回湖南，我托寄衣箱银物和信一件。四月二十四日，梁录庄回湖南，我托他带书卷零物和信一件。两封信都只有几句话，至今想必还没有到。四月十三日，黄仙垣回湖南，我寄闾墨，没有信，想必也没有到，现把三次所寄各物，另开清单付回，等三人到时，家里照单查收。

内城的住房一共二十八间；每月房租京钱三十串，很是宽敞。冯树堂、郭筠仙所住房屋，都清洁。甲三在三月二十四日上学，天分不高不低，

现在已读了四十天，读到修齐到平治。因年龄大小，所以管得不严，已读的字都认得。两个女儿都平安。陈岱云的儿子，在我家也很好。内人的身体如常，现在又怀孕，大约九月间可以生。

我的身体比去年略好些，近来因为应酬太繁忙，天气渐热，又发了耳鸣病。今年应酬。几倍于往年。第一，是为别人写对联、条幅，四川、湖南两省合计起来，求书的人几乎日不暇给。第二是公车来借钱的很多，不管有借没有借，借多借少，都要婉言接待。第三是请酒拜客和会馆的公事。第四是接见门生，颇费精神。又加上散馆毆试，代人料理，考差自己料理，这么多事，便没有时间读书了。

五月十一日，接到四月十三日家信。其中，四弟六弟文章各一篇，九弟季节文章各一篇。四弟东皋课文很干净，诗也稳妥。《则何以哉》一篇，也清顺有法。只是词句不够圆足，笔力也平沓不超脱。平铺直叙最为作文所忌，要力戒这个毛病。六弟笔锋爽利，近来也能就范围、不跑题，但词意平庸，没有才气和峥嵘骨格，不是我想像中的温甫。以六弟的不凡天姿，这时作文，当求议论纵横，才气奔放，做出如火如荼的文章，将来也许有所成就。不然，一挑半剔，意浅调卑，就是得志，也当惭愧文章大浅薄不堪了。如果不得志，那又两方面都失掉了。今年从罗罗山学。不知罗山意见如何？

我说六弟今年放学固然很妙，万一不入，应当尽弃前功，一心从事于先辈大家的文章。年过二十，不年轻了，如果再扶墙摩壁，热中于考试截那些小题目中，将来时间过去了，而学业仍然不精，必有悔恨自己失策的一天，不可以不早自为谋划。我当日实在没有看到这点，幸

亏早得了科名，未受其害。就是至今没有入学，那几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，仍然一无所得，那不是腴颜吗？这中间误人终身的大多。温甫以世家子弟，又有过人的姿质，就算不能入学，还不至于饥寒，为什么也要在考卷上误终身呢？

九弟要我修改他的文章，详细批注，我实在不会改小考文章，当请曹西垣代改，下次通信兵付回。季弟文气清爽异常，喜出望外，意境也层出不穷。以后务求才气横溢，气势充畅，切不可挑剔敷衍，安于庸陋，勉之勉之！初不基不可不大。书法也有椿字笔意，尤其可喜！总之，我希望于弟弟们的，不在科名的有无，第一是孝、悌，其次才是文章不朽。弟弟如果真能自立，应当去抓大的、长远的，不要徒然汲汲于进学一件事。冯树堂、郭筠仙在京城寓所，看书作文，工夫不间断，陈季牧天天习字，也可畏，四川门生留京的大约二十人，用功的很多。其余不一一说了。兄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）稟父母·教弟注重看书

【原文】

国藩跪稟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初十日顺天乡试发榜，湖南中三人，长沙周荇农中南元。率五之归，本拟附家心斋处，因率五不愿坐车，故附陈岱云之弟处，同坐粮船。昨岱云自天津归云：“船不甚好。”男颇不放心，幸船上人多，应可无虑。

诸弟考试后。闻肄业小罗庵巷，不知勤惰若何？此时惟季弟较小，三弟俱年过二十，总以看书为主。我邑惟彭薄墅先生看画略多，自后无

一人讲究者，大抵为考试文章所误。殊不知看书与考试，全不相碍，彼不看书者，亦仍不利考如故也。我家诸弟，此时无论考试之利不利，无论文章之工不工①，总以看书为急。不然，则年岁月长，科名无成，学问亦无一字可靠，将来求为塾师②而不可得。或经或史，或诗集文集，每日总要看二十页。

今年以来，无日不看书，虽万事业忙，亦不废正业。闻九弟意欲与刘霞仙同读书，霞仙近来见道甚有所得，九弟若去，应有进益，望大人斟酌行之，不敢自主。此事在九弟自为定计，若愧奋直前，有破釜沉舟之志，则远游不负。若徒悠忽因循，则近处尽可度活，何必远行百里外哉？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计焉，余容续陈。国藩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文章工不工：此意为文章精美与否。工，精细、完美。

②塾师：封建时代乡村私塾学堂里的教书先生。

③悠忽因循：摇摆不定，循环往复。

【译文】（华夏网|Www.china8.com.cn）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初十日顺天乡试发榜，湖南中了三个，长沙周荇农中了南元。率五回，本准备放在心斋处一起回，因率五不愿坐车，所以附在陈岱云弟弟那里，同坐粮船。昨天岱云从天津回来说：“船不怎么好。”儿子颇为担心。幸亏船上人多，应该没有什么可虑的。各位弟弟考试以后，听说肄业小罗庵巷，不知勤惰情况如何？这时只

有季弟小，其他三个都过了二十，总以看书为主。我们家乡只有彭薄墅先生看书略多，自他以后没有一个人讲究了，大抵是为考试文章所误。殊不知看书与考试，全不互相妨碍。不看书的，也仍然不利于考。我家各位弟弟，现在不管考试利与不利，不管文章工与不工，总以看书为急需之事。不然，年纪一天天大了，科名没有成就，学问也没有一个字可靠，将来就是想做乡下私塾的教书先生也没有人请。或经或史，或诗集文集，每天总要看二十页。

儿子今年以来，没有一天不看书，虽说万事丛忙，也不废正业。听说九弟想与刘霞仙同伴读书，霞仙近来学问很有心得，九弟如果去，应该有益处，希望大人反复斟酌，儿子不敢作主，这件事在九弟应自己定计，如果发奋向前，破釜沉舟的志气。那么就不负这种远游。如果徒然悠忽因循，那在近处尽可以过日子，何若跑到百里之外去呢？求大人观察九弟的志向再定夺。其余以后禀告。儿子国藩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）致诸弟·必须立志猛进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，自七月发信后，未接诸弟信，乡间寄信，较省城寄信百倍之难，故余亦不望。然九弟前信，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，此意甚佳，霞仙近来读朱子书，大有所见，不知其言话容止，规模气象如何？若果言动有礼，威仪可则，则直以为师可也，岂特友之哉？然与之同居，亦须真能取益乃佳，无徒浮慕虚名；人苟能自立志，则圣贤豪杰，何事不可为？何必借助于人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我欲为孔孟，则日夜孜孜，惟孔孟之是学，人谁得而御^①我哉？若自己不立志，则

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，亦彼自彼，我自我矣，何与于我哉？

去年温甫欲读书省城，我以为离却家门局促之地，而与省城诸胜己者处，其长进当不可限量，乃两年以来，看书亦不甚多，至于诗文，则绝无长进，是不得归咎于地方之促也。

去年余为择师丁君叙忠，看以丁君处太远，不能从，余意中遂无他师可从。今年弟自择罗罗山改文，而嗣后杳无消息，是又不得归咎于无良友也。日月逝矣，再过数年，则满三十，不能不趁三十以前，立志猛进也。

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，此余所深愧者；他人与余交，多有受余益者，而独诸弟不能受受之益，此又余所深恨者也！今寄霞仙信一封，诸弟可抄存信稿而细玩之，此余数年来学思之力，略具大端。六弟前嘱余将所作诗抄录寄回，余往年皆未存稿，近近存稿者，不过百余首耳，实无暇抄写，待明年将全本付回可也。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御：抵御，阻止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自七月发信以后，没有接到弟弟们的信。乡里寄信，比省城寄信要难百倍，所以我也不望。然而九弟前次信中说他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，这个想法很好。霞仙近来读《朱子》的书，大有所见，但不知道他的谈吐容貌、规模气象怎样？如果言语行为有礼。威仪可为表率，那么

师从他也可以，哪里只限于朋友呢？但与他同住，也要真能收益才好，不要徒然仰慕别人的虚名。一个人假若自己能立志，那么，圣贤豪杰，什么事情不可为？何必一定要借助别人呢？我想仁，仁便达到了。我要做孔、孟，那就日夜孜孜以求，惟有孔、孟才去学，那又谁能抵御得住呢？如果自己不立志，那丢虽说天天与尧、舜、禹、汤同住，也是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又与我有何关系？去年温甫想到省城读书，我以为离开家庭局促的狭小天地，而与省城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相处，进步一定不可限量的。两年以来，看书也很多，至于诗文，则决没有长进，因而不得归咎于天地的局促。

去年我为他选择丁君叙忠，后来因丁君处大远了，不从，我意中便没有其他老师可从了。今年弟弟自己选择罗罗山改文，以后却杳无消息，历而又不得归咎于没有良师益友。日月时光飞逝了；再过几年，就满三十，不能不趁三十岁前，立志猛进。

我受父亲教育，而不能教弟弟成名，这是我深感惭愧的。别人与我交，多数受到我的益处，而独独几位弟弟不能受益，这又是我深尧痛恨的。今寄霞仙信一封，各位弟弟可抄下来细细把玩，这是我数年来学习思考的力作，规模大体上具备了。六弟嘱咐我把作的诗抄录寄回，我往年都没有存稿，近年存了稿的，不过百多首。实在没有时间抄写，等明年把全本付回好了。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）致诸弟 • 读书必须有恒心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前月寄信，想已接到。余蒙祖宗遗泽^①，祖父教训，

幸得科名，内顾无所忧，外遇无不如意，一无所缺矣。所望者，再得诸弟强立，同心一力，何患令名不显，何愁家运这不兴。欲别立课程，多讲规条，使诸弟遵而行之，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；欲默默而不言，又非长兄督责之道。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，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。所望于诸弟者，但将诸弟每月功课，写明告我，则我心大慰矣！乃诸弟每次写信，从不将自己之业写明，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诸事；此时家中重庆②，外事又有我照料，诸弟一概不管可也。以后写信，但将每月作诗几首，作文几首，看书几卷，详细告我，则后写信，但将每月作诗几首，作文几首，看书几卷，详细告我，则我欢喜无量！诸弟或能为科名中人，或能为学问中人，其父母之令子一也，我之允喜一也。慎弗以科名稍迟，而遂谓无可自力也。如霞仙今日之身分，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。若学问愈进，身分愈高，则等闲之举人进士，又不足论矣。

学问之道无穷，而总以有恒为主，兄往年极无恒，近年略好，而犹未纯熟。自七月初一起，至今则无一日间断，每日临帖百字，抄书百字，看书少须满二十页，多则不论。自七月起，至今已看过《王荆公③全集》百卷，《归震川④文集》四十卷，《诗经大全》二十卷，《后汉书》百卷，皆朱笔加圈批。虽极忙，亦须了本日功课，不以昨日耽搁，而今日补做，不以明日有事，而今日预做。诸弟若有恒如此，则虽四弟中等之资，亦当有所成就，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？

明年肄业之所，不知已有定否？或在家，或在外，无不可者，谓在家不好用功，此巧于卸责者也。吾争在京，日日事务纷冗，而犹可以不

间断，况家中万万不可及此间之纷冗乎？

树堂均仙自十月起，每十日作文一首，每日看书十五页，亦极有恒。诸弟试将《朱子纲目》过笔圈点，定以有恒，不过数月，即圈完矣。若看注疏^⑤，每经不过数月即完，切勿以家中有事，而间断看书之事，又勿以考试将近，而间断看书之课。虽走路之日，到店亦可看，考试之日，出场亦可看也。兄日夜悬望，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，伏愿诸弟刻刻留心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- ①遗泽：祖辈遗留下来的恩泽。
- ②重庆：旧时指祖父母、父母为健在。
- ③王荆公：宋代政治家王安石。
- ④归震川：明代学者归有光。
- ⑤注疏：后人对前代文章典籍所作注解、疏证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前月寄的信，想已接到。我承蒙祖宗留下的遗泽，祖父的教训，幸运的得了科名。没有内顾之忧，却有得意的外遇，算是一无所缺了，所希望的，是弟弟们个个自强自立，同心协力，又怕什么名声不显赫，家运不兴旺呢，想另立课程，多讲条规，使弟弟们遵行，又恐怕弟弟们见而生厌；想默默不说，又怕失了兄长督责的道义。所以往年常限弟弟们的功课，近来只强调有恒二字，所希望弟弟们的，是把每月功课，写明白告诉我，那我的心里便有了安慰。

但弟弟们每次写信，从不把自己的学业写明白，只是喜欢说家事和京城中的事。这个时候，家里正处于庆祝气氛之中，外面的事又有照料。弟弟们可以一概不管，只要把每月作诗几首，作文几篇，看书几卷，详细告诉我，那我太高兴了。各位弟弟或者可以成为科名中的人，或者可以成为学问中的人，但为父母的令子却都一样，这是我高兴的第一点。要慎重，不要以科名迟了，便说自己不行。如霞仙，今天的身份，比一般的秀才就高一些。如果学问再进，身分更高，那一般的举人进士，又不必去说了。

学问是没有穷尽的，总以有恒为主。兄长往年没有恒心，近年略好，而还没有纯熟。自七月初一起，至今没有一天间断。每天临帖百字，抄书百字，看书至少二十页，多不论。自七月起，到现在已经看过《王荆公文集》百卷，《归震川文集》四十卷，《诗经大全》二十卷，《后汉书》百卷，都朱笔加圈点批注。虽然很忙，也要了结当天功课，不因昨天耽搁了，今天补做，也不因明天有事，今天预先做。弟弟们如果能这样有恒，那四弟虽是中等的姿质，也应当有所成就，何况六弟、九弟是上等姿质呢？

明年肄业的地方，不知定了没有？或者在家，或者在外，都无不可。说在家不好用功，这是巧于卸责。我现在京城，天天事务纷冗，都可以不间断，何况在家呢？

树堂、筠仙从十月起，每十天作文一篇，每天看书十五页，也很有恒。弟弟们试着把《朱子纲目》过目圈点，坚持有恒，不要几月，就看完了。如果看注疏，每经不过几个月就看完，切不要强调家中有事，而

间断看书。也切不要强调考试将近，而间断看书。就是走路的时候，到店的时候，都可以看。考试那天。出场也可以看。兄长日夜悬望，只有“有恒”二字告弟弟们，愿弟弟们时刻留心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二一月二十一日）致诸弟·按月作文寄京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去年十二月廿二日，寄去书函，谅已收到。项接四弟信，谓前信小注中，误写二字，其诗此即付还，今亦忘其所吴语何矣。诸弟写信，总云仓忙，六弟去年曾言南城寄信之难，每次至抚院斋奏厅打听云云，是何其蠢也？静坐书院三百六十日，日日皆可信，何必打听差行期而后动笔哉？或送至提塘，或送至岱云家，皆万无一失。何必问了无涉之斋奏厅哉？若弟等仓忙，则兄之仓忙，殆过十倍，将终岁无一字寄家矣。

送王五诗第二首，弟不能解，数千里致书来问，此极虚心，余得信甚喜；若事事勤思善问，何患不一日千里，兹另纸写明寄口。家塾读书，余明知非诸弟所甚愿，然近处实无名师可从。省城如陈尧农、罗罗山，皆可谓名师，而六弟、九弟，又不善求益；且住省二年，诗文与字，皆无大长进。如今我虽欲再言，堂上大人亦必不肯听。不如安分耐烦，寂处里斗，无师无友，挺然特立，作第一等人物，此则我之所期于诸弟者也。

昔婺源汪双池先生，一贫如洗，三十以前，以窑上为人佣工画碗。三十以后，读书训蒙，到老终身不应科举，卒著收百余卷，为本朝有数名儒，彼何尝有师友哉？又何尝出里闾①？余所望于诸弟者，如是而

已，然总不出乎“立志”“有恒”四字之外也。

买笔付回，须待公车归，乃可带回，大约府试、院试可待用，悬试则赶不到也。诸弟在家作若能按月付至京，则余请树堂随到随改，不过两月，家中又可收到。书不详尽，余俟续县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闾：里巷的大门，此处指家乡大门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寄信一封，想已收到。刚接到四弟的信，说前信小注中，误写二字，那首诗马上附回，现在他忘记所误是什么。诸位弟弟写信，总说忙碌。六弟去年曾说南城寄信的难，每次到抚院斋奏厅打听，真是太蠢了。静坐书院三百六十天，天天都可写信，何必打听通信兵行期再动笔？或者遇到提塘，或者送到岱云家，都万无一失，何必去问了无关涉的斋奏厅？如果弟弟等很忙，那兄长的繁忙，比你们忙碌十倍，那不是一年无一字寄回家了。

送王五诗第二首，弟弟不懂解，几千里写信来问，这很虚心，我读了信很高兴。如件件事都勤思善问，不怕不一日千里。现另纸写明寄回。在家塾读书，我明知弟弟不很愿意，但附近实在没有名师可从。省城如陈尧农、罗罗山，都可说是名师，而六弟、九弟，又不大善于求学。并且住省两年，诗文与字，都没有大长进。如今虽然我想再说，堂上大人也必不肯听，不如安分耐烦，寂处里宅，无师无友，挺然特立，

作第一等人物，这是我所期待于弟弟们的。

过去婺源汪双池先生，一贫如洗，三十岁以前，在窑上为别人打工画碗。十岁以后，读书训蒙，到老终身不参加科举考试，终于著书百多卷，为清朝有数名儒，他何尝有师友，又何尝走出家乡一步？我所期待弟弟们的，如此罢了，总不外乎“立志”“有恒”四字。

买笔付回，要等公车回，才能带回，大约府试可待用，县度则赶不到了。诸位弟弟在家作文，如能按月付到京城，那我请树堂随到随改，不过两个月，家中又不可收到。信写得不详尽，其余等以后再写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）致诸弟·评文字之优劣【原文】

子植季洪两弟左右：

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月两次手书；又接季洪信一函，子植何其详，季洪何其略也？今年以来，京中已发信七号，不审①俱收到否？第六号第七号；余皆有禀堂上，言今年恐不考差，彼时身体虽平安，而癰疥之疾未愈，头上面上颈上，并斑驳陆离，恐不便于陛见，故情愿不考差。恐堂上诸大人不放心，故特作白折楷信，以安慰老亲之念。

三月初有直隶张姓医生，言最善治癰，贴膏药于癰上，三日一换，贴三次即可拔出脓水，贴七次即痊愈矣。初十日，令于左胁试贴一处，果有效验。廿日即令贴头面颈上，至四月八日，而七次皆已贴毕，将膏药揭去，仅余红晕，向之厚皮顽癰，今已荡然平矣，十五六日即贴遍身，计不过半月，即可毕事，至五月初旬考差，而通身已全好矣。现在仍写白析，一定赴试，虽得不得自有一定，不敢妄想，而苟能赴

考，亦可上慰高堂诸大人期望之心。寓中大小关吉，惟温甫前月底偶感冒风寒，遂痛左膝，服药二三帖不效，请外科开一针而愈。

澄弟去年习柳字，殊不足观，今年改习赵字，而参以李北海云麾碑之笔意，大为长进，温弟时文已才华横溢，长安诸友多称赏之！书法以命意大高，笔不足以赴其所见，故在温弟自不称意，而入亦无由称之。

故论文则温高于澄，澄难于兄，论书则澄高于温，温难为弟。子植书法，驾淩澄温而上之，可爱之至！可爱之至！但不知家中旧有徐浩书和尚碑，及颜真卿书敦家庙否？若能参以二帖之沉著，直追古人不难矣。狼兼毫四枝，既不合用，可以二枝送莘田叔，以二枝送庵表叔。正月间，曾在岱云处寄羊毫二枝，不知已收到否？五月，钟子宾太守往湖南，可再寄二枝，以后两弟需用之物，随时写信至京可也。

祖父大人嘱买四川漆，现在四川门生留京者仅二人，皆极寒之士，由京至渠家，有五千余里，由四川至湖南，有四千余里，彼此路皆太远。

此二人在京，常半年不能得家信，即令彼寄信至渠家，渠家亦万无便可附湖南。九弟须详禀祖父大人，不如在省以重价购顶上川漆为便。

做直牌匾，祖父大人系驰封叟宪大夫，父亲系诰封中宪大夫，祖母驰封恭人，母亲诰封恭人，京官加一级请封，侍读学士是从四品，故堂上皆正四品也。蓝顶是暗蓝，余正月已寄回二顶矣。书不宣尽，诸详澄温书中，今日身上敷药，不及为楷，堂上诸大人，两弟代为禀告可也。（道光。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不审：不知。

【译文】

子植、季洪两弟左右：

四月十四日，接子植二月、三月两次手书，又接季洪信一封。子植那么详细，季洪为什么又那样简略？今年以来，我这里已发信七号，不知都由到没有？第六号、第七号，我都有禀呈堂上大人，说今年恐怕不考差。那时身体虽平安，而癣疥没有好，头上、脸上、颈上，都班剥陆离，恐怕不便于去见皇上，所以情愿不考差，恐怕堂上大人不放心，所以特写白析楷信，以安慰老亲的悬念。

三月初直隶姓张的医生，说最会治癣，贴了膏药在癣上，三天一换，贴三次就可拔出脓水，贴七次就痊愈。初十日，叫他在左胁试贴一个地方，果然有效。二十日，叫他贴头、脸、颈，到四月八号，七次都已贴完，将膏药揭掉，仅仅剩了红晕，过去的厚皮顽癣，已荡然而平，十、八、六日贴遍身，总共不过半月，就可完毕，到五月初旬考差，通身全好了。现在仍然写白折，一定赴试，虽说考不上自有一定，不敢妄想，而如果能赴考，也上可慰高堂上各位大人期待的心。家中大小平安，只有温甫前月底偶感昌风寒，左膝痛，吃了两三贴中药，请外科打一针就好了。

澄弟去年习柳字，殊不足观，今年改习赵字，而参以李北海云麾碑的笔意，大为长进。温弟时文已是才华横溢，长安各位朋友都称赞。书法的命意太高，笔不能跟着表现，所以在温弟自己不满意，而别人也没什么可称赞。所以论文，则温高于澄，澄难以为兄；论书法则澄高于温，温难以为弟。子植书法，驾淶、澄、温而上，可爱之至！可爱

之至！但不知家中旧有徐浩书和尚碑，及颜真卿书郭家庙不，如能参以两帖的沉着，那直追古人不难，狼兼毫四伎，既然不合用，可以两枝送莘田叔，以两枝送庵表叔，正月间，曾经在岱云处寄羊毫二枝，不知已收到没有，五月，钟子宾守往湖南，可再寄二枝，以后两弟要用之物，随时写信到京城。

祖父大人嘱咐买四川漆，现在四川门生留京的仅二人，都是很贫寒的士人。由京到他们家乡，有五千多里。由四川到湖南，有四千余里，彼此路都太远。这两人在京城，半年不能收到家信，就是叫他寄信回去，他家也万没有便人附东西到湖南。九弟要详禀祖父大人，不如在省以高价购买上等川漆还便当些。

做直牌匾，祖父大人是驰封中宪大夫，父亲是诰封中宪大夫，祖母驰封恭人，母亲诰封恭人。京官加一级请封，侍读学士是从四品，所以堂上都是正四品。蓝顶是暗蓝。我正月寄回二顶。书不尽宣，诸详澄、温书中。今日身上敷药，不及为楷，堂上诸大人，两弟代为禀告。（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）致诸弟·读书宜选一明师

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胡二等初一日到营，接奉父大人手谕及诸弟信，具悉一切。于二十日在汉口起，二十一日到黄州。二十二日至者城，以羊一豕一为文祭吴村甄甫师。二十三日过江至武昌县。二十四在巴河晤郭雨三之弟，知其兄观亭在山西，因属邑失守革职，雨三现署两淮监运使。二十九日至蕲州，是月水师大战获胜。

初一初四初五，陆军在田家镇之对岸半壁山大战获胜。初九初十水师

在蕲州开仗小胜，十三日水师大破田家镇贼防，烧贼船四千余号。自有此军以来，陆路杀贼之多，无过于初四之战，水路烧船之多，无有过于十三之役。现在前帮已至九江，吾尚驻田家镇，离九江百五十里。陆路之贼，均具奏报之中，兹并抄录寄回，祈敬呈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一览。刘一良五于廿日到田家镇，得悉家中老幼均安，甚慰甚慰！魏荫亭先生既来军中，父大人命九弟教子侄读书，而九弟书来坚执不肯。欲余另请明师。余意中实乏明师可以聘请，日内与霞仙及幕中诸君于熟商。近处惟罗研生兄，是我心中佩仰之人，其学问俱有本原，于《说文》音学舆地，尤其所长。而诗古文辞及行楷书法，亦皆井求有年。吾乡通经学古之士，以邹叔绩为最，而研生次之。其世兄现在余幕中，故请其写家信聘研生至吾乡教读。

研兄之继配陈氏，与耦庚先生为联襟，渫又明于风水之说，并可在吾乡选择吉地，但不知其果肯来否？渫现馆徐方伯处，未知能辞彼就此否？若果能来，足开吾邑小学之风，于温甫子植，亦不无裨益。若研兄不能来，则吾心别无他人。植弟不肯教，则乞诸弟为访择一师而延聘焉为要。甲三甲五可同一师，不可分开，科一科三科四亦可同师，余不一一，诸侯续布。（咸丰四年十月廿二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熟商：反复商量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胡二等初一日到营，接奉父大人手谕和诸位弟弟的信，知道一切。兄

长于二十日在汉口起程。二十一日到黄州。二十二日到诸城，杀猪宰羊并作祭文一篇祭奠吴甄甫老师。二十三日过江到武昌县。二十四日在巴河令见郭雨三的弟弟，知道他兄长观亭在山西，因所属邑城失守革了职务，雨三现署两淮盐运使，二十九日到蕲州。这月水师大战取胜。

初一初四初五，陆军在田家镇对岸丰壁山大战取胜。初九初十水师在蕲州开仗小胜，十三日水师大破田家镇敌人防阵，烧敌船四千多号。自从有这支军队以来，陆路杀敌之多，没有超过初四那一战的；水路烧船之多，没有超过十三日那一仗。现在前锋已到九江，我还驻在田家镇，离九江百五十里。陆路的敌人，都在广济、黄海一带。塔罗于二十三日起程去剿。一切军事的详请，都在具奏报告。现并抄录寄回，敬祈呈父亲大人、叔父大人一阅，刘一良于二十日到田家镇，得悉家中老幼都平安，十分欣慰。

魏荫亭先生既来军中，父大人命九弟教子侄读书，而九弟坚执不肯，要我另外请名师。我心里实无名师可请，日内与霞仙府幕诸君子反复商量，近处只有罗研生兄，是我心中佩仰的人，他的学问都有本源，于《说文》音学舆地更是他的长处，而诗古文辞及行楷书法，也讲求有年。我乡通经学古之士，以邹叔绩为最，而研生次之。他的世兄现在我幕中，所以请他写信聘研生到我乡教书。

研兄的继配陈氏，与耦庚先生为联襟，他又明了风水这说，并可在我乡选择吉地，但不知他肯来不？他现在徐方伯处教馆，不和能辞彼就此不？如果能来，是可以开我乡小学之风的，对于温甫、子植也有益

处。如研兄不能来，那是我心中别无他人。植弟坚执不肯教，求弟弟们访寻一老师：甲三甲五可同一师，不可分开。科一科二科四，也可同师。余不一一，其余以后再写。（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）致四弟·读书不可太疏忽

【原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贺常四到营，接弟信，言早起太晏；诚所有免。去年住营盘，各营皆畏慎早起，自腊月廿六移寓公馆，早间稍晏，各营皆随而渐晏，未有主帅晏而将弁能早者也。犹之一家之中，未能家长晏而子弟能早者也。

沅弟在景德镇，办事甚为称靠，可爱之至！惟据称悍贼甚多，一时恐难克复，官兵有劲旅万余，决可无疑。季弟湖北，已来一信，胡咏帅待之甚厚，家中尽放心。家中读书事，弟宜常常留心，如甲五科三等，皆须读书，不失在家子弟风范，不可太疏忽也，（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晏：晚，迟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。

贺常四到营，接到你的信，说早起太晏，在所不免。去年住营盘，各营都怕早起。自腊月二十六移庄公馆，早上稍微晏了，各营都随着渐渐晏了。没有主帅晏而将弁能早的。好比一家之中，没有家长晏而子弟能早的。

沅弟在景德镇，办事很稳妥可靠，可爱之至！惟据说强悍的敌人很多，一时恐怕难以克复。官兵有劲旅万余，决可无疑。季弟在湖北，已来了一信。胡咏帅待他很厚，家里尽可放心。家里读书的事，弟弟要时刻留心，如甲五科三，都要读书，不失大家子弟风范，不要太疏忽了。

（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）致四弟·宜劝诸侄勤读书

【原文】

澄弟左右：沅弟营中久无战事，金陵之贼，亦无粮尽确耗^①。杭州之贼目陈炳文，闻有投诚之信，克复当在目前。天气阴雨作寒，景象亦不甚匪。吾在兵间日久，实愿早灭此寇，仰斯民稍留孑遗而睹此消息，竟未知何日息兵也？

纪泽兄弟及王甥罗婿读书，均属有恒。家中诸侄，近日勤奋否？弟之勤，为诸兄弟之最，俭字工夫。日来稍有长进否？诸侄不知俭约者，常常训责之否（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耗：消息，音信。

②稍留孑遗：稍为留下一些后人。

【译文】

澄弟左右：

沅弟营中许久没有战事，金陵之敌，也没有缺粮的确，杭州之敌人头目陈炳文，听说有投降的信，应该不久克复。天气阴雨作寒，景象也不大好。我在战场久了，实在愿意早日消灭敌人，以让老百姓稍留几个后人。而听了这此消息，竟不知哪一天可以息兵？

纪泽兄弟及王甥罗婿读书，都还有恒。家里各位愈来愈侄儿，近来勤奋吗？弟弟的勤奋，是兄弟中之最。俭字工夫，近来稍长进否？侄儿辈不知道俭约的，弟弟常常训责了吗？（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）致四弟九弟·宜居家时苦学

【译文】

澄沅两弟左右：

腊月初六接沅弟来信，知己平安到家，慰幸无已！少荃初六日起行，已抵苏州。余于十四日入闱写榜^①，是夜二更发榜，正榜二百七十三，副榜四十八，闱墨极好，为三十所来所未有。

韞斋先生与副主考亦极得意，士子欢欣传诵。韞师定于二十六日起程，平景孙编奏请便道回浙，此间公私送程队约各三千有奇。各营挑浚奏淮河，已浚十分之六，约年内可以竣事。澄弟所劝大臣大儒致身之道，敬悉敬悉，惟目下精神，实不如从前耳。

《鸣原堂论文钞》、《东坡万言书》，弟阅之如尚有不能解者，宜写信来问。弟每次问几条，余每次批几条，兄弟论文于三千里外，亦不减对床风雨之乐。弟以不能文为此身缺憾，宜趁此家居时，苦学二三年，不可抛荒片刻也。（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闱：考试的地方，卯考场。”

【译文】

澄、沅两弟左右：

腊月初六接沅弟来信，知己平安到家，慰幸无已。少在于初六日起行，

已抵苏州。我于十四日入闱写榜，当夜二更发榜，正榜二百七十三，副榜四十八。闱墨极好，为三十年来所没有。

福斋先生与副主考也很得意，士子欣喜传诵。祖师定于二十六日起程。平景孙编修奏请便路回浙。这里公私送程仪约各三千有奇。各营挑浚奏淮河，已浚十分之六，大约年内可以完工，澄弟所劝大臣大儒改身之道，敬悉敬悉，惟现在精神，实在不如从前。

《鸣原堂论文抄》《东坡万言书》，弟弟看了如有一能解的，写信来问。弟弟每次问几条，我每次批几条，兄弟论文于三千里外，也不减对床风雨之乐。弟弟以不能文为自身缺憾，宜于趁在家时，昔学两三年，不可以片刻抛荒。（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）致九弟·讲求奏议不迟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，弟信言寄文每月以六篇为率，余意每月三次，每次未滿千字者则二篇，千字以上者则止一篇。选文之法，古人选三之二；本朝入选三之一，不知果当弟意否？

弟此时讲求奏议，尚不为迟，不必过懊恼。天下督抚二十余人，其奏疏有过弟者，有鲁卫者，不有及者，弟此时用功，不求太猛，但求有恒^①，以吾弟攻金陵之苦力，用之他事，又何事不可为乎？（同治四年正月廿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恒：恒心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弟弟信中说寄文章每月规定六篇我的意思每月三次，每次不满千字的写两篇，千字以上的只要一篇。选文的方法，古人选三分之二，本朝入选三分之一，不知合弟弟的意不？

弟弟现在讲求奏议，还不迟，不必过于懊恼。天下督抚二十多人，奏疏超过弟弟的，有鲁卫者，有不及者，弟弟这时用功，不求太猛了，但求有恒心。以我弟攻金陵的苦力，用于其他事，又何事不可以做成。

（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四日）致四弟九弟·淳嘱瑞侄用功

【原文】

澄沅弟左右：

纪瑞侄得取县案首，喜慰无已！吾不望代代得富贵，但愿代代有秀才。秀才者，读书之种子也。世家之招牌也，礼义之旗帜也。淳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，为人与为学并进，切戒骄奢二字，则家中风气日厚。而诸子侄争相濯磨^①矣。

吾自受督办山东军务之命，初九十三日两折，皆已寄弟阅看，兹将两次批谕抄阅。吾于廿五日起行登舟，在河下停泊三日，待遣回之十五营，一概开行，带去之六营，一概拔队，然后解维长行，茂堂不愿久在北路，拟至徐州度署。九月问准茂堂还湘，勇丁有不愿留徐者，亦听随茂堂归。总使吉中全军，人人荣归，可去可来，无半句闲话，惹人谈论，沅弟千万放心。

余舌尖蹇涩。不能多说话，诸事不甚耐烦，幸饮食如常耳。沅弟湿毒未减，悬之至！药物断难收效，总以能养能睡为妙！（同治四年五月廿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濯磨：濯：洗，此处指争相学习和磨练。

【译文】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纪瑞侄得了县的案首，大高兴了！我不望代代得富贵，但愿代代有秀才。秀才，就是读书的种子，世家的招牌，礼义的旗帜。谆嘱咐瑞侄从此更加奋发，为人与为学并进，世戒骄奢二字，那家里的风气便越淳厚，而子侄们都争相濯磨。

我自受了督办山东军务的命令，初九、十三日两折，都已寄给弟弟看。现将两次批谕抄给你看。我于二十五日起行登船，在河下停泊三天等遣回的十五营，一概开行。带去的六营，一概拔队，然后解维长行。茂堂不愿久在北路，准备到徐州度署，九月间准备茂堂回湖南，士兵有不愿留徐州的，也听其随藏堂回去。总要让吉中全军，人人荣归，可去可未，没有半句闲话，惹人议论，沅弟千万放心。

我舌尖蹇涩，不能多说话，什么事都不耐烦，幸亏饮食还如常。沅弟湿毒没有减轻，悬念之至！药物决难收效，总以能养能睡为妙。（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）致四弟九弟·述为不学有四要事

【原文】

澄沅两弟左右：屡接弟信，并阅弟给纪泽等谕帖，具悉一切。兄以八月十三出省，十月十五日归署，在外匆匆，未得常寄函与弟，深以为歉小澄生子，岳松入学，是家中近日可庆之事，沅弟夫妇病而速痊，亦属可慰。

吾见家中后辈，体皆虚弱，读书不甚长进，曾以为学四事勉儿辈：一曰看生书宜求速，不多读则太陋。一曰温旧书宜求熟，不背诵则易忘。一曰习字宜有恒，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，山之无木。一曰作文宜苦思，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，马之肢不能行。四者缺一不可，盖阅历一生深知之，深悔之者，今亦望家中诸侄力行之。两弟如以为然，望常以此教诫子侄为要。

兄在外俩月有余，应酬极繁，眩晕脑气等症，幸示复发，脚中亦愈。惟目蒙日甚^①小便太多，衰老相逼，时势当然，无足怪也。（同治六年十月廿三月）

【注释】

①日甚：一天比一天厉害。

【译文】

澄、沅两弟左右：

多次接到你们的信，并看了弟弟纪泽等的谕帖，具悉一切。兄长八月十三日出省。十月十五日归署。在外匆匆忙忙，没有常常写信给你们，深以为歉。小澄生子，岳松入学，是家中近日可以庆祝的事。沅弟夫妇病而速愈，也可欣慰。

我见家里后辈，体质虚弱，读书不大长进，曾经以为学等四件事勉励儿辈。一是看生书要求速，不多读就会陋钝。一是温旧书要求熟，不背诵就易忘。一是习字要有恒，不会写便好比身上无衣，山上无树。一是作文要苦思，不会写文章，好比哑巴不能说话，马跛不能行走。四者缺一不可，这是阅历一生才知道的，今也希望子侄努力实行。两

位弟弟如果认为对，望常以这四点教诫子侄。

兄长在外两月有余，应酬很繁忙，眩晕疵气等病，幸亏没有复发，脚肿也好了。只是眼睛蒙蒙一天天厉害，小便太多，衰老相逼而来，时势如此，不足怪。（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）

三 治 家 篇

-----禀父母·述家和万事兴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正月八日，恭庆祖父母双寿，男去腊作寿屏二架，今年同乡送寿对者五人，拜寿来客四十人，早面四席，晚酒三席。未吃晚酒者，于十六日廿日补请二席。又请人画椿重荫，观者无不叹羨！

男身体如常，新年应酬太繁，几至日不暇给，媳妇及孙儿女俱平安。正月十五，接到四弟六弟信，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，六弟欲借九弟至省城诚书。男思大人家事日烦，必不能常在家熟照管诸弟，且四弟天分平常，断不可一日无师，读书改诗文，断不可一课耽搁。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，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，其束修银，男于八月付回，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！

六弟实不羁①之才，乡间孤陋寡闻，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。且少年英锐之气，不可久挫，六弟不得入学，即挫之矣，欲进京而男

阻之，再挫之矣。若又不许肆业省城，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？伏望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，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，其费用，男于二月间付银什两，至金竺虔家。

夫家和则福自生，若一家之中兄有言，弟无不从，弟有请，兄无不应，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，未之有也。反是而不败者，亦未之有也。伏望大人察男之志！即此敬稟叔父之人，恕不另具。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，即为吾族光大门弟，可喜也！谨述一二，余续稟。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不羈：比喻不拘小节，不受约束的性格。

②蒸蒸：象气一样柱一升，比喻一团和气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稟告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正月八日，恭敬地庆贺祖父母双寿，儿子去年冬天做了寿屏两架。今年同乡送寿对的五人，拜寿的来宾四十人，早面四席，晚酒三席。没有吃晚酒的，于十六日和二十日补和羡慕的。儿子身体如常，新年应酬大多，几乎是一天到晚应接不暇。媳妇及孙儿女都平安。正月十五，接到四弟六弟的信，四弟想跟季弟一起从汪觉庵老师学，六弟想跟九弟到省城读书。儿子想父母大人家里的事越来越烦杂，不能经常在家塾学堂照管几位弟弟。并且四弟天分平常，一定不可以一天没有老师讲解课文和修改诗文，一定不可以耽搁一课。请父母大人就听从儿子的请求，叫四弟季弟从觉庵老师，他们的学费，

儿子在八月汇款回来。两位弟弟自然会更加发奋学习了。

六弟实际是一个不愿受约束的人才，由于乡里条件差、见闻少，一定不能够启迪他的见识，坚定他的志向。并且年轻人有一股锐气，不可以久久的受挫折。他为能入学，已是挫折了。想进京了又阻止他。再次受挫折；如果又不准他去省城读书，不是太挫他的锐气了吗？希望父母大人俯从儿子等人的请求，叫六弟九弟到省城读书，他们的学费儿子在二月间付给二十两金竺虔家里。

家庭和睦，那福泽自然产生。如果一家之中，哥哥说了的话，弟弟无不奉行；弟弟有请求，哥哥总是答应，充满和气而家道不兴旺的，从来没有见过。相反的，如果不失败，也从来没有见过。希望大人体谅儿子的心志！就以这封信禀告叔父大人，恕我不另写了。六弟将来必定是叔父家的能承提家事和祖业的人，为我们族上争光，可喜可贺。谨向大人禀告，其余的容以后再禀告。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）

禀父母·教弟以和睦为第一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二月十六日，接到家信第一号，系新正初三交彭山峒者，敬悉一切。去年十二月十一，祖父大人忽患肠风，赖神戮佑，得以速痊，烈游子闻之，尚转心悸！六弟生女，自是大喜。初八日恭逢寿诞，男不克在家庆祝，心犹依依。

诸弟在家不听教训，不甚发奋，男观诸来信即已知之。盖诸弟之弟，总不愿在刺的书，自己亥年男在家里，即有此意，牢不可破。六弟欲

从男进京，男因散馆去留未定①，故此时未许。庚子年接家眷，即请弟等送，意欲弟等京读书也。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，男不敢许，以故但写诸弟而不指定何人。迨九弟来京，其意颇遂，而四弟六弟之惫，尚未遂也。年年株守家园，时有耽搁，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；近地又无良友，考试又不利。兼此数者，怫郁难伸②，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，其所以怨男者有故。丁酉在家教弟，威克厥爱③，甲可怨一矣。云亥在家，未尝教弟一字，可怨二教矣。临进京不肯带六弟，可怨三矣。不为弟择外专，仅延丹阁叔教之，拂厥本意，可怨四矣。明知两弟不厄家居，而屡次信回，劝弟寂守家塾，可怨五矣。

惟男有可怨者五端，故四弟六弟难免内怀隐衷，前此含意不伸，故从不写信与男，去腊来信甚长，则尽情吐露矣。男接信时，又喜又惧，喜者喜弟志气勃勃，不可遏也。惧者，男再拂弟意，将伤和气矣。兄弟和，虽穷氓不户必兴，兄弟不和，虽世家宦族必败。男深知此理，故稟堂上各位大人，俯从男等兄弟之情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。九弟前年欲归，男百般留，至去年则不复强留，亦恐拂弟意也。临别时彼此恋恋，情深似海，故男自九弟去后，思之尤切，信之尤深，谓九弟纵不为科目中人，亦当为孝弟中人。兄弟人人如此，可以终身互相倚倚，则虽不得禄位，亦伤哉？

伏读手谕，谓男教弟宜明责之，不宜琐琐告以阅历工夫。

男自忆边年教弟之信，不下数万字，或明责，或婉劝，或博称，或约指，知无不言，总之尽心竭力而已，男妇孙男女身体皆平安，伏乞放心，男谨稟。（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散馆：清制。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举行甄别考试之称。

②拂郁难伸：忧郁难言。

③威克厥爱：威严超过与宠爱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二月十六，接到家里第一封信，是新年正月初三交彭山岷的那封，已明白一切。去年十二月十一日，祖父大人忽然患肠风，依靠神灵的保佑，很快痊愈了。但在外的游子听了，心里还是心跳呢。六弟生了一个女儿，这自然是大喜。初八日恭逢寿诞，儿子不能在家里参加庆祝，心里老是依依难忘。

几位弟弟在家里不听大人的教训，不很发奋，儿子看来信已经知道了。看来几位弟弟的意思，总不愿意在家塾学堂读书。儿子还在家里时，就有这个意思，而且牢不可破。六弟想跟儿子进京，儿子在庶常馆学习的去留尚没有定，所以没有答应。庚子年接家眷进京，请弟弟们送，意思是想弟弟们来京读书，特别是因为祖父母、父母在上，儿子不敢答应，所以只写诸弟而不指定何人。九弟来京，他的意思如愿以偿了，而四弟六弟却没有。年年呆在家里，学问时时搁了，大人又不能在家里教他们，附近又没有好的朋友，考试又失败了，有这么几种原因，所以觉得很受压抑而闷郁不乐，所以四弟六弟不免埋怨我。他们埋怨我是有原因的。丁酉年在家教他们时，威严过头而缺少爱抚，可以埋怨的第一点。己亥年在家，没有教弟弟一个字，可以埋怨的第

二点。临到进京了不肯带六弟，可以埋怨的第三点。不为弟弟另外选择外面的老师，仅仅只请了凡阁叔，违背了他们的意思，可以埋怨的第四点。明明知道两弟弟不愿在家而屡次回信，劝他们在家读家塾，可以埋怨的第五点。

正因为儿子有可埋怨的五点，所以四弟六弟难免心里藏着这些隐衷，以前一直闷在肚子里没有申述的机会，所以从不给我写信。去年腊月写了一封长信，才把这一肚子怨气都吐了出来，儿子接信时，又高兴又害怕。喜的是弟弟们志气勃勃有生气，不可阻挡。怕的是儿子若再次违背他们的意愿，将会伤了兄弟的和气。兄弟和睦，虽说是穷困的小户有家也必然兴旺。兄弟不和，虽说是世代官宦人家也必然败落。儿子深知这个道理，所以禀告堂上大人，俯从儿子等兄弟的情价，实在是把和睦摆在第一位。九弟前年想回，儿子百般苦苦挽留，到去年才不再强留，也是恐怕违背了他们的意愿。临走时彼此依依不舍，情深以海，所以儿子从九弟走后，非常相信他，也非常想念他，九弟即使不是科场中人，也会是孝、悌中人、兄弟个个如此，可以终身互相依靠，就是不当官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恭读父母的手书教诲，说儿子教育弟弟应该以明白责备为好，不适宜唠叨教他们阅历。儿子回忆多年来教育弟弟的信，不下数万字，或者明白的责备，或者委婉的规劝，或者从大的广泛的论述，或者从小的方面细细的指点，知无不言，总之，尽一切努力罢了。媳妇和孙子孙女都平安，请放心。儿子谨禀，（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）致诸弟·教弟婚姻大事须谨慎

【原文】

诸位老弟足下：

十六早，接到十一月十二日发信，内父亲一信，四位老弟各一件，具悉一切，不胜次喜！四弟之诗，又有长进，第命意不甚高超，声调不甚响亮。命意之高，须要透过一层，如说考试，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，不足介怀，则诗意高矣。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，则意浅矣。举此一端，余可类推。腔调则以多读诗为主，熟则响矣。

去年树立堂所寄之笔，亦我亲手买者，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钱五百文，实不能再寄。汉壁尚可寄，然必须明年会武后，乃有便人回南，春间不能寄也。

五十读书固好，然不宜以此耽搁自己功课；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此语不诬也。

家常欲与我结婚，我所以不愿意者，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，作威福，衣服鲜明，仆从恒赫，①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，诱我子弟好奢耳。今溍再三要结婚，发甲五八字去，恐溍家是要与我为亲家，非欲与弟为亲家。此语不可不明告之。

贤弟婚事，我不敢作主，但亲家为人如何？亦须向汪三处查明。若吸鸦片烟，则万不可对。若无此事，则听堂上各夫人与弟自主之可也。所谓翰堂秀才者，其父子皆不宜亲近，我曾见过，想衡阳人亦有知之者，若要对亲，或另请媒人亦可。

六弟九月之信，于自己近来弊病，颇能自知，正好用功自医。而犹曰终日泄泄②，此则我所不解者也。

家中之事，弟不必管，天破了，自有女娲管，洪水大了，自有禹王管。家事有堂上大人管，外事有我管，弟辈则宜自管功课而已，何必问其他哉？至于宗族姻党，无论他与我有隙无隙，在弟辈只宜一要概爱之敬之。孔子曰：“汎爱众，而亲仁。”孟子曰：“爱人不亲，反其仁；礼人不答，反其敬。”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，将来当家立业，岂不个个都是仇人，古来无与宗族、乡党为仇之圣贤，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。

十一月信言：观看《庄子》并《史记》，甚善！但作事必须有恒，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之书丢下，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。若能明年将《史记》看完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，不必问进学与否也。贤弟论袁诗，论作字，亦皆有所见；然空言无益，须多做诗，多临帖乃可谈耳。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，亦向益哉？即言之津津③，人谁得而信之哉？

九弟之信，所以规劝我者甚切，余览之，不觉毛骨悚然④！然我用功，实脚踏实地，不敢一毫欺人，着如此做去，不作外官，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，上不敢欺天地祖父，下不敢欺诸弟与儿侄。而省城之闻望日隆，即我亦不知其所自来。我在京师惟恐名浮于实，故不先拜一人，不自诩一言，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。

来书写大场题及榜信，此间九月早已知之，惟县考案首前列及进学之人，则至今不知。诸弟以后写信，于此等小事，及近处戚族家光景，务必一一详载。

季弟信亦谦虚可爱，然徒谦亦不好，总要努力前进，此全在为兄者倡

率之，余他无所取，惟近来日日不恒，可为诸弟倡率。四弟六弟，总不欲以有恒自立，独不泊坏季弟之样子乎？余不尽宣，兄国藩手具。

（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- ①亘赫：即显赫。
- ②泄泄：优闲自得，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- ③津津：言之有味，滔滔不绝于口的样子。
- ④悚然：恐惧，害怕。

【译文】

诸位老弟：

十六日早上，接到十一月十二日发的信，里面父亲写的一封，四位老弟各一封，一切都知道了，非常高兴！四弟的诗，又有长进。只是诗的立意不很高超，声调不很不响亮。立意要高，必须提高一个层次。如说考式，那应该说科名是身外之物，不足以使一个人耿耿于怀，那么立意便高了一筹。如果说一定要取得科名为荣幸，那意义便浅薄了。举这一个例子，其余便可类推。声调不响的问题要多读诗来解决，熟读古诗，声调自然会响啦！

去年树堂所寄的笔，也是我亲自买的。“春光醉”这种牌子的目前每支大钱大百文，实在不能再寄了。“汉壁”还可以寄，但必须明年会考以后，才有得便的人回湖南，春间不可能寄了。

五十读书固然好，但不可以因为这耽搁自己的功课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这话是不错的。

常家想与我结婚，我所以不愿意，是因为常世兄这个人最喜欢仗父亲的势欺侮别人，衣服也太华丽，仆从前呼后拥，显赫一时，恐怕他家的女子有做官人家的骄气奢气，这样会破坏我家的家规，引诱我家子弟侈奢，现在他再三要结婚，发甲五八字去，恐怕他家是要与我为亲家，不是想与弟弟为亲家，这话我不能不明启告诉你们。

贤弟的婚事，我不敢作主，但是亲家为人如何？也要问汪三那边查问清白，如果吃鸦片烟，那万万不可能对亲。如果没有这件事，那就听堂上各位大人与贤弟自主好了，所谓叫翰堂的那位秀才，他父子两人都不宜去亲近，我曾经见过，衡阳人也有知道他底细的。如果要对亲，或者可以另外请媒人。

六弟九月的信，对于他自己近来的毛病，很有自知之明，正好下功夫把毛病治好。但又说自己一天到晚闲散无事，这就使我不明白了。

家中的事务，弟弟们不必去管。天破了，自有女娲氏去补天，洪水大了，自有禹王爷去治水，家事有堂上大人管，外边的事有我管，弟弟们只宜管自己的功课罢了，何必去过问其他事情呢？至于宗族里的人，娘舅那方面的人，不管他与我们有嫌隙没有嫌隙，对于你们只适宜统统的去爱他们敬他们。孔子说：“爱民众，和有仁义的人亲近。”孟子说：“我爱别人，别人却不亲近我，自己要反躬自省，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；我们以礼待别人，别人却不理睬我，自己要反躬自省，自己的乖瞅是不是不周到。”现在没有管理家事，如果还生嫌怨，将来当家了立业了，岂不是个个都成了仇人？自古以来，没有和宗族、乡党缔仇的圣贤之人，弟弟们不要老是专指责别人。

十一月的信中说：现在正在看《庄子》和《史记》，很好，但做事必须有恒心，不可说考试在即，便把没有看完的书丢下。必须从头到尾，句句看完。如果能够把《史记》看完，那么以后看书，不可以限量，不必去问是不是进步了，贤弟讨论袁诗和书法，也都有些见解。但是空说没有益处，必须多做诗，多临帖，才谈得到有体会。比方有人要进京城，在家里坐着一步不走，空口说进京的旅程又有什么益处？你即使说得津津有味，又有谁相信呢。

九弟的信，对我的规劝非常切当，我看后，不觉为之毛骨悚然。但我用功，实在脚踏实地，不敢有一丝一毫欺骗别人。如果这么做下去，就是不做外官，将来道德文章，也必须粗有成就的，上不敢欺骗天地和堂上大人，下不敢欺骗诸位老弟与儿子辈。而我在省城的声望是越来越高，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问说起，我在京城，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，所以不先拜一个人，不自吹一句话，深深以超乎情理的称许为可耻。

来信写的大场题目和发榜的讯息，这边九月间早已知道了，只是县考的案首前列几名和进学的人，至今还不知道。诸位弟弟以后写信，对于这些小事，以及附近亲戚家的情形，务必一一详细写明。

季弟的信也谦虚、可爱。但L仅是谦虚也不好，总要努力进步，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，做表率，我没有什么可取之处，只是近来做事学习天天有恒，可作为弟弟们的表率。四弟六弟总不想有恒自立，难道不怕在季弟面前坏了样子吗？其余的不一一说了。兄国藩手具。

（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）禀父母·勿因家务过劳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膝下：十六夜，接到六月初八日所发家信，欣悉一切。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，尤为莫大之福！六月二十八日，曾发一信升官事，想已收到。冯树堂六月十六日出京，寄回红顶补服袍褂手钏笔等物。廿八月可以到家。贺礼惟七月初五日出京，寄回鹿胶高丽参等物，廿九月可以到家。

四弟九弟信来，言家中大小诸事，皆大人躬亲之，未免过于劳苦。勤俭持家之道，而人所处之地各不同，大人之身，上奉高堂，下荫儿孙，外为族党乡里所模范，千金之躯，诚宜珍重！且男忝^①窃卿贰，服役已兼数人，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，男实不安于心。此后万望总持大纲，以细微事付之四弟，四弟固谨慎者，必能负荷；而大人与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，相与娱乐，则万幸矣！

京寓大小平安，一切自知谨慎，堂上各位大人，不必挂念，余容另禀。

（道光二十六年十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忝：谦词。“愧”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母亲大人膝下：十六日晚，接到六月初八日所发出的家信，高兴的知道一切，祖父大人的病已好了十之八九，尤其是极大的福份。六月二十六日，曾发了一封信，说升官的事，想必已经收到了。冯树堂六

月十六日离开京城，寄回红顶礼服、袍褂、手钏、笔等东西，预廿八月可以到家里。贺礼惟七月初五离开京城，又托他带回鹿胶、高丽参等，预计九月可以送到家里。

四弟九弟写信来，说了家中大小事情，都是大人亲自管理着，不免过于劳苦了些。勤俭本来是持家的道理，而各人所处地位则不同。大人身上，上要奉养高堂，下要养育子孙，对外要做族党乡里的模范人物，千金贵体，应该对身体十分珍重才好，儿子很侥幸的升了官职，帮忙的还有几人，而大人家务如此辛苦，儿子实在心里不安。以后希望大人总揽大政方针，而将细微的事交给四弟。四弟为人谨慎，必定可以担负。而大人与叔父大人，只要天天侍候在祖父大人左右，一起娱乐，那便是万幸了。

在京合家大小都平安，一切都懂得谨慎，堂上各位大人，请不必挂念。其余的函再禀告吧！（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）禀叔父母·勿因劳累过度

【原文】

侄国藩谨禀

叔父母大人礼安。十六接家信二件，内父亲一谕，四弟一书，九弟季弟各一书，欧阳牧云一书，得悉一切。祖大人之病，不得少减，日夜劳心，父亲叔父辛苦服侍，而侄无离膝下，竟不得效丝毫之力，终夜思维，刻不能安。

江岷樵有信来，告渠已买得虎骨，七月当亲送我家，以之熬膏：可医痿痹云云，不知果送来否？

闻叔父去年起公屋，劳心劳力，备极经营。外面极堂皇，工作极坚固，费钱不过百千，而见者拟为三百千模范。焦劳①太过，后至吐血，旋又以祖父复病，勤劬②弥甚；而父亲亦于奉事祖父之余，撰理家政，刻不少休，侄窃伏思父亲叔父二大人年寿日高，精力日迈，正宜保奏神气，稍稍休息，家中琐细事务，可命四弟管理。至服侍祖父凡劳心细察之事，则父亲叔父躬任之，凡劳力粗重之事，则另添用雇工一人，不够则雇二人。

侄近年以来，精力日差，偶用心略甚，癖疾即发，夜坐略久，次日即昏倦。晁以力加保养，不甚用功，以求无病无痛，上慰堂上之远怀。外间作文，求写字，求批改诗文者，往往历久而莫偿宿诺，是以时时抱疚，日日无心安神恬之时，前四弟在京，能为我料理一切琐事，六弟则毫不无能管；故四弟归去之后外问之回信，家乡应留心之事，有免疏忽发弛。

侄等近日身体平安，合室大小皆顺。六弟在京若劝其南归，一则免告回避，二则尽仰事俯蓄之态，三则六弟两年未作文，必在家中、父亲叔父严责，方可用功。乡试渠不肯归，侄亦无如之何。

叔父去年四十晋一，侄谨备袍套一付；叔母今年四十大寿，侄谨备棉外套一件，皆交曹西垣管回，服满后即可着。母亲外褂并汉禄布夹袄，亦一同付回。闻母亲近思用一丫环，此亦易办，在省城买，不过三四十千，若有湖北逃荒者来乡，则更为便益，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买，以供母亲叔母之使令，其价侄即寄回。

侄今年光景之窘，较甚于往年，然东支西扯，尚可敷衍。若明年能得

外差，或升侍郎。便可弥缝。家中今年季弟喜事，不知窘迫否？侄于八月接到俸银。即当寄五十金回，即去年每岁几百金之说也。在京一切张罗，侄自有调停，毫不费力，堂上大人不必挂念，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焦劳：操劳。

②劬：劳苦，劳累。

【译文】

侄儿国藩谨此禀告

叔父母大人礼安。十六日接家信两件，其中父亲的谕示一封，四弟信一封，九弟季弟在省的信各一封，欧阳牧云的信一封，得以知道一切，祖父大人的病，没有减轻，日夜劳心，父亲和叔父辛苦的服侍，而侄儿远离膝下，竟不能出丝毫的力气，整晚翻来覆去的想，实在一刻都不得安宁。

江岷樵有信来，告诉我他已买到虎骨，七月份当会送到我家，用它熬膏，可以医治痿痹病，不知真的送了没有？

听说叔父去年起公房，劳心劳力，尽心尽力经营，外面很堂皇，工程很坚固，花钱不过百千，而参观的人都觉得三倍百千也不为过。但由于焦劳大过分了，以致后为竟吐起血来，接着祖父又生病，勤恳的眼侍非常累。而父亲也在奉侍祖父的闲余，管理家政，一刻也不休息。侄儿心想父亲、叔父两位大人年纪一天天大了，精力也一天天老迈起来，正合适保养神气，稍微休息，家里的琐细事务，可以叫四弟管，

至于服侍祖父，凡属劳心粗细的事，由父亲、叔父亲自担任。凡属粗重的事，可以添一名雇工做，不够还可雇两个。

侄儿近年来精力一天天差了，偶尔用心多一点，癖疾便会发。晚上坐得久了，第二天便感到疲倦。所以努力保养身体，不很用功，以便求得没有病痛，上慰堂上大人远方怀念。外面的人来求写文章、题字、批改诗文的，往往很久都不能如愿以偿，因此，经常抱着歉疚，天天没有心安神恬的时候，从前四弟在京，可以帮我料理一切琐事，六弟却毫不能管。四弟回去以后，侄儿对于外面的回信和家乡应当留心的人事，不免就疏忽了。

侄儿等近日身体平安，全家大小都顺遂。六弟在京城，侄儿苦苦劝他回湖南，一是免得别人说我不知回避；二是尽他上事堂上大人，下养儿孙的诚意；三是六弟两年来没有作文，一定要在家里，父亲、叔父严加督责，可以用功，乡试他不肯回去参加，侄儿也没有办法。

叔父去年四十晋一岁，侄儿谨备了袍套一付。叔母今年四十大寿，侄儿谨备棉袍一件。都交曹西垣带回，等守孝服满之日就可以穿了，母亲的外褂和汉祿布夹袄，也一起付回家。听说母亲近来想雇一名丫环，这件事也容易办。到省城去买，不过三、四十千，如果有湖北逃荒的来乡下，还会便宜些。希望叔父叫四弟留心，迅速去买，以供母亲、叔母的使唤，所需的钱侄儿立即寄回。

侄儿今年窘困的情形，还过于往年。但东支西扯，还勉强可以敷衍过去，明年如能得一外差，或升侍郎，便可以弥补亏空了。家里今年季弟办喜事，不知窘迫不？侄儿在八月接到俸银，马上寄五十金回家，

就是去年我说的每年一百金的许诺。在京城的一切张罗，侄儿自己调停妥当，并不费力，堂上大人，不必挂念。侄儿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）致诸弟·无时不想回家省亲

【原文】

澄侯子植季洪足下：正月十一日发一家信，是日子极不闲，又见温甫在外未归，心中懊恼；故仅写信与诸弟，未尝为书禀堂上大人，不知此书近已接到否？

温弟自去岁以来，时存牢骚抑郁之气，太史公所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其往者，温甫颇有此象。举业工夫，大为抛荒，闲或思一振奋，而兴致不能鼓舞，余深忧虑，每劝其痛著祖鞭，并心一往。

温弟辄言思得一馆。使身有管束，庶心有维系。余思自为京官，光景尚不十分窘迫，焉有不能养一胞弟，而必与寒士争馆地；向人求荐，实难启口，是以久不为之谋馆。

自去岁秋冬以来，间温弟妇有疾，温弟羁留日久，牢落无偶，而叔父抱孙之念甚切，不能不思温弟南归，且余既官二品，明年顺天主考，亦在可简放之列，恐温弟留京三年，又告回避，念此数者，欲劝温弟南旋，故上次信道及此层，欲诸弟细心斟酌。

不料发信之后，不过数日，温弟即定得黄正斋馆地。现在既已定馆，身有所管束，心有所系属，举业工夫，又可渐渐整理。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，如我或圣眷略好，有明年主考之望，则到四五月，再与温弟商入南闱^①或北闱行止。如我今年圣眷平常，或别有外放意外之事，则温弟仍留京师，一定观北闱，不必议南旋之说也。坐馆以曷束身心，

自是最好事，然正斋家澄弟所深知者。万一不合，温弟亦难久坐。见可而留，知难而退，但能不得罪东家，好来好去，即无不可耳。

余自去岁以来，日日想归省亲，所以不能者，一则京帐将近一千，归家途费，又须数百，甚难昔办。二则二品归籍，必须具折，折中难于措辞。私心所愿者，得一学差，三年任满，归家省亲，上也。若其不能，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，能办途费，后年必归，次也，若二者不能，只望六弟九弟，明年得中一人，后来得一京官，支持门面；余则告养归家，他日再定行止。如三者皆不得，则直待六年之后，至母亲七十之年，余誓具折告养；虽负债累万，归无储粟，亦断断不顾矣。然此实不得已之计，奢能于前三者之中，得其一者，则后年可堂上各大人，乃如天之福也！不审②祖宗默佑否？

现在寓中一切平安，癖疾上半身全好！惟腰下尚有纤痕。家门之福，可谓全盛，而余心归省之情，难以自慰，固偶书及，遂备陈之。

毅然伯之项，去年已至余寓，余始觅便寄南，家中可将书封好，即行送去，余不详尽，诸惟心照，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廿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南闱：闱，考场。南闱即江南乡试。

②不审：不知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

正月十一日发了一封家信，那天我很忙，又见温甫外出没有回来，心

里很恼火，所以只写信给弟弟，没有给堂上大人写信。不知道这封信近日收到没有？

温弟自从去年以来，存在一肚子牢骚和抑郁不得志的情绪，像太史公所讲的，在家好像丢失了什么一样不自在，大为抛弃和荒废，问或也想振作一番，但兴致总是鼓不起来，我深深的感到忧虑，经常劝他痛下决心争取进步，一心一意奔前程。

温弟则说他想安排一个教席，使自己有所管束，使思想有所维系。我想自己自从做京官，光景还不是很窘迫，难道养不起一个同胞弟弟，而必须与贫寒的士人去争夺一个教席：向别人请求荐一差事，是难以启齿的了，所以许久都没有去做。

自去年秋冬以来，温弟媳妇有病，温弟在京城呆得太久，孤身一人，而叔父抱孙子的心情很迫切，不能不想温弟回南方的事。而且我既然做了二品官员，明年顺天主考，我也在可能简放的范围之内，恐怕温弟留在京城三年，有回避的问题。想到这几点，想劝温弟回湖南，所以上次信中谈到这一层，想诸位弟弟细心斟酌。

不断发信过后不几天，温弟就定了黄正斋的教馆。现在既已定了馆，他的身子有所管束，思想也有所维系，应考的工夫，又可以渐渐整理。

等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，如果圣上对我的看法略好些，明年有当主考的希望，到了四五月，再与温弟商量是参加江南乡试或者顺天乡考的事情，如果当今皇上对我的看法平常，或者有意想不到的外放的事，那么温弟仍旧留在京城，一定参加顺天乡试，不必再考虑回乡了。坐谊用以管束自己的身心，自然是好事、然而正斋家，澄弟最了解，万

一不合，温弟也难久留。看见可以就留下，知道难处就退出，但不能得罪东家，好来好去，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了。

我自从去年以来，天天想回家探亲，所以不能够的原因，一是京城欠的债将近一千，回家路费，又要几百，恐难筹集。二是二品官回籍，必须写奏折，奏折难于措辞。自己内心所想的，是得一个学差，三年任满，回家探亲，这是上策。如果不行，或者明年得到一个外省主考，能筹集路费，后年必定回家，这是中策，如果两条都不可能，只希望六弟九弟明年两人之中考起一人，后来得一个京官，支持门面，我便告养归家，以后再定行上。如果三条都不利润，便等六年之后，到母亲七十岁时，我发誓要奏明皇上，告老归家。虽说欠债上万，没有一文钱的路费，也决不顾及了，然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，如果能在三条之中得其中一条，那么后年可以见到堂上大人，真是天大的的福气了，不知祖宗在暗中保佑我否？

现在我寓中一切平安！癰疾上半身全部好了。只是腰下面还有一点。我家的福气，可说是全盛时期，而我回家探亲的心情，难以自慰，所以偶一写到这里，便详细的禀告一番。

毅然伯之项去年已到了我住处，我便乘便寄回。家中可将信封好，马上送去，其余不详细说了，彼此心照不宣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）致诸弟·告诫弟弟要清白做人

【原文】

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：澄侯在广东，前后共发信七封；至郴州耒阳，又发二信，三月十一到家以后，又发二信，皆已收到。植洪二弟，今

年所发三信，亦均收到。

澄弟在广东处置一切，甚有道理。易念园庄生各处程仪，尤为可取。其办朱家事。亦为谋甚忠，虽无济干事，而朱家必可无怨。《论语》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①之邦行矣。”吾弟出外，一切如此，吾何虑哉？

贺八爷冯树堂梁俪裳三处，吾当写信去谢，澄弟亦宜各寄一书，即易念园处，渠既送有程仪，弟虽未受，亦当写一谢信寄去；其信即交易宅，由渠家书汇封可也。若易宅不便，即托岱云觅寄。

季洪考试不利，区区得失，无足介怀。补发之案，有名不去复试，甚为得体。今年院试，若能得意，固为大幸！即使不遂获售，去年家中既售一个，则今岁小挫，亦盈虚自然之理，不必抑郁，植弟书法甚佳，然向例未经过岁考者，不合选拔。弟若去考拔，则同人必指而目之，及其不得，人不以为不合例而失，且以为写作不佳而黜，吾明知其不合例，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？

弟书问我去考与否？吾意以科考正场为断，若正场能取一等补廪，考则拔之时，已是廪生入场矣。若不能补廪，则附生考拔，殊可不必，徒招人妒忌也。

我县新官加赋，我家不必答言，任他加多少，我家依而行之；如有告官者，我家不必入场。凡大员之家，无半字涉公诞②，乃为得体；为民除害之说，为辖之属言之，非谓去本地方官也。

曹西垣教习服满，引见以知县用，七月却身还家；母亲及叔父之衣，并阿胶等项，均托西垣带回。

去年内赐衣料袍褂，皆可裁三件；后因我进闾考教习，家中叫裁缝做，裁之不得法，又窃去整料，遂仅裁祖父父亲两套。本思另办好料，为母亲制衣寄回，因母亲尚在制中，故未遽寄。

叔父去年四十晋一，本思制衣寄祝，因在制未遽寄也。兹托西垣带回，大约九月可到家，腊月服阕，即可着矣。

纪梁读书，每日百余字，与泽儿正是一样，只要有恒，不必贪多。澄弟亦须常看《五种遗规》及《呻吟语》，洗尽浮华，朴实谙练，上承祖父，下型子弟，吾于澄弟实有厚望焉！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蛮貊：野蛮异族。

②公议：公庭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澄侯在广东，前后一共发信七封，到了郴州耒阳，又发两封。三月十一日到家以后，又发了两封。都已收到。植、洪两位弟弟，今年所发的三封信，也都收到了。

澄弟在广东处置一切事务，都比较合理。易念园庄生几处送上路的财物，尤其办得好。办理朱家的事，谋画忠诚，虽然不能解决问题，朱家必定不会有怨言。《论语》说：“言语忠诚老实，行为忠厚严肃，纵然到了野蛮人国度，也行得通。”弟弟在外面，处理一切都能这样，我还有什么顾虑呢？

贺八爷、冯树堂、梁俪裳三个地方，我当去信道谢，澄弟也应该各寄一封信去。就是易念园处，他既送了路费，弟弟虽说没有接受，也应该写一封信致谢，信交到易家住宅，由他家一起封寄。如果易宅不方便，就托岱云设法寄好了。

季洪考试失利，小小的得失，不足以放在心上。补发有名没有去复试，很是得体。今年院试，如果考得得意，固然是大好事，就是没有考好，去年家里既然已考上一人，那么今年有点小挫折，也是有盈有亏的自然道理，不必要压抑忧郁。植弟书法很好，但从来的惯例，没有经过年考的，不合选拔条件。弟弟如果去考，那么同考的人必然指责你、看着你，等到考不取，别人不会认为你是不合惯例而未录取，而是说你写作不佳而落榜。我们明知不合惯例，何必因此受人一番指责呢？弟弟信中间我去不去考？我的意见以科场考试的情况来判断：如果正场能考取一等增补廪生，并且马上选拔，那已经取得廪生资格了。如果不能增补廪生，那么作附生去考，就不必了，因为徒然招来别人的妒忌。

我县新官增加赋税，我家不要去干预，随他加多少，我家都照给。如果有告状的，我家不要搀合进去。凡属大官的家庭，要做到没有半个字涉及到公庭，才是得体的。为民除害的说法，是指除掉地方官管辖地域内所属之害，不是要除去地方官。

曹西垣教习服务期满，引见之后，用为知县，七月动身回家。母亲和叔父的衣服、阿胶等，都托他带回。

去年赐的衣料袍褂，都可裁三件。后来因为进闱考教习，家里叫裁缝

做，裁得不得法，又偷他整段的衣料，结果只裁得祖父、父亲两套，本想另外买好衣料，为母亲制衣寄回。因母亲还在守制，所以没有急忙寄回。叔父去年四十晋一岁，本想做衣祝寿，也因在守制没有急忙寄。现托西垣带回，大约九月可以到家，腊月守制服潢，就可穿了。纪梁读书，每天百余字，与泽儿正好一样，只要有恒心，不必要贪太多。澄弟必须常看《五种遗规》和《呻吟语》，把浮华的习气洗干净，朴实干练，上可继承祖风，下可为子弟做模范，我对于澄弟寄予厚望，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）致诸弟·述改建祖屋之意见

【原文】

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：十二月初九，接到家中十月十二日信，初十日一信，具悉一切。家中改屋，有与我意见相同之处，我于前次信内，曾将全屋画图寄归，想已收到，家中即已改妥，十一月初一日一信，则不必依我之图矣。但三角丘之路，必须改于檀山嘴下面，于三角丘密种竹木，此我画之要叫嘱，望诸弟禀告堂上，急急行之。家中改房，亦有不与我合意者，已成则不必再改，但六弟房改在炉子内，此系内外往来之屋，欲其通气，不欲其闷塞，余危以为必不可。不若以长横屋上半节间断作屋为妥。内茅房在石柱屋后，亦嫌太远；不如于季洪房外高坎打进七八尺，既可起茅房澡堂，而后边地面宽宏，家有喜事，腌菜菜货。亦有地安置，不至局促，不知可否，家中高丽参已完，明春得便即寄，彭十九之寿屏，亦准明春寄到。此间事务甚多，我更多病，是以迟迟。

澄弟办①贼，甚快人心，然必使其余志人等，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，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，庶人人畏我之威，而不恨我之太恶。贼既办后，不特而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，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②的意思，诸弟人人当留心也。

征一表叔在我家教读甚好，此次未写信请安，诸弟为我转达，同乡周荇农家之鲍石卿，前与六弟交游；近因在妓家饮酒，担督府提交刑部，革去供事，而荇农荻舟尚游荡不畏法，真可怪也！

余近日常有目疾，余俱康泰，内人及二儿四女皆平安，小儿甚胖大，西席庞公，拟十一回家，正月半来，将请来笔峰代馆。宋芎宾在道上扑跌断腿，五十余天始抵樊城，天可悯也！余不一一，国藩手草，（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办：惩办，惩治。

②哀矜：哀怜，怜惜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左右：

十二月初九，接到家中十月十二日一封信，十一月初一日一封信，初十日一封信，知道一切，家里改建房屋，有和我意见相同的地方。我在前次信内，曾经将房屋的图纸寄回去，想必已收到了。家中既然已经改了，就不必依我的图纸了。但是三角丘的路，必须改在檀山嘴下面，在三角丘密密的种上竹木，这是我的设计图中最重要的嘱托，希望诸位弟弟禀告堂上大人，急速的实行。

家中改建屋，也有与我意见不合之处，已经改了的也不必再改。但是六弟的房改在炉子里，这是内外往来的屋子，要它通气，不要闭塞，我的意思以为必定不可以，不如把长横屋上半节间断做屋为妥，内茅房在石柱屋后面。也嫌太远，不如在季洪房外面记坎打进七、八尺，既可以起茅房和澡堂，而后面地面宽大，家里有喜事，碗盏菜货也有地方安放，不至于局促。不知可不可以。

家中高丽参已经用完，明年春天有便人会带回。彭十九的寿屏，也准在明年春寄到。这边事务很多，我的病也多，所以什么都迟迟才办。澄弟惩治土匪，人心大快。然而必须使那些土匪的亲朋好友，知道我家这么做是图地方上的安静，不是为自家逞威气、显权势，这样才会使大家既畏我的威严，又不恨我做得太恶毒。惩治之后，不仅表面上不要露出得意之色，就是心里也要存一种同情的心情。诸位弟弟人人都要留心。

征一表叔在我家教书很好，这次没有写信请安，弟弟们代我转达。同乡周荇农家的鲍石卿，从前与六弟交朋友，近来因为在妓女院吃酒，提督府把他捉了交到刑部，革掉了职务，而荐农、获舟还在外游游荡荡，一点不畏王法，真是怪事。

我近来常常犯眼病，其余地方还康泰。内人和两个儿子四个女儿都平安。小儿子又胖又大。西席老师庞公，准备十一回家，正月半再来，准备请李笔峰代教。宋芎宾在路上摔了一跤，把腿跌断，五十多天才到樊城，真是可怜！其他不一一说了。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）致诸弟·拟定于明年归家探亲

【原文】

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：

十月十六日，发一家信，由廷芳字明府带交。便寄曾希六陈体元从九品执照各一纸，欧阳沧溟先生陈开煦换执照并批回各二张，添梓坪叔庶曾祖母百折裙一条，曾陈二人九品补服各一副。母亲大人耳帽一件，膏药一千张，服药各种，阿胶二斤，朝珠二挂，笔五枝，针底了六十个。曾陈二人各对一付，沧溟先生横幅篆字一副。计十二月中旬应可到省，存陈岱云宅，家中于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领可也。芳字在汉口须见上司，恐难早到，然遇顺风，则腊月初亦可到，家中或着人早去亦可。

余于十月初五起至十一止，在闱较射，十六出榜，四闱共中百六十四人，余闱内分中五十二人。向例武举人武进士复试，如有弓力不符者，则原阅之王大臣，每人各罚俸半年。今年仅张字闱不符者三名，王大臣各罚俸一年半。余闱幸无不符之人。不然则罚俸半年，去银近五百，在京官已视为切肤之痛矣。

寓中大小平安，纪泽儿体已全复，纪鸿儿甚壮实。邹墨林近由朝内移至我家住，拟明年再行南归。袁漱六由会馆移至虎坊桥，贞斋榜后，本拟南旋，因愤懑不甘，仍寓漱六处教读。刘镜清教习已传到，因丁艰而竟不能补，不知命途之外，何至于此，凌获舟近病内伤，医者言其甚难奏效。黄恕皆在陕差旋，述其与陕抚殊为冰炭。

江岷樵在浙，署秀水县事，百姓感戴，编为歌谣。署内一贫如洗，藩台闻之，使人私借千金，以为日食之资，其为上司器重如此，其办赈

务，办保甲，无一不合于古金①。顷湖南报到，新宁被齐匪余孽煽乱，杀前令李公之阖家②，署令万公亦被戕，焚掠无算，则氓樵之父母家属，不知消息若何？可为酸鼻！余于明日当飞报岷樵，令其即行言旋，以赴家难。

余近日忙乱如常，幸身体平安，惟八月家书，曾言及明年假归省亲之事，至今未奉堂上手谕，而九月诸弟未中，想不无抑郁之怀，不知尚能自为排遣否？此二端时时挂念，望澄侯详写告我。祖父大人之病，不知日内如何？余归心箭急，实为此也。

母亲大人昨日生日，寓中早面五席，晚饭三席，母亲牙痛之疾，近来家信未曾提及，望下次示知。书不一一，余俟续具，兄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古：此处指祖宗遗下的规例。

②阖家：全家、合家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左右：

十月十六日，发了一封家信，由廷芳字太守带交。便寄曾希六、陈人本元从九品执照各一张，欧阳沧溟先生，陈开煦换执照及批回各两张，添梓坪叔庶曾祖母百折裙一条，曾、陈两人九品补服各一副。母亲大人耳帽一件，膏药一千张，服药几种，阿胶两斤，朝珠两挂，笔五枝，针底子六十个，曾、陈两人各对子一副；沧溟先生横幅篆字一副。预计十二月中旬应该可以到省城，放在陈岱云家，家里在除夕前两天派

人到省城去领回。芳字在汉口要见上司，恐怕难以早到。但遇到顺风，腊月初也可以到，家里或者早派人去也可以。

我在十月初五起到十一日止，在考场较射，十六日出榜，四个考场一共考中一百六十四人，我的考场内中了五十二人。惯例武举人武进士复试，如果有弓力达不到标准的，王大臣各罚俸禄一年半。我的考场侥幸没有不符合标准的，不然要罚俸半的，银子近五百两，这对京官来说，那是有切肤之痛的。

家里大小平安，纪泽身体已全部恢复，纪实很壮实。邹墨林最近搬到我家庄，准备明年再回南方。袁漱六由会馆搬到虎坊桥。贞斋落榜以后，本准备回去，但因气愤不甘心，仍旧住漱六处读书。刘镜清教习朝廷已传他报到，因为守丧竟然不能补官，不晓得一个人的经历中，为什么有这么多曲折？凌荻舟近来得内脏里的疾病，医生说很难治好。黄恕皆在陕西出差回来，说他与陕西巡抚水火不容。

江岷樵在浙江，署理秀水县知事，百姓很感激拥戴他，还编了歌谣。府署里是一贫如洗，藩台听说后，派人私自借了千金给他做每天的食费，他为上司器重可见一般。他办理赈济事务，办理保甲，没有一处不合于祖宗的法度，刚刚湖南有消息，新宁被斋匪的余孽煽动暴乱，杀了前县令李公的全家，现任署令万公也被杀，遭火烧、受抢劫的不知有多少，不知岷樵的父母、家属情形如何？真令人伤心！我在明天一定迅速告诉岷樵，叫他马上提出回家，以奔赶家园处置灾祸。

我近来还是一样忙乱，幸喜身体还好。只是八月的家信曾经说到明年请假回家探亲的事；至今没有奉到堂上大人亲手写来的指示，而九月

弟弟们又没有考中，我想大约心里都感到压抑忧郁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自己把这件事放开些？这两件事时时挂念，希望澄侯详细写信告斥我。祖父大人的病，近来怎样？我归心似箭，也是因为这些呢。

母亲大人昨天生日，京城我家里开了早面五桌，晚饭三桌，母亲牙痛病情，近来信中没有提到，希望下次告诉我。就写这些，下次再告。兄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）致诸弟·迎养父母叔父

【原文】

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，一系十一月初三所发，有父亲手谕，温弟代书者。一系十一月十八所发，有父亲手谕，植弟代书者。一系十二月初三澄侯弟在县城所发一书，甚为详明，使游子在外，巨细了然。庙山上金叔，不知为何事而可取腾七之数？若非道义可得者，则不可轻易受此。要做好人，第一要在此处下手，能令鬼服神钦，则自然识日进，气日刚。否则不觉坠入卑污一流，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，不可不慎。诸弟现处极好之时，家事有我一人担当，正当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，名声既出，信义既著^①，随便答应，无事不成，不必受此小便宜也。

父亲两次手谕，皆不欲予乞假归省，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侧，不得不为迎养之计。去冬曾以归省迎养二事，与诸弟相商；今父亲手示，不许归省，则迎养之计更不可缓。所难者，堂上有四位老人，若专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，不特予心中不安，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。若四位并迎，则叔母病未全好，远道跋涉尤艰。予意欲于今年八月初旬，迎

父亲母亲叔父三位老人来京，留叔母在家，诸弟妇细心伺候，明年正月元宵节后，即送叔父回南，我得与叔父相聚数月，则我之心安。父母得与叔父同行数千里到京，则父母之心安。叔母在家半年，专雇一人服侍，诸弟妇又细心奉养，则叔父亦可放心。叔父在家，抑郁数十年，今出外潇洒半载，又得与侄儿侄妇侄孙团聚，则叔父亦可快畅。在家坐轿至湘潭，澄侯先至潭，雇定好船，伺候老人开船后，澄弟即可回家，船至汉口，予遣荆七在汉口迎接，由汉口坐三乘轿至京，行李婢仆，则用小车，甚为易办。求诸弟细商堂上老人，春间即赐回信，至要至要！

李泽县李英灿进京，余必加意庇护。八斗冲地，望绘图与我看。诸弟自侍病至葬事，十分劳苦，我不克帮忙，心甚歉愧！

京师大小平安。皇太后大丧，已于正月七日二十六日满，脱去孝衣。初八日系祖父冥诞，我作文致祭，即于是日亦脱白孝，以后照常当差。心中万绪，不及尽书，统容续布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著：建立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兄下：

正月初六日，接到家信三封：一封是十一月初三发的，有父亲手谕，温弟代写的；一封是十一月十八日发的，有父亲手谕，植弟代写的；另一封是十二月初三，澄侯弟在县城发的，很详细明白，使我们在外

面的游子，家中大小事情都明了。

庙山上的金叔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可取腾七的钱，如果不是合乎道义的，那就不可以轻易接受。要做一个好人，第一要在这个地方下手，能使得鬼服神钦，自然见识一天天增进，正气一天天刚健。不然的话，不知不觉便坠落到卑污一流，必定有被人看不起的一天，不可以不慎重。诸位弟弟现在正处在极好的时候，家里事有我一个人担当，正应该做一个光明磊落、神钦鬼眼的人，名声一旦传了出去，信义一经确立，随便说一句，无事不成，不必要贪这点小便宜。

父亲两次手谕，都说不想我请假探亲，而我的意思是想天天侍候父母身边，这点做不到，便不得不行迎养的计划了。去年冬天曾经与你们相商，今天父亲不许我回家探亲，那迎养的计划便不可以再迟了。所为难的地方，是堂上有四位老人，如果专迎接父母，而不迎接叔父母，不仅我心里不安，就是父母亲心里也一定不安。如果四位都接来，又考虑叔母病没有全好，远道旅行，跋山涉水尤其艰苦。我的意思想在今年八月初旬，接父母亲和叔父三位老人来京城，留叔母在家，诸位弟媳妇细心伺候，明年正月元宵节以后，送叔父回乡。我能够和叔父相聚几个月，我的心安，父母能够与叔父同行几千里到京城，父母的心也安。叔母在家半年，专门请一个人服侍，诸位弟媳妇又细心奉养，叔父也可以安。叔父在家，抑郁了几十年，现在出外滞洒半年，又可与侄儿侄媳妇侄孙团聚，叔父也可快乐舒畅。在家坐轿到湘潭，澄侯先去，雇好船只，伺候老人开船之后，澄弟即可回家。船到汉口，我派荆七在那里迎接，由汉口坐三乘轿子到京城。行李和婢女仆人，用

小车，比较容易力。请诸位弟弟和堂上老人细细商量，春间即赐回信，至要至要！

李泽显、李英灿进京，我一定加倍注意庇护他们。八斗冲地，希望绘个图给我看。诸位弟弟从服侍老人疾病直到办葬事，十分辛苦，我不能帮忙，心里很抱歉很惭愧！

京城的大小都平安。皇太旨大丧事，已经在正月七月日至二十六日满了，脱掉孝衣。初八日是祖父冥诞，我作文致祭，即在这天也脱白孝，以后照常当差。心绪万千，不得一一写出，等以后继续再写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）谕纪泽·料理丧母之后事离京

【原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，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，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，惨闻吾母大故，余德不修，无实学而有虚名，自知当有祸变，惧之久矣。不谓天不陨灭我身，反而灾及我母，回思吾平日隐愚大罪，不可胜数，一闻此信，无地自容。

小池驿去大江之滨，尚有二百里，此两日内，雇一小轿，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，即行雇船。计由黄梅至武昌，不过六七百里，由武昌至长沙，不过千里，大约八月秋后，可望到家。

一、出家辄十四年，吾母音容，不得再见，痛极痛极！不孝之罪，岂有稍减之处？兹念京寓眷口尚多，还家甚难，特寄信到京。料理一切，开列于后：

一、我出京时，将一切家事，面托毛寄云年伯，均蒙慨许。此时遭此大变，尔往叩求寄云伯筹划一切，必能俯允。现在京寓银钱，分毫无

出，家眷回南路费，人口太多，计须四五百金，求寄云年伯张罗。此外同乡如黎樾乔、黄恕皆老伯，同年如王静庵、袁午桥年伯，平日皆有肝胆，待我甚厚，或可求其凑办旅费。受人恩情，当为将来报答之地，不可多求人也。袁漱六姻伯处，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，不可令其张罗银钱，渠甚苦也。

一、京寓所欠之帐，惟西顺兴最多；此外如杨临川、王静庵、李玉泉、王吉云、陈伯鸾诸兄，皆多年未偿。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，择其尤相熟者，前往为我展缓，我再有信致各处，外间若有奠金来者，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，有一两，即以一两不债，有一钱，即以一钱还债，若并无分文，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。

一、家眷出京，行路最不易，攀城旱路既难，水路尤险，此外更无好路，不如仍走王家营为妥，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，即王家营也，时有郭雨三亲家在彼，到池州江边，有陈岱云亲家及树堂在彼，到汉口时，吾当托人照料，江路虽险，沿管有人照顾，或略好些，闻扬州有红船最稳，虽略贵亦可雇，尔母最怕坐车，或雇一驮轿亦可，然驮轿最不好坐，尔母可先试之，如不能坐，则仍坐三套大车为妥。

一、开弓散讧，不可太滥，除同年同乡门生外，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，此上不可散一分，春单请庞省三先生定，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，不可滥也即不滥，我已愧恨极矣！

一、外间亲友，不能不讧告寄信，然尤不可滥，大约不过二三十封，我到武昌时，当寄一单来，并信寄稿，此刻不可这发信。

一、铺店帐自宜一一清楚，今年端节已全楚矣，此外只有松竹斋新帐，

可请省三先生往清，可少给他，不可全欠他，又有天元德皮货店，请寄云年伯往清，春新猗猗皮褂，即退还他，若已做成，即并缎面送赠寄云可也，万一无钱，皮局帐亦暂展限，但累寄云年伯多矣。

一、西顺兴帐目，丁未年夏起寸至辛亥年夏止，皆有折子，可将折子找出，请一明白人细一遍，究竟用他多少钱，专算本钱，不必兼算利钱，待本钱还清，然后再还利钱，我到武昌时，当写一信与萧沛之三克，待我信到后，然后请寄云伯去厦明可也，总须将本钱利钱，划为两段，乃不至（车葛）①，六月所借之贡银一百念余金，须设法还他，乃足以服人，此事须与寄云年伯熟计。

一、高松年有银百五十金，我经手借与曹西垣，每月利息京钱十千，今我家出京，高之利钱，已无着落；呼系苦人，我当写信与西垣，嘱其赶紧寄京，目前求黎樾乔老伯代西垣清几个月利钱，至恳至恳！并请高与黎见面一次。

一、木器等类，我出京时，已观许全交寄云；兹即一一交去，不可分散，概交寄云年伯，盖木器本少，若分则更少矣，送渠一人，犹成人情耳，锡器瓷器，亦交与他。

一、书籍我出京一一点明，与尔舅你看过，其要紧者，皆可带回，此外我所不带之书，惟《皇清经解》六十函，算一大部，我出京时，已与尔舅说明，即赠送与寄云年伯，又《会典》五十函，算一大部，可惜与寄云用，算此二部外，并无大部，亦无好板，可买打磨油木箱，一一请书店伙订装好，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，每月出货钱可也，边袖石借《通典》一函，田敬堂借地图八幅，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，俱往

取出带回。

一、大厅书架之后，有油木箱三个，内皆法帖之类，其已裱好者，可全带回，其未裱者，带回亦可送人，家信及外来信，粘在本子上者，皆宜带回，地輿图三副，皆宜带回，又有十八省散图亦带回，字画对联之类，裱好者带回，上下木轴易撤去，以便卷成一捆，其不好者，太宽者，不必带，做一宽箱封锁，与书籍同寄一庙内，凡收拾书籍字画之类，均请省三先生及子彦帮办，而牧云一一过目，其不带者，均用箱寄庙。

一、我本思在江西归家，凡本家亲友，皆以银钱赠送，今既无可赠，尔母归来，须略备仪物，但须轻巧不累赘者，如毡帽挽袖之类，亦不可多费钱，如硃砂膏服药之属，亦宜带些，高丽参带半斤。

一、纪泽宜做棉袍衬一付，靴帽各一，以便向祖父前叩头承欢。

一、王雁汀先生寄书有一单，我已点与子彦看，记得《乾隆》二集，系王世兄取去，五集系王太史向刘世兄借去，余刘世兄取去者又一集，此外皆在架上，可送还他。

一、苗仙鹿寄卖之书，《声订声读表》并一种，《毛诗韵订》一种，《建首字读本》，想到江南销售几部，今既不能，可将书架顶上三种，各四十余部还他，交黎樾乔老伯交转。

一、送家眷出京，求牧云总其事，如牧云已中举，亦求于复试后，九月廿外起行，由王家营水路至汉口，或不还家，仍由汉口至京会试可也，下人中必须罗福盛贵，若沉祥能来更好，否则李长子亦可，大约男仆须三人，女仆须三人。九月计前后必须起程，不可再迟，一环由

王家营走，我当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。（咸丰二年七月廿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（车葛）：纠缠。

②渠：通“其”，他。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

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，我到达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，悲痛的听到我母亲逝世的消息，我的德行没有修好，没有实在的学问而有虚名，自己知道一定有灾难落在我母亲的身上，回想我平日隐瞒匿藏的大罪太多了，一听了这个消息，真是无地自容。

小池驿去大江之滨，还有两百里，这两天内，雇了一台小轿，仍旧走旱路。到了湖北黄梅县临江的地方，马上雇船，计从黄梅到武昌，不过六、七百里，由武昌到长沙，不过千里，大约八月中秋节以后，可以到家。

一、离家已十四年，我母亲的音容不得再见，大痛心了，大痛心了！不孝的罪，哪有可以减少的地方眷虑到京城家里家眷人口很多，回家很难，特写信到京城，料理一切，开列在后面：

一、我离京城时，将一切家事，当面托付毛寄云年位，他慨然允许，这时遭了这个大变，你要去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，一定能允许，现在家里银钱，分毫没有，家眷回湖南的路费，人口大多，共计须四、五百两，请寄云年伯张罗一下，此外同乡的如黎樾乔，黄恕皆，都是老伯；同年的如王静庵、袁午桥年伯，平日都有忠肝义胆，对待我很

仁厚，或者可以求他们凑办路费，受了别人恩情，应当想到将来报答的地方，不可多求别人，袁漱六姻伯处，只可求他出力帮忙，不可以求他张罗银钱，他很苦呢。

一、所欠的帐，只西顺兴最多，此外，如杨临川、王静庵、李玉泉、王吉云、陈伯鸾诸位仁兄，都多年没有偿还，可求寄云年伯和黎、黄、王、霄诸君中，选择更相熟的，去求他们为我缓解燃眉之急，我再写信到各处，外面如果有奠金送来，应存在寄云、午桥两处，有一两，就用一两还债；有一就用一钱还债，如果并没有分文，只好等我起复后再还了。

一、家眷离京城，行路不容易，攀城旱路既难，水路尤其危险，此外没有更好的路，不如仍旧走王家营为妥当，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，既王家营，那时有郭雨三亲家在那里，到池州江边，有陈岱云亲家和树堂在那里，到汉口时，我会托人照料，江路虽危险，沿途有人照顾，或者略好些，听说扬州有江船最稳当，价略贵一点还是可以雇用，你母亲最怕坐车，或者雇一驮桥也可以，但驮轿最不好坐，你母亲可先试试，如果不能坐，仍旧坐三套的大车好了。

一、开吊散讣告，不可太滥了，除同年、同乡、门生以外，只有门簿上有来往的才散讣告，此外不可以多散了分，这个名单请庞省三先生定，这是没有路费不得已这么做，不可太滥啊！即使不滥，我已惭愧悔恨得很啦！

一、外边的亲友，不能够不讣告寄信，但也不可太滥，大约不过二、三十封，我到武昌时，会寄一名单和寄信的稿子，现在不要急于发信。

一、铺店的帐目应该一一清楚，今年端午节已全部清楚，此外，只有松竹斋新帐，可请省三先生去请，可以少给他，不可全欠他，又有天元德皮货店，请寄云年伯去清，他的新猜测狮皮褂，就退还他，如果已做成，就和缎面一起送给寄云吧，万一没有钱，皮局帐也暂时欠着，但又要辛苦寄云年伯了。

一、西顺兴帐目，了末年夏天起到辛亥年夏天止，都有折子，可把折子找出来，请一个明白人细算一遍，究竟用他多少钱，专算本钱，不必兼算利钱，先进到本钱还清，然后再还利钱，我到武昌时，当写一封信与萧沛之三兄，等我信到后，然后请寄云年伯去讲明好了，总要把本钱，利钱划为两段，才不至于交杂不清，六月所借的捐贡银一百二十多两，要设法还他，才足以服人，这件事要和寄云年伯反复商量。

一、高松年有银子百五十两，我经手借给曹西垣，每月利息京钱十千，现在我家离开京城，高的利钱，已没有着落，他是一个苦人，我会写信给西垣，嘱咐他赶快把这钱寄到京城，目前要求黎相乔老伯代西垣付清几个月利钱，一定要恳求，并且请高与黎见面一次。

一、木器等类，我离京时，已当面允许全部交给寄云，现在就全部交他，不可分散，因木器本来就少，一分就更少了，送他一人，还是一个人情，锡器、瓷器，也交给他。

一、书籍我离京时一一清点了，给你舅舅看过，要紧的，都可带回，此外，我所不带的书，只有《皇清经解》六十函，算一大部头，我出京时已经同你舅说明，就送给寄云年伯，又《会典》五十函，算一大部头，可惜与寄云用，除此两部以外，并没有大部头了，也没有好本，

可以买打磨厂油木箱，请书店伙计装好，交寄云转寄放在一个庙里，一每月出租钱，边袖石借《通典》一函，田敬堂借地图八幅，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，都去取来带回。

一、大厅书架后面，有油木箱三个，里面都是法帖之类，其中已徒好的，可全部带回，没有谦的，带回也可送人，家信和来往信，中在本子上的，都要带回，地图三幅，宜带回，又有十八省散图也带口，字画对联之类，选择好的带回，上下的本轴都不要，以便捆成一捆，其中不好的，太宽的，不必带，做一口宽箱封锁起来，与书一同寄庙里，凡属收拾书籍字画，都请省三先生和子彦帮忙办理，而请牧云一一过目，不带的，都封箱存庙里。

一、我本想在江西回家，凡本家亲友，都以银钱赠送，现在既然毫无东西可送，你母亲回来，要舟微准备点礼，但要轻巧不累赘的，如毡帽、挽袖之类，也不可以多花钱，如徊砂膏、服药之类，也要带些，高丽参带半斤。

一、纪泽宜做棉袍衬一付，靴帽各一，以便在祖父前叩头承欢。

一、王雁汀先生寄书有一张单子，我已点给子彦看了，记得《乾隆》二集，是王世史取去，五集是王太史向刘世兄借去，另外刘世兄取走的又一集。其余都在架上，可送还他。

一、苗仙鹿寄卖的书，《声订声读表》共一种，《毛诗韵订》一种，《建首字读》一本，想到江南销售几部，现在既然不可能，可将书架顶上三种，各四十余部还他，交黎樾乔老伯转交。

一、送家眷出京，求牧云统揽一切，如果牧云已中举，也求在复试以

后，九月二十日外起行，由王家营水路到汉口，或者不回家，仍旧由汉口返京参加会试，下人中必须罗福盛，如果沈祥能来更好，不然李长子也可以，大约男仆人要三个，女仆要三个，九月二十日前必须起程，不能再迟了，一定由王家营走，我会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。（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）谕纪泽·携眷赶紧出京

字谕纪泽儿，吾于七月念五日在太湖县途次，痛闻吾母大故，是日仍雇小轿，行六十里，是夜未睡，写京中家信，料理一切，命尔等眷口于开吊后赶紧出京，念六夜发信，交湖北嘶台寄京，念七发信，交江西抚台寄京，两信是一样说话，而江西信更详，恐到得尽，故由两处发耳，惟仓卒哀痛之中，有未尽想到者，兹又想出数条，开示于后：一、他人欠我帐目，算来亦将近千金，惟同年鄢勛斋，当时听其肤受之朔，而借与百金；其实此人并不足惜，今渠已参官，不复论已，此外凡有借我钱者，皆光景甚窘之人，此时我虽窘迫，

-----稟祖父母·述告在京无生计

孙男国藩跪禀

甲三于廿三日腹泻不止，比请郑小珊诊治，次日添请吴竹如，皆云系脾虚而并受暑气，三日内服药六贴，亦无大效，廿六日添请本京王医，专服凉药渐次平复。初一二两日未吃药，刻下病已好，惟脾元尚亏，体尚未复。孙等自知细心调现，观其行走如常，饮食如常，不吃药即可复体，堂上不必挂念。长孙妇身体亦好，婢仆如旧。

同乡梅霖生病，于五月中旬，日日加重，十八日上床，廿五日子时仙逝。胡云阁先生亦同日同时同刻仙逝。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，系陈岱云黎樾乔与孙三人料理。戊戌同年，赙仪共五百两，吴甄甫夫子（戊戌总裁）进京，赙赠百两，将来一概，共可张罗千余金。计京中用费，及灵柩回南途费，不过用四佰金，其余尚可周恤遗孤。

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，诸事殷繁，孙荃亦未得读书。六月前寄文来京，尚有三篇，孙未暇改。广东事已成功，由军功升官及戴花蓝翎者，共二百余人，将上谕抄回前半节，其后半载升官人名，未及全抄，昨接家信，始知楚善八叔竹山湾田，已于去冬归祖父大人承买，八叔之家稍安，而我家更窘迫，不知祖父如何周停？去冬今年，如何设法？望于家信内详示。孙等在京，别无生计，大约冬初即须借账，不能务仰事之资寄回，不胜愧悚①！余容续禀，即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孙跪禀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愧悚：羞愧。

【译文】

孙男国藩跪禀

祖父大人万福金安。六月初五日，接家信一封，是四弟初十日在省城所发，得知一切，不胜欣慰。孙儿国藩近日身体平字，国荃于二十三日稍微受点暑热，吃药一帖，第二天就好了。初三日又患腹泻，吃药两帖，好了，曾孙甲三于二十三日腹泻不止，即请郑小珊诊治，第二天又加请吴竹如，都说是脾虚，并且受了暑热，三天中吃药六帖，也没有大效。二十六日加请京城王医，专吃凉药，逐渐平复，初一、二两天没有吃药，现在病已好了，只是脾元还亏，体重还没有复元。孙等自己知道细”日）阔理，看他行走如常，饮食如常，不吃药可以复体，堂上大人不必挂念，长孙媳妇身体也好，婢女仆人仍旧。

同乡梅霖生于五月中旬得病，天天加重，十八日上床，二十五日子时逝世。胡云阁先生也同日同时同刻逝世。梅霖生死后一切事情，是陈岱云、黎樾乔与孙儿三人料理的，戊戌同年，赙仪给五百两。戊戌总裁吴甄甫夫子进京，馈赠百两，将来总计共可张罗千余两。计就中用费及枢回湖南路费不过四百金，其余的还可以周恤遗孤。

自五月下旬到六月初，事务特别繁忙，孙儿国荃也没有读书。六月前寄文来京，还有三篇孙儿没有闲空没有改，广东的事已经成功，由军功升官及戴花翎蓝翎的，共两百多人。现将上偷抄回前半节，后半节载升官人名，没有来得及全抄，昨天接天家书，才知道楚善 / U 贫竹山湾田，已在去年冬天归祖父大人承买，八叔的家里稍微安定，而我家就更窘迫了，不知祖父如何调停？去年冬天，今年如何设法？望在家信中详示。孙儿等在京城，别无生计，大约冬就要借帐，不能准备卯事堂上大人的资费寄回，不胜渐愧！其余以后再行禀告，即请祖父

母大人万福全安。孙儿跑禀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）

禀祖父母·述京中窘迫状

【原文】

孙男国藩跪禀

祖父大人万福金安。廿九日早，接丹阁十叔信，系正月廿八日发，始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体气违和，三月已痊愈，至今康健如常，家中老幼均吉，不脸欣幸！四弟于五月初九寄信物于彭山岷处，至今尚未到，大约七月可到。丹阁叔信内言：去年楚善叔田业卖于我家承管，其曲折甚多。

“添梓坪借钱三百四十千，其实只三百千，外四十千，系丹阁叔因我家景况艰窘，勉强代楚善叔解危，将来受累不浅，故所代出之四十千，自去冬至今，不敢向我家明言。不特不敢明告祖父，即父亲叔父之前，渠亦不敢直说。盖事前说出，则事必不成，不成则楚善叔逼迫无路，二伯祖母奉养必阙^①，而房日见凋败，终无安静之日矣。事后说出，则我家既受其累，又受其欺，祖父大人必怒，渠更无辞可对，无地自容。”故将此事写信告知孙男，托孙原其不得以之故，转禀告祖父大人现在家中艰难，渠所代出之四十千，想无钱可以付渠。

八月心斋兄南旋，孙在京借银数十两，付回家中，归兹此项，大约须腊底可到，因心斋兄走江南回故也。孙此刻在京，光景渐窘，然当京官者，大半皆东扯西支，从无充裕之时，亦从无冻饿之时，家中不必系怀。孙现今旨长郡会馆事，公项存件，亦已无几。

孙日内身体如常，九弟亦好。甲三自五月计三日起病，至今虽痊愈，

然十分之中，尚有一二分未尽复旧。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一餐，泡冻米吃二次，乳已全无，而伊亦要吃。据医云：“此等乳最不养人，”因其夜哭甚，不能遽断乳。从胶发热烦躁，夜卧不安，食物不化，及一切诸患，此时皆已去尽，日日嬉笑好吃，现在尚服补脾之药，大约再服四五帖，本体全复，即可不药，孙妇亦感冒三天。郑小珊云：“服凉药后，须略吃安胎药。”目下亦健爽如常。

甲三病时，孙妇曾跪许装家中观世音菩萨金身，伏求家中今年酬愿。又言四冲有寿佛祖像，祖母曾叩许装修，亦系为甲三而许，亦求今年酬谢了愿。李霖生身后事，办理颇如意，其子可于七扶梓回南，同乡各官如常。家中若有信来，望将王率五家光景写明，肃此，谨禀。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阙：通“缺”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

祖父大人万福金安。二十九日早，接丹阁十叔的信，是正月二十八日所发。才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身体欠佳，三月已痊愈，至今康健如常，家中老幼都平安，不胜欣幸！四弟在五月初九寄信寄物于彭山岷处，至今没有收到；大约七月可到。丹阁叔信中说：“去年楚善叔的田来卖与我家承管，其中曲折很多。”

“添梓坪借钱三百四十千，其实只有三百千，另外四十千，是丹阁叔因我家情况窘困。勉强代楚善叔解危，将来受累不浅，所以所代出四

十千自出年冬天到现在，不敢向我家明言，不仅不敢明告祖父，就是父亲、叔父的面前，也不敢直说。因事前说出，则事必定不成，不成则楚善叔逼得无路，二伯祖母奉养必缺。而本房日见凋败，终无安静的日子，事后说出，则我家既然受了他的累，又受他的欺；祖父大人必定发怒，他更无辞可对，无地自容。所以把这件事写信告知孙儿。托孙儿原谅他的不得已的缘故，转享祖父大人现在家里艰难，他所代出的四十千，想必无钱可以付与他。

八月心斋兄回湖南，孙儿在京借银几十两，付回家中，归还这笔钱，大约要腊月底可到，因心斋兄走江南回湖南的缘故。孙儿现在京城，光景渐渐窘迫。当京官的，大半东扯西支，从没有充裕的时候，也从没有受冻挨饿的时候，家里不必系挂。孙儿现在管长郡会馆的事务，公项存件，也已经无几了。

孙儿日内身体如常，九弟也好，甲三自五月二十三起病，到现在虽然好了、但还有一两分没有复原。如今每天吃炒米粥两餐，泡冻米两次，乳已没有了，而他也要吃。据医生说“这种乳最不养人。”因为他晚上哭得厉害，不能急于断乳。从前发热烦躁，晚上睡不安稳，食物不化，种种毛病，现在都好了，天天嬉笑好吃。还吃点补脾的药，大约再吃四、五帖，全部复原，就可不吃药了。孙媳妇也感冒三天，郑小珊说：“吃凉药后，要略吃些安胎药。”眼下也健爽如常。

甲三病时，孙媳妇曾经在家中观世菩萨金身面前跪许装修菩萨金身；请求家今年酬愿，又京西冲有寿佛神像，祖母曾经叩头答应装修，也是为甲三答应的，也要今年酬愿。李霖生身后事。办得很如意，他儿

子可以七月扶梓亲自回湖南。同乡各位官员如常，家中如果有信来，望将王率五家光景写明。肃穆的禀告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：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）。禀父母·筹划归还借款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，彭山岷进京，道上为雨泥所苦，又值黄河水涨，渡河时大费力，行旅衣服皆湿。惟男所寄书，渠收贮箱内，全无潮损，真可感也！到京又以腊肉莲茶送男，渠于初九日到，男到十三日请酒。二六日将四十千钱交楚。渠于十八日赁住黑巾，离城十八里，系武会试进场之地，男必去送考。

男在京身体平安，国荃亦如常，男妇于六月廿三四感冒，服药数帖，痊愈，又服安胎药数帖。纪泽自病愈后，后又服补剂十余帖，辰下体已复原，每日行走欢呼，虽不能言，已无所不知，食粥一大碗，不食零物。仆婢皆如常。周贵已荐随陈云心回南，其人蠢而负恩。萧祥已跟别人，男见其老成，加钱呼之复来。

男目下光景渐窘，恰有俸银接续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。今年尚可勉强支持。至明年则更难筹划，借钱之难，京城与家乡相仿，但不勒追强逼耳。前次寄信回家，言添梓坪借项内，松轩叔兄弟代出钱四十千，可男寄银回家，完清此项，近因彭山岷项，又移徙房屋，用钱日多，恐无付银回家，男现看定屋在绳匠胡同北头路东，准于八月初六日迁居，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，取吉日也。棉花六胡同之屋，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，且言重庆下者，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；故遂迁移绳匠

胡同，房租每月大钱十千，收拾又须十余千。

心斋借男银已楚，渠家中付来银五百五十两，又有各项出息。渠言尚须借银出京，不知信否？男已于七月留须，楚善叔有信寄男系四月写，备言其苦。近闻衡阳田已卖，应可勉强度日。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，男曾言帮他，曾禀告叔父，未禀祖父大人，是男之罪，非渠之过。其余细微曲折，时成时否，时朋买，时独买，叔父信不甚详明，楚善叔信甚详，男不敢尽信。总之渠但免债主追迫，即是好处，第目前无屋可住，不知何处安身？若万一老亲幼子，栖托儿所，则流离四徙，尤可怜悯！以男愚见，可仍使渠住近处，断不可住衡阳；求祖父大人代渠谋一安居，若有余铲，则佃田耕作，又求父寄信问朱尧阶，备言楚善光景之昔，与男关注之切，问渠所营产业，可佃与楚善耕否？渠若允从，则男另有信求尧阶，租谷须格外从轻。但中太远，至少亦须耕六十亩，方可了吃。

尧阶寿屏，托心斋带回。严丽生在湘乡，不理公事，甫艮不飭②，声名狼籍。如查有真实劣绩，或有上案，不妨抄录付京，因有御史在男处查访也，但须机密。四弟六弟考试，不知如何？得水中喜，失不足忧，总以发愤读书为主。史宜日日看，不可间断，九弟阅《易知录》，现已看到隋朝。温经须先穷一经，一经勉后，再治他经，切不可兼营并鹜，一无所得，男谨禀。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）【注释

①贄：通“资”。

②甫艮不飭：甫：古代盛食物的方开器具。艮：古代盛食物的圆形器

具。饬：整治，整顿。这里指不整理食具，以形容为官不廉洁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，彭山配进京城，路上为雨泥所苦，又正值黄河水涨，渡河时很费力，行李衣服都湿了。只是儿子所寄的书，他收贮在箱里，一点潮损都没有，真是太感激了！到京后又以腊肉、莲子、茶叶送儿子，他在初九日到，儿子在十三日请酒。十六日将四十千钱交楚。他在十八日在黑巾租房住下，离城十八里，是武会试进场的地方，儿子一定去送考。

儿子在京身体平安，国荃也如常。儿媳妇于六月二十三日感冒，吃药几帖后好了，又吃了几帖安胎药。纪泽自病好后，又吃了十多帖补药，现在已复原了，每天行走欢呼，虽然不能说话，已什么都知道，每天吃粥一大碗，大吃零食。仆人婢女如常。周贵已荐随陈云心回湖南，这个人又蠢又忘恩负义。萧祥已跟别人，儿子见他老成，加了钱叫他又回来了。

儿子眼下情形渐渐窘迫，恰好有俸银接续，冬又指望外官例寄防寒费，今年还可勉强支持。到明年那更难筹划。借钱的困难，京城与家乡相仿佛，只是这里不勒索追逼罢了。前次寄信口家，说添粹坪借项内，松轩叔兄弟实在代出钱四十千，儿子可寄钱回家，还清这笔债，近来因为还彭山配的款项，又搬房屋，用钱；一天天多，恐泊难以再付钱回。儿子现在看定房子在绳匠胡北头路东，准于八月初六搬家，初二日已经搬了一个香案去，是图个吉日。棉花六条胡同的房子，王翰城

说冬天很不吉利，并且说正处于庆贺气氛中的人，不宜住三面悬空的房子，所以才迁到绳匠胡同，房租每月大钱十千，收拾又要十多千。心斋借儿子的钱已全部还清，他家付来银子五百五十两，又有各项息钱。他说还要借钱离京，不知是不是？儿子已于七月留须。楚善叔有信给儿子，是四月写的，详细说了他的困苦。近来听说衡阳的田民卖掉，应该可以勉强度日了。戊戌冬天所借的十千二百，儿子曾说过是帮他，曾经禀告叔父，没有禀告祖父大人，是儿子的罪，不是他的过错。其余细微曲折，一时成，一时不成，一时友人买，一时又单独买，叔父信中说利润不很详细明白，楚善叔的信很详细，儿子不敢都相信。总之他但求免债主追迫，便是好处，只是目前没有屋住，不知道何处安身？如果万一老亲幼子，栖托都没有着落，则流离四徙，尤其可怜！以儿子的愚见，仍旧要他住在近处，决不可住衡阳，求祖父大人代他找一个安居之所，如果有多余的钱，那么就佃田耕作，又求父亲寄信问朱尧阶，详说楚善情形的困苦，和儿子关注的殷切，问他所经营的产业，可佃给楚善耕种否？他如果同意，那儿子另写信求尧阶，租谷要格外轻，但是路远，至少也要耕六十亩，才能生活。

尧阶寿屏，托心斋带回，严丽生在湘乡，不理公事，作官不廉洁，声名狼藉，如果查到有他的真实劣绩，或者案子，不妨抄录付来京城，因为有御史在儿子处查访，但要机密。四弟、六弟考试，不知考得如何？得中，不足以高兴；不中，也不足以忧虑，总以发奋读书为主，史书要天天看，不可间断，九弟看《易知录》，现已看到隋朝，温习经书要先穷研一种经书，然后再治其他，不能兼研并鹜，一无所得。

儿子谨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）禀父母·借银寄回家用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十四日接家信，内有父亲叔父并丹阁叔信各一件，得悉丹阁叔入伴，且堂上各大人康煌，不胜次幸！男于八月初六日，移寓绳匠胡同，北头路东，屋甚好，共古八间，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，前在棉花胡同，房甚逼仄，此时房屋爽垲，气象轩敞；男与九弟言，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来京住此。

男身体平安，九弟亦如常，前不过小恙，两日即愈，示服补剂，甲三自病体复原后，日见肥胖，每日欢呼趋走，精神不倦，家妇亦如恒，九弟《礼记》读完，现读《周礼》。心斋兄于八月十六日，男向渠惜银四二千，付寄家用，渠允于到湘乡时，送银廿八两交勤七处，转交男家，且言万不致误，男订待渠到京日，偿还其银，若到家中、不必还他，又男寄有冬菜一簋，朱尧阶寿屏一付，在心斋处，冬菜托勤七叔送至家，寿屏托交朱嘯山转寄。

香海处，月内准有信去，王雅园处，去冬有信去，至今无回信，殊不可解，颜字不宜写白折，男拟防改临褚柳，去年跪托叔父大人之事，承已代觅一具，感戴之至！稽首万拜，若得再觅一具，即于今冬明春办就更妙，敬时叔父，另有一函。在京一切自知谨慎，跪禀。（道光二十一·年八月十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爽垲：清爽干燥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十四日接到家信，内有父亲、叔父、丹阁叔的信各一件，知道丹阁叔考取县学生员，堂上各大人身体康健，不胜欣幸！儿子于八月初六日，移住绳匠胡同北头东屋，房子很好，一共十八间，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，以前在棉花胡同，房子太促，现在房子清爽干燥，气象轩敞，儿子和九弟说，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来京城居住。

儿子身体平安，九弟也如常，日前不过一点小病，两天便好了，没有吃补药，甲三自病体复原后，一天天胖了，每天欢呼趋走，精神不倦，长媳妇也如常，九弟《礼记》已读完，现在读《周礼》，心斋兄在八月十六日，儿子向他借银四十千，寄回家用，他答应到湘乡时，送银子二十八两交勤七处，转交儿子家，并且说万无一失，儿子与他约定，他回京城时，偿还他，如果到家里，不必还他，又儿子寄有冬菜一簋，先尧阶寿屏一付，在心斋处，冬菜托交勤七叔送到家里，寿屏托交朱嘯山转寄。

香海处，月内准定有信去，王睢园处，去年冬天有信去，至今没有因信，真不可理解。颜字不适且写白折，儿子准备改临褚、柳。去年跪托叔父大人的事，承他找了一具，感激之至！叩头万拜。如果再找一具，就在今冬明春办更妙，敬谢叔父，另有信一封，在京城一切自己知道谨慎，儿子跪禀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）禀父母·在外借

债过年

【原文】

男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昨十二月十六日，奉到手谕，知家中百事顺遂，不胜欣幸！男等在京，身体平安，孙男孙女皆好，现在共用四人，荆七专抱，孙男以春梅事多，不兼顾也，孙男每日清晨，与男同起，即送出外，夜始接归上房，孙女满月有客一席，九弟读书，近有李碧峰同居，较有乐趣，男精神不甚好，不能勤教，亦不督责，每日兄弟笑语欢娱，萧然自乐，而九弟似有进境，兹将昨日裸文原稿呈上。

男今年过年，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，又借银五十两，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，今冬乃绝无此项，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，是男在外有负累，而家无负累，此最可喜之事，岱云则南北负累，时常忧贫，然其人忠信笃敬^①，见信于人，亦无窘迫之时。

同乡京官俞侧青先生告假，拟明年春初出京，男便附鹿肉，托渠带回，杜兰溪周华南皆拟送家眷出京，岱云约男同送家眷，不肯送，渠谋亦中止，彭山岷出京，男为代借五十全，昨已如数付来。心斋临行时，约送银廿八两至勤七叔处，转交我家，不知能践言否？嗣后家中信来，四弟、六弟各写数行，能写长信更好，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忠信笃敬：指忠诚可信，笃厚可敬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昨十二月十六日，按到手谕，知道家里百事顺遂，不胜欣幸！儿子等在京城，身体平安。孙儿孙女都好，京寓现在请了四人，荆七专门带人，孙儿因春梅事情多了，不能兼顾的缘故。孙儿每天早晨，与儿子同时起床，便送他出外，晚上才接回上房，孙女满月，请了一桌。九弟读书，近来有李碧峰同住，比较有乐趣，儿子精神不很好，不能勤教，也不督责，每天兄弟笑语欢娱，怡然自乐，而九弟似乎有了进步，现将昨天的课文原稿呈上。

儿子今年过年，除花掉会馆房租人十千以外，又借了五十两银。前天希望外面或者会送寒炭费，今年冬天绝没有这个项目，今年家里可以把旧债还清。儿子在外有负担拖累，家里没有，这是最可喜的事，岱云则南北两方面负担扛累，时常忧贫，这个人忠诚可信，笃厚敬重；使人相主，也没有窘迫的时候。

同乡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，准备明年春初离京，儿子托便附回鹿肉，托他带回。杜兰溪、周华甫准备送家眷离京。岱云约儿子同送家眷，儿子不肯送，他的计划只得停止，彭山岷离京，儿子为他代借了五十两银子，昨已如数付来，心斋临走时，约他送二十八两银子到勤七叔处，转交我家，不知道他能照着办不？以后家中来信，四弟、六弟各写几行，能够写长信更好，儿子谨禀。（道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）

禀父母·家中费用窘迫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亲大人万福金安。男与九弟身体清洁，家妇亦平安，孙男甲三体好，每日吃粥两顿，不吃零星饮食，去冬已能讲话，孙女亦体好，乳食最多，合寓顺适。今年新正①，景象阳和，较去年正月，甚为燠暖。

兹因俞岱青先生南回，付鹿脯一方，以为堂上大人甘旨之需，鹿肉恐难寄远，故薰腊附回，此间现有煎腊肉猪舌猪心腊鱼之类，与家中无异，如有便附物来京，望附茶叶大布而已。茶叶须托朱尧阶清明时在水丰买，则其价亦廉，茶叶亦好，家中之布，附至此问，为用甚大，但家中费用窘迫，无钱办此耳。

同县李碧峰，若不堪言，男代为张罗，已觅得馆，每月学俸银三两。在男处将住三月，所费无几，而彼则感激难名，馆地现尚未定，大约可成。在京一切自知谨慎，即请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新正：指新春正月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

父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儿子与九弟身体清洁，长媳妇也平安，孙儿甲三身体好，每天吃两顿粥，不吃零食，去年冬天已经能说话。孙女身体也好，吃乳很多，全家顺适，今年新正，景象阳和，比去年正月，要暖和些。

兹因俞岱青先生南回，付鹿脯一方，供堂上大人食用，因路程远，鹿肉薰腊了一下。这里现在有薰腊肉、猪舌、猪心、腊鱼之类，与家里

一样，如有便人来京城，希望只附茶叶，大布罢了。茶叶要托朱尧阶清明时节在永丰买，价格便宜，茶叶也好，家里的布，附到这里，用处很大，只是家里窘迫，没有钱办这些。

同县李碧峰，昔不堪言，儿子代为张罗，已找到教书的馆地，每月学钱三两银子。他在儿子处将住三个月，所费没有多少，而他却非常感激，馆地现在还没有定，大约会成功，在京一切自己知道谨慎，即请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）稟祖父母·要叔父教训诸弟以管家事

【原文】

孙男国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四月廿一日，接壬寅第二号家信，内祖父父亲叔父手书各一，两弟信并诗文俱收，伏读祖父家谕，字迹与早年相同，知精神较健，家中老幼平安，不胜欣幸。游子在外，最重惟平安二字，承叔父代办寿具，兄弟感恩，何以图报？

湘潭带漆，必须多带，此物难辨真假，不可邀人去同买，反有奸弊①。在省考试时，与朋友问看漆之法，多问则必能知一二。若临买时，向纸行邀人同去，则必心亏。如不知看漆之法，则今年不必买太多，待明年讲究熟习，再买不迟，今年漆新寿具之时，祖父母寿具，必须加漆。以后每年加漆一次，四具同加，约计每年漆钱多少，写信来京，付至省城甚易，此事万不可从俭，子孙所为报恩之处，惟此最为切产，其余毕竟虚文也。孙意总以厚漆为主，由一层以加至数十层，愈厚愈坚，不必多用瓷灰夏布等物，恐其与漆不相胶粘，历久而脱壳也，然

此事孙未尝经历讲究，不知如何而后尽善。家中如何办法，望四弟写信详细告知，更望叔父教训诸弟，经理家事。

心斋兄去年临行时，言到县即送银廿八两至我家，孙因十叔所代之钱，恐家中年底难办，故向心斋通挪，因渠曾挪过孙的，今渠既未送来，则不必向渠借也。家中目下敷用不缺，此孙所第一放心者，孙在京已借银二百两，此地通挪甚易，故不甚窘迫，恐不能顾家耳。

曾孙妹妹二人体甚好，四月念三日，已种牛痘，万无一失，系广东京官，设局济活贫家婴儿，不取一钱，兹附回各法一张，敬呈慈览，湘潭长沙皆有牛痘公局，可惜乡间无人知之。

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府及定海镇海两县，今年退出宁波，攻占乍浦可痛恨，京城人心，安静如无事时，想不日可殄灭也。孙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十年四月廿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奸弊：奸，诈的弊病。

②通挪：互相挪借钱财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四月二十一口，接到壬寅第二号信，其中祖父，父亲，叔父亲笔信各一封，两位弟弟的信和诗文都收到了，伏读祖父手谕，字迹和早年相同，知道精神比较强健，家中老少平安，不胜欣幸！游子在外，最重要的只有“平安”二字，承叔父代办寿具，我们兄弟十分感恩，不知如何如何报答？

湘潭带漆，必须多带，这种东西难以分清真货假货，不可以邀人去同买，反而有奸诈弊病产生。在省考试时，向朋友请教看漆的方法，多问就能略知一二了，如果临买漆时，向纸行邀人同去，那一定吃亏，如不知看漆的方法，那今年不必买得太多，而必须加漆。以后每年加漆一次，四具同时加，大约每年漆钱要多少，写信来京城，孙儿付到省城很容易，这件事万万不可以从俭，子孙所要报恩的地方，只有这个最为切实，其余的都是空文章，孙儿的意思，总以厚漆为主，由一层加到几十层，越厚越坚固，不必多用瓷灰、夏布等，恐怕这些东西与漆不相粘合，时间久了会脱壳。然而这件事孙儿没有经历讲究，不知道要怎样，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尽善尽美。家中怎么办，希望四弟详细写信告知，更希望叔父教训几位弟弟，经理家事。

心斋兄去年临走时，说到县便送银二十八两到我家，孙儿因为十叔所代的钱，恐家里年底难办，所以向心斋挪借，因他曾经挪过孙儿的，现在他既然没有送来，那就不必向他借了。家里现在还不缺钱花，是孙儿所第一放心的，孙儿在京城，已借了银子二百两。这里挪借很容易，所以不很窘迫，只恐怕不能顾家。

曾孙妹妹两人身体很好。四月二十三日，已种了牛痘，万无一失，是广东京官设局救济贫困婴儿，不取分文。现寄回种牛痘法一张，敬呈堂上大人一看。湘潭、长沙都有牛痘公局，可惜乡里没有一人知道。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府及定海、镇海两县，今年退出宁波，攻占乍浦，极可痛恨，京城人心，安静得好象没事一样，我想不久当可歼灭的。孙儿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）禀祖父母·无钱寄回

家

【原文】

孙男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孙兄弟在京平安，孙妇身体如常。曾孙兄妹二人种痘后，现花极佳，男种六颗，出五颗，女种四颗，出三颗，并皆清吉，寓内上下平善。

逆夷海氛甚恶，现在江苏滋扰，宝山失守，官兵退缩不前，反在民间骚扰，不知何日，方可荡平。天津防堵甚严，或可无虑，同乡何子贞全家住南京，闻又将进京，谢果堂太守，于六月进京，初意欲捐复，多恐不能，郑莘田放贵州西道，黎樾乔转京畿道，同乡京官，绝少在京。

孙光景虽艰，而各处通挪，从无窘迫之时，但不能寄货回家，以奉甘旨之需^①，时深愧惊，前寄书征一表叔，言将代作墓志，刻下实无便可寄，蕙妹移居后，究不知光景如何？孙时为挂念，若有家信来京，里详明书示，孙在京自当谨慎，足以仰慰慈怀，孙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甘旨之需：指父母的生活需求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孙儿兄弟在京平安，孙媳妇身体如常。曾孙兄妹二人种痘后，现出痘情形很好，曾孙子种六颗，出了五颗，曾孙女

种四颗，出三颗。都清吉。全家上下平善。

洋人和逆匪在沿海闹得很嚣张，现在江苏滋扰，宝山失守了。官兵退缩不敢前进，反而在民间骚扰，不知哪天才能平定，天津防范堵截很严密，或者可以无虑，同乡何子贞全住南京，听产又将进京，谢果堂太守，于六月进京，原来的意思是捐复，恐怕不能办到，郑辜田放了贵州贵西道。黎榴乔转京哉道。同乡京，在京的很少。

孙儿的光景虽说很艰难，而到处挪借，从来没有受过窘迫，但不能寄钱回家，以奉侍父母祖父的生活需要，时刻深深感到惭愧，前不久写信给征一表叔，说将代作墓志，眼下实在没有使人可寄。蕙妹搬家后，光景究竟怎么样？孙儿时时挂念，如有家信来京城，希望详细明白告诉我。孙儿在京自当谨慎，才能使堂上大人得到安慰。孙儿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）禀父母·寄银还债济人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男在四川，于十一月廿日返京，彼时无折弁回南，至十二月十六日始发家信，十二月除夕又发一信，交曾受恬处，受恬名兴仁，善化丙子举人，任江西分宜县知县，上年进京引见，正月初四日出都，迂道由长沙回江西；男与心斋各借银一百两，与渠作途费，男又托渠带银三百两，系蓝布密缝三包，鹿胶二斤半，阿胶二斤，共一包，高丽参半斤一包，荆七银四十两一包，又信一封，交陈宅，托其代为收下，面交六弟九弟，大约二月下旬可到省。

受恬所借之银百两，若在省能还更好，若不能还，亦不能急索；俟渠

到江西必还，只订定妥交陈宅，毋寄不可靠之人耳，若六月尚未到，则写信寄京，男作信至江西催取也。

廿二夜，男接家信，得悉一切，欣喜之至！祖父大人七旬晋一大庆，不知家中开筵否？男在京仅一席，以去年庆寿故也，祖母大人小恙旋愈，甚喜！以后断不可上楼，不可理家事，叔父大人之病，不知究竟如何？下次求详书示知，男前次信回，言付银千两至家，以六百为家中完债及零用之费，以四百为馈赠戚族之用，昨由受恬处寄归四百，即分送戚族可也，其余六百，朱啸山处兑钱百三十千，即除去一百两，四月间再付五百回家，与同乡公车带回，不同县者亦可男自有斟酌也。男自四川归后，身体发胖，精神甚好，夜间不出门，虽未畜车①，而每出必以车，无一处徒步；保养之法，大人尽可放心，男妇及孙男女皆平安，本家心斋，男待他甚好，渠亦凡事必问，男所作诗赋，男知无不言。冯树堂于正月十六来男寓住，目前渠自用功，男尽心与之讲究一切，会试后，即命孙儿上学，每月修金四两。郭筠仙进京，亦在男处住，现在尚未到，四川门生，已到四人，二月间即考国子监学正。今年正月初三，下诏举行恩科，明年皇太后万寿，定有覃恩，可请诰封，川国所最为切望者也，去年因科场舞弊，皇上命部议定，以后新举人到京，皆于二月十五复试；倘有理文荒谬者，分别革职停科等罚，甚可惧也！在京一切，男自知慎，余容续陈，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正月正月廿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畜车：自置车辆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儿子在四川，于十一月二十日回到京城。那时没有折弁回湖南，到十二月十六日才发家信，十二月除夕，又发一封信，交曾受恬处。受恬名兴仁，善化丙子举人，任江西分宜县知县，去年进京引见，正月初四日离京，绕道由长沙回江西，儿子与心斋各借银子一百两给他作路费，儿子又托他带了三百两银子，是蓝布密缝的三包。鹿胶二斤半，阿胶两斤，共一包，高丽参半斤，一包。荆七的银子四十两，一包。又信一封，交陈宅，托他代收，面交六弟九弟，大约二月下旬可以到省。

受恬所借的一百两银子，如果在省里能还更好，如不能还，也不要急于索取，等他到江西后必须归还，只交代他一定交陈宅，不要托不可靠的人，如果六月还没有到，那写信给我，儿子再写信到江西去催取。

二十二日晚，儿子接到家信，得知一切，欣喜之至！祖父大人七十岁晋一的大庆，不知家里开了筵席没有？儿子在京城只办了一桌，因为去年已做过七十大寿的缘故，祖母大人小病马上好了，很高兴，以后决不能上楼不可以管家务，叔父大人的病，不知究竟怎样？下次求家里详细告知，儿子上次的家信，说付银子一千两到家里，用六百两还债和零用，用四百两送亲戚族人，昨由受恬处寄回四百两，就送亲戚族人吧，其余六百，朱嘯山处兑钱百三十千，即除去一百两，四月间再付五百两回，与同乡入京应试的举人带回，不同县的也可以，儿子自有考虑的。

儿了自四川回后，身体发胖，精神很好，晚上不出门，虽然自己没有专车，但每次出门必定用车，没有一处是走路，保养的方法，大人尽可放心，儿媳妇及孙儿孙女都平安，本家心斋，儿子待他很好，他也什么事都请教，儿子所作赋，儿子知无不言，冯树堂在正月十六日来儿子处住，目前他自己用功，儿子尽和他讲究一切，会试以后，就叫孙儿上学，每月学贫四两，郭筠仙进京，也在儿子处住，现在还没有到，四川门生，已到了四个，二月间就考国子监学正。

今年正月初三，皇上已下诏举行恩科，明年皇太后万寿，定有覃恩，可请诰封，这是儿子最为关注的。去年因为考场舞弊，皇上命令部里讨论，以后举人到京，都在二月十五复试，倘若有文理荒谬的人，对主考官员分别给予革职、停科等处罚，很可怕的。在京一切，自己知道谨慎。其余容以后再陈，儿子国藩。（道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）

致诸弟·取款及托带银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二月有折差到京，余因眼蒙，故未写信，三月初三，接到正月付四所发家信，无事不详悉，欣喜之至！此次眼尚微红，不敢多作字，故未另禀堂上，一切详此书中，烦弟等代禀告焉，去年所寄，余有分债亲族之意，厥后①屡次信问，总未详明示悉，顷奉父亲示谕云：“皆已周到，酌量减半。”然以余所闻，亦有过于半者，亦有不及一半者，下次信来，务求九弟开一单告我为幸！

受恬之钱，既专使去取，余又有京信去，想必可以取回，则可以还江岷山东海之项矣，氓山东海之银，本有利息，余拟送他高丽参共半斤，

挂屏对联各一付，或者可少减利钱，待公车归时带回。父亲手谕，要寄百两回家，亦待公车带回，有此一项，则可以还率五之钱矣，率五想已到家，渠是好体面之人，不合责备他，惟以体面待他，渠亦自然学好。兰姊买田，可喜之至！惟与人同居，小事要看松些，不可在讨人恼。

欧阳牧云要与我重订婚姻，我非不愿，但渠与其妹是同胞所生，兄妹之子女，犹然骨肉也，古者婚姻之道，所以厚别也，故同姓不婚，中表为婚，此俗礼之大失，譬如嫁女而号泣，奠礼而三献，丧事而用乐，此皆俗礼之失，孝辈不可不力辨之，四弟以此义告牧云，吾徐当作信复告也。

罗芸皋于二月十八日到京，路上备尝辛苦，为从来进京者所未有，地廿七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补行复试，所带小菜布匹茶叶，俱已收到，但不知付物甚多，何以并无家信？四弟去年所寄诗，已圈批寄还，不知收到否？汪觉庵师寿文，大约在八月前付到。五十已纳征礼忱，可贺可贺！朱家气象甚好，但劝其少学官款，我家亦然，嘯山接到咨文，上有祖母已歿字样，甚为哀痛，归思极迫，余再三劝解，场后即来余寓同住，我家共住三人，郭二于二月初八日到京，复试二等第八。树堂榜后要南归，将来择师尚未定。

六弟信中言功课在廉让之间，引语殊不可解，所需书籍，惟《子史精化》家中现有，准托公车带归，《汉魏六朝百三家》，京城甚贵，余已托人在扬州买，尚未接到。《稗海》及《绥寇纪略》亦贵，且寄此书与人，则帮人车价，因此书尚非吾弟所宜急务者，故不买寄，元明名

古文，尚无选本，近来邵蕙西已选元文，渠劝我选明文，我因无暇，尚未选，古文选本，惟姚姬传先生所选本最好，吾近来圈过一遍，可于公车带回，六弟用墨笔加圈一遍可也。

九弟诗大进，读之为之距跃三日，即和四章寄回，树堂筠仙意城三君，皆各有和章，诗之为道，各人门径不同，难执一已成见以概论，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，以四弟笔情与袁相近也，今观九弟笔情，则与元遗山相近，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，但须看一家之专集，不可读选本，以汨没②性灵，至要至要！

吾于五七古学杜韩，五六律学杜，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，外此则古诗学苏黄，律诗学义山，此三家，亦无一字不着，五家之外；则用功浅矣，我之门径如此，诸弟或从我行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，余近来事极繁，然无日不着书，今年已批韩诗一部，正月十八批毕，现在批史记三之二，大约四月可批完。诸弟所看书，望详示，邻里有事，京望示知，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厥后：过后。

②汨没：埋没，淹没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兄下：

二月通信兵到京，我因为眼睛蒙障，所以没有写信，三月初三，接到正月二十四日所发家庸，没有事情不详知，欣喜之至！这次眼还微微呈红色，不敢多写字，所以没有另外写信禀告堂上大人，一切详写在

这封信里，烦弟弟们代为禀告，去年所寄银子，我有分送亲戚族人的意思，以后多次写信询问，都没有得到详细明白的回示，刚奉父亲示谕说：“都已周到办理，考虑具体情况减少一半。”然而，从我听说的，也有超过一半的，也有不到一半的，下次来信，务求九弟开一个单子告我为幸！

受恬的钱，既然派专人去取了，我又有信去催，想必可以取回，那就可以还清江氓山、东海的帐了，氓山、东海的银子本来有利息，我准备送他高丽参半斤，挂屏、对联各一付，或者可以减少一点利息，等官车回时带回，父亲之谕，要寄一百两回家，也等官车带回，有这一笔钱，那就可以还率五的钱了，率五想必已到家，他是好体面的人，不要时刻责备他，只以体面对待他，他也自然会学好，兰姊买田，可喜之至！只是与别人同住，小事情要看轻松点，不可处处讨人嫌。

欧阳牧云要与我家重订婚姻，我不是不愿意，但他与他妹妹是同胞所生，兄妹的子女、好比骨肉亲人，古人的婚姻观念，所以非常注重区别，所以同姓不通婚，亲老表为婚，是世俗礼仪的大忌，如嫁女时哭泣，祭礼时三献，丧事时用乐器，都是习俗不允许的，我们不可以不加明辨，四弟要把这个意思告诉牧云，我过些时候也会给他复信。

罗芸皋于二月十人日到京，路上辛苦备尝，为从来来京城的人所没有的，二十六日，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补行复试，所带小菜、布匹茶叶，都已收到，但不知寄东西多，却没有信？四弟去年所寄的诗，已圈批寄回，不知收到没有？汪觉庵师的寿文，大约在八月前寄到，五十已纳征礼成，可喜可贺！朱家气象很好，但劝他少学官员款式，我家也

一槩，嘯山接到咨文，上有“祖母已歿”的字样，很是哀痛，很想回家，我再三劝他，考试以后便到我家同住，我家共住三人，郭二于二月初八日到京，复试中了二等第八名，树堂发榜后要回湖南，将来选择谁当老师还没有定。

六弟信中说功课在廉让之间，这句话真不好理解，所需书籍，只《子史精华》家里现有，准托官车带回，《汉魏六朝百三家》，京城很贵，我已托人到扬州买，还没有接到。《稗海》和《绥寇纪略》也贵，并且托寄这本书，要付人家车费，这本书还不是弟弟现在急需读的，所以不买了，《无名明古文》，还没有选本，近来邵蕙西已选元文，他劝我选明文，我因没有空，还没有选，古文选本，只有姚姬传先生所选本最好，我近来圈过一遍，可托官车带回，六弟用墨笔加圈一遍吧！九弟写诗在有进步，读了为他高兴得跳个不止，马上和了四章寄回，树堂、筠仙、意诚三君，都各有和诗，诗为文学的一种形式，各人的门径不相同，难于偏执一个人的见解去概括议论，我从前教四弟学袁简斋，是因为四弟的诗情与袁相近，现在看九弟的风格，则和元遗生相近，我教弟弟们学诗没有别的方法，强调要看一家的专集，不可以读选本，以致把自己的性灵、个性弄没了，至为重要啊！

我对于五、七言古体学杜、韩，五、七言律诗学杜，这两家没有一个字细看，此外，古诗学苏，黄，律诗学文山，我三家也没有一个字不看，五家之上，用的工夫就浅了，我的门径就这样，弟弟们或者走我的门，或者另外找自己的门径，随自己的性情相近的去作好了，我近来事情很繁，但没有一天不看书，今年已批韩诗一部，正月十八日批

完，现在批《史记》三分之二，大约四月可批完，弟弟们所看的书，希望详细告诉我，邻里间有事，也希望告知。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）禀父母·送参冀减息银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，男于三月初六日，蒙恩得分会试房，四月十一日，发榜出场，身体清吉，合室平安，所有一切事宜，写信交折差先寄。兹因嘯山还家，托带纹银百两，高丽参斤半，《子史精华》六套，《古文辞类纂》二套，《绥寇纪略》一套，皆六弟信要看之书。

高丽参，男意送江岷山东海二家六两，以冀^①少减息银。又送金虔竺之尊人二两，以报东道之谊，听大人裁处，男尚办有送朱岚暄挂屏，候郭筠仙带回，又有寿屏及考式笔等物，亦俟他处寄回，余俟续具，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冀：希望。

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。儿子于三月初六日，蒙皇上恩典得了分会试房，四月十一日，发榜出场，身体清吉平安，全家平安，所有一切事宜，写信交通兵先寄，兹因嘯山回家，托他带纹银一百两，高丽参斤半，《子史精华》六套，《古文辞类纂》两套，《绥寇纪略》一套，都是六弟来信要看的书。

高丽参，儿子的意思，送江氓山、东海两家六两，希望减少息钱，又送金虔竺的尊人二两，以报他东道的情谊，听大人裁处，儿子还办有送朱岚暄挂屏，等郭筠仙带口，又有寿屏及考试用笔等，也等他处寄回，其余等下次再禀告，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）禀父母·取借款须专人去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，

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男于五月中旬，染瘟疫，服药即效，已痊愈矣，而余热未尽，近日头上生癰，身上生热毒，每日服银花甘草等药，医云：“内热未故，宜发不宜遏抑，身上之毒，至秋即可全好，头上之癰，亦不至蔓延。”又云：“恐家中祖坟上有不洁处，虽不宜扰动，亦不可不打扫。”男以皮肤之患，不甚经意，仍读书应酬如故，饮食起居，一切如故。

男妇服附片高丽参熟地白术等药，已五十余日，饭量略加，尚未十分壮健。然行事起居，亦复如常，孙男女四人，并皆平安，家中仆婢皆好，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丽参二两，此万不可少，望如数分送。去年所送戚族银，男至今未见全单，男年轻识浅，断不敢自作主张，然家中诸事，男亦愿闻其详，求大人谕四弟将全单开示为望。

诸弟考试，今年想必有所得，如得入学，但择亲属拜客，不必遍拜，亦不必请酒，益恐亲族难于尖酬也，曾受恬去年所借钱，不知已寄到否？若未到，须专人去取，万不可缓。①如心斋亦专差，则两家同去；如渠不专差，则我家独去，家中近日用度如何？男意有人做官，则待

邻里不可不略松②，而家用不可不守旧，不知是否？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缓：迟缓。

②松：轻松。

译文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儿子于五月中旬，传染瘟病，吃药马上见效，已经好了，但余热没有尽，近口头上生癣，身上生热毒，每天吃银花、甘草这些药，医生说：“内热没有散，适且发出来不宜压下去，身上的毒，到秋天当可好，头上的癣，也不至于蔓延，”又说：“恐怕祖坟上有不干净的地方，虽说不适合去挑动，也不可以不打扫。”（编者按：此纯系迷信。）儿子以为是皮肤上的病，不很留意，仍旧读书、应酬，饮食起居，一切照常。

儿媳妇吃附片、高丽参、熟地、的术这些药，已五十多天，还没有十分健壮，但做事起居也照常了，孙儿孙女四个都平安。家中婢女、仆人都好，前有信说寄金年伯高丽参二两，这万万不可少，希望如数分送，去年送亲戚族人的银子，儿至今没有见到全部清单，儿子年轻识浅，决不敢自作主张，但家中的事情，儿子还是想详细知道，求大人叫四弟把单子开示为盼。

弟弟们的考试，今年想必有所得，如果能入学，只要选择亲属拜客，不必普遍的拜，也不必请酒，因为怕亲戚族人难于应酬。曾受恬去年

所借的钱，不知已经寄到没有？如果没有到，要专人去取，万万不可以迟，如心斋也派专差，那么两家一起去，如他不派专差，那我家一家去，家中近日用度如何？儿子的意思有人做官，那对待邻里不可以不略为宽松，而家用不可以不仍旧照旧，不知对不？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）禀父母·在京事事节俭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礼次，正月十五日，接到父亲，叔父十一月二十所发手书，敬悉一切，但折弃于腊月念八，在长沙起程，不知四弟何以尚未到省？祖母葬地，易敬臣之产甚是，男去冬已写信与朱尧阶，请渠寻地，兹又寄书与敬臣，尧阶看妥之后，可请敬臣一看，以尧阶为主，而以敬臣为辅，尧阶看定后，若毫无疑议，不再请敬臣可也，若有疑议，则请渠二人商之，男书先寄去，不再请敬臣可也，若有疑议，则请渠二人商之，男书先寄去，若请他时，四弟再写一信去，男有信禀祖父大人，不知祖父可允从否？若执意不听，则遵命不敢违拗，求大人相机而行。

大人念及京中恐无钱用，男在京事事省俭，偶值阙乏^①之时，尚有朋友可以通挪，去年家中收各项，约共五百金，望收藏二百勿用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丁戊二年不考差，男恐无钱寄回，男在京用度，自有打算，大人不必挂心，此间情形，四弟必能详言之，家中办丧事情形，亦望四弟详告，共发孝衣几十件，飧祭几堂，远处来吊者几人，一一细载为幸！

男身体平安，一男四女，痘后俱好，男妇亦如常，闻母亲想六弟回家，叔父信来，亦欲六弟随公车南旋；此事须由六弟自家作主，男不劝之归，亦不敢留，家中诸务浩繁，四弟可一人经理；九弟季弟，必须读书，万不可耽搁他，九弟季弟亦万不可懒散自弃，去年江西之行，已不免为人所窃笑，以后切不可轻举妄动，只要天不管，地不管，伏案用功而已，在京时时想望者，只望诸弟中有一发愤自立之人，虽不得科名，亦是男的大帮手，万望家中勿以琐事耽搁九弟季弟；亦望两弟鉴我苦心，结实用功也，男之癖疾，近又小发，但不似去春之甚耳，同乡各家如常，刘月搓已于十五日到京，余俟续呈，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阙乏：缺乏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谨禀

父母亲大人礼次，正月十五日，接到父亲、叔父十一月二十日所发手书，敬悉一切，但通信兵于腊月二十八日，在长沙起程，不知四弟何以还没有到省城？祖父葬地，易敬臣的说法很对，儿子去年冬天已写信给朱尧阶，请他选一块地方，现又寄信与敬臣。尧阶看妥之后，可给敬臣看一看，以尧阶为主，以敬臣为辅，尧阶看定之后，如果没有一点疑义了不再请敬臣也可以，如果有疑义，那不请他二人商量，儿子的信先寄去，如果请他时，四弟再写信去，儿子有信禀告祖父大人，不知祖父大人答应吗？如执意不听，那就遵命不耽违反，求大人相机

而行。

大人挂念京城恐怕缺钱用，儿子在京城事事俭省，偶尔遇到缺钱的时候，还有朋友可以挪借，去年家里各项收入，大约共五百两，希望收藏二百两不用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丁戊二年不考差，恐怕儿子没有钱寄回家，儿子在京城的用度，自己有打算，大人不必挂念，这边的情形，四弟一定可详细介绍，飧祭几堂，远处来吊丧的多少人，请一一详细写明。

儿子身体平安，一男四女，种痘以后都好。儿媳妇也如常，听说母亲想叫六弟回家，叔父来信，也想要六弟随官车回家，这件事要由六弟自己作主，儿子不劝他回，也不留他，家中事务浩蔗，四弟可以一个人经理，九弟季弟必须读书，万万不可耽搁，九弟季弟也万万不可以们散自弃，去年江西之行，已不免为人家暗笑，以后切不可轻举妄动，只要天不管，地不管，伏案用功罢了，儿子在京城时刻想的，只希望弟弟们中间，有一个发愤自立的人，虽说不一定得考取科名，也是儿子的大帮手，万万希望家里不要拿一些琐细事，耽搁九弟季弟，也望两位弟弟鉴于我这一番苦心，扎实用功，儿子的癖疾，近来又小发，但不像去年春天那样厉害，同乡各家如常，刘月搓已在十五日到京，其余等以后再行禀告，儿子国藩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）

禀叔父母·托人带银两归家

【原文】

侄国藩跪禀

叔父母大人福安，九月初十日，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信，系八月中在

省城所发者，知祖大人之病，又得稍减，九弟得补廪，不胜欣幸！前劳辛垓廉访，八月十一出京，侄寄去衣包一个，计衣十件，不知已到否？侄有银数十两，欲寄回家，久无妙便。①十月间武冈张君经赞回长沙，拟托带回，闻叔父为坍上公屋加工修治，侄亦欲寄银数十两，为叔父助犒赏匠人之资，罗六所存银廿二两在侄处，右三项，皆拟托张君带归。

前欧阳沧溟先生馆事，伍太尊已复书季仙九先生，兹季师又回一信于伍处，侄便寄家中，可送至欧阳家，嘱其即投伍府尊也，牧云又托查万崇轩先生选教馆迟早，兹已查出，写一红条，大约明冬可选，此二事可嘱澄候写信告知牧云，侄等在京，身体平安，常南陔先生欲为幼女许配纪泽，托郭筠仙说媒，李家尚未说定，两家似可对，不知堂上大人之意若何？望未知，余容续具，侄谨禀，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妙便：可靠方便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侄儿国藩跪禀

叔父母大人福安，九月初十日，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的信，是八月中在省城所发的，知祖父大人的病，又减轻了些，九弟补了廪生，不胜欣幸！前不久劳辛垓廉访，八月十一口离京，侄儿寄去衣包一个，共计衣十件，不知已收到没有？侄儿有几十两银子想寄回家，许久没有可靠方便的人，十月间，武冈张经赞君回长沙，准备托他带回，听说

叔父为埤上公屋加工修治，侄儿想寄几十两银子，作为协助叔父赏工匠的钱，罗六所存的银子二十二两，在侄儿处，以上三项，都准备托张君带回。

前欧阳沧溟先生谋教馆的事，伍太尊已复信季仙九先生，现季师又回一封信到伍太尊处，托侄儿方便带到家里，可送到欧阳先生家，嘱咐他马上去投伍府尊，牧云又托查万轩先生选教馆迟早，现已查出，写一红条，大约明年冬天可选，这两件事可嘱咐澄候写信告知牧云，侄儿等在京城，身体平安，常南陔先生想以幼女配纪泽，托郭筠仙来说媒，李家还没有说定，两家似乎可对，不知堂上大人的意思怎样？希望指示，其余以后再行禀告示。侄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）

致诸弟·家中务请略有积蓄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去腊寸六日，接温弟在湖北所发信，正月初八日，接诸弟腊月十五所发信，而温弟在河南托邹墨林转寄一信，则至今未到，澄弟十一月十九所发一信，亦至今未到也，澄弟生子，庆贺庆贺！吾与澄弟，去年报最，今年轮应温植洪三人报最矣，但植弟之媳问已有吉语，恐政成当在温弟之前，植弟未免疾行先长耳，四位弟媳，问皆率母亲叔父之教，能勤能俭，予闻之不胜欣喜！已办有材料，今春为四弟媳各制一衣，觅便即行寄回。

澄弟捐监执照，说准于今年寄回，父亲中书呈祥，取麟趾呈祥之义也，前年温弟捐监，叔父名书呈材，取天骧呈材之义也，当时恐六弟尚须

小试，故捐监填名略变，以为通融地步，而今温弟既一成不易，故用呈祥配呈材，暗寓麟字骥字于中，将来即分两房，曰呈祥房曰呈材房，亦免得直写父叔官中耳。

李子山曾希六族伯，托我捐功名，其伙计陈体元亦托捐，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垄，此二人待我不薄，若非煤垄之钱，则丁酉万不能进京，渠来托我，不能不应，拟今岁为之办就，其银钱嘱渠送至我家，有便将执照付至家中，渠银钱一到，即发执照与渠可也，即未收全，亦可发也，丁酉年办进京盘费，如朱文八王隧三隧六等，皆分文不借，则曾陈二人，岂可不感^①也哉？现在乔心农放常德知府，二月出京，四弟监照与二人执照，大约可托渠带至湖南也。

去年年内，各族戚之钱，不知如数散给否？若未给，望今春补给，免得我时时挂心，考试者十千，及乞丐之十千，不审皆给否？务乞详以示我，竹山湾找当价，不知比楚善叔一头原价何如？乞明告我，即买竹山湾，又买庙堂上，银钱一空，似非所宜，以后望家中毋买田，须略积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植弟诗才颇好，但须看古体专集一家，乃有把握，万不可徒看选本；植弟则一无所看，故无把握也，季洪诗文，难于进功，须用心习字，将来即学叔父之规模，亦有功于家庭。

纪泽儿自去腊庞先生归河间，请李碧峰来代馆，日加奖护，悟性大进，一日忽自作四言诗一篇，命题曰《舜征有苗篇》，余始不信；次日余与黄翥吾面试之，果能清顺，或者得祖父德荫，小有成就，亦未可知，兹命其誉出寄呈堂上，以博一笑，然记性不好，终不敢信其可造也，

兹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谕及宫门抄，以后按月寄归，予身体平安，家中大小如常，二儿肥胖，余不一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不感：不感动。

②奖赞：奖励，称赞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接到温弟在湖北所发的信，正月初八日，接弟弟们十二月十五日所发的信，而温弟在河南托邹墨林转寄的一封信，却至今没有收到，澄弟十一月十九日所发的信，也至今没有收到，澄弟生了儿子，祝贺祝贺！我与澄弟去年是成绩最好的，所以要报最，今年应该轮到温、植、洪三个报最了，但植弟的媳妇，据说有了喜，生育应该在温弟之前，植弟不免走得前边去了，四位弟媳妇，听说都秉承母亲、叔父的教导，又勤又俭，我听了非常高兴，已经办了材料，今年春天为四位弟媳妇各做一件衣，找到便人寄回家。

澄弟捐监生的执照，也准定在今年寄回，父亲名字与作呈祥，取麟趾呈祥的意义，前年温弟捐监，叔父名字写作呈材，取天骥呈材的意义，当时恐怕六弟还要小考，所以捐监填名字略微变了一下，以为通融的地步，而现在温弟既然一成不易，所以用呈祥配呈材，暗暗包含麟字骥字在中间，将来就是分两房，一个叫呈祥房，一个叫呈材房，也免官直接写父亲、叔父的官名。

李子山、曾希六族伯，托我捐一个官名，他们的伙计陈体元也托我捐官，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垄，这两位待我很好，如果不是煤垄的钱，那丁酉年我万不能进京，他来托我，不能不答应，准备今年为他们办好，需用的钱嘱咐他们达到我家，有便人便把执照寄回家里，他的钱一到，便发执照给他好了，即使没有全部收齐，也可发给，丁酉年办进京的路费，如朱文八、王隧三、遂六等，都分文不借，那曾、陈两人，岂不是令人感动吗？现在乔心农放了常德知府，二月离京，四弟监生执照与曾、陈两人执照，大约可托他带到湖南。

去年一年内送各族人亲戚的钱，不知如数散给没有？如果没有，希望今部春天补发，免得我时刻挂记，考试的十千，乞丐的十千，不知都给了没有？一责请详细告诉我，既然买竹山湾，又买庙堂上，银钱都统统花光，好像不合适，以后希望家中不要买田，要略为积点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植弟诗才很好，但要看古体专集一家，才有把握，万万不可徒然去看选本，植弟什么都不循，所以没有把握，季洪诗文，难以进步，要用心习字，将来就是学叔父的样榜，也是有功于家庭的。

纪泽儿自去年十二月庞先生回河南，请李碧峰来代课，每天奖励称赞，悟性大有进步，一天，忽然自己作了一首四言诗，题目是《舜征有苗篇》，我开始不信，第二天与黄翥吾当面考试，果能写得清顺，或者是得祖父的德泽余荫，小有成就，也不一定，现命他誊正寄呈堂上大人，以博一笑，但记性不好，我还在怀疑他是否有造化，现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谕和宫门抄，以后按月寄回，我身体平安，家中大小

如常，二儿肥胖，余不一一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二日）谕纪泽·托人带银至京

【原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余于八月十四日，在湖北起行，十八日到岳州，由湘阴、宁乡绕道，于念三日到家，在腰裏新屋，痛哭吾母，廿五日至白杨坪老屋，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，家中老小平安，地方亦安静，合境团练，武艺颇好，土匪可以无虑。

吾奉父亲大人之命，于九月十三日，暂厝^①吾母于腰裏屋后，俟将来寻得吉地，再行迁葬。家眷在京，暂时不必出京，俟长沙事平，再有信来，王吉云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，余交三百计金，托渠带京，想近日可到。

余将发各处讣信，刻尚无暇，待九月再寄，京中寄回信，交湖北常大人处最妥，岳父岳母，于廿五日来我家，身体甚好，尔可告知母，余不尽，涤生手示。（咸丰二年八月计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厝：指埋葬。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

我于八月十四日，在湖北起程，十八日到岳州，由湘阴、宁乡绕道，于二十三日到家，在腰里新屋，痛掉我的母亲，二十五日到白杨坪老屋，敬谒了我祖星冈公坟墓。家中老小平安。地方安静，到处办团练，武艺很好，土匪可以不必担心。

我奉父亲大人的命令，于九月十三日，暂时安葬我母亲在腰里屋后，等将来找到吉祥坟地，再行改葬，家眷在京城，暂时不要离京，等长沙的事平定后，再有信来，王吉云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，我交他三百二十两银子，再有信来，王吉云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，我交他三百二十两银了，托他带京，想必近日可到。

我将发各处讣告，眼下没有空，等九月再寄，京在寄信回，可交湖北常大人处最妥当，岳父岳母，都于二十五日来我家，身体很好，你可告诉你母亲，余不一一写了，涤生手示。（咸丰二年八月二十六日）

致诸弟·带归度岁之资

【原文】

澄候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廿五日遣春二维五归家，曾寄一函，并谕旨奏折二册，廿六日水师在九江开仗获胜，陆路塔罗之军，在江北蕪州之莲花桥，大获胜仗，杀贼千余人，廿八日克复广济县城，初一日在大河埔大获胜仗，初四日在黄梅城上，大获胜仗，初五日克复黄梅县城，该匪数万，现屯踞江岸之小池口，与九江府城相对，塔罗之军，即日追至江岸，始可水陆夹击，能将北岸扫除，然后可渡江以剿九江府之贼，自至九江后，即可专夫由武宁以达平江长沙。

兹由魏荫亭亲家还乡之便，付去银一百两，为家中卒岁之资，以三分计之，新屋人多，取其二以供用，老屋人少，取其一以供用，外五十两一封，以送亲族各家，即往年在京寄回之旧例也，以后我家光景略好，此项断不可缺，家中却不可过于宽裕；因处乱世，愈穷愈好。

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，所过灾害处，百姓爆竹焚香跪迎，送酒米猪羊来犒军者，络绎不绝，以祖宗累世之厚德，使我一人食此隆报，享此荣名，寸心兢兢①，且愧且慎。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，虚名不再张，常葆此以无咎②，即是持家守身之道，至军事之成败利钝，此关乎国家之福，吾惟力尽人事，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，诸弟禀告堂上大人，不必悬念。

冯树堂前有信来，要功牌百张，兹亦交荫亨带归，望澄弟专差送至宝庆，妥交树堂为要，衡州所捐之部照，已交朱峻明带去，外带照千张，交郭云仙，从原奏之所指也，朱于初二日起行，江隆三亦同归，给渠钱已四十千，今年送亲族者，不必送隆三可也，余不一一。（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书于武穴舟中）

【注释】

①寸心兢兢：指心里战战兢兢的样子。

②无咎：无过错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二十五日派春二、维五回家，曾经寄了一封信，并谕旨奏折二册。二十六日水师在九江开仗得胜，陆路塔罗的军队，在江北蕪州的莲花桥，大获全胜，杀敌二千多人，二十八日史复广济县城，初一日在大河埔大获全胜，初四日在黄梅县城外，大获全胜，初五日克复黄梅县城，敌军几万人，现屯踞江岸的小池口，和九江府城相对，塔罗的军队，当日追到江岸，便可水陆珍攻，能将北岸扫除，然后可以渡江进剿九

江府之敌，自到九江后，便可有专人由武宁到达平江、长沙。

兹乘魏荫亭家回家之便，付去银子一百两，为家中年底的用度。分成三份，新屋人多，可占两份供他们用，老屋人少，可分一份，外五十两的一封，送亲戚族人各家，即往年的旧例，以后我家光景略好，这个项目决不可缺，家中却不可过于宽裕，因处在动乱年代，越穷越好。我现在军队中声名极好，所过之处，百姓放爆竹，焚香跪着，迎接、送酒、米、猪、羊来搞赏军队的，络绎不绝，以祖宗一代又一比积累下来的厚德，使我一个人得到隆重的回报，享这么大的荣名，心里真是战战兢兢，又惭愧又谨慎，现在只愿官阶不要再升，虚名不要再张大，保持现状，不出过失，便是持家守身的道理，至于军事的成与败，利与不利，这是关系国家的福泽，我只能尽人事，不敢存一点侥幸心理，弟弟们请禀告堂上大人，不必悬念。

冯树堂前不久有信来，要功牌百张，现也交荫亭带回：希望澄弟派专差送到宝庆，妥交树堂为要，衡州所捐的部要，已交朱峻明带去，此外带照千张，交郭云仙，从原奏的所指，朱于初二日起程，江隆三也同回，给他的钱已有四十千，今年送亲戚族人的，隆三可不必送了，余不一一。（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写于武穴船中）致九弟·述捐银作祭费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四日胡二等归，我弟初七夜信，具悉一切，初五日城贼猛扑，凭壕对击，坚忍不出，最为合拍。凡扑人之壕，扑人之墙，朴者客也，应

者，主也，我若越壕而应之，则是反主为客，所谓致人于人者也，我不越壕，则我常为主，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也，稳守稳打，彼自意与索然；峙衡好越壕击贼，吾常不以为然，凡此等悉心推求，皆有一定之理。迪庵善战，其得雇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，弟以类求之可也。洋船至上海天津，亦系恫喝之常态，彼所长者，船炮也，其所短者路极远，人极少，若办便得宜，终不足患，报销奏稿，及户部复奏，当日即缄致诸公，沅弟来书之意，将来不开局时，拟即在湖口之次，盖银钱所张小山魏召亭李复生诸公，多年亲友，该所现存银万余两，即可为开局用费，及部中使费，六君子不必皆到此局，但得伯符小泉，二人入场，可了办，若六弟在浔较久，则可至局中旋也，至户部承书说定费资。目下筠仙在京，以可办理，将来胡莲舫进京，主料可帮助，筠仙顷有书来，言弟名远震京师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弟须慎之又慎，兹将原书，抄送一阅。

家中四宅，大小平安，兄夜来渐能成寐，先大父先太夫人，尚未有祭祀之费，温弟临行，银百两，余以刘国斌之赠，亦捐银百两，弟可设法捐贐^①否？四弟季弟则以弟昨寄之银两，提百金为二人捐款，合之当业处，每年可得谷六七十石，起祠堂，树墓表，尚属易办，吾精力日衰，心好古文，吾知其而不能多用，日内思为三代考妣作三墓表，虑不克工，亦尚惮于动手也。

先考妣祠宇，若不能另起，或另买一宅作住屋，即以腰裹新宅为祠，亦无不可，其天家赐物，及宗祭器等，概藏于祠堂，庶有所归宿，将来京中运回之书籍，及家中先后置书，亦贮于祠中。吾生平不善收拾，

为咎甚巨，所有诸物，随手散去，至今追悔不已，然趁此收拾，亦尚有可为，弟收拾佳物，较善于诸昆从，后益当细心检点，凡有用之物，不宜抛散也。（咸丰八年四月十七日）

①赀：通“资”。资财，钱财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四日胡二等回，弟弟初七晚上的信，知悉一切，初五日城敌猛扑，凭壕沟对攻，坚忍不出，最是合怕。凡属扑人的壕，扑人的墙的，是客，应战的，是主，我军如果越壕而应战，便是反主为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致于人，我不越壕沟，那我还是主，即常说的致人，稳守稳打，他自然觉得没有意思，峙衡喜欢越壕攻敌，我常不以为然，这些事仔细考究，都有一定道理，迪庵善战，他的秘诀在于“不轻进攻，不轻易后退”，弟弟可好好研究。

洋人的船到上海、天津，也是恫吓的常态，他的长处，船上火炮，他的短处，离他的国家路远，人也很少，如果办理得好，不足患，报销奏稿和户部复奏，当天便寄给诸位，接弟弟来信的意思，将来开局时，准备就在湖口水次，因银钱所张小山、魏召亭、李复生诸公，多年亲友，该年现存银子万多两，即可用为开快用费和部里使费，六君子不必都到这个局，只要伯符、小泉二人入场，便可以了，如果六弟在浔阳比较久，则可到局中照护周旋，如果六弟不在浔阳，则弟弟克复吉安后，回家走一趟，仍然要往该局照护周旋，至于户部承书说定费资，眼下筠仙在京，似乎可以办理，将来胡莲舫进京，也可帮助，筠仙刚

有信来，说弟弟的名声远震京师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弟弟要慎之又慎，现将原信，抄送一看。

家中四宅，在小平安，兄长晚上可以安睡，先大父先太夫人，还没有祭祀的费用，温弟临走，捐银一百两，我以刘国斌送我的也捐一百两，弟弟可以设法捐点钱财吗？四弟季弟则以弟弟昨天寄的银两，提出一百两作为他两人的捐款，合之当业处，每年可得谷六、七十石，起祠堂、树墓表，还容易办，我精力一天不如一天，心喜古文，而不能多做，日内想为二代考妣作三个墓表，顾虑写不好，还怕动得手呢。

先考妣祠，如不能另外起，或别外买一屋作住屋，便以腰里新屋为祠，也无不可，天家赐物及宗器祭器等，一概放在祠堂，让这些有个归宿之处，将来京城运的书籍，及家里先后买的书，也藏在里面，我生平不会收拾，过失很大，所得的东西，随手又丢了，至今后悔不已，便趁此收拾，也还有可为，弟弟收拾比其他几个弟弟强，今后更应细心检点，不宜抛散。（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）致九弟·劝捐银修祠堂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五月二日，接四月廿三寄信，藉悉一切，城贼于十六早，廿日廿二夜，增来扑我壕，如飞蛾之扑烛，多灭几次，受创愈甚，成功愈易。惟日夜巡守，刻不可懈，若攻围日久，而仍令其逃窜，则咎责匪轻，弟既有统领之名，自须认真查察，比他人尤为辛苦，乃足以资董率，九江克复，闻抚州亦已收复，建昌想亦于日内可复，吉贼无路可走，败功当在秋间，较各处独为迟滞，弟不必慌忙，但当稳围稳守，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，只求不使一名漏泄耳，若似瑞临之有贼

外窜，或似武昌之半夜潜窜，则虽速亦为人所诟病，如九江之斩刈殆尽，则虽迟亦无后患，愿弟忍耐谨慎，勉卒此功，至要至要！

余病体渐好，尚未痊愈，夜间总不能酣睡，心中纠缠，时忆往事，愧悔憧扰，不能罢脱，四月底作先大夫祭费记一首，兹送贤弟一阅，不知尚可用否？此事温弟极为认真望弟另誉一本，寄温弟阅看，此本仍便中寄回，盖家中抄手太少，别无副本也，弟在营所银回，先后顽抗照数收到，其随处留心，数目多寡，斟酌妥善。

余在外未付银寄家，实因初出之时，默立此誓，又于发州县信中，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，明不欲自欺之志；而令老父在家，受尽窘迫，百计经营，至今以为深痛，弟之取与，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，有其不及，无或过也，尽可如此办理，不必多疑。

顷与叔父各捐银五十两，积为星冈公，余又捐二十两予辅臣公，三十两于竟希公矣，若弟能干竟公星公竹三世，各捐少许，使修立三代祠堂，即于三年内可以兴工：是弟有功于先人，可以盖阿兄之愆矣①。修祠或腰裹新宅，或于利见斋另修，或另买田地，弟意如何？便中复示，公费则各力经营，祠堂则三代共之，此余之意也。

初二日接温弟信，系在湖北所发，九江一案，杨李皆赏黄马褂，官胡皆加太子少保，想弟处亦已闻之，温弟至安黄，与迪庵相会后，或留营，或进京，尚未可知，弟素体弱，比来天热，尚耐劳苦否？至念至念！饵滋补，较善于药，良方甚多，较善于专服水药也。（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愆：过失，过错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五月二日，接到四月二十三日所发信，借以知道一切，城敌于十七日早，二十、二十二晚，来扑我壕沟，好像飞蛾的扑蜡烛，扑一次，受一次重创，成功越容易，只是日夜巡守，三刻也松懈不得，如果攻围日久，而仍然叫他逃窜，那过失不轻，弟弟既然挂了统领的名，自然要认真查察，比别人更要辛苦，才可不负众望，九江克复，听说抚州也已收复，建昌便也可望在日内克复，吉安敌人无路可走，收功应当在秋天，比较其他各处要迟滞。弟弟不必慌忙，稳围稳守，就是迟到冬天克复也可以，只求不使一名敌人漏网，如者像瑞临的有敌外沈，或像武昌的夜晚潜逃，那即使时间快而不免为人家指责，如九江的斩杀殆尽，那即使时间迟一点却没有后患，希望弟弟忍耐谨慎，勉力把这场仗打到底打成功，非常重要！

我病体逐渐好了，晚上还是不能熟睡，心里纠缠不清，回忆往事，又悔又愧，不能摆脱，四月底作先大夫祭祀记一首，现送贤弟看看，不知还可用不？这事温弟极为认真，望弟另誉一份，寄温弟看看，这本方便时仍旧寄回，因家里抄手太少，没有副本，弟弟在军营里的银钱，先后都如数收到，要随处留心，数目多少，要考虑妥当。

我在外没有付钱回家，实在是因为开初曾暗暗立下誓言，又在发给州县的信中，曾经以“不要钱，不怕死”六个字，表明了自己的志向，而今老父在家，受尽窘迫，百计经营，至今都深为痛心，弟弟的取与，

与诺、罗、杨、彭、二李相似，有还不及他们的，是叫你不要超过他们，尽可这么做，不必多疑。

我与叔父各捐五十两，积为星冈公，星公、竹亭三世，各捐少许，使修立三代祠堂，可在三年内兴工，那是弟弟有功于先人，可以掩盖阿兄我的罪过了，修祠或在腰里新宅，或者在利见斋另外修，或者另买田地，弟弟意见如何？方便时请回信告知，公费则各方经营，祠堂则三代共之，这是我的意见，初二日接温弟信，是在湖北抚署所发，九江一案，杨、李都赏黄马褂，官、胡都加太子少保，想弟弟那边已听到了，温弟到安黄，与迪庵相会后，或都留营，或者进京，还不知道，弟弟身体素来虚弱，眼下天热，还能耐劳吗？至念至念！吃点人参燕窝滋补，比吃药强，好的方子很多，比专吃水药强。（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）稟祖父母·请给族人以资助

【原文】

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，四月十一日，由折差第六号家信，十六日折弁又到，孙男等平安如常，孙妇亦起居维慎，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，因母乳日少，饭食难喂，每日两饭一粥，今年散馆，湖南三人皆留，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，惟三人改部属，三人改知县，翰林衙门，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，可谓极盛。

琦善于十四日押解到京，奉上谕派亲王三人，郡王一人，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，现未定案，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，日内颇患咯血，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，澄候弟三月初四日在县城发信，已经收到，正月廿五信，至今未接，兰姊以何时分娩？是男是女？伏

望下次示如。

楚善八叔事，不知去冬是何光景？如绝无解危之处，则二伯祖母将穷迫难堪，竟希公之后人，将见笑于乡里矣，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，不知有补益否？引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，如能救焚拯溺，何难嘘枯回生①。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，救难济急，孙所知者，已难指数；如廖品一之孤，上莲叔之妻，彭定五之子，福益叔祖之母，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，皆代为筹划，曲加矜恤，凡他人所束手无策，计无复之者，得祖父善为调停，旋乾转坤，无不立即解危；而况楚善八叔，同胞之亲，万难之时处？

孙国念及家事，四千里外，杳无消息，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，又念及家中此时，亦甚难窘，辄敢冒昧饶舌，伏求祖父大人宽有无知之罪，楚善叔事，如有设法之外，望详细寄信来京，兹逢折便，敬禀一二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嘘枯回生：比喻将至之人有望起回生。

【译文】

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，四月十一日，由通信兵发第六号家信，十六日通信兵又到，孙儿等平安如常，孙媳妇也起居维慎，曾孙几天内加吃一顿粥，因为母乳不够，饭食难喂，所以每天两饭一粥，今年庶常馆学成的人，湖南三个都留在馆里，共留五十二个，只有三人改部属，三人改知县，翰林院现在已多到一百四、五十人，可说是极盛了。

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城，奉了皇上谕旨，派了三个亲王，一个郡

王，与军机大臣、大学士、六部尚书会同审讯，现在没有定案，梅霖生同年因为去年咳嗽没有好，近日吐血，同乡各京官家一切如常，澄候第三月初四日在县城发信，已经收到，正月二十五日信，至今没有收到，兰姐什么时候分娩？是男是女？伏望下次告知。

楚善八叔的后事，不知去年冬天情形如何？如果绝对没有解危的地方，那二伯母必将穷迫难堪，竟希公的后人，将被乡里的人见笑了，孙儿国藩地去年冬天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，不知有帮助不？这件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，如能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有哪里不可以回生有望，伏念祖父平日各德累仁救难济急，孙儿了解的，已难以数清，如救助廖品一的孤儿，上莲叔的妻子，彭定五的儿子、福益叔祖的母亲，以及小罗巷、樟树堂各尼庵，都代为筹划，尽力体恤，凡属别人束手无策的，只要祖父出面认真调停，便能扭转乾坤，没有不立即解危的，何况有同胞亲谊的楚善八叔正在万难之中呢！

孙儿因想到家中的事，四千里上，杳无消息，不知同堂各位叔叔目前情形，又想家中这时，也很艰难窘迫，才敢冒昧多嘴，伏求祖父大人宽恕我无知的罪过，楚善叔的事，如有设法的地方，希望详细写信寄京城，现逢折差的便利，恭敬的禀告一二，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。

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）禀祖父母·先馈赠亲戚族人

【原文】

孙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，去年腊月十八，曾寄信到家，言寄家银一千两，以六百为家还债之用，以四百为馈赠亲族之用，其分赠数月，另载寄

弟信中，以明不敢自专之义也，后接家人，知兑嘯山百三十千，则此银已亏空一百矣，顷闻曾受恬丁艰，其借银恐难遽①完，则又亏空一百矣，所存仅八百，而家中旧债尚多，馈赠亲族之银，系孙一人愚见，不知祖父母父亲叔父以为可行否？伏乞裁夺。

孙所以汲汲②馈赠者，盖有二故，一则我家气运太盛，不可不格外小心，以为持盈保泰之道，旧债尽清，则好处太全，恐盈极生亏，留债不清，则好中不足，亦处乐之法也，二则各亲戚家绵贫，而年老者，今不略为资助，则他日不知何如？孙自入都后，如彭满舅曾祖彭五姑母，欧阳岳祖母，江通十舅，已死数人矣，再过数年，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，正不知何若矣，家中之债，今虽不还，后尚可还，赠人之举，今若不为，后必悔之！此二者，孙之愚见如此。

然孙少不更事，未能远谋一切，求祖父叔父作主，孙断不敢擅自专权，其银待欧阳小岑南归，孙寄一大籍衣物，银两概寄渠处，孙认一半车钱，彼时再有信回，孙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遽：急速，迅速。

②汲汲：通“急急”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，去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曾经寄信到家，说寄家用银子一千两，其中，用六百两还债，用四百两送赠亲戚族人，分送数目另写在给弟弟的信中，表明我不敢自己专断的意思，后来接到家信，

知道兑嘯山百三十千，那这笔银子便亏空一百两了，刚刚听说曾受恬堂上有丧事，他借的银子恐怕难以迅速付还，那不又亏空一百两吗。所以仅仅剩下八百两，我家旧债还多，送亲戚族人的钱，是孙儿一个人的愚蠢见解，不知祖父母大人，父亲，叔父以为可行不？伏乞裁决定夺。

孙儿所以急于送赠，有两个缘故，一是我家气运太盛了，不可以不格外小心，要注意持盈保泰的功夫，旧帐还尽，好处最全，恐怕盈到极点便转为亏损，留点债不还清，那只以嫌美中不足，但也是处于乐处的办法，二是各亲戚家都穷，而年老的，现在不略加资助，那以后不知怎么样？自从孙儿进入京城后，如彭满舅、曾祖彭王姑母、欧阳岳祖母，江通十舅，已死了几个，再过几年，那我们想要送赠的人中，还不知道怎样，家里的债，今天虽不还，以后还可以还，送人的事，今天不做，以后便只有后悔了，这两个说法，是孙儿的愚见。

然而孙儿年轻不懂事，没有远些谋划一切，求祖父叔父作主，孙儿决不敢自己专权，这笔银子等欧阳小岑回湖南时，孙儿寄回一大衣箱衣物，银两一概寄到渠那里，孙儿负担一半路费，那时再有信回，孙儿谨慎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）致诸弟·述接济亲戚族人之故

【原文】

六弟九弟左右：来书信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，计共发信七八次，兄到京后，家人仅检出二次，一系五月二十二日发，一系十月十六发，其余皆不见，远信难达，往往似此，腊月信有湖涂字样，亦信之不能禁者，盖望眼欲穿之时，疑信杂生，怨怒交至，惟骨肉之情愈挚，则望

之愈殷，望之愈殷，则责之愈切，度日如年，居室中环墙，望好音如万金之获，闻谣言如风声鹤唳，又加以堂上之悬思，重以严寒之逼人；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詈^①者，情之至也，然为兄者观此二字，则虽曲谅其情，亦不能不责之，非责其情，责其字句之不检点耳，何芥蒂之有哉！

至于回洋时有折并南还，则兄实不知，当到家之际，门几如市，诸务繁剧，吾弟可想而知，兄意谓家中接榜后所发一信，则万事可以放心矣，岂尚有悬挂哉？来书辩论详明，兄令不复辩，盖彼此之心虽隔万里，而赤成不啻目见，本无纤毫之疑，何必因二字而多费唇舌？以后来信，万万不必提起可也。

所寄银两，以四百为馈赠戚族之用，来书云：“非有未经审量之处，即似稍有近名之心。”此二语，推勘入微，兄不能不内省者也，又云：

“所识穷乏，得我而为之，抑逆知家中必不可为此慷慨，而姑为是言。”斯二语，毋亦拟阿兄不伦乎？兄虽不肖，亦何至鄙且好至于如此之甚？所以为此者，盖族戚中断不可不有一援手之人，而其余则牵连而及。兄已亥年至外家，见大舅陶穴而居，种菜而食，为惻然者久之！通十舅送我谓曰：“外熏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。”南五舅送至长沙握手曰：“明年送外熏媳来京。”余曰：“京城苦，舅勿来。”舅曰：“然，然吾终寻汝任所也。”言已泣下，兄念母舅皆已年高，饥寒之况可想，而十舅且死矣，及今不一援手，则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首，十舅虽死，兄竟犹当恤其妻子，且从俗为之延僧，如所谓道场者，以慰逝者之魂，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，我弟以为可乎？兰姊蕙妹，家运

皆舛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，谓姊犹可支撑，蕙妹再过数年，则不能自荐活矣，同胞姊妹，纵彼无缺望②，吾能不视如一家一身乎？

欧阳沧溟先生，夙债甚多，其家之苦况，又有非吾家可比者，故其母丧，不能稍降厥礼，岳母送余时，亦涕位而道，兄赠之独丰，则犹询世俗之也，楚善叔为债主逼迫，入地无门，二伯母尝为余泣言之，又泣告子植曰：“八儿夜来泪注地，湿围径五尺也，而田货于我家，价既不昂，事又多磨，常贻书于我，备陈吞声欷位之状。”此子植所亲所见，兄弟常歔久之！

丹阁叔与宝田表叔，昔与同砚席十年，岂意今日云泥隔绝至此，知其窘迫难堪之时，必有饮恨于实命之不犹者矣，丹阁戊戌年，曾以钱八千贺我，贤弟谅其景况，岂易办八千者首？以为喜极，固可感也！以为钓饵，则亦可怜也！任尊叔见我得官，其欢喜出于至诚亦可思也，竟希公项，当甲午年，抽公项三千二千为贺礼，渠两房颇不悦，祖父曰：“待藩孙得官，第一件先复竟希公项”此语言之已熟，待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识耳，同为竟希公之嗣，而菀枯③悬殊若此，设造物者一日移其苑于彼二房，则无论六百，即六两亦安可得耶？

六弟九弟之岳家，皆寡妇孤儿，槁饿④无策，我家不遂之，则熟拯之者？我家少八两，未必遽为债户逼取，渠得八两，则举室回春，贤弟试设身处地，而知其如救水火也，彭王姑待我甚厚，晚年家贫，见我辄泣，兹王姑已歿，故赠宜仁王姑丈，亦不忍以死视王姑之意也，腾七则姑之子，与我同孩提，长养各舅祖，则推祖母之爱而及也，彭舅曾祖，则推祖父之爱而及也，陈本七邓升六二先生，则因觉庵师而季

连及之者也，其余馈赠之人，非实有不忍于心者，则皆因人而及，非敢有意讨好，沽名钓誉，又安敢以己之豪爽，形祖父之刻啬，为此好鄙之心之行也哉？

诸弟主我十年以后，见诸戚族家皆穷，而我家尚好，以为本分如此耳，而不知其初，皆与我同盛者也，兄悉见其盛时气象，而今日零落如此，则太难为情矣，由盛衰在气象，气象盛则虽饥亦乐，气象衰则虽饱亦忧，今我家方全盛之时，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，不足比数，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，或处葛熊二家之地，贤弟能一日以安乎？

凡遇之丰啬顺舛，有数存焉，虽圣人不能自力主张，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享之境。君子之处顺境，兢兢焉常觉于之厚于我，非果厚也，以为较之尤啬者，而我固已厚矣，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，此之谓也，来书有区区千金四字，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？

史尝观《易》之道，察盈虚消息之理，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，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天有孤虚，地阙东南，未有常全而不阙者，剥也者，复之机也，君子以为可喜也！也者（左女右后）⑤，之渐也，君子以为可危也！是故既吉矣川！由吝以趋于凶，既凶矣，则由悔以趋于吉，君子但知有悔耳，悔者，所以守其缺，而不敢求全也，小人则时时求全，全者既得，而吝与凶随之矣，众人常缺，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岂若是不公平？

今吾家椿萱重庆，兄弟无故，京师无比美者，亦可谓至万全者矣。故兄但求缺陷，名所居曰求阙斋，盖求缺于他事，而求全于堂上，此则区区之至愿也，家中旧债：不能悉清，堂上衣服，不能多办，诸弟所

需，不能一给，亦求缺陷之义也，内人不明此义，而时时欲置办衣物，兄亦时时教之，今幸未全备；待其全时，则吝与凶随之矣，此最可畏者也！贤弟夫媳诉怨于房闼之间，上是缺陷，吾弟当思所以弥其缺，而不可尽给其求，盖尽给则渐几于全矣。吾弟聪明绝人，将来见道有得，必且赍余之言也。

至于家中欠债，兄则实有不尽知者，去年二月十六，接父亲正月四日手谕中云：“一切年事，银钱敷用余，上年所借头息钱，均已完清，家中极为顺遂，故不窘迫。”父亲所言如此，兄亦不甚了了，不知所完究系何项？未完尚有何项？兄弟所知者，仅江孝八外祖百两，朱岚暄五十两而已，其余如阳本家之帐，则兄由京寄还，不与家中相干，午冬甲借添梓坪钱五十千，尚不知作何还法？正拟此次禀问祖父。

此外帐目，兄实不知，下次信来，务望详开一单，使兄得渐次筹划，如弟所云：“家中欠债已传播否？若已传播而实不至，则祖父受吝嗇之名，我加一信，亦难免二三其德之诮⑥。”此兄读两弟来书，所为踌躇而无策者也。

兹特呈堂上一禀，依九弟之言书之，谓朱嘯山曾受恬处二百落空，非初意所料，其馈赠之项，听祖父叔父裁夺，或以二百为赠，每人减半亦可，或家中十分窘迫，即不赠亦可，戚族来者，家中即以此信示之，庶不悖于过则归己之义，贤弟观之，以为何如也？若祖父以前信为是，慨然赠之，则此禀不必付归，兄另有安信付去，恐堂上慷慨特赠，反因接吾书而疑沮。

凡仁心之发，必一鼓作气，尽吾力之所能为，稍有转念，则疑心生，

私心亦生，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，私心生则好恶偏而轻重乘矣，使家中慷慨乐与，则慎无以吾书生堂上之转念也。使堂上无转念，则此举也，阿兄发之，堂上成之，无论其为是为非，诸弟置之不论可耳，向使去年得云贵广西等省苦差，并无一钱寄家，家中亦不能责我也。九弟来书，楷法佳妙，余爱之不忍释手，起笔收笔皆藏锋，无一笔撒手乱丢，所谓有往皆复也，想与陈季牧井究，彼此各有，卜得，可嘉可喜！然吾所教尔者，尚有二事焉。一曰换笔，古人每笔中间，必有一换如绳索然，第一股在上，一换则第二股在上，再换则第三股在上也，笔尖之著纸者，仅少许耳，此少许者，吾当作四方铁和用，起处东方在左，西方向右，一换则东方向右矣，笔尖无所谓方也，我心常觉其方，一换而东，再换而北，三换而西，则笔尖四面有锋，不仅一面相向矣，二曰结字有法；结字之法无究，但求胸中有成竹耳。

六弟之信，文笔拗而劲；九弟文笔婉而达，将来皆必有成，但目下不如各看何书？万不可徒看考墨卷，汨其性灵，每日习字不必多，作百字可耳，读背育之书不必多，十叶可耳，看涉猎之书不必多，亦十叶可耳，但一部未完，不可换他部，此万万不易之理，阿兄数千里外教尔，仅此一语耳。

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，极所钦仰，惜不能会面畅谈，余近来读书无所得，酬应之繁，日不暇给，实实可厌，惟古文各体诗，自觉有进境，将来此事当有成就，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，与我相质征耳，贤弟亦宜趁此时学为诗古文，无论是否，且试拈笔为之，及今不作，将来年长，愈怕丑而不为矣，每月六课，不必其定作诗文也。

古文诗赋四六，无所不作，行之有常，将来百川分流，同归于海，则通一艺，即通众艺，通于艺，即通于道，初不分而二之也，此论虽太高，然不能不为诸弟言之，使知大本太原坝！心有定向，而不至于摇摇无著，虽当其应试这时，全无得失之见；乱其意中，即其举业之时，亦于正业不相妨碍，诸弟试静心领略，亦可徐会悟也，外附碌五箴一首，养身要言一纸，求缺斋课程一纸，诗文不暇录，惟谅之，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二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- ①詈：骂。
- ②觊望：奢望。
- ③菀枯：荣枯；
- ④槁饿：饥饿。
- ⑤（左女右后）：善，美好。
- ③诮：责备。

【译文】

六弟九弟左右：

来信说自去年五月到十二月，共计发信七、八封，兄长到京城后，家里只检出两封，一是一月二十日所发，一是十月十六日所发，其余都没有看见，远程的信件难以道到，往往是这个样子，十二月信里有“糊涂”字样，也是情不自禁而发的，因望眼欲穿的，怀疑和信赖，交错产生，怨恨和生气同至，骨肉之情越真挚，盼望的心情就越殷切，责备的言词就越尖锐，过一天好比过一年，房子好比围墙，望信好比得

到一万两银子，听到谣言好比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又加上堂在大人的悬念，更似严寒逼人，所以不能不发出怨言骂你们，感情达到极点了，然而，为兄长的看这两个字，虽说曲为原谅，也不能不责备你们，不是责备你们的情感，是责备你们字句的不检点，这有什么必要耿耿于情呢？

至于回信时就有通信兵回湖南，那是兄长实在不知道，通信兵到家的时候。我那里门庭若市，事情繁杂，弟弟们可想而知，我的意思家里接榜后所发的人，万事可放心，哪里还会有悬念？来信辩论详细明白，兄长现在不再辩，因彼此之间的心情，虽隔万里，而赤诚好像眼见，没有丝毫的疑虑，何必为了两叶字多费口舌，以后来信，万万不要再提了。

所寄银两，以四百两做送赠亲戚族人之用，来信说：“不是有没有经过审慎考虑的地方，也似乎有好名的心理。”这两句话，推敲过细，兄长不能不自己反省自己，信中又说：“所谓穷困，得我而为之，还是考虑家里一定不做这慷慨之举，才这么说的。”这两句，不也把阿兄看成不伦不类的人了？兄长虽然说不肖，何至于奸猾、卑鄙到这种地步？所以这么考虑，是因亲族中决不可没有一个人援之以手，其余的牵连一起。

兄长已亥年到外婆家，看见大舅住在山洞里，种菜为生计，心里久久感到难过，通十舅送我时说：“外熏在外做官，舅舅去作伙夫。”南五舅送我到长沙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明年送外熏媳妇来京。”我说：“京城很苦，舅舅不要来。”舅舅说：“好，但我还是会来找你的任所的。”

说完流下眼泪，兄长挂念母舅都已年高，饥寒的情况可以想见，而十舅还去世了，现在不去援助他们，那大舅、五舅又能够沾我们的光吗？五舅死了，兄长意思应当抚恤他的妻子，还要从世俗习惯帮她请和尚，为十舅做道场，以安慰死者的灵魂，尽我们不忍心十舅去世的心意，弟弟以为可以吗？兰姐蕙妹，家运都败落，兄长喜欢谈点妄说，说兰姐还可支撑下去，而蕙妹再过几年，便困苦得过不下去，同胞姐妹，即使她没有奢望，我们能不把她看成一家人吗？

欧阳沧溟先生，旧债很多，他家的困苦，不是与我家可以比拟的，所以他母亲过世，不能稍微办得隆重一点而缺了礼数，岳母送我时，也一边哭一边说这些苦情，兄长送她的特别丰厚，也是从世俗的人情世故罢了，楚善叔为债主逼债，入地无门，二伯祖母常对我哭诉，又哭对子植说：“八儿晚上哭得眼泪汪汪，地上湿了一大片，而田又买给你家，价钱不贵，事又多磨，常写信给国藩，诉说他吞声饮泣的惨况，”这是子植亲眼看见的，我们兄弟曾相对痛哭。

丹阁叔与宝田表叔过去与我同学十年，哪料到现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距这么远，知道他们在窘迫难堪的时候，一定会流泪痛恨自己的命运太差了。丹阁戊由年，曾经用八千钱祝贺我，贤弟估量他的光景，办八千钱是容易的事吗？是因他高兴了，真是感人啊！如果是当做钓鱼的饵，那也很可怜的，任尊叔看见我得了官，欢喜出自内心，也是不能忘记的，竟希公款项，当甲午年，抽公项三千二千为贺礼，他两房很不高兴，祖父说：“等国藩孙儿当了官，第一件事是还竟希公公款。”这话已讲了很久了。只是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讥罢了，同是竟希

公的后人，而荣、枯悬殊如此，假设老无爷有一天把荣福转移到也到他那两房，那不要说六百两，就是六两也哪能得到？

六弟九弟的岳家，都是寡妇孤儿，处于饥饿而束手无策，我家不去救济，谁去救济？我家少八两，不一定就受债主逼迫，他得八两，则全家回春，贤弟试着设身处地想想，便知道这好比是救人于水火啊！彭王姑对我很宽厚，晚年家贫，看见我哭，现在姑已死了，所以送宜仁王姑丈，也是不忍因王姑死了不念情的缘故，腾七是姑的儿子，与我一起长大，长期赡养各舅祖，那么不把对祖母的爱来对待他，彭舅曾祖，那么就把对祖父的爱来对待之，陈本七，邓升六二先生，是因为觉庵老师的关系，其余要送赠的人，不是确实不忍心看着贫困的；是因为一些人事关系牵边的人，不敢有意去讨好，沽名钓誉，又哪里胆敢用自己的家爽好施，来对比祖父的坚啬，做这种奸猾卑鄙的行径呢？

弟弟们比我迟生十年以后，看见这些亲族都穷，而我家好过，以为这是本来如此，而不知道开始的时候，都是和我家一样兴旺的家庭，兄长看见他们盛的时候，而不知道零落得这样，很难为情，凡属盛与衰者在气象。气象盛，虽然饥贫也和乐；气象衰，虽然温饮也堪忧，现在我家正在全盛时期，而贤弟以为这几百两银子太少，不足以答情，假设贤弟处在楚善、宽五的境地，或者处在葛、熊两家的地位，贤弟能够一天便可使他们安定吗？

凡属人的遭遇的丰盛顺遂还是枯败多灾，有天意在，虽说是圣人也不能自作主张，老天爷既然可以使我今天处于丰厚的境遇，也可以使我

明天处于宝善、宽五的境地，君子处于顺境的时候，战战兢兢，觉得老天对自己太宽厚了，我应该把自己多余的，去弥补别人的不足，君子处于逆境，也战战兢兢，觉得得老天对我不是真厚，但比那些还要坏的人，还算可以了，古人所说的看境遇不如自己的，就是这个说法，来信有“区区千金”四字，难道你们不知道老天已对我们兄弟过于宽厚了吗？

兄长常常研究《易经》的道理，观察盈虚消息的道理，从而懂得人不可以没有缺陷，太阳当顶了便会西下，月亮圆了便会阴缺，天有孤虚的地方，地有东南的缺口，没有十全而不缺的，生物剥落，正是苏复的开始，君子看到了由枯而荣的气象感到可喜，字，是逐渐走向完善之象，而君子以为是危险的，所以说，吉祥之象，由吝嗇逐渐走向凶，凶象显露，则因悔又可化凶为吉，君子只知道悔字，悔，是地缺而不悔，不敢求全，小人则时刻求全，全字既然获得，而吝嗇与凶光之俱来，大多数经常缺，而一个人全，是天道有屈有伸的缘故，哪能是不公平呢？

现在我家父母处在喜庆之中，兄弟没有什么事故，在京城没有人可比美的，也可说是万分完美了，所以兄长只去研究缺陷，把我住的房子取名叫“求阙斋”，是因为缺陷于其他事情，而求全于堂上大人，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家里旧债、不能全部还清：堂上大人的衣服，不能多办；弟弟所需，不能全给，都是这个求缺的道理，内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时刻要添置衣物，兄长也时刻教导，如今幸好没有全备，等到全备的时候，那吝与凶便随之而来，”这是最可怕的，贤弟夫妇

在家里诉说怨恨，这是缺陷，弟弟应当想到弥补这个缺陷，但不可以满足一切的要求，因为如果尽量满足，便是求全之渐，弟弟聪明过人，将来悟出此中道理，一个定理解我的这番话的。

至于家中欠帐，兄长实在不完全知道，去年二月十六日，接父亲正月四日手谕，信中说：“一切年用，银钱敷用有余，上年所借头息钱，都已还清，家里很顺遂并不窘迫。”父亲这么说，兄长也是很了解，不知还的究竟是哪一种？没有还的又是哪一项？兄长知道的，只江孝八外祖一百两，朱岚暄五十两罢了，其余如阳本家的帐，则兄长由京寄还，不与家里相干，午冬借添梓坪钱五十千，还不知如何还清？正准备这次请示祖父。

此外帐目，兄长实在不清楚，下次来信，务请详细开列一个单子，使兄长慢慢筹划，如弟弟所兑：“家里欠债已经传播出去没有？如已经传播出去，而实际又没有做到，那祖父便背了吝啬的名声，我加一封信，也难免二三其德的责备。”这是兄长读完弟弟来信后，感到犹豫不决，没有计策的地方。

现在特地呈堂上大人一封，禀告信，依了九弟的意思写的，说朱啸山，曾受恬两处的二百辆银子落空，不是始料所及，送赠的项目，听祖父、叔父裁决定夺，或者拿二百两出来送人，每个人家都减半也可以，或者家里十分困难，不送也可以，亲戚族人来了，把这封信给他们看，也许可以不违背“过则为己”的意思，贤弟看了，以为如何？如果祖父、叔父以前信为对的，慨然送礼，那这封信不必寄回，兄长另外有信寄去，恐怕堂上坚持要慷慨送礼，反而因为接了我的这封信而产生

迟疑。

凡属仁义的心产生，一定要一鼓作气，尽我的力量去作，稍微有点转念，那疑心重产生，私心杂念也产生，这样计较多了，吝啬之心便产生了；私心一产主，那么好、恶发生偏差，轻重也失衡了，假如家里慷慨乐施，那请千万谨慎，不要因为我的信而上堂上大人转念，要使堂上大人不转念，那这个举措；由我发起，由堂上大人成全；不管是对是错，弟弟们可不去管它，假设去年我得的是云南、贵州、广西等省的苦差，没有一分钱寄回家，家里也不能费怪我呢！

九弟来信，楷体字写得妙，我爱不释手，起笔，收笔都藏锋，没有一笔撒手乱丢，真所谓有往有复；想与陈秀牧并究书法，彼此各存心得，可喜可贺！然而我所教尔的，还有两件事，一是换笔，古人每笔中间，必定要一换，好比绳索，第一股在上，一换第二股在上了，再一换第三股在上了，笔尖的着纸处，只少许，这少许，我作四方铁笔去用，起处东方在左，西方在右，一换，东方向右了，笔尖无所谓方，我心中才感觉有方，一换向东，再换向北，三换向西，那么笔尖四面有锋，不仅仅是一面相向，二是结字有方法，结字的方法无穷无尽，但求胸有成竹。

六弟的信，文笔拗而刚劲，九弟的文笔婉约而通达，将来都一定有成就。但现在不知道各人在读什么书？万万不可以徒然去看那些考试题目，汨没了性灵，每天习字不一定多，写一百个字就可以了，背书不一定多，背十页就可以了，涉猎其他的书不一定多，也只要读十页就可以了，但是，一部没有读完，不可以换其他，这是万万不能

改变的道理，为兄长的在几千里之外教你，只有这一句。

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，我十分钦佩，可怜不能见面畅谈，我近来读书没有收获，应班的繁杂，真是一天到晚不空，实在讨厌，只是古文各体诗，自己感觉有进步，将来应当有点成就，只恨当今没有韩愈、王安石一流人，可与之相互质疑求证，贤弟也应趁此学习作诗古文，无论对不对，机且拈笔写来，现在不作，将来年纪大了，越怕丑越不作了，每月六课，不一定都作诗。

古文诗赋四六，无所不做，保持经常，将来百川分流，同归于海，那么一艺通则百艺通，便通于道，这个论点虽不大高，但不能不对你们说，使你们掌握了原则，使心有定向，不至于摇摆不定，虽说正当考试的时候，全没有得失的见解，来拨乱自己的本意，即在用力举业的时候，也于正业不相妨碍，弟弟们试着静心领略，也可慢慢领悟，. 附录五箴一首，养身要言一张，求缺斋课程一张，诗文没有时间抄录，请原谅，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日）稟祖父母·赠亲戚族人数目

【原文】

孙男国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，八月廿七，接到七月十五廿五两次所发之信，内祖父母各一信，父亲母亲叔父各一信，诸弟亦皆有信，欣悉一切，慰幸之至！叔父之病，得此次信，始可放心。

八月廿八日，陈岱云之弟送灵回南，坐粮船，孙以率五妹丈，与之同伴南归，船钱饭钱，陈宅皆不受，孙遂至城外，率五挥泪而别，甚为

可怜！率五来意，本欲考供事，掣得一官以养家，孙以供事必须十余年，乃可得一典史，宦海风波，安危莫卜，卑官小吏，尤多危机，每见佐杂未秩，下场鲜有好者，孙在外已久，阅历已多，故再三苦言劝率五居乡，勤俭守旧，不必出外做官，劝之既久，率五亦以为然，其打发行李诸物，孙一一办妥，另开单呈览。

孙送率五归家，即于是日刻生女，母女俱平安。前正月间，孙寄银回南，有馈赠亲族之意，理宜由堂上定数目，方合内则不敢私与之道，孙此时糊涂，擅开一单，轻重之际，多不妥当，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减，主为得宜，但岳家太多，他处相形见拙，孙稍有不安耳，率五大约在春初可以到家，渠不告而出心怀惭^①；到家后望大人不加责，并戒家中及近处无相讥讪为幸！孙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冀：希望。

②心中怀惭：人中感到惭愧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，八月二十七日，接到七月十五日、二十五日两次所发的信，其中，祖父母各一封，父母亲、叔父各一封，各位弟弟也都有信，欣悉一切！叔父的病得了信之后，才放了心。

八月二十作日，陈岱云的弟弟送灵回湖南，坐的是粮船，孙儿叫率五妹夫他结伴同回，船钱饭钱，陈家都不收，孙儿便到城外，与率五挥泪告别，很为可怜，率五来意，本想考供事，希望得一个官位养家，孙儿认为供事必须十多年，才可以得做典史，官场风波，安危难测，

官小职微，危险更多，每每看见佐杂人等，他们的下场没有几个好的，孙儿在久久了，阅历也多了，所以再三苦劝率百回乡，勤俭守旧业，不必出外做官，劝了很久之后，率五才同意了，打发的行李各物，孙儿一一办妥，另开一单呈上。

孙儿送率五回家，当天申刻生了一女：母女都平安。正月间孙儿曾寄银子回湖南，有送亲戚族人的意思，照理应该由堂上大人确定数目，才合乎对内不敢私人给予物道理，孙儿这时糊涂，擅自开了一个单子，在分送的轻重方面，很多地方不够妥当，幸亏堂上各大人研究斟酌，加以增减，才算合宜，但岳家太多，其他各处相形见绌，孙儿有点不安，率五大约在春初可以到家，他不告家里出门，心里很感到惭愧，到家之后，希望堂上大人不加责备，并叫家里人和附近的人不要讥笑他，孙儿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）禀叔父母·请兑钱送人

【原文】

侄国藩敬禀

叔父婶母大人万福金安，新年两次禀安，未得另书敬告一切，侄以庸鄙无知，托祖宗之福荫，幸窃禄位，时时抚衷滋愧^①！兹于本月大考，复荷皇上天恩，越四级而超升；侄何德何能？堪此殊荣，常恐祖宗积累之福，自我一人享尽，大可惧也！望叔父作书教侄幸甚！余竺虔归，寄回银五十两；其四十两用法，六弟九弟在省读书，用二十六两，四弟季弟学俸六两，买漆四两，欧阳太岳母奠金四两，前第三号信业已载明矣。

只有余十两，若作家中用度，则嫌其大少，添此无益，减此无捐，侄意戚族中有最苦者，不得不些须顾送，求叔父将此十金换钱，分送最亲最苦之外，叔父于无意中送他，万不可说出自侄之意，使未得者有缺望，有怨言，二伯祖父处，或不送钱，按期送肉与油盐之类，随叔父斟酌行字可也，侄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滋愧：惭愧。

【译文】

侄儿国藩敬禀

叔父婶母大人万福金安，新年两次请安，没有得到另外的信敬告一切，侄儿庸碌粗鄙无知，托了祖宗的福荫，窃居禄位，时刻扪心自问，深感惭愧，兹于本月大考中，又承蒙皇上天恩，越四级超升，侄儿有何德何能，足以承受这种特殊的荣耀？常常害怕祖宗积累的福泽，由我一个人享习，太可怕了！希望叔父多写信教导，幸甚！金竺虔回，寄回银子五十两，其中四十两的用途，六弟，九弟在省城读书，用二十六两；四弟季弟学费六两；买漆四两；欧阳大岳母奠金四两，前发的第三号信已写明。

余下的十两，如果做家中用度，嫌太少了，加这一点没有大用，没有这一点亦无妨，侄儿的意思，亲族中有最苦的，不得一点照顾的，求叔父将这十两换钱，分送最清苦的人家，叔父在无意中送去，万不要说是侄儿的意思，使那些没有得到的人有看法，有怨言，二伯祖父处，或者不送钱，按期送肉和油、盐之类，请叔父斟酌办理。侄儿谨禀（道

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）致诸弟·节俭置田以济贫民

【原文】

澄候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七月十三日，接到澄弟六月初七所发家信，具悉一切，吾于六月，共发四次信，不知俱收到否？今年陆费中丞丁忧，闰四月无折差到，故自四月十六日发信后，直至五月中旬始再发信，宜家中悬望也，祖父大人之病，日见增加，远人闻之，实深忧惧！前六月念日所付之鹿茸片，不知何日可到，亦未知可有微功否？

予之癖病，多年沉痛，赖邹墨林举黄芪附片方，竟得痊愈，内人六月之病，亦极沉重，幸墨林诊治，遂得化险为夷，变危为安。同乡找墨林看病者甚多，皆随手立效，墨林之弟岳屏兄，今年曾到京寓圆通观，其医道甚好，现已归家，予此次以书附墨林家书内，求岳屏至我家诊治祖父大人，或者挽回万一，亦未可知，岳屏人最诚实，而又精明，即周旋不到，必不见怪，家中只须打发轿夫大钱二千，不必别有赠送，渠若不来，家中亦不必去请他。

乡间之谷，贵至三千五百，此亘古未有者，小民何以聊生？吾自入官以来，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，以贍救孟学公以下贫民，为本境置义田，以贍救念四都贫民，不料世道日苦，予之处境未裕，无论为京为官者，自治不暇，即使外放，或为学政，或为督抚；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，几于鸿嗷半天下^①，为大官者，更何忍于廉俸之外，多取半文乎？是义田之耗，恐终不能偿，然予之定计，苟仕宦所入，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，或稍有赢余，吾断不肯买一亩田，积一文钱，必皆留

为义田之用，此我之定计，望诸弟体谅之。

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，借帐不少，八月当希六及陈体元捐从九品，九月榜后可付照回，十月可到家，十一月可向渠两家索银，在约共须三百金，我付此项回家，此外不另附银也，率五在永丰，有人争请，予闻之甚喜！特书手信与渠，亦望其忠信成立。

纪鸿已能行走，体甚壮实，同乡各家如常，同年毛寄云于六月念作日丁内艰，陈伟堂相国于七月初二仙逝，病系中痰，不过片刻即歿，河南浙江湖北皆展于九月举行乡试，闻江南水灾尤甚，恐须再展至十月，各省大灾，皇上焦劳，臣子更宜忧惕；故一切外差，皆绝不萌妄想，家中亦不必悬盼，书不详尽，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鸿嗽天下：形容遭水灾人民悲惨的哀声响彻半天中。

【译文】

澄候、温浦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七月十三日，接到澄弟六月初七日所发家信，知悉一切，我在六月，共发四次惨不知都次到否？今年陆费中丞丁忧，闰四月没有折差到，所以自四月十六日发信后，直到五月中旬才再发信，使家中悬念，祖父大人的病，日见加重，远方游子听了，深感忧惧前六月二十日所寄的鹿茸片，不知何日可到，也不在没有一点功效？

我的癖疾，多年旧病，靠邹墨林的黄芪附片方子，竟然全部好了，内人六月得病，也很沉重，幸亏墨林诊治，才得以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，同乡找墨林看病的很多，都随手便好，墨林的弟弟岳屏兄，今年曾经

到京城，住在圆通观，他的医术很好，现已回家，我这次写了一封信附在墨林的家信里，求岳屏到我家诊治祖父大人，或者能挽回万一，也未可知，岳屏人最诚实，又精明，就是周旋不到之处，必不会见怪，家中只要打发轿夫大钱二千，不必另外送东西了，他如果不来，家中也不必去找。

乡间的谷子，贵到三千五百，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，老百姓何以聊生？我自从当官以来，就想为间氏置办一处义田，以救助孟学公以下的贫民，为本地置办义田，以救助二十四都贫民，不料世道日苦，我的处境没有富裕，不要说京官自己治理自己还来不及；就是外放当官，或做学政，或做督抚，而像今年三江两湖的大水灾，几乎是悲惨的哀声响切半天中，做大官的，便何忍在俸禄之外，多拿半文呢？所以义田的愿望，恐旧难以如愿以偿，然而，我的计划，一旦官俸收入，每年除供堂上大人的衣分之外，稍有盈余，我决不肯买一亩田，积蓄一文钱，一定都留有做义田的资金，我已下决心，希望弟弟们体谅。

今年我在京城花费比较大，借钱不少，八月要为希六和陈体元捐一个从九品官；九月发榜后可把执照寄回，十月可到家；十一月可向他两家取钱，大约共须三百两银子，我付这些回家，此外不另寄钱了，率五在永丰有人争着请，我听了很高兴，特别写了一封信与他，也希望他忠信自立。

纪鸿已经可以走了，身体壮实，同乡各家如常，同年毛寄云于六月二十八日丁内艰，陈伟堂相国于七月初二仙逝，是中痰，不到片刻便死了。河南、浙江、湖北都延迟到九月举行分试，听说江南水灾尤其厉

害，恐怕会再延期到十月，各省大灾，皇上焦急劳苦，臣等更应为上担忧，所以一切外差，都不存妄想，家中也不必悬盼，信写得 not 详尽，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）致九弟·顺便可以周济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一日安五来营，寄一家信，谅已收到，治军总须脚踏实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日起而有功，凡与人晋接^①周旋，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，然徒有真意，而无文饰以将之，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，礼所称“无文不行”也，作生平不讲文饰，到处行不动，近来大悟前非，弟在外办事，宜随时斟酌也。

闻我水师粮台，银两尚有赢余，弟营此时不闹银用，不必往解，若绅民中实在流离困苦者，亦可随便周济，兄往日在营，艰苦异常，当初不能放手作一事，至今追憾，若弟有宜周济之处，水师粮台，尚可解银二千两前往，应酬亦须放手办，在绅士百姓身上，尤宜放手也。（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晋接：接触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二日安五来营，寄了一封家信，谅已收到，治理军队总要脚踏实地，从小事做起，才能一天天起来积累而有功，凡属与别人接触周旋，如果不以诚相待，那就不足以感人，但仅仅有诚意，而没有语言文字的

表达工夫去打动人，那么诚意也无以表达。《礼》所说的“没有文彩，行而不远”就是这个意思，我生平不讲究文彩装饰自己，到处行不通，近来大悟以前的过失，弟弟在外办事，应该处处考虑。

听说水师粮台的银两还有盈余，弟弟军营现在不缺银钱，不必往那里解银，如士绅民众中实在有流离失所的困苦者，也可随便周济。兄长过去在军营，艰苦异常，当初不能放手作一件事，至今追怀而感到遗憾，如果弟有应该周济的地方，水师粮台还可以解送二千两银子前往，应酬也要放手办理，在绅士、百姓身上，尤其应该放手。（咸丰八正月初十四日）致九弟·周济受害绅民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二十六日接弟信，并廿二史二十六套，此书十六史系极古阁本，宋辽金远系《宏简录》、《明史》系殿本，较之兄丙申年所购者，多《明史》一种，余略相类，在吾乡已极为难得矣，吾前在京，亦未另买全史，仅添买辽金元明四史，及《史汉》各佳本而已，《宋史》至今未办，盖阙典也。

吉贼决志不窜，将来必与得贼同一办法，想非夏未秋初，不能得手，弟当坚耐以待之，迪庵去负在浔，于开浔守逻之外，问亦读书习字，弟处所掘长壕，如果十分可靠，将来亦有间隙，可以偷看书籍，目前则须极为讲求壕江巡逻也。

周济受害绅民，非泛爱博施之谓，但偶遇一家之中，杀害数口者，流传迁徙，归来无分者^①，房屋被焚，栖止靡定者，或与之数千金，以周其急。先星冈公云：“济人湏济急时无。”又云：“随缘布施，专以

目之所触为主。”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。若目无所触，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，与造册发赈一例，则带兵者专行沾名之事，必为地方官所织，且有挂一漏万之虑，弟之所见，深为切中事理，余系因昔年湖口绅士受害之惨，无力济之，故推而及于吉安，非欲弟无故而为沾名之举也。（咸丰八年正月廿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栖止靡定者：栖，栖息，形容流离失所，居不定所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二十六日接到弟弟的信，以及《二十二史》二十七套，这套书中，十七史最为极古阁本，宋、巡、金、元是《宏简录》，《明史》是殿本。比兄长丙申年所买的，多了《明史》一种，其余相类似，在我们家乡已是极为难得的书，我以前在京城，也没有买过合史，只加买了辽、金、元、明四史及《史汉》各佳本罢了。《宋史》至今没有买，也许是缺少资料面难以成书征。

吉安敌决计不逃，将来必然与浔阳敌取同一办法，看来非到夏末秋初不能得手，弟弟要坚持忍耐的等待，迪庵去年在浔阳，在开浔河守城巡逻之处，间或也读书习字，弟弟那边所挖壕沟，如果十分可靠，将来也有空闲，可以偷偷看书，目前却要极力讲求巡逻。

周济受害士绅、百姓，不是泛爱博施，只偶见一家之中，杀害几口人的，流转迁徙，回来缺吃的，房屋被烧，流离失所的，或给数千金，以应急需，先祖星冈公说：“救人要救急难中没有的人。”又说：“随

缘份布施，专以眼睛亲见的为主。”就是孟子说的，这是施仁的方法，如果没有亲见，而泛泛的去找受害人救济，与造册发赈二样，那么带兵的人专干沽名的事，一定被地方官所惑，并且有挂一漏万的忧虑，弟弟的见解，切中事理，我是因为过去湖口绅士受害的惨况，没有力量救济，所以推而达于吉安，不是叫弟弟无缘无故去做沽名钓誉的事。

（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）致四弟九弟·千里寄银礼轻义重

【原文】

澄沅弟左右：余经手专件，只有长江水师，应撤者尚未撤，应改为额兵尚未改，暨报销二者，未了而已，今冬必将水师章程出奏，并在安庆设局，办理报销，诸事清妥，则余兄弟或出或处，或进或退，绰有余裕。

近四年每年寄银少许，与亲属三党，今年仍循此例，惟徐州距家太远，勇丁不能撤带，因写信与南彼，请其在盐局汇兑，余将来在扬州归款，请两弟照单封好，用红纸签写菲仪①等字，年内分送，千里寄此毫毛，礼文不可不敬也。（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菲仪：菲薄的礼仪。

【译文】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我经手的专件，只有长江水师，应撤的还没有撤，应改为额兵的还没有改，加上报销这件事，没有了结，今年冬天必将水师章程办好上奏，并在安庆设局，办理报销，各项事务清理妥当，我们兄弟或出或处，

或进或退，绰绰有余裕。

近四年每年寄银少许，与亲属三党，今年仍旧依惯例办，只是徐州离家太远，士兵不能撤带，因此写信给南坡，请他在盐局汇兑，我将来在扬州还，请两弟照单封好，用红字签写“菲薄的仪金”字样，千里寄毫毛，礼轻仁义重罢了。（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）致四弟·送银子共患难者

【原文】

澄弟左右：余于十月廿五，接入覲之旨，次日写信召纪泽来营，厥后又三次信，止其勿来，不知均接到否？自十一月初六接奉两江督任之旨，十六日已具疏恭辞，廿八日又奉旨令回本任，初三日又具疏恳辞，如再不获命；尚当再四疏辞，但受恩深重，不敢遽①求回籍，留营调理而已，余从此不复作官。

同乡京官，今冬炭敬②，犹须照常馈送；昨令李翥汉回湘，送罗家二百金，李家二百金，刘家百金，昔年曾共患难者也，前致弟处千金，为数极及，自有两江总督以来，无待胞弟如此之薄者，然处兹乱也，钱愈多则患愈大，兄家与弟家，总不宜多存现银现钱，每年兄敷一年之用，便是天下之大富，人间之大福矣，家中要得兴旺，全靠出贤子弟，若子弟不贤不才，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书积衣，总是枉然！子弟之贤否，六分本于天生，四分由于家教，吾家世代皆有明德明训，惟星冈公之都教，尤应谨守牢记，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，编成八句云：“书蔬猪鱼，考早扫宝，常设常行，八者都好，地命医理，僧巫祈祷，留客欠住，六者俱恼。”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家世守之，永为家训，

子孙虽愚，亦必使就范围也（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遽：马上，立即。

②炭敬：木炭的费用。

【译文】

澄弟左右：

我在十月二十五日，接到入觐皇上的圣旨，第二天写信招纪泽来军营，之后又有三次信，阻止他要来，不知都收到没有？自十一月初主接奉两江督任的圣旨，十六日已具疏恭辞，二十八日又奉旨令回本任，初三日又具疏恳辞，如不再不获皇上批准，还要再四疏辞，但受恩深重，不敢马上请求回籍，留在军营调理罢了，我从此不再作官。

同乡京官，今年冬天的寒炭费，还要照常放送，昨天令李翥汉回湖南，送罗家二百两，李家二百两，刘家一百两，他们过去曾经与我共过患难的，前寄弟弟处的一千两，为数很少，自有两江总督以来，还没有这样薄待胞弟的，然而处在乱世，钱越多而患越大，兄长家和弟弟总不宜多存现钱，一年足敷一年的用度，便是天下的大富翁，人间的大福星，家里要得兴旺，全靠出贤子弟，如果子弟不贤不才，虽然多积银钱，积谷、积产、积书、积衣，都是空的。

子弟的贤与不贤，六分出于天生，四分由于家教，我家世代都有明德明训，惟有星冈公的教训尤其应该谨守牢记，我近来把星冈公的家规，编成八句说：“书蔬猪鱼，考早扫宝，常设常行，八者都好，地命医理，僧巫祈祷，留客久住，六者俱恼。”因星冈公对于地生、郎中、

五 交 友 篇

在省用钱，可在家中支用银三十两，则够二弟一年之用矣，亦在吾寄一千两之内，予不能别寄与弟也，我去年十一月廿日到京，彼时无折差回南，至十二月中旬始发信：乃两弟之信，骂我糊涂，何不检点至此？赵子舟与我同行，曾无一信，其糊涂更何如！即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腊月初，未尝接一家信，我在蜀，可写信由京寄家，岂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？又将骂何人糊涂耶？凡动笔不可不检点。

九弟与郑陈冯曹四信，写作俱佳，可喜之至！六弟与我信，字太草率，此关系一生福分，故不能告汝也，四弟写信，语太不圆，由于天分，吾不复责，余容续布，诸惟心照，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此眩彼夺：这边眩目，那边也光采夺目，形容贪恋的人欲望没有止境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正月二十三日，接到弟弟们的信，是十二月十六日在省城所发，不胜欣慰！四弟的女儿许配朱良四姻伯的孙儿，兰姐的女儿许配贺孝七的儿子，人家很好，可喜可贺！只是惠妹家的情况很值得忧虑，也是家运啊！

六弟、九弟今年仍旧在省城罗罗山处读书，很好，既然在那里读书，就不必送诗文在其他老师处看，以表示罗罗山是专主老师，任何事情都贵在专一，求师不专，那受益也难步入堂奥，求友不专，那是大家都亲亲热热而没有至交，心里有专一的宗旨，而见异思迁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那却大错，罗山兄很为刘霞仙，欧晓岑他们所推崇，有一个叫杨任光的，也能说出他的大概，那他为人师表是为之无愧了，可惜我不能常常和他一起交流。

在省城的用费，可在家里支用三十两银子，两个弟弟的一年用度便够了，也在我家里的一千两内，我不能另外再寄了，我去年十一月二十

日到京，那时没有折差回湖南，到十二月中旬才发信，结果，两个弟弟来信，骂我糊涂，为何这样不检点？赵子舟和我同路，一封信也没有写，那他的糊涂更如何？就是我自去年五月底到十二月初，没有接过一封家信，我在四川，可以写信由京城寄家里，难道家里不可以写信由京城转寄四川吗？那又骂谁糊涂呢？凡动笔，不可以不检点。

九弟与郑、陈、冯、曹的信各一封，写作俱佳，可喜之至！六弟给我的信，字太潦草，这是关系一生的福分的事，所以不能不告诉你，四弟写信，语言太不圆熟，是因天分的，我不再责备他，其余的容我以后再写，请各位心照，兄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）

致诸弟·必须亲近良友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四月十六日，曾写信交折弁①带回，想已收到，十六日，朱啸山南归，托带纹银百两，高丽参一斤半，书一包，计九套，兹因冯树堂南还。又托带寿屏一架，狼兼毫笔廿枝，鹿胶二斤，对联堂幅一包，内金年伯耀南四条，朱岚暄四条，萧辛五对一幅，江岷山母舅四条，东涤舅父四条，父亲横批一个，叔父折扇一柄，乞照单查收，前信言送江岷山东海高丽参六两，送金耀南年伯参二两，皆必不可不送之物，惟诸弟禀告父亲大人送之可也。

树堂归后，我家先生尚未定，诸弟若在省得见树堂，不可不殷勤亲近，亲近愈久，获益愈多，今年湖南萧史楼得状元，可谓极盛，八进士皆在长沙，黄琴坞之胞兄及令嗣皆中，亦长沙人也，余续具，国藩手草。

（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折弁：信使。

【译文】

四月十六日，曾写信交折弁带回，想已收到，十六日，朱嘯山回湖南，托他带一百两银子，一斤半高丽参，一包书共九套，兹因冯树堂回湖南，又托他带寿屏一架，狼兼毫笔二十枝，鹿胶二斤，对联、堂幅一包，其中，金年伯耀南四条，朱岚暄四条，萧辛五对一幅，江山母舅四条，东海舅父四条，父亲横批一个，叔父折扇一柄，请照单查收，前不久的信上说送江岷山、东海高丽参六两，送金耀南年伯参二两，都是一定不可不送的，只是弟弟们要禀告父亲大人再送。

树堂回去后，我家老师还没有定，弟弟们如果在省城遇见树堂，不可不殷勤亲近，亲近越久，得益越多，今年湖南萧史楼得了状元，可说极盛，八个进士都在长沙，黄琴坞的胞兄及其儿子都考中，也是长沙人，其余以后再写，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）禀叔父·不辞劳苦料理朋友的丧事

【原文】

侄国藩谨启

叔父大人座下：九月十五十六，连到两折差①，又无来信，想四弟六弟已经来京矣。若使未来，则在省还家时，必将书信寄京。侄身上热毒，近日头面大减，请一陈医生，每早吃丸药一钱，而小有法术，已请来三次，每次给车马大钱一千二百文，自今年四月得此病，请医甚

多，服药亦五十余剂，皆无效验，惟此人来，乃将面上治好，头上已好十分之六，身尚未好，渠云：“不过一月，即可全愈。”侄起居如常，应酬如故，读书亦如故，惟不伏诗文，少写楷书而已，侄妇及侄孙儿女皆平安，陈岱云现又有病，虽不似前年之甚，而其气甚馁，亦难骤然复原。

湘乡邓铁松孝廉，于八月初五出京，竟于十一日卒于献县道中，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，一切附身附棺，必信必诚，此人义侠之士，与侄极好，今年新化孝廉邹柳溪，在京久病而死，真侠士也，挟两友之柩，行数千里，亦极难矣。

侄曾作邹君墓志铭，兹付两张回家，今年七月，忘付黄芽白菜子，八月底寄出，已无及矣，请封之典，要十月十五始可颁恩诏，大约明年秋间，始可寄回，闻彭庆三爷令朗入学，此是我境后来之秀，不可不加意培植，望于家中贺礼之外，另封仪大钱一千，上书侄名，以示奖劝②，余不具，谨启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折差：信差，信使。

②奖劝：奖励。（华夏网|Www.china8.com.cn）

【译文】

侄儿国藩谨启

叔父大人座下：

九月十五日、十六日，连接到了两次折差，又没有来信，我想四弟。

六弟已经来京了，如果没有来，那在省城回家时，一起寄信到京城。

侄儿身上热毒，近来头部的好多了，请了一位姓陈的医生，每天早上吃一钱丸药，小用法术，已请了三次，每年车马费一千二百文，自从今年四月得了这病，请的医生很多，吃药也吃了五十多剂，都没有效，只有这陈医生，才将脸上的治好，头上的好了十分之六，身上的还没有好，他说：“不要一个月，便可以全好。”侄儿起居如常，应酬也照旧，读书也照旧，只是不做诗文，少写楷书罢了，侄媳妇及侄孙儿女都平安，陈岱云现在又病了，虽然不像前年那么厉害，而他自己很气馁，也难马上复原。

湘乡邓铁松孝廉，在八月初五离京，竟死在去献县的路上。幸亏有江岷樵、忠源同路，一切葬衣葬棺都是二位必信必诚操办，他们是义侠之士，与侄儿极要好，今年，新化孝廉邹柳溪，在京城病了很久死了，一切后事都是江君料理，并送他的灵柩回湖南。现在又在他抱病之时送他赴任，路上死了，又给他办丧事，真是侠义之士啊！扶着两位朋友的棺木，走几千里路，也真难啊！

侄儿曾作邹君墓志铭，现寄两张回去，今年七月，忘记寄黄芽白菜种子，八月份寄出，时间已来不及了，请封的恩典，要十月十五日才可颁发恩诏，大约要到秋天，才可寄回。听说彭庆三的儿子入了学，这是我们家乡的后起之秀，不可不加意的培养，希望在家里的贺礼之外，另外封一个一千大钱的礼包，上面写上侄儿的名字，以示奖励，其余不一一禀告。侄儿谨启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）致诸弟·交友须勤加来往

【原文】

澄候四弟子植九弟季洪二弟左右：

昨接来信，家中诸事，琐屑毕知，不胜欢慰！祖大人之病，意以眼沉香少愈，幸甚！然予终疑祖大人之体本好，因服补药太多，致火窒于上焦，不能下降，虽服沉香而愈，尚恐非切中肯綮①之剂，要须服清导之品，降火滋阴为妙，予虽不知医理，窃疑必须如此，上次家书，亦曾写及，不知曾与诸弟商酌否？丁酉年祖大人之病，亦误服补剂，赖泽六爷投以凉药而效，此次何以总不请泽六爷一诊？泽六爷近年待我家甚好，既不请他诊病，亦须澄弟到他处常来往，不可太疏，大小喜事，宜常送礼。

尧阶既允为我觅妥地，如其觅得，即听渠买，买后或迁或否，仍由堂上大人作主，诸弟不必执见，上次信言，予思归甚切，嘱弟探堂上大人意思何如？顷奉父亲手书，责我甚切，兄自是谨遵父命，不敢作归计矣，郭筠仙兄弟于二月二十到京，筠仙与其叔及江岷樵住张相公庙，去我家甚近，翌臣即住我家，树堂亦在我家入场，我家又添二人服侍李郭二君，大约榜后退一人，只用一打杂人耳。

筠仙自江西来，述岱云母之意，欲我将第二女许配渠第二子，求婚之意甚诚，前年岱云在京，亦曾托曹西垣说及，予答以缓几年再议，今又托筠仙为媒，情与势皆不可却，岱云兄弟之为人，与其居官治家之道，九弟在江西一一目击，烦九弟细告父母，并告祖父，求堂上大人吩咐，或对或否，以便答江西之信，予夫妇现无成见，对之意有六分，不对之意亦有四分，但求直大人主张，九弟去年在江西，予前信稍有微词，不过恐人看轻耳，仔细思之，亦无妨碍，且有莫之为而为者，

九弟不必自悔艾也。

碾儿胡同之屋东，四月要回京，予已年南横街圆通观东间壁房屋一年，大约三月尾可移寓，此房系汪醇卿之宅，比碾儿胡同狭一小半，取之不费力易搬，故暂移彼，若有好房，当再迁移，黄秋农之银已付还，加利十两，予仍退之，曹仪斋正月廿六在省起行，二月廿九日到京，凌笛舟正月廿八起行，亦廿九到京，可谓快极，而澄弟出京，偏延至七十余天始到，人事之无定如此。

新举人复试题，人而无恒二句，赋得仓庚鸣，得鸣字，四等十一人，各罚停会式二科，湖南无之。我身癖疾，青间略发而不甚为害；有人说方，将石灰澄清水，用水调桐油擦之，则白皮立去，现二三日一擦，使之不起白皮，剃头后不过微露红影，虽召见亦无碍，除头顶外，他处皆不擦，以其仅能济一时，不能除根也，内人及子女皆一一安。

今年分心，同乡仅恕皆，同年仅松泉与寄云大弟，未免太少，余虽不得差，一妻自有张罗，家中不必挂心，今日余写信颇多，又系冯李诸君出场之日，实无片刻暇，故予未作楷信禀堂上，乞弟代为我说明，澄弟理家事之间，须时时看《五种遗规》，植弟洪弟须发愤读书；不必管家事，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繁：同中肯，此处形容切中要害。

【译文】

澄候四弟、子植九弟。李洪二弟左右：

昨天按到来信，家里的大小事情，全都知道了，非常高兴！祖父大人

的病，竟然吃了沉香之后好些，真幸运，但是我总是怀疑祖父大人身体本来很好，因为吃补药太多，以至火壅在上焦，不能下降：虽说吃了沉香好了些，恐怕并不是切中要害的方剂，而要吃清理疏导的药，降火滋阴，才是上策，我虽不懂医理，暗想一定是这样，上次信中，也曾经写到，不知曾经和弟弟们商量斟酌过没有？丁酉年祖父大人的病也是误吃补药，搭帮泽六爷下了凉药才好，这次为什么总不请泽六爷看病？泽六爷近年对待我家很好，就是不请他诊病，也要澄弟到他家常常往来，不可太疏，大小喜事，要常送礼。

尧阶既然答应为我找妥坟地，如果找到，就叫他买，买后迁与不迁，仍然由堂上大人作主，弟弟不必固执己见，上次信中说，我想回家心切，嘱咐弟弟们探询堂上大人意思如何？刚刚奉到父亲手书，责备我很厉害，兄长当然谨遵父命，不敢有回家的打算了，郭筠仙兄弟于二月二十到京，筠仙与他叔父以及江氓樵都住张相公庙，离我家很近，翌臣就住在我家，树堂也在我家入场，我家又加了两个人服侍李、郭二君，大约发榜后退掉一个，只用一个打杂的。

筠仙从江西来，说了岱云母子的意思，想要把二女许配他家二少爷，求婚的意思很诚恳，前年岱云在京城，也曾经托曹西垣说过，我主缓几年再议，现在又托筠仙做媒，不论从感情上和形势上来看都难以推脱，岱云兄弟的为人，以及他做官治家的表现，九弟在江西都是亲眼所见，麻烦九弟详细告诉父母、祖父，求堂上大人吩咐，是答应对还是不答应，以便回答他，我夫妇并没有什么成见，答应的意思有六分，不答应的意思有四分，求堂上大人作主，九弟去年在江西，我上次信

中稍许有点责备的意思，不过是恐怕别人看轻罢了，仔细想起来，也没有妨碍，并且有无所为而为的情况，九弟也必自悔自艾。

碾儿胡同的房东，四月要回京城，我已看了南横街圆通观东间壁的房子一所，大约三月底搬家，这房子是汪醇卿的住宅，比碾胡同的房子狭小一半，可取之处是不费力容易搬，所以暂时移居，如果有好房子，再搬家，寅秋银子已还了，加利息十两，我都退还了。曹仪斋正月二十六日在省城起程，二月二十九日到京城，凌笛舟正月二十八日起程，也是二月二十日到京城，可说很快了，而澄弟离京城，却延至七十多天才到，事情的不能定调就这样。

新举人复试题目是“人而无恒，不知其可”二句，赋得仓庚鸣字，四等十一人，各罚停会试两科，湖南没有。我的癣疾、春天略为了一点，但为害不太大，有人说，用石灰澄清水，用水调桐油擦，白皮马上可去，现在两三天擦一次，使不起白皮，剃头后不过露点红斑，虽说皇上召见也没有妨碍，除头顶外，其他地方都不擦，因这方子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，内人及子女都平安。

分年分房，同乡只有怨皆，同年只有松泉和寄云弟，不免太少，我虽然没有得差事，一切自有张罗，家中不必挂念，今天我写信很多，又是冯、李诸君出场的日子，实在没有一点闲暇，所以没有写楷书信禀告堂上，求弟弟代我说明，澄弟在料理家事的余闲，要时刻看看《五种遗规》。植弟要发愤读书，不必管家事，兄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）致诸弟·切勿占人便宜

【原文】

澄候子植委洪三弟足下：二十五日，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发信，具悉一切，欣慰之至！发卷所走各家，一半系余旧友，惟屡次扰人，心殊不安，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，至今以为恨事，将来万一作外官，或督抚，或学政，从前施情于我者，或数百，或数千，皆钓饵①也。渠若到任上来，不应则失之刻薄，应之则施一报十，尚不足满其欲，故自庚子到京以来，于今八年，不肯轻受人惠，情愿人占的便益，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，将来若作外官，京城以内，无责报于我者，澄弟在京年余，亦得得略见其概矣，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，成事不说，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，不可轻取人财，切记切记！

彭十九家姻事，兄意彭家发泄将尽，不能久于蕴蓄，此时以女对渠家，亦若从前之以蕙妹定王家也，目前非不华丽，而十年之外，局面亦必一变，澄弟一男二女，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若此？岂少缓须臾，恐无亲家耶？贤弟从事多躁而少静，以后尚期三思，儿女姻缘，前生注定，我不敢阻，亦不敢劝，但嘱贤弟少安无躁而已。

京寓中大小平安，纪泽读书，已至宗族称孝焉，大女儿读书，已至五十有五。前三月买骡子一头，顷赵炳坤又送一头，二品本应坐绿呢车，一切向来俭朴，故仍坐蓝呢车。寓中用度，比前较大，每年进项亦较多，其他外间进项，尚与从前相似，同乡人毕如旧，李竹屋在苏寄信来，立夫先生许以乾馆，余不一一，兄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钓饵：即钓鱼的食饵。

【译文】

澄候、子植、季洪三弟足下：

二十五日，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发信，知道一切，欣慰之至！发卷所走各家，一半是我的老朋友，只是多次去打扰别人，心里很不安，我自从己亥年到外面周游，到今天仍然感到遗憾，将来万一做外官，或做督抚，或做学政，以前对我有过感情的人，或者几百，或者几千，都像钓鱼的食饵，他如果到我的衙门上来，不答应他的要求吧，那未免太刻薄了，答应他的要求吧，给他十倍的报偿，还不一定能满足他的欲望，所以自从兄长调到京城以来，至今八年不肯轻易受别人的恩惠，情愿别人占我的便宜，决不能去占别人的便宜，将来如果做外官，京城以内，没有人会责备我不报偿的。澄弟在京城一年多，也大概知道的，这次澄弟所收各家的情，成事不去说它，以后凡事不可以占人半点便宜，不可轻易受人钱财，切记切记！

彭十九家姻事，兄长的意思彭家家运已到尽头，不可能长久了，这个时候，把女儿许配他家，就好比以前把蕙妹许配王家一样，眼前，他家也不是不华丽，但十年之后，这种局面一定会变化，澄弟只有一男二女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急急忙忙订婚？难道稍微迟一刻，就怕找不到亲家？贤弟做事，毛躁不冷静，以后遇事都要三思而行，儿女姻缘，前生注定，我不敢阻止，也不敢劝止，不过嘱咐贤弟少安毋躁罢了。

京城家里大小平安，纪泽读书，已读到“宗族称孝焉”。大女儿读书。已读到“吾十有五”。前三月买骡子一头，刚才赵炳坤又送一头，二

品官本应坐绿呢车，兄长平时一切简单朴实，所以仍旧坐蓝呢车，家中用度，比过去大了，每年收入也多些了，其他收入，还和以前一样，同乡人都照旧，李竹屋在我处寄住，宋立夫先生答应他教馆，其余不一一写了，兄手草。（道光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）稟父母·述接待朋友之法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十二月初五，接到家中十一月初旬所发家信，俱悉一切，男等在京，身体平安，癖疾已痊愈，六弟体气如常，纪泽兄妹五人皆好。男妇怀喜，平安不服药，同乡各家亦皆无恙，陈本六先生来京，男自有处置之法，大人尽可放心，大约款待从厚而打发从薄，男光景颇窘①，渠来亦必自悔。

九弟信言母亲常睡不着，男妇亦患此病，用熟地当归蒸母鸡食之，大有效验。九弟可常办与母亲吃，乡间鸡肉猪肉，最为养人；若常用黄芪当归等类蒸之，略带药性而无药气②，堂上五位老人食之，甚有益之，望诸弟时时留心办之。

老秧田背后角丘，是竹山湾至我家大路，男曾对四弟言及，要将路改于坎下，在檀山嘴那边架一小桥，由豆土排上横穿过来，其三角丘则我栽竹树；上接新塘坎大枫树，下接檀山嘴大藤，包裹甚为完紧，我家之气更聚，望堂上大人细思，如以为可，求叔父于明年春栽竹种树；如不可，叔父写信示之为幸，男等于二十日期服已满，敬谨祭告，廿九日又祭告一次，余俟续具，（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）。

【注释】

①窘：窘迫。

②药气：药味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十二月初五日。接到家中十一月上旬所发的信，知道一切，儿子等在京城，身体平安，儿子癖疾已好了，六弟的身体气色如常，纪泽兄妹五个都好，儿媳妇又有喜，身体平安，不吃药，同乡各家也都平安无事，陈本七先生来京城，儿子自有处理安置的办法，大人尽可放心，大约是款待客气些，打发则少些，儿子的光景比较窘迫，他来了也一定后悔的。

九弟来信说母亲经常睡不好，儿媳妇也犯这种毛病，用熟地、当归蒸母鸡吃，很有效验，九弟可经常办给母亲吃，乡里鸡肉猪肉最养人，如果经常和黄芪、当归等蒸着吃，稍微有点药性，又没有药味，堂上五位老人吃了，很有益处，希望弟弟们留心办理。

老秧田背后的三角丘，是竹山湾到我家的大路，儿子曾对四弟说过，要把路改到坎下，在檀山嘴那边架一座小桥，由豆土排上面横穿过来，在三角丘多栽竹子，上可接新塘坎的大枫树，下可接檀山大藤，包成一圈，很是完整紧密，我家的兴旺气象，使更加聚合了，希望叔父大人在明年春栽竹种树，如果不同意，请叔父大人来信指示，儿子等于二十日期限已满，敬谨亲告，二十九日又祭告一次，其余下次再行禀告。（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）致九弟·患难与共勿有遗憾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四日接弟初七夜信，得知一切，贵溪紧急之说确否？近日消息何如？次青非常之才，带勇①虽非所长，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，其在兄处，尤为肝胆照人，始终可感！兄在外数年，独惭无以对渠，去腊②遣韩升至李家省视其家，略送仪物，又次青约成婚姻，以申永好，目下儿女两家，无相当者；将来渠或三索得男，弟之次女三女，可与订婚，兄信已许之矣，在吉安望常常与之通信，专人往返，想十余日可归也，便得次青生还，与兄相见，则同甘苦患难诸人中，尚不至留莫大之抱歉③声耳。

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，带勇亦能，兄之短处在此，屡次谆谆教弟亦在此，二十七日来书有云：“仰鼻息于傀儡之辈，又岂吾心之所乐？”此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，将来恐不免于齟齬，去岁握别时，曾以惩余之短相箴，乞无忘也！

李雨苍于十七日起行赴鄂，渠长处在精力坚强，聪明过人，短处即在举止轻佻，言语易伤，恐润公亦未能十分垂青，温甫弟于十一日起程，大约三月半可至吉安也。（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勇：兵。

②去腊：去冬。

③抱歉：即遗憾。

【译文】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四日接到你初七晚上的信，得知一切，贵溪紧急的说法确实吗？近日的消息如何？次青是非常的人才，带兵虽不是他的长处，但是也有百折不回的气慨，他在兄长处，尤其是肝胆照人，始终叫人感佩，兄长在外几年，仅仅对他有点内疚，去年冬天派韩升到李家探视，稍微送了一点礼品，又与次青约有成姻婚，以表明永远通好的意思，眼下儿女没有相当的人，将来他再得儿子，弟弟的二女儿三女儿可以与他家订婚，兄长在信里已答应了，在吉安想与他常常通信，令人往返，我想十多天可回来，只要次青能够活着回来，与兄长相见，那么同甘共苦的几个人中，还不至于留下莫大的遗城。

过去耿恭简公说做官以耐烦为第一重要的，带兵也一样，兄长的短处就在不耐烦，多次谆谆教育弟弟们的也是这一点，二十七日来信说：

“要我在那些傀儡们的人手下做事，这哪里是我心里所乐意的？”这里已暴露了不耐烦情绪的苗头，将来恐怕难免发生摩擦，去年握手道别时，曾经以惩戒我的短处作为相互相守的箴言，希望不要忘记。

李雨苍于十七日起程去湖北，他的长处是精力坚强，聪明过人，短处在举止轻佻，言语伤人，恐怕润公未必能看中他，温甫于十一日起程，大约三月半可到吉安。（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）致九弟·述挽胡润帅联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调巡湖营田刘家渡拖入白湖之札①，今日办好，即派人送去，吾所虑

者，水师不能由大江入白湖，白湖不能通巢湖耳，今仅拖七八宽堤，即入白湖，斯大幸矣！若白湖能通巢，则更幸矣！

余昨日作挽润帅一联云：“道寇在吴中，是先帝与苾臣临比终憾事；荐贤满天下，愿后人初我公末竟勋名。”（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札：札好，当时发布命令的文书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调遣巡湖营幢刘家渡拖入白湖的札子，今天已办好，马上派人送去，我所顾虑的，是水师不能由大江进入白湖，白湖不能通巢湖，现在只拖七八丈宽堤便进了白湖，已是大幸，假如白湖通巢湖，更是大幸。我昨天作了一首挽润帅的对联：

“通寇在吴中，是先帝与尊臣临终憾事；荐贤满天下，愿后人补我公未竟勋名”（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四日）致九弟季弟·述有负朋友

【原文】

沅季弟左右：湖南之米，昂贵异常，东征局无米解来，安庆又苦于碾碓①无多，生日不能舂出三百石，不足以应诸路之求，每月解子药各三万斤，不能再多；望弟量入为出，少操几次，以省火药为嘱，扎宫图阅悉，得几场大雨，吟昂等管必日松矣，处处皆系两层，前层拒城贼，当可稳固无虑，少泉代买之洋枪，今日交到一单，待物即解弟处，洋物机括太灵，多不耐久，宜慎用之。

次青之事，弟所进箴规，极是极是，吾过矣！吾过矣！吾因郑魁士享

当世大名，去年袁翁两处，及京师台谏，尚细疏保郑为名将，以为不妨与李并举，又有郑罪重，李情轻，暨王锐意招之等语，以为比前折略轻，逮②拜折之名，通首读来，实使次青难堪，今弟指出，余益觉大负次青，愧悔无地！余生平于朋友中，负人甚少，惟负次青实甚，两弟为我设法，有可挽回之处，余不惮改过也。（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碾碓：用以舂米的工具。

②逮：等待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季弟左右：

湖南的米，价格太高，东征快没有米解送来营，安庆又苦于没有许多碾碓，每天舂米不超过三百石，不足以供应各路官兵的需求，每月解送子弹、火药各三万斤，不能再多，希望弟弟量入为出，少操演几次，以节省火药，扎营地图已看过了，得下几场大雨，吟昆等处的防守一定一天天松懈，到处都是两层，前一层是抵抗城里敌人，后一层是预防支援的敌人，这应当可以稳固没有危险，少泉代买的洋枪，今天收到一个单子，等货到了马上解送弟弟营中，洋枪机括太灵，多数不耐久用，要慎用。

次青的事，弟弟对我的规劝，很对很对，是我的过失！是我的过失！我因为郑魁士享当世大名，去年袁、翁两处，以及京城台谏，还多次上疏保郑为名将，认为失守的事是与郑李两人同罪的，再者，郑罪重、

李情轻，及皇上锐意招之这些话，以为比前面的奏折分量减轻了，等到拜读了奏折了以后，通篇文字，实在使次青难堪，现在弟弟指出来，我更感觉有负次青，悔愧无地！我生平对于朋友、负人很少，但有负于次青却太多了，两弟为我设法，只要能够挽回，我一定勇于改过。

（同治元年初三日）

六 为 政 篇

-----稟祖父母·述与英国议和

【原文】

孙男国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，九月十三日，接到家信，系七月父亲在省所发；内有叔父及欧阳牧云公臻函，知祖母于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，不药而愈，可胜欣幸！高丽参足以补气，然身上稍有寒热，服之便不相宜，以后各领斟酌用之，若微觉感冒，即忌用此物，平日康强对，和入丸药内服最好，然此时家中，想已无多，不足可供明年一单丸药之用否？若其不足须写信来京，以便觅便寄回。

四第六弟考试。又不得志，颇难为怀；然大器晚成，堂上不必以此置虑，闻大弟将来有梦熊①之喜，幸甚！近叔父为婶母之病，劳苦忧郁，有怀莫宣，今六弟一萦②得男，则叔父合饴弄孙③，瓜瓞日繁④，其乐何如？唐镜海先生德望，为京城第一，其令嗣极孝，亦系兄于承继者，先生今上六十五岁，得生一子，人皆以盛德之报。

英夷在江南，抚局已定，益金陵为北咽喉，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，

不得不仅为和戎之策，以安民而息兵，去年逆夷在广东，曾经就抚，兵动去六百万两，此次之状，外间有言有二千一百万者，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，以动帑藏者，皆不知的否？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，各处防海之兵，陆续撤回，天津亦已撤退，故扶之便，系伊里布耆英及西江总督牛鉴三人，牛鉴有失地之罪，故扶局之后，即革职拿问，伊里布去广东，代奕山为将军，耆英为两江总督，自英繁华滋扰，已历二年，将不知兵，兵不用命，于国威不少损失，然此次议抚，实出于不得已，便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，四海晏然安堵，则以大事小，乐天之道，孰不以为上策哉？

孙身体如常，孙媳及曾孙兄妹并皆平安，同县黄晓潭荐一老妈吴姓来，因其妻凌虐婢仆，百般惨酷，求孙代为开脱，孙接至家住一日，转荐至方夔卿太守处，托其带回湖南，大约明春可到湘乡，今年进学之人，孙见《题名录》，仅认识彭惠田一人，不知廿三上都进入否？谢党仁吴光照取一等，皆少年可慕，一等第一，《题名录》刻黄生平，不知即黄星平否？孙每接定信，常嫌其不详，以后务求详，虽乡间田宅婚嫁之事，不妨写出，使游子如仍未出里门，各族戚家，尤须一一示知，幸甚！敬请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余容后呈。孙谨呈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梦熊：以前称生儿子为梦熊。

②一索：即第一胎。

③含饴弄孙：含着饴糖追小孙子，形容老年人恬适的乐趣。

④瓜瓞日繁：比喻子孙满堂。瓞：小瓜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九月十二日，接到家信，是七月间父亲在省城发的，信中有叔父和欧阳牧云的信函，知道祖母在七月初三日感冒，没有吃药便好了，令人欣慰，高丽参足以补气，便身上稍微有点寒热，吃了就不合适，以后一定要反复斟酌后才可以服，平日身体康强时，把它和在丸药里吃最好，然而现在家里想必也没有多少了，不知还可供应明年一个单子的丸药用不？如果不够，要写信到京城，以便找便人带回家。

四弟六弟考试，又没有考中，很难为情，但是古人云：大才往往是晚年成就，堂上大人不必为了这件事而忧虑，听说六弟将有生儿子的喜兆，很幸运！近来叔父为了婶母的病又辛苦以又忧郁，心里有话难以表达，现在六弟第一胎便怀了男孩，那么叔父贻养天年，子孙满堂，晚景是如何的甜美啊！唐镜海先生的品德威望在京城里是首屈一指，他的儿子十分孝敬，也是从兄长处过继过来的，先生今年六十五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人家都说这是他积满了的德行所得到的报偿。

英国人在江南一带，当局安抚的决策已定了下来，因金陵是北面的咽喉之地，英国人既然已经扼住这个要害，我方不得不从权变而采取和番的策略，以安定百姓，平息战火，去年英国侵略者在广东，曾经接受安抚，花了六百万两兵费，这次的费用，外面传闻是二千一百万，

又传说这项费用都是劝导绅士和百姓捐款，不动用国库，都不知道的确不的确？现在洋船已经全部出海，各处防海的兵陆续撤回，天津也已撤回，和谈的使节，是伊里布、耆英，以及两江总督牛鉴三个，牛鉴有守地失守的罪过，所以和谈以后，马上要革职拿问，伊里布去广东，代替奕山为将军，耆英为两江总督。自从英国侵略者滋事骚扰，已经两年，带兵的不懂得如何打仗，当兵的不努力作战，不听号令，对于我国的威望损失不小，在而这次议和，实在是出于不得已，假若能够使洋人承受天命，谁说不是上策呢？

孙儿身体如常，孙媳妇及曾孙兄妹都平安，同县黄晓潭推荐一位吴老妈子来，因为黄晓潭的妻子虐待下人，十分惨酷，因此叫吴老妈子到孙儿处，求得一个开脱，孙儿接她在家里住了一天，转荐到方夔卿太守家，托他带回湖南，大约明年春天可到湘乡。今年入学的人，孙儿看见《题名录》，只认识彭惠田一人，不知道我乡二十三都、二十四都有人入学没有？谢觉仁、吴光照取一等，都是少年，令人羡慕，一等一名，《题名录》刻黄生平，不知道是不是黄星平。孙儿每次接到家信，常常嫌信写得不详细，以后务请写得详细明白，虽说是乡晨土俗，房屋、婚姻嫁娶的事，不妨都写上，使在外的游子好像仍旧在家里一样，各族亲戚家的事，尤其要一告知，拜托了！敬请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，其余容以后再禀告。孙儿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）

禀父母·述盘查国库巨案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男因身子不甚壮健，恐今年得差劳苦，故现服补药，预为调养，已作丸药两单。考差尚无信，大约在五月初旬。四月初四御史陈公上折直谏，此近所仅见，朝臣仰之如景星庆云^①，兹将折稿付回。

三月底盘查国库，不对数银九百二十五万两，历任军官及查库御史，皆革积分赔，查库王大臣亦摊赔，此从业未有之巨案也，湖南库查御史有石承藻刘梦兰二人，查库大臣有周系英刘权之何凌汉三人，已故者令子孙分赔，何家须赔银三千两，同乡唐诗甫李杜选陕西靖边县，于四月廿一出京，王翰城选山西冀宁州知州，于五月底可出京，余仅如故，男二月接信一，至今望信甚切，男谨禀（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）

【原文】

①如景星庆云：好似天上繁星和彩云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儿子因身体不很强健，恐怕今年得到差事劳苦，所以现在在吃补药，预先把身体调养好，已经做了丸药两单。考差的事还没有消息，大约在五月初旬吧！四月初四日御史陈公上了一个奏折，直接了当的批评朝政，这是近来仅有的事，朝廷的臣僚们敬他好比天上的星星和云彩，现将他们的折稿寄回。

三月底盘查国库，有九百二十五万两银子不对数，历任管库官员，查

库御史都革了职，还要分别赔偿，查库大臣也摊了一份赔偿，这是从来没有的大案，湖南库查御史有石承藻，刘梦兰二人，查库大臣有周系英、刘权之、何凌汉三人，已死的由子孙分赔，何家要赔三千两银子。同乡唐诗甫、李杜选任陕西靖边县，于四月二十一日离京城，王翰城选任山西冀宁州知州，于五月底可望离京城，其余的都仍旧，儿子二月接信后，至今盼望家信很迫切。儿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）禀父母·具折奏请日讲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福安，潢男三月十五到京，十八日发家信一件，四月内应可收到，想男十九日下园子，二十日印刻，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，西陵在易州，离京二百六十里，二十四下午到，廿五日辰致祭，比日转身，赶走一百公里，廿六日走百四十里，申刻到家，一路清吉，而昼夜未免辛苦，廿八早复命，数日内作奏折，拟初一早上具折，因前奏举行日讲，圣上已允谕于百日后举行兹折要①，将如何举行之法，切实是奏也。

廿九日申刻，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，内六弟一信，九弟二十六之信，并大弟与他之信，一并付来，知堂上四位大人康健如常，合家平安，父母亲大人俯允①来京，男等内外不胜欣喜！手谕云：“起程要待潢男秋冬两季归，明年二月，潢男仍送二大人进京云云。”男等效谨从命，叔父一二年内既不肯来，男等亦不敢强，潢男归家，或九月，或十月，容再定妥，男等内外及两孙孙女皆好，堂上大人不必悬念，

余俟续禀。（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折要：同扼要。

②俯允：答允，答应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潢男三月十五日到京城，十八日发家信一件，四月内应该可以收到，春男十九日下园子，二十日卯刻，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，西陵在易州，离京城二百六十里，二十四日下午到，二十五日辰刻致祭，当日回程，赶走了一百二十里路，二十六日走一百四十里，申刻回到京城家里，一路上清洁平安，早晚也不免辛苦些，二十八日复命，几天之内写奏折，初一早上向皇上报告，因为前不久奏请举行日讲，圣上已允许在百天以后举行，现扼要把如何举行的方法，切切实实上奏。

二十九日申刻，接到大人二月二十一日信，其中有六弟信一封，九弟二十六日信一封，以及大弟给他的信，一起附来，知道堂上四位大人身体康健，全家平安，父母亲大人答应来京城，儿子一家内外都高兴，信中指示说：“起程要等潢男秋冬两季回明年二月。潢男仍旧送二位大人进京等等。”儿子等敬谨从命，叔父一两年之内既然不肯来，儿子也不等不敢勉强，潢男回家，或九月，或十月，容许以后再行决定，儿子等内外及两孙，孙女都好，堂上大人不必悬念，其余容以后再行禀告。（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）致诸弟·具奏言兵饷事

【原文】

澄温植洪四弟左右：

三月初四发一家信，其后初九日，予上一折，言兵饷事，适于是日持以粤西事棘，恐现在彼中者，不堪寄此重托，特放赛中堂前往予折所言甚是，但目前难以举行，命将拆封存军机处，待粤西定后，再行办理，赛中堂清廉公正，名望素著，此行应可迅奏肤功^①。但湖南近近粤西，兵差过境，恐州县不免借此生端，不无一番蹂躏耳。

魏亚农以三月十日出都，向于借银二十两，既系姻亲，又系黄生之侄，不能不借与渠，渠言到家后，即行送交予家，未知果然否？叔父前信要鹅毛管眼药，并硃砂膏药，兹付回眼药百筒，膏药千张，交魏亚农带回，呈叔父收存，为时行方便之用，其折底付回查收。

澄弟在保定，想有信交刘午峰处；昨刘有信寄子彦，而澄弟书未到，不解何故？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，澄弟去后，吾极思念，偶自外归，辄至其房，早起辄寻其室，夜或遣人往呼。想弟在路途，弥思我也，书不一一，余俟续具，兄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三月十二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迅奏肤功：意思指可迅速取得成功。

【译文】

澄、温、植、洪四弟左右：

三月初四发一封家信，以后初九日，我上了一个奏折，讲军饷的事，恰巧皇上因为广东西部的事情棘手，恐怕现在在那里主事的官员，难以担当这个重任，特地放任赛中堂到那里去，认为我的奏折所讲的很

对，但是目前难以实行，命令把奏折封存在军机处，等粤西的事情平定后，再来办理，赛中堂清廉公正，名声威望素来有名，他这次去一定可迅速取得成功，但是湖南与粤西很相邻近，兵差过境，恐怕州官，县官以此为借口生出事端，不免有一番蹂躏。

魏亚农三月十三日离京城，向我借了二十两银子，既是姻亲，又是黄生的侄儿，不得不借给他，他说到家以后，便把银子还到家里，不知道还了没有？叔父前次信中要鹅毛管眼药、硃砂膏药，现寄回此药一百筒、膏药一千张，交魏亚农带回，呈叔父收存，可以在平时行方便，折底寄回查收。

澄弟在保定，想必有信交刘午峰处，昨天刘有信寄子彦，而澄弟的信没有到，不知什么缘故？已写了信到保定查去了，澄弟去后，我很想念。偶尔从外回来，便到他住房里，早晨起来也去他住房处，晚上还派人去喊他，想弟弟在路上，使我经常想念，不一一写了，以后再写，兄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三月十二日）致诸弟·进谏言戒除骄矜

【原文】

澄候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四月初三日发一家信，厥后折差不来，是以月余无家书，五月十二折弁来，接到家中一信，乃四月一日所发者，具悉一切，植弟大愈，此最可喜！京寓一切平安，癖疾又大愈，比去年六月，更无形迹，去年六月之愈，已为五年来所未有，今又过之，或者从此日退，不复能为恶臭，皮毛之疾，究不甚足虑，久而弥可信也。

四月十四日考差，题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，经文题，必有忍，其

乃有济，有容德乃大，赋得廉溪乐处，得焉字，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，敬陈圣德三端，预防弊，其言颇过激切，而圣量如海，尚能容纳，岂没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？余之意，盖以受惠深重，官至二品，不为不尊，堂上则诰封三代，儿子则荫任六品，不为不荣，若于此时，再不尽忠直言，更待何时乃可建言，而皇上圣德之美，出于天，自然满廷臣工，遂不敢以片言逆耳，将来恐一念骄矜，遂至恶直而好谀，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，是以趁此元年新政，即将骄矜之机关说破，使圣心日就兢业，而绝自是之萌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，现在人才不振，皆谨小而忽于大，人人皆趋习脂韦唯阿^①之风，欲以此疏稍挽风气，冀在廷管趋于骨鲠^②，而遇事不敢退缩，此余区区之众意也。

折子初上之时，余意恐犯不测之感，业将得失祸福，置之度外，不意圣慈含容，曲赐全。自是以后，余益当尽忠报国，不复复顾身家之私，然此后折奏虽多，亦思无有做此折之激直者；此折尚蒙优容，则以后奏折，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，诸弟可将吾意，细告堂上大人，无以余奏折不慎，或以戇直干天威为虑也。

父亲每次家书，皆教我尽忠图报，不必系念家中，余敬体吾父之教训，是以公而忘私，国而忘家，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，偿家中旧债，即一心以国事为主，一切升官得差之念，毫不挂于意中，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，余即未往赶考，侍郎之得差不得差，原不关乎与考不与考，上年己酉科，传郎考差而得者三人，瑞常花沙纳张带是也，未考而得者亦三人，灵桂福济王广荫是也，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，不考者三人，是曰题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论，诗题迷观沧海曰，得涛字，五月初

一放云贵差，十二放两广福建三省，名见京报内，兹不另录，袁漱六考差颇为得意，诗亦工妥，应可一得以救积困。

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，睚是我邑之福，余下次当写信与之，霞仙得县首，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，刘继振既系水口近邻，又送钱至我家，求请封典，义不可辞，但渠三十年四月选授训道，已在正月廿六恩诏之后，不知尚可办否？当再向吏部查明，如不可办，则当俟明年四月升付查明，乃可呈请，若并升付之时，根思不能及于餐官，则当以钱退，家中须于近日详告刘家，言目前不克呈请，须待明年六月，乃有的信耳。

澄弟河南汉口之信，皆已接到，行路之难，乃至于此，自汉口以后，想一路戴福星矣，刘午峰张星垣陈谷堂之银皆可收，刘陈尤宜受之，不受以议拘泥，然交际之道，与其失之滥③，不若失之隘，吾弟能如此，乃晋之所欣慰者也！西垣四月廿九到京，住宅内，大约八月可出都，此次所寄折底，如欧阳家及诸亲族，不妨钞送共阅；见余忝窃高位，亦欲忠直图报，不敢唯阿取容，惧其玷辱宗族，辜负期望也。余不一一。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脂韦唯阿：脂韦：比喻世故圆滑、阿谀逢迎。唯阿：唯唯喏喏、人云亦云。

②骨鲠：比喻正直、刚健。

③与其失之滥，不若失之隘：比喻交朋友不宜泛滥，应该少而精。

【译文】

澄候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四月初三日发一家信，以后通信兵很久不来，所以有一个多月没有家信，正月十二日通信兵来了，接到家信一封，是四月一日发的，知道一切，植弟的病好了，这最可喜。京城寓内一切平安，癖疾又大有好转，比去年六月，没有留下形迹，去年六月的好转，本已是五年来没有的，现在更好一些，或者从现在开始一天比一天好，这病便不再为害了。皮毛上的病，不足以忧虑，经过这几年的经历，这话更可以相信。

四月十四日考差，题目是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。”经文题目是：“必有忍，其乃有济，有容德乃大。”赋得溪乐处，得焉字。二十六日，我又进了一个谏在，敬陈圣德三端，预防流弊，言词过于激切，但皇上容人的气量像大海一样，还能容纳得下，哪里是汉唐以来的英明主子所可比拟的？我的意思，是自己所受的恩泽太深重了，官到了二品，不能不算荣贵，假设在这种时候，再不尽忠直言，那还等什么时候进言呢？而皇上对从人德行的美好，是天赋于他的，自然整个朝廷的臣工们，才不敢去说他一个不字，恐怕长此下去便骄傲了，以至于不喜欢听刚直批评意见，而喜欢听颂扬吹嘘，那么到了这一天，臣工们是不能推卸自己的罪责的，因此来看咸丰元年实行新政的机会，把这个关键说破，使皇上心里一天天兢兢业业，断绝自以为是的思想萌芽，这是我小小的一点用心。现在国家人才不振作，都在小的地方谨小慎微，而在大的地方疏忽大意，人人都习惯于唯唯诺诺、阿谀奉承，想通过这个折子稍微挽回一下风气，使这些人在朝廷里敢于说话，

遇事不敢退缩，这是我小小的一点余意。

折子刚上去时，我思想上害怕可能会触犯天威，已经把得失祸福置之度外。没料到皇上包涵下来，曲加保全。自此以后，我越要尽忠报国，不再去顾虑身家性命这些私事，然而以后折奏虽多，也决没有像这么激烈直言的了，这么激直的折子还蒙皇上优容，那么以后的折子一定不至于触犯天威，那是一定的了，弟弟们可以把这个意思，详细告知堂上大人，不要以铁奏折不那个直干天威而忧虑。

父亲每次家信，都教育我尽忠报国，不必挂念家里，我恭敬的体会父亲的教训，所以公而忘私，国而忘家，今后，准备只略寄几百两银子，还家里的旧债，便一心以国家大事为主，一切升官得差使的念头，丝毫不挂在心上，所以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，我便没有去赴考。侍郎的得差使不得差使，本来就和考与不考无关，去年己酉科，侍郎考差而得差使的三个：瑞常、花沙纳、张带，没有差而得差使的也是三个：灵桂、福济、王广荫，今年侍郎考差得差使的五个，不考得差使的三个，那天的题目是“以义制事，以利制心论”，诗题是“楼观沧海口”，得涛字。五月初一日，放任云南、贵州的差事，十二日放任广东、广西、福建三省的差事，名字登在京报上，现不另外抄了，袁漱六考差很是得意，诗也做得工妥，应该可以得一差使，救他长期积累下来的困难。

朱石翹明同任以来政事处理很好，自然是我们家乡的福气，我下次也写信给他，霞仙考中县首，也可见他尤其能够选拔真正的士人，刘继振既然是水口的近邻，又送钱到我家，他请求封典，义不容辞，但他

三十年四月选拔了训导，已经在正二十六日思诏以后，不晓得进可以办不？我当再向吏部去查明，如不可以办，那应当等明年四月升付庙祭的恩诏下来，教授可呈请，如若升付的时候，推思不能适应于外官，那应当把钱退还给他，家里要在近日详细告诉刘家，说目前不能呈请，要等明年六月才有确信。

澄弟河南、汉口的信，都已接到，行路的艰难，达到这种程度，从汉口开始，想必是一路福星高照了，刘午峰、张星垣、陈谷堂的银子都可以收齐，齐、陈的尤其要收受，不受反而好像有点拘泥。然而交际的道理，与其失之过滥，不如失之狭隘，弟弟能够这样，是我最高兴的，西垣四月二十九日到京城，住我家，大约八月可离京城，这次所寄信的底稿，不妨抄达欧阳家、汪家看看，使他们知道我愧窃高位，也想忠直报国，不敢唯诺阿谀，怕那只会玷辱宗族，辜负祖宗的期望，其余不一一写了，兄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）致诸弟·详述办理巨盗及公议粮饷事

【原文】

澄候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八月十七日接到家信，欣悉一尊，左光八为吾乡巨盗，能除其根株，扫其巢穴，则我境长享其利，自是莫阴功，第湖南会匪，所在勾结，往往牵一发而全身皆动，现在刺军程公，将至湖南，即是奉旨查办此事，盖恐粤西匪徒穷窜，一入湖南境内，则楚之会匪，因而窃发也，左光八一伙，想尚非巨伙入会者流，然我境办之，不可过激而生变，现闻其请正绅保举，改行为良，且可捉贼自效，此是一好机会，万一

不然，亦须相机图之，不可用力太猛，易发难收也。

公义粮饷一事，果出通邑之愿，则造福无量，至于帮钱垫官之亏空，则我家万不可出力，盖亏空万六千两项大钱三万余千，每都畿①须派千串，现在为此说者，不过数大绅士一时豪气，为此急公好义之言，将来各处分派，仍是巧者强者少出，而讨好于官之前，拙者弱者多出，而不免受人之勒，穷乡殷实小户，必有怨声载道者，且此风一开，则下次他官来此，既引师令之借钱办公为证，又引来朱公之民帮垫亏为证，或亦分派民间出钱帮他，反觉无辞以谢，若相援为例，来一官，帮一官，吾邑自此无安息之日，凡行公事，须深谋远虑，此事若各绅有意，吾家不必拦阻，若吾家倡议，万万不可。

且官之补缺，皆有保法②，何缺出轮何班补，虽抚藩不能稍为变动，澄弟在外多年，岂此等亦未知耶？朱公若不轮到班，则虽帮垫亏空，这邑挽留，而格于成例，亦不可行，若已轮到班。则虽不垫亏空，亦自不能不补缺，间有特为变通者，督抚专折奏请亦不敢大建成例，季弟来书，若以朱公之实授与否，全视乎亏空之能垫与否，恐亦不尽然也，曾仪斋若纱革职，早不复能空补子，若系大计休致，则尚可穿。季弟有志于道义身心之学，余间其书，不胜欣喜！凡人无不可为圣贤，绝不系乎读书之多，吾弟诚有志于此，须熟读《小学》及五种《遗规》二书，睇外各书，能读固佳，不读亦初无所损，可以为天地之完人，可以为父母之肖子，不必因读书而后有所加于毫末也，匪③但四大古诗，可以不看，即古文为吾弟所愿学者，而不看亦是无妨，但守《小学》《遗规》二书，行一句，算一句，行十句，算十句，贤于记诵词

章之学万万矣。

季弟又言愿尽孝道，惟亲命是听，此尤足补我之缺憾，我在京十余年，定省有阙，色笑远违，寸心之疚，无刻或释，着诸弟在家，能婉愉孝养，视无形，听无声，则余能尽忠，弟能尽孝，岂非一门之祥瑞哉？愿诸弟坚持此志，日日勿忘，则兄之志可以稍释，幸甚幸甚！书不上一，余俟续具，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八月十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畿：京城所管住的地区。

②呆法：固定的方法。

③匪。同，非。

【译文】

澄候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八月十七日，接到家信，高兴的知道一切，左光八是我们家的乡盗，能够斩草除根，发落他的巢穴，那么我们家乡便会长享太平，也是积了很大的阴功，只是湖南的会党帮匪，互相勾结，往往是动一根头发而牵动全身，现在刺军的程公，特地到湖南，就是奉了圣命查办这件事，因为恐怕粤西的匪徒逃窜，一旦窜入湖南境内，那么湖南湖北的会党，说不定也通同作乱，左光八这一股，我想还不是大团伙，然而我们家乡去惩办他。不可以太过激了。使他发生变化，听说他们请了体面的绅士出面保养，去恶从善。而且可以效力为朝廷命贼，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，万一不行，也要抓住机会智取，不可用力太猛。发动攻巢容易，收拾残局便难了。

公议粮饷这件事，如果真的是家乡父老的要求，那么带来的福利是极丰厚的，至于出钱去垫付官府的亏空，那我们家里万万不可以出办事处，因亏空一万六千两，要大钱三万多千，京城地区每户都要摊派千串，现在这么创导的人，不过几个大绅士一时夸海口，出此济公好义的计议，将来各处分派的结果，仍旧是取巧的人、强项的人出得少，却在官府面前讨好，笨拙的人，弱小的人出得多，还不免受别人的勒索，穷乡僻壤的殷实小户，一定会有怨声载道的，并且，这种风气一开，则下次其他官员来了，便会引用这个借钱办公为例证，又引用朱令百姓出钱垫付官府亏空为例证，也分派民间出钱帮他，那时反而没有话好拒绝人家，如果这样攀比起来，来一个官员，要帮一个官员。我们家乡从此没有安静的日子，凡属办公事，要深谋远虑，这件事如绅士们有意办，我家不必去拦阻，如果我家出面倡议，万万不可以。并且官员的补缺，都有固定的办法，什么地方出缺了，轮到何班去补，就是抚藩衙门也不能稍微变动，澄弟在外多年，难道这些事都不知道？朱公如果没有轮到班，那虽说帮他垫付了亏空，全县的人挽留，但因这种惯例的阴隔，也行不通，如果已经轮到班，那虽说不垫付亏空，也自然不能不补这个缺，间或有特别变通办理的，要督抚专门写奏折请示，恐怕也不尽对。曾仪斋如果是革职，那不能再穿补袜子，如果是因为吏部三年一次的考绩中改体的，还可以穿。

季弟有志于仁义道德、修身养性的学问，我看了信，非常高兴，凡属是人都可以做圣人贤者，决不在于读书的多少，弟弟真的有此志向，要熟读《小学》及《五种遗规》两书，实行一句，算一句，实行十句，

算十句，比诵词章强万倍。

季弟又说愿意尽孝道，惟亲命是听，这尤其可以弥补我的缺憾。我在京城十多年，侍奉堂上大人有缺憾，久不在父母身边逗笑取悦娱亲，内心十分惭愧，没有一天可以放下这桩心病，如弟弟们在家，能够委婉愉悦孝顺堂上大人，一点一滴，在默默地实行，那么，我能尽忠，弟弟能尽孝，那难道不是我家的祥瑞之气象吗？愿弟弟们坚持这个志向，天天不忘记，那么，兄长的心病可以放下，多么幸运！不一一写了，以后再写，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八月十九日）致九弟季弟·以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亲

【原文】

沅季弟左右：

兄膺此巨任，深以为惧！若如陆阿二公之道辙^①，则貽我父母羞辱，即兄弟子侄，亦将为人民侮，祸福倚伏之几，意不知何者为可喜也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，及各省之督抚将帅，天下似无戡定之理，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，以爱民二字书报吾亲，才识平常，断难立功，但守一勤字，终日劳苦，以少分宵旰^②之忧，行军本扰民之事，但刻刻存爱民之心，不使先人积累，自我一人耗尽，此兄之所自矢者，不知两弟以为在否？愿我两弟亦常常存此念也。

沅弟多置好官；遴将才二语，极为扼要，然好人实难多得，弟为留心采访，凡有一长一技者，兄断不敢轻视。谢恩析今日拜发，宁国日内无信，闻池州杨七麻子将往攻宁，可危之至！（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前辙：旧路，老路。

②宵旰：指皇上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、季弟左右；

兄长荣膺这个重任，深深的感到恐惧！假设又走像陆、阿二公的老路，那会给父母带来羞辱，就是兄弟子侄，也将受到别人的侮辱，祸福倚伏的机括，竟然不明白什么是可喜的预兆？暗暗观察这些官员管理之道、人心的动向，以及各省的督抚将帅的所作所为，天下似乎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道理，我惟一的点子，是以一个勤字报答皇上，以爱民二字报答父母，自己才能见识都平常，决难立功，但守一个勤字，终日劳苦，以减少是上日夜操心的忧虑，行军本来是骚扰百姓的事，但时刻存一种爱民的心，不让祖先积累的德泽，从我一人手中消耗殆尽，这是兄长自己的决心，不知两位弟弟以为对不？愿弟弟也有这种想法。

沅弟“多置好官，遴选将才”两句话，极为扼要，然而好人难以多得，弟弟们也代为留心采访，凡有一技之长的，兄长决不敢轻视，谢恩的折子今天拜发了，宁国日内没有信，听说池州杨七麻子将会进攻宁国，很是危险！（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）致九弟·暂缓祭祀望溪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望溪先生之事，公私均不甚愜，公牒中须有一事宝册，将生平履历，某年中举中进士，某年升官降官，某年得罪某年昭雪，及生平所著书中，与列祖褒赞其学问品行之语，一一胪列，不作影响约

略之词，乃合定例，望溪两次获罪，一为戴名世《南山集》序，入刑部狱，一为其放人方某挂名逆案，将方氏响族，编入旗籍，雍正间始准赦宥，免隶旗籍，望溪文中所云。“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。”今欲请从祀孔庙，须将两案历奉谕旨，一一查出，尤须将国史本传查出，恐有严旨碍眼者，易于驳诘^①，从前人祀两庑之案，数十年而不一见，近年层见迭出，向于无岁无之，去年大学士九四等议复陆秀夫从祀之案，声胆以后外间不得率请从祀，兹甫及一年，若遽违新例而入奏，必驳无疑，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。

望溪经每有贬词，最后《皇治经解》中，并未收其一册一句，姬傅先生最推崇方氏，亦不称其经说，其古文号为一代正宗，国藩少年好之，近十余年，亦另有宗尚矣，国藩王于本朝大儒，学间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，经济则宗陈文恭公，若奏请从祀，须自三公始；李厚庵与望溪。不得不置之后图，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。（咸丰十一年六月廿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驳诘：驳诉诘责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方望溪先生的事，于公于私都不满意，公牍中要有一本事实册，把生平履历，某年中举中进士，某年升职降职，某年获罪，某年昭雪，以及生平所著书名，先人表扬称赞他的学问品行的评语，一一罗列，不写一句空泛大约的话，才合乎公文的体例，望溪两次获罪，一次是为

戴名世的《南世集》作序，被列入刑部狱，一次是他的族人方某挂逆案，将方氏全族，编入旗谱，到雍正时才准予赦宥，免于隶属旗籍，望溪文中说：“因为我而宥及合族。”今天想请求将他陈列孔庙与孔子一起祭祀，要将两案历来所奉的谕旨一一查出来，尤其要把国史中他的本传查出来，恐怕有严厉的圣旨碍眼，容易招来驳斥诘责，从前入祀两庑的案子，几十年难见一次，近年来则层出不穷，几乎每年都有，去年大学士，九卿待义复陆秀夫从祀案，曾经声明以后外面不得群臣效尤，这还只一年的事，如急着违反新规定而入奏，一定会受到驳斥是无疑的了。这三点是公事不令人满意之处。

望溪经学，勇于自信，而前清一代的大儒，大多不太佩服，《四库书目》中对于望溪常常有贬低他的地方，最后《皇经经解》中，并没有收他一本书，一句话，姬传先生最推崇方先生，也不称赞他的经学，他的古文称为一代正宗，我少年时喜欢，近十多年，也有了别的师从。我对本朝大儒，学问方面，师从顾亭林，王怀祖两先生，经济方面，师从陈文蔡公。如果奏请从祀，要从这三个个开始，李厚庵与方望溪，不得不放在后面，这是从私人角度看，感到不满意的。（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）致季弟·述长江厘卡太多

季弟左右：接家书，知季弟妇于二月初七日仙逝，何以一病不起？想系外感之正，弟向来襟怀不畅，适闻此噩耗，谅必哀伤不能自遣。惟弟体亦不十分强壮；尚当达观节哀，保重身体，应否回籍一行，待沅弟至三山来，与弟熟商，再行定夺。

长江数百里内，厘卡太多，若大通再抽船厘，恐商贾裹足，有碍大局，

拟不批准，获港厘局，分设为数无多，拟批令改于华阳镇分设，为数较多，弟之所得较厚，又于外江水师，无交涉争利之嫌，更为妥善，诸嘱保重，至要至要！（同治元年二月廿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裹足：不敢行走。

【译文】

季弟左右：

接到家信，知道季弟媳妇在二月初七日去世，为什么一病便不能好？想必是外感的病吧，弟弟向来襟怀不太畅快，又听了这种不好的消息，想必哀伤不能自己排遣，只是弟弟的身体也不强壮，还是应当抱达观态度，节制哀伤，保重身体，要不要回家一趟，等沅弟到三山来，和弟弟反复商量，再作出决定。

长江几百里内，设的厘金关卡太多，如果大通再收船厘，恐怕商人们会不敢行走，对大局有妨碍，准备不予批准，获港厘局，分设机构不多，准备批令改在华阳镇分设，为数较多，弟弟的所得比较丰厚，对长江水师，没有办交涉和争利的嫌疑，更加妥当。多多保重，至要至要！（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）致九弟季弟·述筹办粤省厘金

【原文】

沅季弟左右：复奏朱侍御一疏，定于五日内拜发，请钦派大员再抽广东全省厘金①，余奏派委员随同筹办，专济苏浙杭皖四省之饷，大约所得每月在二十成上下，胜于江西厘务也，此外实无可生发，计今年春夏必极穷窘，秋冬当渐优裕。

马队营制余往年所定，今阅之，觉太宽而近于滥，如公夫长夫之类是也，然业已久行且姑仍之，弟新立营头，即照此办理，将来裁减，当与华字顺字两营并载，另行新章也。

上海派洋船来接少荃一军舟，带银至十八万两之多，可骇而亦可怜！不能不令少荃全军舟行，以顺舆情，三月之内，陆续拔行，其黄昌岐水军，则俟三四月之交，遇大顺风，直冲下去，弟到运漕，可告昌岐来此一晤也。（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厘金：税金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、季弟左右：

复奏朱侍御的疏折，定在五日内拜发，请皇上钦派大员，再抽广东全省厘金，我奏派委员随同筹办，专门接济苏、浙、杭、皖四省的饷，大约所收的厘金每月在二十万上下，胜过江西厘务，除此之外，实在没有地方拿出这么多钱来，预计今年春夏一定很窘迫，到秋冬便慢慢优裕了。

马队营的制度，是我往年定的，现在看起来，觉得太宽了，因此近于滥，如公夫、长夫，但是，因为已实行了多年，姑且仍旧保持不变，弟弟新建的营，就照这些制度办，将来裁减，应当与华字顺字两营一起裁减，另外制订新章程。

上海派洋船来接少荃一军，带的银子达到十八万两之多，可怕又可怜！不能不叫少荃全军坐船走，以顺从舆论，三月以内，陆续开拔，他的

黄昌岐水军，等三、四月之间，遇上大顺风，直冲下去，弟弟到运糟，可告诉昌岐到我这里见一次面。（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）致九弟·述抽本省之厘税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信知弟目下将操练新军，甚善甚善！惟称欲过江，斜上四华山扎营，则断不可。四华山上带芜湖，下逼东梁，若一两月不破此二处，则我军无势无趣^①，不得不退回北岸矣。

弟军欲渡，总宜在东梁山以下，采石太平一带，如嫌采石形势太宽，即在太平以上渡江，总宜夺柱关，占内河江面为主，余昨言妙处有四：一曰隔断金陵芜湖之气，二曰水师打通泾县宁国之粮路，三曰芜湖四面被围，四曰抬船过东霸，可达苏州，尤妙之小者耳。

又有最大者，金柱关可设厘卡，每月进数五六万，东霸可高厘卡，每月亦五六万，二处皆系苏皖交界，弟以本省之藩司，抽本省之厘税，尤为名正言顺，弟应从太平关南渡，毫无疑义，余可代作主张，其迟速则仍由弟作主耳，西梁上下两岸，从三山起，至采石止，望弟绘一图寄来，至要至要！（同治元年四月实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无势无趣：指失去军势、军心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到信后，知道弟弟眼下准备操练新兵，很好，很好。只是说要过江，

斜上四华山扎营，则决不可以，四华山上逼近芜湖，下逼近东梁，如果一两月内不攻破这两处，那我军没有势没有趣，不得不退回北岸。弟弟的部队要渡江，适宜在东梁山以下，采石、太平一带，如果嫌采石下形势太宽，便在太平以上渡江，总要适宜攻夺金柱关，占内河江面为主，我昨天说妙处有四点：一是隔断金陵、芜湖的气势；二是水师可打泾县、宁国的粮路；三是芜湖四面被包围，四是抬船过东霸，可到达苏州，更是大妙中的小妙。

又有件最大的事，金柱关可设厘卡，每月可收入五、六万，东霸可设厘卡，每月也可收入五、六万，两处都是苏、皖交界，弟弟以本省的藩司，抽本省的厘税，尤其是名正言顺的，弟弟应该从太平关南渡，毫无疑义，我可以代作主张，但或迟或早，由你作主。西梁上下两岸，从三山起，到采石止，希望弟弟画一幅图来，至要至要！（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）致九弟·处事修身宜明强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来信乱世功名之际，颇为难处十字，实获我心，本田余有一片，亦请将钦篆督篆，二者分出一席，另简①大员。吾兄弟常存兢兢业业之心，将来遇有机缘，即便抽身引退。庶几善始善莫，免蹈大戾乎？

至于相当大事，全在明强二字，《中庸》学问思辨行五者，其要归于思必明，柔必强。弟向来倔强之气，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。凡事非气不举，非刚不济，即修身齐家，亦须以明强为本，巢县既克，和含必可得手，以后进攻二浦，日弟主持，余相隔太远，不遥制也。《同治

二年四月廿七日》

【注释】

①简：选择、选拔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你来信中所说：乱世功名之际，颇为难处十个字，真是说了我想说的话，今天我有一个片子，也是访是上把钦篆、督繁二者，分出一个席位，另外选拔大员，我们兄弟常常存着兢兢业业的心情，将来理到机会，马上抽身引退，也许可以善始善终，免蹈大祸！

至于担当大事，全部诀窍在“明强”二字之中。《中庸》所说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五方面，它的要害归结为：思必明、柔必强。弟弟向来倔强，不可以因为地位高了马上改变，凡事没有气便办不成；没有刚强，便不济事。就是修身齐家，也要以明强为根本。巢县既已克复，和含一定可以到手，以手进攻二浦，希望弟弟主持，我相隔太远，难以遥控。（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）致诸弟·喜述大考升官

【原文】

诸位老弟足下：

三月初六巳刻，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，余心甚著急，缘写作俱生，恐不能完卷。不图十三日早，见等第单，余名次二等第一，遂得仰荷天恩；赏擢①不次，以翰林院侍讲升用。格外之恩，非常之荣，将来何以报称？惟有时时惶悚，思有补于万一而已。

兹因金竺虔南旋之便，付回五品补服四付，水晶顶二座，阿胶二封，

鹿胶二封，母亲耳环一双。竺虔到省时，老弟照单查收。阿胶系毛寄云所赠，最为难得之物，家中须慎重用之。竺虔曾借余银四十两，言定到省即还，其银二十二两为六弟九弟读书省城之资，以四两为买书笔之资，以六两为四弟季弟衡阳从师束修之资，以四两为买漆之费，即每岁漆一次之谓也。以四两为欧阳太岳母奠金，贤弟接到银后，各项照数分用可也。

此次竺虔到家，大约在五月节后，故一切不详写，待折差来时，另写一详明信付回，大约四月半可到。贤弟在省，如有欠用之物，可写信到京。余不具述。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赏擢：奖赏，擢升。

【译文】

诸位老弟足下：

三月初六巳刻，奉圣旨在初十日大考翰林詹事，我心里很着急，因为写作都生疏了，怕不能做完试卷。没有想到十三日早上，看到发榜的等第名单，我的名次列为第二等第一名，这样便仰仗皇上的恩典，又是赏赐又是擢升，升为翰林院侍讲。这种格外的恩惠，非常的荣誉，将来又如何报答？只有时刻保持惶恐惊悚，想报答万分之一罢了。

现因金竺虔回湖南，请他便带回家五品补服四付，水晶顶二座，阿胶二封，鹿胶二封，母亲耳环一双。竺虔到省城时，老弟照清单查收。阿胶是毛寄云送的，是最难得的药品，家里要慎重的使用。竺虔曾经借我银子四十两，说好到省便归还。这四十两的用途，二十二两是六

弟和九弟在省城读书的学费，四两是买书买笔的费用，六两是四弟季弟衡阳从师的礼金，四两是买漆的费用（就是每年漆一次寿材的费用），四两是给欧阳太岳母的祭奠礼金。贤弟接到银子后，可按以上分配数照付。

这次竺虔到家，大约在五月节后，所以一切不详细写了，等通信兵来时，另外写一封详细的信附回，大约四月半可以到。贤弟在省城，如有什么缺乏，可以写信到京城。其余不一一写了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）禀祖父母·报告荣升侍讲

【原文】

孙男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三月初六日，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，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。初闻之，诚惶诚恐，盖久不作赋，率亦生疏。向来大考，大约六年一次，此间自巳亥岁二月大考到今，仅满四年，万不料有此一举。故同人闻命下之时，无不惶怕！

孙与陈岱云等在园同寓，初十日卯刻进场，酉正出场，题目另纸敬录，诗录亦另钞出，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，告病不入场者五人，病愈仍须补考。在殿上搜出夹带，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，其余皆整齐完场。十一日，皇上亲阅卷，二月十二日，钦派阅卷大臣七人，阅毕，拟定名次，进呈皇上钦定。一等五名，二等五十五名，三等五十六名，四等七名。孙蒙皇上天恩，取二等第一名。湖南六翰林，二等四人，三等二人，另有全单。十四日引见，共升官者十一人，记名候升者五人，贷缎者十九人，升官者不贷缎。

孙男蒙上格外天恩，升翰林院侍讲，十七日谢恩。现在尚未补缺，有缺出即应对。其他升降贷资，另有全单。湖南以大考升官者，从前雍正二年，惟陈文肃公，一等第一，以编修升侍讲。近来道光十三年，胡云阁先生，一等第四，以学士升少詹，并孙三人而且。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，而升官与之同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。孙学问肤浅，见识粗鄙，受君父之厚恩，乃祖宗之德荫，将来何以为报？惟当竭力尽忠而已。

金竺虔于廿一日回省，孙托带五品补服四付，水晶项裁二座，阿胶一斤半，鹿胶一斤，耳环一双，外竺虔借银五十两，即以付回。昨天竺虔处寄第三号信，寄函信里，管写银四十两，发信后，果又借去十两，前后二信不符。竺虔于五月半可到省，若大弟九弟在省城，可百交。若无人在省，则家中专人去取，或请弟有高兴到省者托带。

今年考差，大约在五月中旬，孙拟于四月半万国用功。孙妇现已有喜，约七月可分娩，曾孙兄弟并如常。寓中今年派用一老妈，用度较去年略多，此次升官，约多用银百两；东扯西得，尚不窘迫，不知有邯郸报来家否？若其已来，开销不可太多，孙十四引见，渠若于廿八日以前报到，是真邯郸报，赏银四五十两可也。若至四月始报，是省城伪报，赏数两足矣。但家中景况不审何如？伏思示悉为幸！孙谨稟。（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贷：赏赐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三月初六日，奉了谕旨初十日大考翰林詹事，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。孙男刚开始听了，心里又惊又恐，因好久不作赋了，字也生疏。向来大考，大约六年一次，这次自从已亥年二月大考到今天，只满四年，万万没有料到有这个举措，所以同人等听到谕旨下的时候，没有不感到惶恐惊悚的。

孙儿与陈岱云等在园同住。初十卯时进考场，酉正出场，题目另外用纸敬录，诗也另外抄了，总共翰林詹事一百二十七人，告病未入考场的三人，病好了仍旧要补考。在殿上搜查出夹带，则交刑部治罪的一人，其余都整整齐齐考完。十一日皇上亲自阅卷。二月十二日，钦派阅卷大臣七人，看完，拟定名次，进呈皇上钦定。一等五名，二等五十五名，三等五十六人，四等七名。孙儿蒙皇上天恩，拔取二等第一名，湖南六个翰林，二等四人，三等二人，另有全部名单。十四月引见，共升官的十一人，记名候升的五人，赏缎的十九人，升官的不赏缎。

孙儿承蒙皇上格外天恩，升授翰林院的诗讲，十七日谢恩。现在还没有补缺，有缺出马上由孙儿补。其他升降贷资，另有全部单子。湖南因大考升官的，从前雍正二年，只有陈文肃公，一等第一名，以编修升侍讲。近来道光十三年，胡云阁先生，二等第四，以学士升少詹，加上孙儿，只三人罢了。孙儿名次不如陈文肃公高，而升官与他相同，这是皇上破格的恩典。孙儿学问肤浅，见识陋鄙，受君父的厚恩，蒙祖宗的德荫，将来如何报答？只有竭力尽忠罢了。

金竺虔于二十一日回省，孙地托他带五品补服四付，水晶顶戴二座，阿胶一斤半，鹿胶一斤，耳环一双，向竺虔借的银子五十两，也付给家里，昨天在竺虔处寄了第三号信，上面写的都是银子四十两。发信之后，他又借去十两，所以前后两信不符。竺虔在五月半可以到省城，如果六弟、九弟在省城，可面交。如果没有人在省城，家里可派专人去取。或者弟弟们有高兴去省城的，也妙。

今年考差，大约在五月中旬。孙儿准备在四月中、下旬用功。孙媳妇现在已有身孕，约七月可分娩，曾孙兄弟象以前一样正常。京寓中今年又用了个老妈子，用度比去年略多。这次升官，大约要多用银子一百两；东挪西借，还不是显得很窘迫。不知有邯郸喜报到家了么？若喜报已来，开销不可太多，孙儿以为，喜报若于廿八日以前报到，是真的邯郸报，可以赏给报子银子四五十两。若到四月才报，则是省城的伪报，赏给报子几两就可以了。但家中景况不知道怎么样？伏思祖大人示悉为幸！孙谨稟。（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）稟祖父母·报告考差信

【原文】

孙男国藩跪稟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五月廿九日接到家中第二号信，系三月初一发。六月初二日接第三号信，系四月十八发的，具悉家中老幼平安，百事顺遂，欣幸之至！六弟下省读书，从其所愿，情意既畅，志气必奋，将来必有大成，可为祖父预贺。祖父去岁曾赐孙手书，今年又已半年，不知目力如何？下次信来，仍求亲笔书数语示孙。大考音信，不知开

销报人钱若干？

孙自今年来，身体不甚好，幸加意保养，得以无恙。大考以后，全未用功；五月初六日考差，孙妥当完卷，虽无毛病，亦无好处。首题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，经题天下有道，则行有枝叶，诗题赋得角黍，得经字，共二百四十一人进场。初八日派卷大臣十二人，每人分卷廿本。传闻取七本，不取者十三本，弥封未拆，故阅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，所黜何人，取与不取，一概进呈，恭候钦定。外间谣言，某人第一，某人未取，仅不足凭，总待放差后方可略测端倪。亦有真第一而不得，有其未取而得差者，静以听之而已。同乡考差九人，皆妥当完卷。

孙在京平安，孙妇及曾孙兄妹皆如常。前所付报，谅已到家。高丽参目前难寄，容当觅便寄回。六弟在城南，孙已有信托陈尧农先生。同乡官皆如旧，黄正斋坐粮船来，已于六月初三到京。余容后禀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黜：败退，消除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五月二十九日，接到家里第二号信，是三月初一发的。六月初二日接到第三号信，是四月十八日发的。知道家里老幼平安，百事如意，高兴之至！六弟下省读书，突出了他的愿望，情绪既然已经通畅，志气一定会奋发，将来必定有大的成就，可以为叔

父大人预贺。祖父去年曾经赐与孙儿手书，今年又已半年了，不知视力如何？下次来信，仍然请求祖父亲笔写几句话指示孙儿。大考音信，不知家里开销报喜人多少钱？

孙儿自今年以来，身体不太好，幸亏加意保养，得以没有出毛病。大考以后，全没有用功。五月初六日考差，孙儿妥当做完试卷，虽说没有毛病，也没有佳作。首题是使诸大夫国人都有所矜式，经题是“天下有道，则行有枝叶”，诗题是“赋得角黍”得经字。共有二百四十一人进考场。初八日派阅卷大臣十二人，每人分卷子二十本。传说每二十本中取七本，淘汰十三本。都是弥封未拆的，所以阅卷人也不知道所取的是谁，所淘汰的是谁。取与不取，一概进呈，恭候钦定。外面谣言，某人第一，某人未取，都不足信，都得等放差以后才看得出一点眉目。也有真取而不得差、真未取而得差的。冷静听消息罢了。同乡考差九八，都妥当交了全卷。

孙儿在京平安。孙媳妇及曾孙兄妹都好。前次付的银子，想已到家。高丽参目前难寄，容许我以后找到便人寄回。大弟在城南，孙儿已有信托陈尧农先生。同乡官员都是老伴子。黄正斋坐粮船来，已于六月初三到京城。其余容许我以后再行禀告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）

禀祖父母·报告补侍读

【原文】

孙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廿九日祖母大人寿辰，孙等叩头遥祝，寓中客一席，次日请同县公车一席。初七日皇上御门，孙得转补翰林院侍读，

听遗侍讲缺，许乃钊补升。诗讲转侍读，照例不谢恩，故孙未具折谢恩。今冬京中未得厚雪，初九日设三坛求雪，四五六阿哥诣三坛行礼，皇上亲诣大高殿行礼。十一日即得大雪，天心感召，呼吸相通，良可贺也！

孙等在京平安，曾孙读书有恒；惟好写字，见闲纸则乱画，请其母订成本子。孙今年用度尚宽裕，明年上半年尚好，至五月后再作计较。昨接曾兴仁信，知渠银尚未还。孙甚着急，已写信去催，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？同乡京官皆如故，冯树堂郭筠仙在寓亦好。

荆七自五月出去，至今未敢见面，在同乡陈洪钟家，光景亦好。若使流落失所，孙亦必宥①收而恤②之。特渠对人言，情愿饿死，不愿南回，此实难处置。孙则情愿多给银两，使他回去，不愿他在京再犯出事，望大人明示以计，俾孙遵行。

四弟等自七月寄信来后，至今未再得信，孙甚切望，严太爷在京引见，来拜一次，孙回拜一次，又请酒，渠未赶席。此人向有狂妄之名，孙已亥年在家，一切不与之计较，故相安于无事，大约明春可回湘乡任。孙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宥：宽容饶恕。

②收恤：收留，抚恤。

【译文】

孙儿国藩跪禀

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二十九日祖母大人寿辰，孙儿等叩头遥祝，寓

中客一席，次日清同县公车一席。初七日皇上御门，孙得转补翰林院待读，所遗侍讲缺，许乃钊补升。侍讲转侍读，照例不谢恩，故孙未具折谢恩。今冬京中未得厚雪。初九日设三坛求雪，四五六阿哥诣三坛行礼，皇上亲诣大高殿行礼。十一日即得大雪，天心感召，呼吸相通，又可贺也；

孙儿等在京平安，曾孙读书有恒心，只是喜欢写字，看见纸便乱涂，请他母亲订成本子。孙儿今年用度还宽裕，明年上半年还可以，到五月以后再唯物计较。昨接曾兴仁的信；知道他的银子还没有还来，孙儿很着急，已经写信去催，不知家里今年困难不？同乡京官都仍旧。冯树党郭筠仙在寓所也好。

荆七自五月出走，至今不敢见孙儿的面，在同乡陈洪钟家，光景也好。假使流离失所，孙儿也一定原谅他并收养抚恤他。不过他对别人说，情愿饿死。不愿回湖南，这实在难以处置。孙儿则情愿多给银两，使他回去，不愿他在京城再生事。希望大人明白指示我的计策，以使孙儿遵照执行。

四弟等自七日寄信来后，至今没有信来，孙儿很盼望。严太爷在京引见，来拜访过一次，又请酒，他没有来。这个人向来有狂妄的名声。孙儿已亥年在家，一切不与他计较，所以相安无事，大约明年春天可回湘乡任。孙儿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）致诸弟·喜述得会试房差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三月初六日，蒙皇上天恩，得会试分差，即于是日始阅卷。十八房每位分卷二百七十余，到廿三日头场即已看毕，廿四看二三场，到四月初四皆看完。各房荐卷，多少不等，多者或百余，少者亦荐六十四卷，而惟余中卷独多，共中十九人，他房皆不能及。十一日发榜，余即于是日出闱，在场月余，极清吉。

寓内眷口，大小平安。出闱数目、一切忙迫，人客络绎不绝。朱啸山于十六日出京，余寄有纹银百两，高丽参一斤半，书一包，内《子史精华》六套，《古文辞纂》二套，《绥寇纪略》一套，到家日查收。加紧有寿及等项，尚未办齐，待筠仙带归。十四日新进士复试，题曰“君子喻义”，赋得竹箭有筠^①，得行字。我县谢吉人中进士后，因一切不便，故邀来在余寓住。

十五日接三日初十日家信，内有祖父父亲叔父手谕，及诸弟诗文并信。其文此次仅半日，忙不及改，准于下次付回。四弟信，所问盖窆牟窆痒巩兄弟，皆从昌黎游，去年所写牟尼，实误写尼字也。汪双池先生灿系雍正年间人，所著有《理学逢源》等书。郭筠仙翌臣兄弟，及冯树堂，俱要出京。寓内要另请先生，现尚未定，草布一二，祈贤弟稟堂上各位大人。今日上半天，已作了一函呈父亲大人，交朱啸山，大约六月可到。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筠：竹皮。《礼记·礼器》：“其在人也，如竹箭有筠也，如松柏之有心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三月初六日，承蒙皇上天恩，得放会试分房阅卷差事，就在当天开始阅卷。十八日每房分二百七十多卷，到二十三日头场就已看完，二十四看二场三场，到四月初都看完。各房推荐的卷子，多少不相同，多的或者百多卷，少的六十多卷。我推荐的六十四卷，而只有我推荐的卷子中了的最多，共中十九卷，是其他房不能比的。十一日发榜，我就在当天出考场。在考场一个多月，很清苦。

寓内眷属人丁，大小平安。出场几天，一切很忙碌，人客络绎不绝。朱嘯山于四月十六日离京城，我寄纹银一百两，高丽参一斤半，书一包，内有《子史精华》六套，《古文辞类纂》两套，《绥寇纪略》一套，到家时查收。另有寿屏和笔等项，还没有办齐，等郭筠仙带回。十四日新进士复试，题目是“君子喻义”，赋得竹箭有筠，得行字。我县谢吉人中进士后，因一切不便，所以邀他住在我寓中。

十五日接三月初十日家信，内有祖父、父亲、叔父手谕，诸位弟弟的诗文和信。诗文因这次只有半天，忙得来不及改，准定在下次寄回。四弟的信，所问是泰牟、窦痒、窦巩兄弟，都从昌黎游学。去年所写牟尼，实际上是误写尼字。汪双池先王灿是雍正年间人，所著有《理学逢源》等。郭筠仙、翌臣兄弟及冯树堂都要离京城。寓内要另外请先生，现在还没有完。草草写了几句，希望贤弟代为禀告堂上各位大人。今日上半天，已写了一封信呈父亲大人，交朱嘯山，大约六月可以到。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）致诸弟·喜述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初二早，皇上御门办事。余蒙天恩，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。次日具折谢恩，蒙召见勤政殿天语垂问，共四十余句。是日同升官者，李菡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罗停衍升通政司副使，及余共三人。余蒙祖父金泽，频叨分之荣，此次升官，尤出意外，日夜恐惧修，实无德足以当之。诸弟远隔数千里，必须匡我之不逮^①，时时寄书现我之过。务使累切积德，不自我一人而呼，则庶几持盈保民，得免带致颠危，诸弟能常进箴规，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。诸弟亦宜常存敬畏，勿谓家有人作官，而遂敢于侮人，勿谓已有文学，而遂敢于恃才傲人，常存此心，则是载福之道也。

今年新进士善书甚多，而湖南尤甚，萧史楼既得状元，而周荇农霆昌去岁中南元，孙芝房鼎臣又取朝元，可谓极盛。现在同乡请人，讲求词章之学者固多，讲求性理之学者亦不少，将来省运必不盛。

余身体平安，惟应酬太繁，目不暇给，自咕月进闱以来，到今已满月，未得看书。内人身体极弱，而无病痛。医者云：“必须服大补，乃可回元。”现在所服之药，与母亲大人十五年前所服之白术黑方略同，差有效验。儿女四人，皆平安顺如常。

去年寄家之银两，几次写信，求将分给戚族之数目，详实告我，而到今无一字见示，殊不可解。以后务求将帐目开出寄京，以释我之疑，又余所欲问家乡之事甚多，兹另开一单，烦弟一条对，是祷！兄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不逮：不足之处。

②隋：指堕落。

③箴：规劝。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足一下：

初二早，皇上御门办事，我蒙天恩，得以升任詹事右春坊右庶子。第二天写了折子谢恩，蒙在勤政殿召见，皇上笑语垂问，共四十多句。当天一起升官的，李菡升都察院左副部御史，罗停衍升通政司副使，连我共三人。我蒙祖父余泽，频频叨非分的荣誉，这次升官，尤其出乎意料，早晚恐惧反省，实在没有德行足以当此大任。弟弟们远隔几千里，一定要匡正史的不到之处：时刻劝我的过失，务必使我家历代积累的德行，不从我开始而堕落，也许可以持盈保仄，得免除颠覆的危险。弟弟们能够常常规劝，那么弟弟们便是兄的良师益友，而弟弟们也要时刻存一种敬畏的心理，不要认为家里有人作官，而敢于欺侮人。不要认为自己有文学，而敢于恃才傲人。常常记住这一点是获得福气的康庄大道。

今年新进士会书法的很多，特别是湖南。萧史楼得状元，而周荇农寿昌去年得了南元，孙芝房、鼎臣又取朝元，可说是盛极一时了。现在同乡人中，讲求词章学问的人固然多，讲味性理学问的只怕也不少，将来湖南省的命运一定大盛。

我身体平安，只是应酬太多，目不暇接，自从三月进考场，到现在已

经两个月，没有得到看书的时间。内人身体很弱，但没有病痛。医生说：“必须吃大补剂，才能复元。”现在吃的药，与母亲大人十五年前所吃的白术，黑姜方大体相同，略有有点效。儿女四人。都平安。

去年寄到家里的银两，几次写信，请求把分给族人的数目，详细告诉我，而到今没有一个字写来，真不理解。以后务求将帐目寄来，以解除我的疑虑。又我想问家乡的事很多，现另开一个单子，麻烦弟弟逐条回答辞托了，兄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）禀父母·万望勿入署说公事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膝下：十七日接到诸弟四月廿二日在县所发信，欣悉九弟是取前列第三，余三弟皆取二十名，欢欣之至！诸弟前付诗文到京，兹特请杨春皆改正会回，今年噬进甚速，良可欣慰！向来六弟文笔最矫健，四弟文笔清贵，近来为仁矣一篇，季弟秀雅，男再三审览，实堪怡悦。

男在京平安，男妇服补剂已二十帖，大有效验，医者云：“虚弱之症，能受补则易好。”孙男女及合室下人皆清吉。长沙馆于五月十二日演戏，题名状元南元朝元三匾，同日晓挂，极为热闹，皆男总办，而人人乐从，头门对联云：“同拜十进士，庆榜三各元。”可谓盛矣！

同乡邓铁松在京患吐血病，甚为危症，大约不可平日官声不甚好，故不愿谢，不审大人意见如何？我家既为乡绅，万不可与人箠讼①，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，伏乞慈鉴。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廿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篝讼：诉讼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膝下：十七日接到弟弟们四月二十二日在县所发信，欣喜九弟考中前列第三名，其余三个弟弟都取二十名，非常欢欣。弟弟们前不久寄诗文到京城，特别请杨春改正后寄回。今年进步很快，真感到欣慰。六弟文笔向来最矫健，四弟文笔颇为笨滞，看他的《其为仁矣》一篇，文笔大变，与六弟不相上下。九弟文笔清贵，近来更加圆转如意。季弟秀雅。儿子再三审阅，实在值得高兴。

儿子在京平安，儿媳妇已吃了补剂二十多帖，大有效验。医生说：“虚弱的病，能够受得起补的容易好。”孙儿孙女及全家、下人都清吉。长沙馆在五月十二日演戏，题名状元、南元、朝元三匾；同一天张挂，很是热闹。都是儿子总办，大家都乐于跟从。头门的对联是：“同拜十进士，庆榜三名元。”真可说是兴盛啊！

同乡邓铁松在京城得了吐血病，很是危急，大约难以挽回。同乡有危急事，常与儿子商量，儿子效法祖父大人的办法，银钱方面量力而为，办事方面均力经营。

严丽生取九弟置于前列，照理应该写信谢他，但因他平日官声不太好，所以不愿谢，不知大人意见如何？我家既然是乡里绅士，万万不可以去衙署说公事，以致被官长所鄙视。就算本家有事，情愿吃亏，万不可与人诉讼，叫人误认为是仗势欺人，伏乞父母亲大人明鉴。儿子谨

禀。（道光十五年二十九日）禀叔父母·报告升翰林院侍读学士

【原文】

侄国藩谨启

叔父母大八万福金安。廿三日四弟六弟到京，体气如常。廿四日，是上御门，侄得升翰林院侍读学士。不过四五次，在京各官缺出，此时未经放人者，则俟御门时特简放，以示爵人于朝，与众共之意。侄三次闕官，皆御门时特擢，天恩高厚，不知所报。便合室平安，身上疮癖，尚未尽净，惟面上于半月内全好，故谢恩召见，不到陨^①越以贻羞，此尤大幸也！

前次写信回家，内有寄家毅然宗太一封，言由长沙金年伯家送去心斋之母奠仪三十金，此项本罗苏溪寄者，托侄转交，则毅然伯家莫分必须家中赶紧办出付去，万不可失信。谢兴歧曾借去银三十两，若还来甚好，或本还，求喉中另行只法。’

又黄麓西借侄银二十两，亦闻家中已收，倒在家借银与人颇多，倒不写信告家中者，则家中亦不必收取。盖在外与居乡不同，居乡者紧守银钱，自可致富。在外者有紧有极，有发有收，所谓大门无出，二门亦无人，余仗名声好，仍扯得活，若名声不好，专靠自己收藏之银，则不过呈年，即用尽矣。以后外人借侄银者，仍使送还京中，家中不必收取。去年蔡朝士曾借侄钱三十千，侄已应允作文昌阁捐项，家中亦不必收取。盖侄言不信，则日后虽吸求于人，人谁管应哉？于侄银钱之间，但求四处活动，望堂上大人谅之。

又闻四弟六弟言，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嚅县城，曾为蒋市街曾家说坟

山呈，长寿庵和尚说命案事，此虽积德之举，针亦是干预公事，侄现在京四品，外放即是臬司。凡乡绅管公事，地方官应酬，心中宣部鄙薄，设或敢于侮慢，则侄（面见）①然为官，而不能克亲之受辱，其负疚当何如耶？以后无论何事，望劝父亲总不到县，总不管事，虽纳税正供，使人至县。伏求堂上大人鉴此苦心，任时时挂念独此耳。侄谨启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陨：从高处掉下，坠落

②覩：惭愧

【译文】

侄儿国藩谨启

叔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二十三日四弟六弟到京城，身体如常，二十四日，更上御门，不过四、五次。在京城官员有缺，这时没有简放人员的，等到御门立一天简放，表示人员的任用临朝时办理，与大臣们一起决定的意思。侄儿三次升官，都是御门时特别提拔的。皇上的恩典太高了太厚啊，不知道怎样报答。侄儿全家平安。身上的疮癣，还没有好干净，只有脸上的半个月内好了。所以谢恩召见，不至于陨越留下笑柄，这尤其是大幸。

前次写信回来，内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，说的是由长沙全年伯送去心斋的母亲尊仪三十两，这笔钱本来是罗苏溪寄的，托侄儿转交，所以侄儿把它兑与周辑瑞用，再由周家转金家。刚听四弟说，这笔已作了路费。那么毅然伯家议必须由家中赶紧力必付去，万不可失信。谢

兴岐曾借去三十两银子，如果还来很好，如没有还，请家里另想办法。

又黄麓西借侄儿银子二十两，听说也是家里收了。侄儿京城借银子给别人很多，侄儿投有写信告诉家里的，家里也不必收取。因在外面与在乡下不同。在乡紧守银钱，自然可以致富。在外同有时紧张，有时松动，有时借出，有时借入，就是平时说的，大门没有出的，小门也没入的，全凭名声好，才扯得活。如果名声不好，专靠自己存的银子，不过一年，便用完了。以后外边借侄儿银两的，仍旧叫他们送到京城，家里不必收。去年蔡朝士曾借侄儿钱三十千，侄儿已答应作为文昌阁的捐款，家里也不必收，因侄儿言而无信，那以后有求于人时，谁人肯答应？侄儿于银钱的事，只求四处活动，希望堂上大人原谅。

又听四弟大弟说，父亲大人常到省城县城，曾经为蒋市街曾家说坟山事，为长寿庵和尚说命案事，这虽说是积德的举动，但也是干预公事。侄儿在京城是四品官，外放就是臬司。凡属乡里绅士管的公事，地方官没有不笔直衔恨的，不管你有理无理，假如不是自己的事，均不宜参与。你去找他，地方官表面要应酬你，心里却瞧你不起。假设他敢于侮辱你，侄儿虽体面作官，也不能免除受侮辱，那内心多么惭愧？以后不管什么事，希望劝父亲大人不要到县城，不要管这些事。就是纳税正供这些事，也只派人去办。我跪伏着请求堂上大人理解我的一片苦心，侄儿放心不下的只这这件事。侄儿谨启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）禀父母·敬请祖父换蓝顶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；念九日接到手谕。系九月底在县城所发者。男等在京平安，身上癣毒，至今未得全好。中间自九月中旬数日，即将面上痊愈，毫无疤痕，系陈医士之力，故升官时召见，无陨越之虑。十月下半月，又觉微有痕迹，头上仍有白皱皮，身上尚如九月之常，照前七八月，则已去大音矣。一切饮食起居，毫无患苦。四弟六弟，用功皆有定课，昨二十八始开课作文。孙男纪泽，《郑风》已读毕，古诗十九首亦已读毕，男妇及三孙女皆平顺。

前信言宗丈毅然家银三十两可也。萧辛五处鹿胶，准在今冬寄到。

初十皇太后七旬万寿，皇上率百官行礼，四阿哥皆骑马而哑。七阿哥仅八岁，亦骑马雍容，真龙种气象。十五日，皇上颁恩诏于太和殿，十六日又生一阿哥，皇上于辛丑所六秩，竺寅年生八阿哥，乙巳又生九阿哥，圣躬老而弥康如此。

男得请封章，如今年可用玺，则明春可寄回，如明复用玺，则秋暗寄回。然既得诏旨，则虽诰轴未归，而恩已至矣。望祖父先换顶，其四品补吸取，俟候男在京寄回。可与诰轴并付。湖南各家俱平安，余俟续具，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陨越：坠落，此处指失落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二十九日接到手谕，是九月底在县城所发。儿子等京城平安，身上癣毒，至今没有全好。中间自九月中旬几天，脸上

的全部好了，毫无疤痕，是陈医士的功劳。所以我这次蒙皇上召见时，没有失落的顾虑。十月下半月，又觉得稍微有点痕迹，头上仍然有白色皱皮，身上还和九月一样，如七八月情形，那就好了一大半。饮食起居，没有不便。四弟、六弟用功都有一定的课业。昨二十八日开始上课作文。孙儿纪泽，《郑风》已读完，古诗十九首也读完。媳妇和三个孙女都平安。

前次信中说的宗丈毅然家银子三十两，可将谢山益家那笔钱去还。刚接山益的信说：他去江西时，嘱咐他儿子办苏市元丝银四十两还我家，想必到了。如果已到，希望大人将银子和儿子前次的认送到毅然家，他是纹银，我们还元丝，必须加成，还他三十二两吧。萧辛五处的鹿胶，准于今年冬天寄到。

初十日皇太后七十岁寿辰，皇上率领百官行礼，四阿哥都骑马来，七阿哥只有八岁，也骑马，雍容焕发，真是龙种的气象。十五日，皇上颁发思诏于太和殿。十六日，又生一阿哥，皇上在辛丑年閏二壬寅年生八阿哥，乙巳年又生九阿哥，皇上年老身体康健还是这样。

儿子得请求封章，如果今年可用玉玺，则明年春天寄回。如明年夏天用玺，则明年秋寄回。既然已得到诏旨，那虽说诰轴没有回，但思典已经到手了。希望祖父先换蓝顶。四品补服，等儿子在京城寄回，可和诰轴一起寄。湖南各家都平安。其余等下次继续禀告。儿子谨禀。

（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）禀父母·拟为六弟纳监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男头上疮癣，至今款愈。近日每天洗两次，夜洗药水，早洗开水，本无大毒，或可因勤洗而好。闻四弟言，家中连年生热毒者八人，并男共九人，恐祖坟有不净处，望时时打扫，但不可妄为动土，致惊幽灵。

四弟六弟及儿妇孙男女等绵平安。男近与同年会课作赋，每日看书如常，饮食起居如故。四弟课纪泽读，师徒皆有课程。六弟文章极好，似明年纳监下场，但现无银，不知张罗得就否？

同乡唐镜海先生已告病，明春即将回南，所著《国朝学案》一书，系男约同人，代为发刻，其刻价则系耦庚先生所出。前门内有义塾，每年延师八人，教贫户子弟三百余人。昨首事社姓已死，男约同人接管其事，亦系集腋成裘^①，男花费亦无几。

纪泽虽从四弟读书，而李作屋先生尚住男宅，渠颇思南归，但未定计耳。诰封二轴，今年不能用玺，明年及可寄回。萧辛五已寄鹿胶一片，阿胶半斤与他。家中若须阿胶鹿胶，望信来京，从便觅寄。男谨稟。

（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集腋成裘：比喻积少而成多，合众力以成一本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儿子头上疮癣，至今没好。近日每天洗两次，晚上用药水洗，早上用开水洗，本来没有大毒。或者因为勤洗而治好。听四弟说，家里连年生热毒的有八个，加上儿子共九个，恐怕祖坟有

不洁净的地方，希望时时打扫，但不可妄动土，以致惊吓了幽灵。

四弟六弟及儿媳妇、孙男女等都平安。儿子近来与同年会课作赋，每天坚持看书，饮食起居也正常。四弟教纪泽读书，师生都有规定的课程。六弟文章极好，准备明年纳监下场，但现在还没有纳监的钱，不知张罗好了没有？

同乡唐镇海先生已告了病假，明年春天回湖南，他所著《国朝学案》一书，是儿子约了些人同为发刻的，刻版的钱是耦庚先生出的。前门里有义塾，每年请老师八个，教贫困户子弟三百多人。昨天义塾的首事杜某死了，儿子约了些人接管他的事，也是集腋成裘，儿子花费没有多少？纪泽虽从四弟读书，而李作屋先生还住在儿子家里，他很想回湖南，但还没有最后决定。皇上的诰封两辆，今年不能用玺，明年才可寄回。萧辛五已寄鹿胶一片，阿胶半斤与他。家中如须阿胶鹿胶，请写信来，以便找便人带寄。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五年二十一月二十日）禀父母·报告两次兼职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乙巳十一月廿二日，同乡彭棣擢放广西思恩府知府，廿四日陈岱云放江西吉安府知府，岱云年仅三十二岁，而以翰林出为太守，亦的来所见者，人皆代渠庆幸，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学政为恨。且近日外官情形，动多掣肘^①，不如京官清贵安稳，能得外差，固为幸事，即不得差，亦可读书养望，不染尘埃。岱云虽以得郡为荣，仍以失去玉堂为悔，自放官后，摒挡^②月余，已于十二月廿八日出京。

是夕，渠有家书到京，男拆开，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谕，内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，彭（上卅下弗）庵表叔一信，具悉家中一切事。前信言莫管闲事，非恐大人出入衙门；盖以我邑书吏，欺人肥己，党邪嫉正。设有公正之乡绅，取彼所鱼肉之善良而扶植之，取彼所朋比这狐鼠而锄抑之；则于彼大有不便，必且造作谣言，加我以不美之名，进谗于官，代我遭不解之怨。而官亦阴庇彼辈，外虽以好言待我，实则暗笑之而深斥之，甚且当面嘲讽。且此门一开，则求者踵至③，必将目不暇给，不如一切谢绝。今大人手示，亦云杜门谢客，此男所深为庆幸者也！

男身体平安，热毒至今未好，涂药则稍愈。总不能断根。十二月十二，蒙恩充补日讲起居注官。廿二日，又得充文渊阁直阁事。两次恭谢天恩，兹并将原折付回。讲官共十八人，满八缺，汉十缺，其职司则皇上所到之处，须轮四人侍立，直阁事四缺，不分满汉，其职司则皇上临御经筵之日，四人皆侍立而已。

四弟大弟，皆有进境。孙男读书已至陈风，男妇及孙女等皆好。欧阳牧云有信来京，男与商请封及荐馆事，二事男俱不能应允，故作书宛转告之。外办江绸套料一件，高丽参二两，鹿胶一斤，对联一副，为岳父庆祝之仪。恐省城寄家无便，故托彭律楼带至衡阳学署。

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，受惠太多，恐难为报，今年必当辞却。小米四十石，不过值钱四十千，男每年可付此数到家，不可再受他谷，望家中力辞之。毅然家之银，想已送矣。若来送，须秤元丝银三十二两，以渠来系纹银也。男有挽联托岱云交萧辛五转交毅然家，想可无误岱

云归，男寄有冬菜十斤，阿胶二斤，笔四支。彭棣楼紧，男寄有蓝顶两个，四品补服四付，俱交萧辛五家转寄，伏乞查收。男谨稟。（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动多掣肘：形容做事情易受限制约束。

②掘挡：收拾。

③踵至：陆续到来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稟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乙巳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同乡袁棣楼放任广西思恩府知府。二十四日，陈岱云放任江西吉安府知府。岱云年仅三十二，而以翰林出任为太守，也是近来仅见的。别人都为他庆幸，而他还以没有放任主考学政为遗憾。并且近日外官的情况，作什么事情往往掣肘难行，不如京官清贵安稳。能够得到外差，固然是好事，就是不得差，也可以读书提高声望，不沾染尘埃。岱云虽然以得任郡守为荣耀，仍在以离开翰林院而后悔。自放官以后，收拾了一个多月，已在十二月十八日离开京城。这天晚上，他有家信到京城，儿子拆开，接大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手谕，内叔父、九弟、季弟信各一封，彭（上卅下弗）庵表叔信一封，知道家中一切。

前次的信里说莫管闲事，不是怕大人出入衙门，而是因为家乡的书吏，欺侮别人，养肥自己，与邪恶势力结党，嫉妒打击正人君子。假设有公正的乡绅，专门选择他们鱼肉的人加以扶植，对与他们朋比为奸的

狐群鼠辈加以打击，那对他们是大大不利的，一定会造谣生事，把一些不好的名声加于我们头上，在地方官面前进谗言，这样便给我结下一些不解的冤家。而地方官也暗中庇护他们，表面上以好言待我，实际上在暗笑或斥责我们，甚至当面冷嘲热讽。并且这个门一开，求你的人接踵而来，必然目不暇给，不如一切谢绝。现接大人手示，也说要闭门谢客，这是儿子深为庆幸的。

儿子身体平安，热毒至今未好，涂药就稍微好点，总不能断根，十二月十二日，蒙皇上恩典充任补日讲起居注官。二十二日，又得充任文渊阁直阁事。两次恭敬的叩谢天恩。现将原折付回。讲官共十八人，满人八个，汉人十个，他们的职责是皇上所到的地方，要四个轮流侍立。直阁事四人，不分满汉，他们的职责是皇上驾临经筵的时候，四个人都侍立罢了。

四弟六弟都有进步。孙儿读书已读到《陈风》。儿媳妇和孙女等都好。欧阳牧云有信来京城，与儿子商量请封和荐馆的事，这两件事儿子都不能答应，所以写信婉转告诉他，另外办了江绸套料一件，高丽参二两，鹿胶一斤，对联一付，作为岳父庆祝的仪礼。恐怕省城寄家没有便人，所以托彭棣楼带到衡阳学置。

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，受惠太多，恐怕难以报偿，今年一定要推辞。小米四十石，不过值钱四十千，儿子每年可以付这笔钱到家里，不能再受他的谷子，希望家中坚决推辞。毅然家的银子，想已送到。如没送，要秤元丝银三十二两，因他原来是纹银。儿子有挽联托岱云交萧辛五转交毅然家，想必不会有误。岱云回，儿子寄有冬菜十斤，阿胶

二斤，笔四支；彭棣楼回，独生子寄有蓝顶两个，四品补服四付，都交萧辛五家转寄，伏乞查收。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）

禀父母·请勿悬望得差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全安。上次男写信略述癖病情形，有不会考差之急，的有一张姓医，包一个月治好，偶试一处^①，居然有验。现在赶紧医治，如果得好，男仍定去考差。若不愈，则不去考差。

总之考与不考，皆无关紧要，考而得之，不过多得钱耳。考而不得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。每年考差三百余人，而得差者通共不过七十余人，故终身翰林，屡次考差而不得者，亦常有也，如我邑邓笔山罗九峰是已。男只求平安，伏望大人勿以得差为望。四弟已写信言男病，男恐大人不放心，故特书此纸。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）

①一处：即一剂。

【注释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上次儿子写信略述癖病情形，有不去考差的意思。近有一个姓张的医生，包一个月治好，偶尔试一剂，居然有效。现在赶紧医治。如果能好，儿子仍去考差。如果不好，就不去考差。总之考与不考，都无关紧要。考差录取了，不过多得钱。考不取，与不考是一样，也不一定不可以支持过日子。每年考差三百多人，得差

的总共不过七十多人。所以终身翰林，屡考屡不得差的也常常有；比如我们家乡的邓笔山、罗九峰便是。儿子只求平安，希望大人不要盼望儿子得差。四弟已写信说儿子病，儿子恐怕大人不放心，特别写了这封信。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）禀父母·附呈考差诗文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五月初二日，赴圆明园，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报考试，共二百七十人入场，湖南凡是十二人。首题无为小人儒，次题任官惟贤才一节，诗题霖雨即零，得沾字。男两文各六百字，全卷未错落一字。惟久病之后，两眼朦胧，场中写前二开不甚得意，后五开略好。今年考差，好手甚多，男卷难于出色。兹命四弟誊头篇与诗一夔寄回，伏乞大人赐观，男在场中不敢潦草，则知男病后精神，毫无伤损，可以放心。特男写卷不得意，则求大人不必悬望得差。堂上大人不以男病为优，不以得差为望，则男心安逸矣。

男身上癖疾，经张医调治，已愈十之七八。若从此渐渐好去，不过闰月，可奏全效。离中大小平安，男妇有梦熊之喜，大约八九月当生。四弟书法，日日长进。冯树堂于五月十七到京，以后纪泽仍请树堂教，四弟可专心读书。六弟捐监，拟于本月内上兑，填写三代履历，里乡户长，一切男自斟酌，大人心可放心。

纪泽书已读至浩浩吴天，古诗已读半本，书皆熟，三孙女皆平安，同乡各家皆如常。京师今年久旱，屡次求雨，尚未优渥^①，皇上焦思，

未知南省年岁何如也？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优渥：优待，优厚。此处指苍天仍未给予优厚的回报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五月初二日，去圆明园。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试，共计二百七十人入场，湖南有十二人。第一道题是“无为小人儒”，其次是“任官惟贤才”一题，诗题是“霖雨即零，得沾字。”儿子两篇文章各七百字，全卷没有错一个字掉一个字，只是久病以后，两眼朦胧，在场中写前二开不很如意，以后五开略好些。今年考差，好手很多，儿子的卷子难于出色。兹命四弟誉头篇文章和诗一首寄回，优乞大人审读，知道儿子在考场之中不敢潦草，就知道儿子病后的精神已没有一点损伤，可以放心。知道儿子的考卷不很如意，那就求大人不必悬念得到差事。堂上大人不因儿子的病为忧虑，不以得差为希望，那就心安理得了。

儿子身上癰疾，经张医生调治，已好了十分之七，如从此渐渐好下去，不用过闰月，就可以完全好。寓中大小都平安，儿媳妇有杯男孩的喜兆，大约八、九月生。四弟的书法，一天天长进。冯树堂于五月十七日到京城，以后纪泽仍旧请树堂教，四弟可以专心读书。六弟捐监生，准备在本月上兑，填写三代履历，里乡户长，这些事儿子自己斟酌办理，大人尽可放心。

纪泽书已读到“浩浩星知”，古诗已读半本，书读得熟。三个孙女都

平安。同乡各家都如常。京城今年久旱，多次求雨，还没有应验，皇上焦思。不知湖南年岁如何？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）

禀父母·贺六弟成就功名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男自考差后，癖疾日愈，现在头面已不甚显^①矣，身上自腰以下，亦十去七八，自腹以下尚未治，万一极差，尽可面圣谢恩。但如此顽病，而得渐好，已为非常之喜，不敢复设妄想^②矣。

六弟捐监，于五月廿八日具呈，闰月初兑银，廿一日可领照。六月初一日可至国子监考到，十四日即可录科。仰承祖父叔父之余荫，六弟幸得成就功名，敬贺敬贺！

男身体平安，现服补气汤药，内有高丽参焦术，男妇及孙男女四人并如常。四弟自树堂教书之后，功课益勤，六弟近日文章，虽无大进，亦未荒怠。余俟续呈。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十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显：明显。

②复设妄想：再有其它妄想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儿子自从考差以后，癖疾一天天见好，现在头上脸上的已经不明显了。身上的腰以下，也好了十分之七、八；腹以

下还没有治。万一放差，尽可以去见皇上谢恩了。但这么厉害的顽症，能够好转，已经是非常高兴，不敢再有其他妄想了。

六弟捐监生，于五月二十八日呈报上去，闰月初交银子，二十一日可以领到执照。元月初一日可到国子监考到，十四日就可录科。仰仗祖父、叔父的余荫。六弟有幸成就了功名，敬贺敬贺！

儿子身体平安，现在吃补气的汤药，其中有高丽参、焦术。儿媳妇及孙女四人都好。四弟自从树堂考书以后，功课越来越勤奋。六弟近日文章，虽没有大的进步，也没有荒疏。其余容以后再行禀告。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）禀父母·请敬接诰封轴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六弟六月初一日，在国子监考到，题视其所以，经题同善以相告也二句，六弟取到一百三名。计五目录科，题齐之以礼，诗题荷珠，得珠字，六弟亦取列百余名，两次皆二百余人入场。男等身体皆平安，男妇及孙男女皆安泰。今年诰封轴数甚多，闻须八月始能办完发下，男子八月领到，即恳湖南新学院带至长沙，男另办祖父母寿屏一架，华山石刻陈传所书寿字一个，新刻诰①封卷一百本。共四件，皆亲新学院带回，转交陈岱云家。求父母大人于九月件六七赴省，邹云陔由广西过长沙，不过十月初旬，渠有还男银八十两，面订交陈季牧手。父亲或面会云陔，或不去会他，即在陈宅接银亦可。十月下旬，新学院即可到省，渠有关防，父亲万不可去拜他，但在陈家接诰轴可也。

若新学院与男素不相识，则男另觅便寄回，亦在十月底可到省，最迟亦不过十一月初旬。父亲接到，带归县城，寄放相好人家或店内。二十六日，令九弟下县去接。廿八夜，九弟宿贺家坳等处。廿九日，祖母大人八十大寿，用吹手执事接连村数里，接至家，于门外向北置一香案，案上竖圣旨牌位，将诰轴置于案上，祖父母率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礼。寿屏请萧史楼写，史楼现未得差。若八月不放学政，则渠必告假回籍，诰轴托渠带归亦可也。一切男自知裁酌，兹寄回黄芽白菜子一包，查收，余俟续呈。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）

①诰：同“告”。都是告诉的意思，但用法不同。下告上为“告”，上告下为“诰”或“诏”。秦以后“诏”只限于皇帝下命令用。宋以后“诰”只限于皇帝任命高级官吏或封爵时用。

【注释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，六弟六月初一日在国子监考到，题目是“视其所以”，经题是“闻善以相告”也二句，六弟列取第一百零三名，二十五目录科，题目是“齐之以利”，诗题是“荷珠，得珠字。”六弟也取录在百多名。这两次考试都有两百多人入场。

儿子等身体平安，儿媳妇及孙儿孙女都好。今年诰封轴子数目很多，听说八月才能力理完毕下去。儿子在八月领到后，马上恳请湖南新学院带到长沙。儿子另外办了祖父母寿屏一架，华山石刻持写的寿字一个，新刻诰封卷一百本，一共四件，都交新学院带回，转交陈岱云家。求父亲大人于九月二十六日、七日去省城，邹云陔由广西过长沙，不

过十月初旬，他有还儿子的银子八十两，我与他当面约定交陈季牧的手里。父亲或者会到云陔，或者不去会他，就在陈家收银子也可以。十月下旬，新学院就可到省城，他有关防，父亲千万不可以去拜访他，只在陈家接诰轴就可以了。

如果新学院与儿子素不相识，儿子便另外找人寄回，也在十月底可以到省城，最迟也不超过十一月初。父亲接到、带回县城，寄放在要好的人家或店子里。二十六日，叫九弟到县里去接。二十八晚，九弟住贺家坳等处。二十九日，祖母大人八十大寿，用吹鼓手、执事接诰封几里路，接到家里，在门外向北面置一香案，案上竖圣旨牌位，将轴放在案上。祖父母率父亲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寿屏请萧史楼写。史楼现在没有得差使，如果八月不放学政，那他一定告假回乡，诰轴托他带回也可以。一切一切，儿子自己知道斟酌处理，现寄回黄芽白菜子一包，清查收。其余容儿子以后再行呈禀。儿子谨禀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）禀父母·不敢求非分之荣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九月十七日，接读家信，喜堂上各位老人安康，家事顺遂，无任欢慰！男今不得差，六弟乡试不售，想堂上大人不免内忧，然男则以不得为喜。盖天下之理，满则招损，亢①则有悔，日中则昃②，月盈则亏，至当不易之理也。男毫无学识，而官至学士，频频非分之弟，祖父母皆康强，可谓盛极矣。

现在京官，翰林中无重庆下者，惟我家独享难得之福。是以男悚悚恐

惧，不敢求非分之荣，但求堂上大人眠不得差，六弟不中为虑，则大慰矣！况男三次考差，两次已得，六初次下场，年纪尚轻，尤不必挂心也。

同县黄正斋，乡试当外帘差，出闱即患痰病，时明时昧，近日略愈。男癖疾近日大好，头面全下看见，身上亦好了。在京一切自知谨慎。男谨系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亢：极，非常。

②晷：降落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九月十七日，接读家信，知堂上各位老人身体安康，家务顺遂，非常欣慰！儿子今年不得差，六弟乡试没有考取，想必堂上大人不免忧虑。然而儿子却反而以吵得差而高兴，因为天下的道理，太满就会招致损失，位子太高容易遭致败亡，太阳当顶便会西落，月亮圆了就要明缺，是千古不移的道理。儿子一点学识也没有，做官做到学士，多次得邀非份的荣誉，祖父母、父母又都康强，可说是盛极一时了。

现在的京官，翰林里没有喜事频传，只有我家独享这种难得的福泽。因而儿子时刻不安、战战兢兢，不敢谋求非份的荣宠，但求堂上大人睡眠饮食正常，全家平安，就是最大的幸运，千万不要因为我不得放差而忧虑，那我就大为安慰了。儿子三次考差，两次得差。六弟初次

考试，年纪还轻，更不必胜念。

同县黄正斋，乡试当外帘差，出试场就犯痰病，有时清醒，有时不清醒，近日稍微好。儿子癖疾近日好多了，头上脸上已一点看不出，身上也好了。在京城，一切自己知道谨慎，儿谨稟。（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）稟父母·请四弟送归诰轴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稟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九月二三四日内，诰轴用玺，大约十八日右领到。同乡夏阶平部丁内艰，二十日起程回南。男因渠是素服^①，不便托带诰轴，又恐其在道拜客，或者耽搁。祖母大人于月出廿九寿，若赶紧送回，尚可于寿辰迎接连轴。祖母特命四弟束装出京，专送诰轴回家，与夏阶平同伴，计十一月十七八可到汉口。汉口到岳州，不过三四天，雇轿五天可到家。四弟到省，即专人回家，以便家中办事，迎接诰命。

见事难以逆料，风顺则坐船，风不顺则坐轿。恐四弟道上或有风水阻隔，不能赶上祖母寿辰，亦未顺知。家做生日酒，且不必办接诰封事。若四弟能到，廿七日有信，廿八办鼓手香案，廿九接片可也。倘四弟能到省之信，则廿九但办寿筵，明晦正月初八日接片可也。倘四弟不归而托别人，不特廿九赶不上，恐初八亦接不到，此男所以特命四弟送归之意耳。

四弟数千里来京，伊意不愿遽归。男与国子监祭酒车意园先生商议，令四弟在国子监报名，先交银数十两，即可给顶戴。男因具呈为四弟

报名，缴银三十两，其余俟明年陆续缴纳，缴完之日，即可领照。男以此打发四弟，四弟亦欣然感谢。且言愿在家中帮堂上大人照料家事，不愿再应小考，男亦颇以为然。

男等在京，身体平安，男妇生女后亦平善。六弟决计留京，弟在江西，有信来甚好；陈岱云待之如胞弟，饮食教诲，极为可感！书法亦大有长进，然无故而依人，究似非宜。男写书与九弟，嘱其今年偕郭筠仙同伴回家，大约年底可到家。男在京一切用度，自吸调度，家中不必挂心。男谨稟。（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廿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素服：即丧服。

【译文】

儿子国藩谨稟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九月十二、十三、十四日内皇上赐的诰轴盖玉玺，大约十八日可以领到。同乡夏阶平吏母亲仙逝，二十日起程回湖南，儿子因他身穿孝服，不便托带诰轴，又怕他在路的拜客，或者会耽搁。祖母大人于出月二十九大寿，如果赶紧送回，还可在寿辰日迎接诰轴，所以特地叫四弟整装离京，专门送诰轴回家，与夏阶平同伴，预计十一月十七、十八日可到汉口，汉口到岳州，不过三、四天、雇轿五天可以到家。四弟到省城即请专人回家，以便家里办事，迎接诰命。

凡事都难以逆料，风顺就坐船，风不顺就坐轿。恐怕四弟路上有风水的阻隔，不能赶上祖母日寿辰，也不一定。家里做生日酒，暂且不必

办接诰封的事。若四弟能到，二十一日有信，二十八日办鼓手、香案，二十九日接诰。如二十七日没有四弟到省城的信，二十九日只办寿筵，明年正月初八接诰。假使四弟不回而另托别人，不仅二十九日赶不上，恐怕初入也接不到，这就是儿子所以要特意请四弟回去的意思。

四弟几千里来京城，他的意思不想急于回去。儿子与国子监家祭酒车意园先生商议，叫四弟在国子监报名，先交银子几十两，其余等明年陆续缴纳，缴完那天，即可领到执照。儿子这么打发四弟，四弟也高兴的表示感谢，并且说愿在家里帮堂上大人照料家事，不愿再应小考，儿子也觉得对。

儿子等在京城身体好，儿媳妇生儿后也平安。六弟决定留在京城。九弟在江西，有信来说很好，陈岱云对他好像亲弟弟，饮食教诲，很感动人。书法也大有进步。然而没有缘由去依靠别人，究竟还是不合适。

儿子写信给九弟，嘱咐他今年同郭筠仙同伴回家，大约年底可以到爱。

儿子在京城一切用度，自有调度，家里不必挂念。儿子谨稟（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）稟父母·谨遵家命一心服官

【原文】

男国藩跪稟

父母亲大人膝下：昨初九日已刻，接读大人示谕，及诸弟信，藉悉一切。祖父大人之病已渐愈，不胜禱祝，想可由此而痊愈也。男前与朱家信，言无时不思乡土，亦久宦之人所不免，放前此家信亦言之。今既承大人之命，则一意服官，不取违拗，不作是想矣。昨初六日派总裁房差，同乡惟黄恕皆一人。男今年又不得差，则家中气运不致太宣

泄，祖父大人之病，必可以速愈，诸弟今年或亦可以入学，此盈虚自然之理也。

男癖病虽发，不甚很①，近用蒋医方朝夕治之，渠言此病不要紧，可以徐愈，治病既好，渠亦不要钱，两大人不必悬念。男妇及华男孙男女身体俱好，均无庸挂念。男等所望者，惟祖父大人之病速愈，暨两大人之节劳，叔母目疾速愈，俾叔父宽怀耳，余容另禀。（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）

①不甚很：不很厉害。

【译文】

【译文】

父母亲大人膝下：昨初九日已刻，接读大人指示，以及弟弟们的信，借以知道家中一切情形。祖父大人的病已好了许多，真是值得为他祷告和祝愿，想来可以一步步全好。儿子前次给朱家的信，说没有一天不想家，也是在外做官久了的人难免的，所以前次家信中也说到。现在既然大人有命令，儿子便一心一意做官，不敢违反慈命，不作这种想法了。昨初六日派了总裁房差，同乡只有黄恕皆一个。儿子今年又不得差，那么家里的气运不至于太露泄，祖父大人的病，一定可以快好，弟弟们今年也可能入学，这是盈虚的自然道理。

儿子癖病虽然发了，不太厉害，近来用蒋医生的药早晚治疗。他说这个病不要紧，可以慢慢好。治好了病，他也不要钱，两位大人不必持念。儿媳妇及孙儿孙儿、孙女身体都好，都不要挂念。儿子等所期望的，只是祖父大人的病痊愈，两位大人平时节劳，叔母眼病速愈，使

叔父宽心。其余容儿子以后再行禀告。（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）

致诸弟·述升内阁学士

【原文】

澄侯子植季洪三位老弟足下：

五月寄去一倍，内有大考赋稿，想已收到。六月二日，蒙皇上天恩，及祖父德泽，予得超升内阁学士。顾影扪心，实深惭惊！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，本朝尚无一人，予之德薄才劣，何以堪此？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，惟王辰季仙九师，乙本张小浦，及于三人；而予之才地，实不及彼二人远甚，以是尤深愧仄①！

冯树堂就易念园馆，系予所荐，以书启兼教读，每年得百六十余。李竹屋出京后，已来信四封，在保定讷制台赠以三个金，且留乾馆与他；在江苏，陆立夫先生亦荐乾俸馆与他，渠甚感激我。考教习，余为总裁，而同乡寒士如蔡贞斋等，皆不得取，余实抱愧。

寄回祖父父亲袍褂二付，祖父系夹的，宜好好收拾，每月一看，数月一晒。百岁之后，即以此为敛眼，以其为天恩所赐，其材料外间买不出也。父亲做棉的，则不妨长著，不必为深远之计，盖父亲年未六十，将来或更有君恩赐眼，亦未可知。祖母大人葬后，家中诸事顺遂，祖父之病已愈，予之痹症亦愈，且骤升至二品，则风水之好可知，万万不可改葬。若再改葬，则谓之不祥，且大不孝矣。

然其地于究嫌其面前不甚宽敞，不便立牌坊，起诰封碑亭，亦不便起享堂，立神道碑。予意乃欲求尧阶相一吉地，为祖父大人将来寿台，弟可将此意禀告祖父见允否？盖诰封碑亭，断不可不修，而祖母又不

可改葬，将来势不能合葬，乞禀告祖父，总以祖父之意为定。前门长女对袁家，次女对陈家，不知堂上之意如何？现在陈家信来，谓我家一定对第，甚欢喜！余容后具。兄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愧仄：愧疚。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三位老弟足下：

五月寄去一信，里面有大考赋税一件，想必收到。六月二日，承蒙皇上的天恩，以及祖父的德泽，我得以越级升为内阁学士，自己在晚上看着自己的影子扪心自问，实在深感惭愧。湖南三十七岁的人作官做到二品的，本朝还没有一个。我的德行如此单薄，才能如此低劣，怎么能够受到这样的任用呢？近来中了进士后十年得到内阁学士的，只有壬辰季仙九老师，乙未张小浦，加上我三个。而我的资质，实在赶不上他们两个太远，所以尤其深为愧疚！

冯树堂接受到易念园家教书，是我推荐的，是书启兼教读，每年可收入一百六十两银子。李竹屋离京城后，已来了四封信。在保定时，讷制台送了三十两银子，并且留他一个有名无实的教席给他。在江苏时，陆立夫先生也荐了有名无实的教席给他，他很感谢我。考教习，我是总裁，而同乡寒士如蔡贞斋等都没有录取，我实在抱愧得很。

寄回祖父、父亲袍褂二付，祖父的是夹的，要好好收拾，每月看一看，隔几个月晒一晒，百年之后，就用这种敛服。因这是皇上送的，材料外面买不到。父亲的是棉的，不妨时常穿着，不必把它穿许久，因父

亲还不到六十，将来或更有皇上送的衣服，也不一定。祖母大人安葬后，家中的事情都顺遂，祖父的病已好了，我的癖疾也好了，并且一下子升到二品，那么风水的好处可以想见，万万不可以改葬了。如果再改葬，那叫做不祥，并且是大不孝。

然而，那块坟地我究竟还是嫌它前面不太宽敞，不便立牌坊，建造封碑亭，也不方便建享堂，立神道碑。我的意思想求尧阶相一块吉地，做祖父大人将来的帮藏之地，弟弟们可以禀告祖父，看他允许不？因诰封碑亭，决不可以不修，而祖母又不可以改葬，将来势必不能合葬，求你们禀告祖父，总以他老人家的意思为定。前次信中间长女对袁家，次女对陈家，不知堂上大人的意思如何？现在陈家来信说，我家一定对他家，他家很高兴。其余以后再写。兄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）致诸弟·喜述补侍郎缺

【原文】

澄侯温甫子值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正月十日曾寄家信，甚为详备。二月初三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夜之信，领悉一切。今年大京察，侍郎中休致者二人，德远村冯吾园两先生也，余即补吾国先生之缺。向来三载考绩，外官谓之大计，京官谓之京察。京察分三项，一二品大员及三品之副都御史，皇上皆能记忆其人，不必引见，御笔自下朱谕，以为彰瘅^①，此一项也。自宗人府丞以下，凡三四五品京官，曾引见，有黜而无陟^②，前在碾儿胡同时，间墨学士奎光，即引见体致者也，此一项也。自五品而下，如翰林内阁御史大部，由各堂官考差，分别一二三等，一等则放府道，从前如劳辛阶

易念园。今年如陈竹伯，皆京察一等也，此一项也。

余自到礼部，比从前较忙冗，恨不得有人帮办离中琐细事：然以家中祖父之病，父叔勤苦已极，诸弟万无来京之理。且如温甫在京，佟主再三劝诱，令之南归，今岂肯再蹈覆辙，今之北来。江岷樵以拣发立官达浙，岷樵即应允矣。适徐爱渠清星阶教书，星阶立即就徐馆，言定秩间仍往浙依江，江亦应允。

邹墨林自河南来京，意欲捐教，现寓圆通观，其为人实诚笃君子也。袁漱六新正初旬，忽吐血数天，现已痊愈。黄正斋竟为本部司员，颇难为情。余一切循嫌恭之道，欲破除江平，而黄总不免拘谨。余现尚未换绿呢车，惟添一骡，盖八日一赴园，不能不三牲口也。书不一一。

兄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九着二月初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彰瘡：联彰各瘡恶。指表彰善的惩罚恶的。

②陟：升迁。

③藩篱；职隔阂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正月十日曾寄信，很是详细。二月初三日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日晚上的信，知悉一切。今年京官三年考绩，侍郎中休致的两个，即德远村、冯吾园，我便是补吾园先生的缺额。向来三年考绩，外官叫做大计，京官叫做京察。京察分三项：一、二品大员及三品副都御史，皇上都记得这些人，不必引见，由皇上御笔自己下朱谕，表彰的表彰，惩恶

的惩恶，这是一项；自宗人府丞以下，凡三、四、五品京官，都引见，只有罢免没有升迁，前在层儿胡同时，隔壁学士奎光，便是引见体致的，这是一项；自五品以下，如翰林、内阁、御史大部，由各堂考基，分别一、二、三等，一等的放府道，从前如劳辛阶、易念园，今年如陈竹伯，都是京察一等，这是一项。

我自从到了礼都，比以前要忙些，恨不得有人帮忙理寓所中的琐屑杂务。然而，家中祖父有病，父亲叔父都非常辛苦，弟弟们万没有来京城道理。并且像温甫在京城，我再三劝说诱导，叫他回湖南，现在难道又重蹈覆辙，叫他北上。江岷樵以拣发去浙江做官，补缺不知道什么时候补上？我因温弟临别叮嘱，荐邓星阶同岷樵往浙江。岷樵马上答应了。恰好徐芸渠请星阶教书，星阶立即去了徐家，说走秋天仍然往浙江依靠朗据，江也答应了。

邹墨林从河南来京城，意思想捐教，现任圆通观，他的为人实在是诚实敬笃的君子。袁漱六新正初旬，忽然吐了几天的血，现在好了。黄正斋竟为礼部司员，很难为情。我一切遵循对有嫌隙的人恭谨相待的态度，想破除隔阂，而他总免不了拘谨。我现在还没有换绿车呢，只添了一匹骡子，因为八天之中去圆明园一次，不能不养三匹牲口。不一一写了。兄国藩草。（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）致诸弟·述奉旨为较射大臣

【原文】

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廿六一书，具悉一切。是日又从岱云书内，

见《南省题名录》，三弟皆不与选，为之怅喟！吾家系世积德，祖父及父叔二人，皆孝友仁厚，食其报者，宜不止我一人，此理之可信也。吾邑从前邓罗诸家，官阶较大，其昆季子孙，皆无相继而起之人，此又事之不可必者。

吾近于官场，颇厌其繁俗，而无补于国计民生，惟势之所处，求退不能。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，家中略有仰事之资，即思决志归养，以行吾素。今诸弟科策略迟，而否在此间，公私万事丛集，无人帮照，每一思之，未尝不作茫无畔岸之想也。

吾现已定计于明年八月，乞假归省，后年二月还京，专待家中回信，详明见示。今年父亲六十大寿，吾意不克在家叩祝，悚疚之至！十月四日，奉旨派作较射大臣；顺天武闱乡试，于初五六马箭，初七日步箭，初九十技勇，十一发榜，十二复命。此八日皆入武闱，不克回寓，父亲寿辰，并不能如往年办面席以宴客也。然予既定计明年还家庆寿，刚今年在京，即不称必觴^①，犹与吾多重逢一不王晋十之例相合。

家中分赠亲族之钱，吾恐银到太迟，难于换钱，故前次为书寄德六七叔祖，并办百折裙送叔曾祖母。现在廷芳字尚起行，大约年底乃可到湖南；若曾希六陈体无二家，必待照到，乃送钱来，则我家今年窘矣。

二家捐项，我在京其去京平足纹二百四十一两大钱，若合南中漕平，则当二百三十六两五钱。渠送钱若略少几千，我家不必与之争，盖丁酉之冬，非来煤塋，则万不能进京也。明年春同，应寄家用之钱，乞暂以曾院捐项用之，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茸，下半年乃再寄银耳。《皇治经解》一书，不知取回否？若未取回，可令人去取；盖此等书，诸

清弟略一涉猎，即扩见识，不宜较以赠人也。

明年小考，须进十干，大场又须送十千；此等钱家中有人分领、使是一家之祥瑞。但澄弟须于在省城时，张罗此项，付各考者，乃为及时。京宫大小平安。纪泽儿已病两月，近日痊愈，今日已上书馆矣。纪鸿儿极结实，声音洪亮异常。仆婢辈皆守旧，同乡各家，亦皆无恙。邹墨林尚在我家，张雨农闺艺甚佳，而不得售，近又已作文数首，其更可畏爱也！书不详尽，写此毕，即赴武闱，十二始归寓。余俟后报。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）

注释

①觴：古代喝酒用的器具，此处引申为摆酒设宴。

【译文】

澄候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十月初二日，接到澄弟八月二十六日的信，知道一切。当天，又从岱云的信中，看到了《湖南省题名录》，三位弟弟都没有考上，真为你们感到喟叹！我家历代积德，祖父、父亲、叔父，扶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、仁厚待人，得到回报的，应当不止我一个。这个道理是可以相信的。我们家乡从前邓、罗各家，官都比较大，他的兄弟子孙，都没有相继而起的人，这又是事情的不一定的一方面。

我在官场，很讨厌官场的繁文缛节，庸俗虚伪，而对于国计民生并没有补益。只是处在这个位置上，想跳出来也不行。但愿弟弟们稍有进步，家中略为有一点仰事父母的资本，便想辞官归家，我行我素。现在弟弟们科举考试不得志，而我在这里，公私百忙，万事集中，没有

人帮忙；每一想到这里，未尝没有茫茫大海，看不见靠岸的地方的感觉。

我现在已决定在明年八月，请假探亲。后年二月回京城，专等家中回信，详明指示。今年父亲六十大寿，我竟不能在家叩头祝寿，真是愧疚得无地自容！十月初四日，奉了圣旨指派我为较射大臣。顺天武考乡试，于初五，初六考骑马射箭，初七、初八步行射箭，初九初十技勇，十一日发榜，十二日向基上复命。这八天都在考武场内，不能回南。父亲的寿辰，并不能如往年一样办面席宴带客人。然而我既然已决定明年回家庆寿，那今年在京城即使不请宴，还是和我们家乡“重逢一不重晋十”的惯例相吻合。

家里分送亲戚族人的钱，我怕银子到得太迟，难以换钱，所以前次写信给德六七叔祖，并且办了百折裙送叔曾祖母。现在廷芳宇还没有动身，大约年底才可到湖南。如果曾希六、除体元两家，一定要等到拿到执照才进银子来，那么我家今年就窘迫了。

两家捐官的款项，我在京城共支出京平足纹仓皇二百四十一两六钱（大约合南中糟平银二百三十六两五钱）。他们送钱如果略少几千，家里不必和他争，因为丁酉之冬，没有他的煤垄资助，儿子是万万不能进京城的。明年春天，应寄家里用度的铁，请求暂以曾、除两家的捐官款项先用，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茸，下半年再寄银茸。《皇清经解》一书，不知道取回没有？如没有取回，可派专人去取，因这类书弟弟们略有涉猎一下，便会增长见识，不适宜轻易送给别人。

明年小考，要送十千，大场又要送十千。这种钱家里有人分领，便是

一家祥瑞。但澄弟要在省城时，张罗这笔钱，付给考生，才算及时。京城家里大小平安。纪泽儿病了两个月，近日好了，今天已经上学了。纪鸿儿极结实，声音洪亮非常。仆婢们都好。同乡各家，也都平安。邹墨林还在我家。张雨农的儿子考试各科都学得很好，但却没有考中，近来又做了几篇文章，精神可嘉可畏！信写得不详细，写完，马上去武考场，十二日才回家。其余下次再写。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）致诸弟·喜闻九弟得优贡

【原文】

澄候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廿六日王如一朱梁七至营，接九月初二日家书，廿九日刘一彭四至营，又接十六日家书，具悉一切。沅弟优贡喜信，此间廿三日彭山岷接家信，即已闻之。廿七日得左季高书，始知其实，廿九日得家书乃详也。沅弟寄信在省，业江西大营甚便，何以无一字报平安耶？十月初当可回家，为父亲叩祝大喜。各省优贡朝考，向例在明年五月：沅弟可于明年春间进京，若由浙江一途，可便道由江西至大营兄处聚会。吾有书数十箱在京，无人照管，沅弟此去，可经理一番。

自七月以来，否得闻家中事，有数件可为欣慰者：温弟妻妾，皆有梦熊之兆，足慰祖父母于九泉，一也。家中妇女，大小皆纺纱科布，闻已成六七机，诸子侄读书尚不懒惰，内外各有职业，二也。闾境①丰收，远近无警，此间兵事平顺，足安堂上老人之心，三也，今又闻沅弟喜音，意吾家高曾以来，积泽甚长，后人食报，更当绵绵不尽。吾兄弟年富力强，尤宜时时内省，处处反躬自责，勤俭忠厚。以承先而

启后，互相勉励可也。

内湖水师，久未开仗，日日操练，夜在防守，颇为认真。周凤山统领九江陆军，亦尚平安。李次青带平江勇三千在苏垣渡，去湖口县十里，颇得该处士民欢心。茶陵州土匪，闻审扰江西之莲花厅，永新县境内，吉安人心震动。顷已调平江勇六百五十人前往剿办，又派水师千人往吉防堵，河道或可保全。

余癖疾迄未愈，幸精神尚可支持。王如一等来，二十四日始到，余怒其太迟，令其即归，发途费九百六十文，家中不必加补，以为懒惰者戒，宽十在营住一个月，打发银六两，途资四千。罗山于十四日克复崇阳后，尚无信来，罗研山兄于今日到营。纪泽纪梁登九峰山诗，文气俱顺，且无猥琐之气，将来或皆可冀有成立也，余不一一。（咸丰五年九月三日书于屏风水营）

【注释】

①闾境：即全境。这里是家乡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二十六日，王如一，朱梁七到军营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。二十九日，刘一、彭四到营，又接十六日家信，知悉一切，沅弟优贡喜信，这边二十三日彭山岷的家信里，就已听到。二十七日，得左宗棠的信，才知道实在情形。二十九日得家信，才详细知道。沅弟寄信到省，到江西大营很方便，为什么没有一个字报平安呢？十月初应当可以回家，向父亲叩问庆祝大喜。各省优贡朝考，惯例在明年五月。沅弟可在明

年春间到京城，如由浙江走，可顺便由江西到大营长处聚会。我有书几十箱在京城，无人照看，沅弟这次去，可经理一番。

自七月以来，我听到家里事，有几件令人欣慰的：温弟妻、妾，都有生男的喜兆，足以安慰祖父母于九泉之下，这是一喜，家中妇女，大小都纺纱织布，听说已完成六、七机，子侄们读书还不懒惰，内外各有职司，这是二喜；家乡丰收，远近没有盗贼，我这边战事平顺，足以安慰堂上大人的心，这是三喜，现在又听到沅弟的喜信，我想我家从高、曾祖以来，积的德泽长久，后人得到的报偿，更为应当绵绵不断。我们兄弟年富力强，尤其应该时刻自己反省自己，反躬自贵，勤俭忠厚，承先启后，互相勉励。

内湖水师，许久没有打仗，天天操练，夜夜防守，很是认真。周凤山统领九江陆军，也还平安。李次青带平江士兵三千人在苏垣渡，离湖口县十里，很受那里士民的欢迎。茶陵州的土匪，听说逃窜到江西莲花厅，永新县境内，吉安人心震动，刚已调平江兵六百五十人去剿办，又派水师一千人往吉安堵击防守，河道或者可以保全。

我的癖症没有好，幸亏精神还可以支持。王如一等来，二十四日才到，我发脾气说他太迟了，叫他回去，发路费九百六十文，家里不必加钱给他，作为对懒惰的人的惩戒。宽十在营里住了一个月，打发他六两银子，路费四千。罗山于十四日克复崇阳后，还没有信来。罗研山兄于今日到营。纪泽、纪梁登九峰山诗，文气都顺当，并且没有猥琐的气味，将来或许有点希望。其余不一一写了。（咸丰五年九月三日书于屏风水管）致九弟·为政切不可疏懒

【原文】

沅浦九弟左右：初七初八连接二信，具悉一切。亮一去时，信中记封有报销折稿，来信未经提及，或未得见耶？廿六早地孔轰倒城垣数丈，而未克成功；此亦如人之生死，早迟时刻，自有一定，不可强也。总理即已接札，则凡承上起下之公文，自不得不照申照行，切不可似我疏懒，置之不理也。

余生平之失，在志大而才疏，有实心而乏实力，坐是百无一成。李去麟之长短，亦颇与我相似，如将赴湖北，可失至余家一叙再往。润公近颇综核①名实，恐亦未必投洽②无间也。

近日身体略好，惟回思历年在外办事，愆咎甚多，内省增咎。饮食起居，一切如常，无穷廛念。今年若能为母亲大人另觅一善地，教子便略有长进，则此右豁然畅适矣。弟年纪较轻，精力略胜于我，此际正宜提起全力，早夜整刷，昔贤谓宜用猛火煮，慢火温，弟今正用猛火之时也。

李次青之才，实不可及，吾在外数年，独觉惭对此人，弟可与之常通书信，一则稍表余之歉忱，一则凡事可以请益。余京中书籍，承漱六专人取出，带至江苏松江府署中，此后或易报回。书虽不可不看，弟此时以营务为重，则不宜常看书。凡人为一事，以专而精，以纷而散。荀子称“耳不两听而聪，目不两视而明”，庄子称“用志不纷，乃凝于神。”皆至言也！（咸丰八年正月十一日）

【原文】

①综核：综合核查的意思。

②投洽：投契融洽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初七初八连接两封信，知悉一切，亮一去的时候，信中记封有报销折稿，来信也没有提到，或者没有看见吗？二十六日地道轰倒城墙几丈，而没有成功，这也像人的后死，时间的是与迟，都有一定，不可勉强。总理既然已经接了札，那么凡属承上起下的公文，自然不得不照申照行，切不可像我那样疏忽懒惰，置之不理。

我生平的过失，是志大才疏，有实实在在的心愿而缺乏实现心愿的实力，一定会一事无成。李云麟的长处和短处，也和我相似。如将去湖北，可到我家见面谈谈再去。润公近来也很注论综合核查名与实，恐怕未必能够融洽没有隔阂。

近日身体略为好些。只是回想历年在外面办事，过错和颇为内疚的事很多，自己反躬自问，倍增愧疚。饮食起居，一切如常，不劳挂念。今年如果能与母亲大人另外找一块好坟山，教育子侄略有进步，现心里便畅快了。弟弟年纪比较轻，精力比我强，这个时候最适合全力以赴，日夜整顿洗刷自己。过去的圣贤说的要用猛火煮，慢火温，弟弟现在正是用猛火攻的时候。

李次青的才能，实在赶不上，一方面稍微表示一下我的歉意，一方面遇什么事情都可向他请教。我在京城的书都承蒙濬六派专人取出，带到江苏松江府署中，以后容易搬回。书虽说不可不看，弟弟现在以营务为重，不适合经常看书，凡属一个做一件事，要专一才能精到，

如果专一，就不散顾。荀子说的是耳朵同时不听两件事就耳聪，眼睛同时不看两处就明白。庄子说的是集中心志不分散，就凝集成智慧，都是至理名言！（咸丰八年正月十一日）致九弟·述弟为政优于带兵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昨信书就未发，初五在王六等归，又接弟情，报抚州之复，他郡易而吉安难。余固恐弟之焦灼也，一经焦躁，则心趣少佳，办事不能妥善；余前年所以废弛，亦以焦躁故尔。总宜平心行气，稳稳办去。

余前言弟之职：以能战为第一义，爱民第二，联络各营将士、各省富绅为第三。今此天暑，因弟体素弱，如不能兼顾，则将联络一层稍为放松。即第二层亦可不必认真。惟能战一层，则刻不可懈。目下濠沟究有几道？其不甚不可靠者，尚有几段？下次详细见告。

九江修濠六道，宽深各二丈，吉安可仿为之否？弟保同知花翎，甚好甚好！将来克复府城，自可保升太守，吾不以弟得官阶为喜，喜弟之吏才更优于将才，将来或可勉作循吏^①，切实做几件施泽于民之事，门户之光也！阿兄之幸也！（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循吏：清官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昨天信写好了没有发。初五晚上王六等回来，又接到你的信，报告抚州克复的消息，说克复其他郡容易而克复吉安很难。我本来就怕弟弟

焦急，人一焦躁，那心情就不好，办事便不能妥当。我前年之所以那么废弛，也是焦躁的缘故。总要平心静气，稳妥办事。

我前次说弟弟的职责，以能战斗为第一要义，爱民第二；联络各营将士、各省官绅为第三。现在天气暑热，弟弟身体素来虚弱，如不能兼顾，那么把联络这一点略为放松。爱民也可不必认真。只有能战斗一点，那是时刻不能放松的。现在濠沟究竟有几道？其中不可靠的还有几段？下次来信详细告诉我。

九江修壕沟六道，宽深各两丈，吉安可照办吗？弟弟保了同知花翎，很好很好！将来克复府城，自然还可以保升太守。我不因为弟弟得官阶而高兴，而喜欢弟弟做官吏的才能过于带兵的才能，将来或者可以做一个刚正廉明的官长，切实做几件对老百姓有实惠的事情，那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，阿兄的幸运！（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）致四弟·述
坚守作战之困难

【原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此间军事，四眼狗纠同五伪玉救援安庆，其打先峰者，已至集贤关，九弟屡信皆言坚地后派，可保无虞，但能坚守十日半月之久，城中粮米必难再支，可期克复矣。

徽州六属俱平安，欠饷多者七个月，少者四五月不等，幸军心尚未涣散。江西省城戒严，附近二三十里，处处皆贼，余派鲍军往救。湖北之南岸，已无一贼，北岸德安随州等处，有金刘与成大吉三军，必可口有起色。余癖疾未痊，日来天气亢燥①，甚以为苦；幸公事勉强了，近日无积压之弊。总督关防，监政印信，于初四日到营，余即

于初六日开用。

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？菜蔬茂盛否？诸子侄无傲气否？傲为凶德，惰为衰气，二者皆败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起，戒傲莫如多走路，少坐轿。望弟留心儆戒，如闻我有傲惰之处，亦写信来规劝。（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亢燥：极其干燥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这边的军事，四眼狗纠合五伪王教授安庆，他们充先锋的，已到了集贤关，九弟几次来信都说坚守原来濠沟，可以保证没有事。但能坚守十天半个月之久，城中粮食一定难以支持，有希望攻克。

徽州六属都平安，欠军饷多的七个月，少的四、五、六个月不等，幸亏军心还没都散。江西省城戒严，附近二、三十里，处处是敌。我派鲍军去救。湖北南岸，已没有一个敌人。北岸德州、随州等处，有金、刘与成大吉三军，一定可以一天天有起色。我的癖疾没有好，近来天气极其干燥，很不好受。幸亏公事勉强可以处理下来，没有积压的公文。总督关防，盐政印信，在初四送到营，我马上在初六日启用。

家里请的长沙园丁已到了吗？菜蔬长得茂盛吗？子侄们没有傲气吗？傲是凶德，惰是衰气，二者都是败家之道。戒惰没有比早起更好的了，戒傲没有比多走路，少坐轿更好的了。希望弟弟留心儆戒。如听到我有傲、惰的地方，也写信来规劝。（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）致九弟·述

兄弟同获圣恩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陈栋之勇，除已至金桂三营外，尚有九营。吾昨令营务点名，共四千六百余人，闻精壮者不甚多，可汰者占三分之一。余和拨二营与鲍春霆，拨一营与朱云岩，以六营归弟处。若果认去三分之一，则可挑存四营，其余或令全坐原船遣归，或酌留数百，作为余勇，听弟裁度。

昨奉年终颁赏福字荷包食物之类，闻弟有一分，春霆亦有一分，此系特恩。吾兄弟报国之道，总求实浮于名，劳浮于赏，才浮于事，从此三句切切实实做去，或者免于大戾。（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汰：即淘汰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陈栋的兵，除已经到金陵三营以外，还有九营。我昨天命令营务处点名，共四千六百多人，听说精壮的不多，可以淘汰的占三分之一。我已下令调拨二营给鲍春霆，拨一营给朱云岩，拨六营到弟弟那里。如果真正淘汰三分之一，那么可以挑选保存四营，其余的人，或者叫他们坐在原来的船遣送回家，或者酌情留下几百，作为余勇，听弟弟调遣。

昨奉旨年终须赏福字荷包、食物之类，听说弟弟有一份，春霆也有一份，这是特恩。我们兄弟报国之道，总求一个实际的超过虚浮的

名声，勤劳效命超过得到的奖赏，才能超过实事，从这三个方面切切实实去做，或者可以免掉大祸。（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）致九弟·申请辞退一席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疏辞两席一节，弟所说甚有道理；然处大位大权，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几许人？能善其末路者^①，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，推让少许，减去几成，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。今因弟之所陈，不复专疏奏请，遇便仍附片申请；但能于两席中辞退一席，亦是一妙。

李世忠处，余决予以一函，一则四坝卡访请余派员经收，其银钱仍归渠用，一则渠派人在西坝，封捆淮北之盐，与抢夺无异，请其迅速停止，看渠如何回复？

本月接两次家信，交来人带寄弟阅。鼎三侄普读书，大慰大慰！其眉宇本轩昂出群，又温弟郁抑过甚，必有稍伸之一日也。弟军士气甚旺，可喜！然军中消息甚微，见以为旺，即通骄机。老子云：“两军相对，哀者胜矣。”其义最宜体验。（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能善其末路者：意思是要有一个好的结局或归宿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（华夏网|Www.china8.com.cn）

向皇上疏请求在两个官位中辞去一个这件事，弟弟所说的很有道理。不过处大位大权，而兼享大名的，自古以来有几个人？要使有一叫百呼的结局，总要设法把权位二字，推让少许，减少几成，那么晚节慢慢

慢可以收场。现在因弟弟的陈述，不再专门写疏奏请，遇到方便仍然附上一片去申请，只要能在两席中辞退一席，也是大妙。

李世忠处，我准备去一信，一方面四巩卡应归我派员经收，银钱仍旧归他用。一方面他派人在西坎，封捆淮北的盐，与抢夺没有两样，请他迅速停止，看他如何回复？

本月接两次家信，交来人带给你看。鼎三侄会读书，很欣慰！他的眉宇间本来轩昂出众，而温弟郁抑太厉害了，一定有稍微出头的一天。弟弟的军队士气旺盛，可喜！但军中消息很少，看上去很旺盛，是不是有点骄？老子说：“两军对抗，哀者胜”，这个意思最要体会。（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）致九弟·述让纪瑞承荫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左臂疼痛，不能伸缩，实深悬系，兹专人送膏药三个与弟，即余去年贴手臂而立愈者，可试贴之，有益无损也。拂意之事，接于耳目，不知果指何事？若与阿兄是有不合则尽可不必拂郁；弟有大功于家，有大功于国，余岂有不感激不爱护之理？

余待希厚雪霰诸君，颇自觉仁让兼至，岂有待弟反薄之理？惟有时与弟意趣不合，弟之志事，颇近春夏发舒之气，余之志事，颇近秋冬收啬之气。弟意以发舒而生机乃旺，余意以收啬而生机乃厚。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，以为借福之道，保泰之法，莫精于此，曾屡次以此七字教诫春霰，不知与弟道及否？

星冈公昔年诗人，无论贵贱老小，纯是一团和气。独对子孙诸侄，则严肃异常，遇佳时令节，尤为凛凛不可犯。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，不

使家中欢乐过节，流于放肆也，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，每每稍示节制，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末圆之义。至危迫之际，则救焚拯溺，不复稍有所吝矣。弟意有不满处，皆在此等上头，故将余之襟怀揭出，俾弟择其疑而豁其郁^①，此关一破，则余兄弟丝毫皆合矣。

再余此次应得一品荫生，已于去年八月咨部，以纪瑞侄承荫；因恐弟辞让，故当时仅告澄而本告弟也。将来瑞侄满二十岁时，纪泽已三十矣。同去考荫，同当部曹，若能考到御史，亦不失世家气象。以弟于祖父兄弟宗族之河，竭力竭诚，将来后辈必有可观。目下小恙，断不为害，但今年切不宜亲自督队耳。（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择其疑而豁其郁：意思指释去疑团使忧郁的心情豁然开朗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你左臂疼痛，不能伸缩，实在深深挂记。现专人送膏药三个给你，就是去年我帖手臂马上就好的那种，可以试试，有益无害。你说不满意的事经常听到看到，不知所指什么？如果是与兄长意见间或有不合的地方，那尽可不必郁抑。弟弟有大功于家庭，有大功于国家，我哪有感激不爱护的道理？

我对持希、厚、雪、霆几位，颇能自觉做到仁让兼至，哪有对待弟弟反而薄情的道理？只是有时与弟弟的意见兴趣不合，弟弟的志趣，接近于春夏发舒之气，而我的志趣，接近于秋冬收蓄之气。弟弟的意思是认为只有既发才会生机旺盛，我的意思凡事收蓄反而生机厚实。平

日喜欢古人说的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七个字，觉得惜福之道，保泰之法，没有比这句话更精当的了，曾经用这七个字教诫春霖，不知他和你说过没有？

星冈全过去待人，不论贵贱老小，纯粹是一团和气，只有对待子孙侄辈，则严肃非常，逢年过节，尤其凛然不可侵犯，也正是具有一种收敛之气，不使家中欢乐过节过得太放肆了。我对于弟弟营里保举银钱军械等事，经常要稍微节制一点，就好比本着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的意思。到了危险急迫的时候，那么救人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不再有什么吝嗇了。弟弟有不满意的地方，都在这种危迫关头，所以将我的心情揭示出来，使弟弟释去疑团而豁然开朗，这个关键一说破，那我们兄弟便没有什么不合之处了。

再者，我这次应得一品荫生，已在去年八月咨部，以纪瑞侄承荫。因恐怕弟弟辞让，所以当时只告诉了澄侯而没有告诉你，将来瑞侄满二十岁时，纪泽已三十岁，同去考荫，同当部曹，如能考取御史，也不失世家气象，以弟弟于祖父兄弟家族之间，竭力竭诚，将来后辈一定有可观的。眼前小病，决不为害，但今年决不适宜亲自督队。（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）致九弟·述纪梁宜承荫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臂疼尚未大愈，至为悬念。然治之之法，只宜贴膏药，不宜服水药。余日内当赴金陵看视，正月当成行也

尝奉寄谕，知少荃为季弟请二品恤典传，予谥建祠，一一允准，但未接阅谕旨耳。陈栋之勇既好，甚慰甚慰！纪梁宜荫一节，予亦思之再

四，以其目未痊愈，读书作字，均难加功。弟且有功于家庭根本之地，不将为同气之冠，亦为各族所罕①，质谱祖父在天之灵，亦应如此。九伏洲北渡之贼，果有若干？吾意尚以南岸为重；刘南云王峰臣两军，幸勿速调北渡。盖北岸守定安合无庐舒五城，此外均可挽救，南岸若失宁国，则不可救矣。（同治二年正月廿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罕：罕见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你右臂痛还没有大好，很是挂念。然而治疗方法，只适宜贴膏药，不适宜吃水药。我近日当到金陵看看你，正月会动身。

常接家信，知少荃为季弟请二品恤典立传予谥建祠，都一一批准，但没有接到圣旨。陈栋的士兵好，我很高兴。纪梁宜荫这件事，我也考虑了好久，因他眼睛没有好，读书写字，都难以用功。弟弟有功于家庭根本之地，不仅为同气之冠，也为各族中罕见，就是去问祖父在天之灵，也应该这样。

九伏洲北渡的敌军，到底有多少？我的意思还是以南岸为重要，刘南云、王峰臣两军，最好不要马上调他们北渡，因在北岸守定安、合、无庐、舒五城，其他的都可以挽救。南岸如果失去宁国，那就不可救了。（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）致九弟·述奏议乃为臣之事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弟之谢恩折，尚可由安庆代作写代递，初膺①开府重任，

心中如有欲说之话，思自献于君父之前者，尽可随时陈奏，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，弟须加一番工夫。弟文笔不患不说明，但患不简洁，以后从简当二字上著力。（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膺；荣膺，荣任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弟弟谢恩的折子，还可由安庆代作代写代递。这次荣膺开府重任，心中如有想说的话，要贡献在君父之前的，可随时陈奏。奏议是做臣子的最重要的事情，弟弟要下一番工夫，弟的文笔毛病不在不详细明白，而是不简洁，以后要在“简”“当”二字上用力。（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）致九弟·不必再行辞谢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辞谢一事，本可浑浑言之①，但未收回成命，已请筱泉子密代弟与余各拟一折矣，昨接弟咨，已换署新街，则不必再行辞谢。吾辈所最宜畏人敬慎者，第一则以方寸为严师，其次则左右近习之人，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，及部下营哨官属，又其次乃畏清议。今业已换称新衔，一切公文体制，为之一变，而又具疏辞官，已知其砂出于至诚矣。

弟应奏之事，暂不必忙。左季帅奏专衔事之旨，厥后三个月始行拜疏；香琴巡抚及侍郎后，除疏辞复秦二次后，至今未另奏事。弟非有要紧事件，不必专衔另奏，寻常报仗，仍由余办可也。（同治二年四月十

六日)

【注释】

①浑浑言之：含含糊糊说说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辞谢这件事，本来可以含糊说说，只求收回成命，已请筱泉、子密代替你和我各拟了一个折子。昨天接到弟弟的公文，已换了新衔头，那就不必再辞谢了。我们这些人最适宜畏惧敬慎的，第一是以方寸为严师。其次是左右近习的人，如巡捕、戈什、幕府、文案，以及部下营哨这些人。又其次是畏惧清议。现在已经换了新衔，一切公文体制，便都为之一变，而又官奏疏辞官，便知道这不是出于至诚了。

弟弟应奏的事，暂时不必慌忙。左季帅奉专衔奏事的旨意，以后三个月才开始拜疏。雪琴当巡抚及侍郎以后，除了疏辞、复奏两次，至今没有另外奏事。弟弟除自非有紧要事件，不必专衔另行奏告，平常报仗，仍由我办。（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）致九弟·战事宜自具奏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专丁送信，具悉一切，所应复者，仍条列如左：

一、折稿皆轩爽条畅，尽可去得。余平日好读东坡上神宗皇帝书，亦取其轩爽条畅，弟可常常取阅，多阅数十遍，自然益我神智。譬如饮食，但得一般适口充肠，正不必求多品也。金陵战事，弟自行具奏亦可，然弟总以不常奏事为妥。凡督抚以多奏新事，不袭故常露面。吾兄弟在此鼎盛之际，弟于此等处，可略退缩一步。

一、鲍军仍须由大胜关进孝陵卫，决不可由下面绕来。待过中秋后，弟信一到，余别咨鲍由南头进兵。

一、弟骤添多管，与余平日规模不符；然赋势穷蹙^①之际，求合围亦是正办，余亦不敢以弟策为非。恠中丞余曾保过，凡大臣密保人员，终身不宜提及一字，否则近于挟长，的于市恩。此后余与湘中函牒，不敢多索饷项，以避挟长市恩之嫌。弟不宜求之过厚，以避尽欢竭忠之嫌。

一、江西厘务，下半年当可略旺。然余统兵已近十万，即半饷亦须三十万，思之胆寒。弟处米除每月三千石外，本日又解四千石矣。（同治二年七月廿三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穷蹙：极其紧迫、窘迫。蹙：窘迫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专人送来的信收到，知悉一切，所应该回复的，分条列于下面：

一、秦折稿子都气轩文爽，有条理而又通畅，尽可以拿得出手。我平日喜欢东坡上神宗皇帝书，也是觉得它气轩文爽。弟弟可以常常看看，看它十几遍，自然对自己的思路大有帮助。好比饮食，只要有一样菜合口味又能充饥，就不必要求许多菜了。金陵的战事，弟弟自行向皇上奏报也可以，但弟弟总以不常奏报为妥当。凡属督抚一类官员以为多奏报新事，不因袭常规是露脸面。我们兄弟在这鼎盛时期，弟弟对于这些事，可略为退缩一步。

一、鲍军仍旧要由大胜关进入孝陵卫，决不可由下面绕过来，等过了中秋，弟弟的信一到，我另外能知鲍军由南头进兵。

一、弟弟一下子增加几个营，与我平时的规模不符。然而敌人的势头下落的时候，要求合围是正该办的，我也不敢说弟弟的策略不对。恠中丞我曾经保举过他，凡属大臣密保人员，一辈子都不要提起。不然近于挟长，近于市恩于人。以后我与湘中丞牒，不敢多索饷银，避免挟长，市恩的嫌疑。弟弟不适宜要求太厚。避免尽欢竭忠的嫌疑。

一、江西厘务，下半年可望略为旺盛。然而我统率的部队已近十万，就是发半饷也要三十万，想起来胆寒。弟弟那边的大米除每月三千石以外，本日又解送四千石。（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三日）致四弟·兄弟同蒙封爵

【原文】

澄弟左右：

初十日接牵恩旨，余蒙封侯爵，太子太保，沅蒙封伯爵，太子少保，均赏双眼花翎。沅部李臣典子爵，萧孚泗男爵，殊思异数，萃①地一门。祖宗积累阴德，吾辈食此重禄。感激之余，弥增歉悚！

沅弟至六月甚辛苦，近日湿毒，十愈其七，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戏酒宴客，每日百余席；况应酬周到，不以为苦，谚称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其信然欤？余拟于七月下旬回皖，九月再来金陵，十一月举行江南乡试。沅弟拟九十月回籍，各营应撤二万人，遣资尚无着也。（同治七年五月十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萃：同“集”。集中，聚集。

【译文】

澄弟左右：

初十日接到圣上的思旨，我承蒙皇上的恩宠封了侯爵，太子太保，沅弟承蒙封了伯爵，太子少保，都赏双眼花翎。沅弟部下李臣典封了子爵，萧孚泗封了男爵，这么特殊的恩典集中在一门。祖宗积累的明德，我们得到这么重的福祿，感激之余，更增添歉责和俱悚！

沅弟到六月很辛苦，近日湿毒，好了十分之七。初十、十一、十二等日，演戏、宴客，每天一百多桌，沅弟应酬周到，并且不认为辛苦，这是俗话说的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，果真如此。我准备七月下旬回安徽，九月再来金陵，十一月举行江南乡试。沅弟准备在九、十月回家，各营要撤二万人，遣送费还没有着落。（同治七年五月十四日）致四弟九弟·述应诏面陛之策

【原文】

沅澄弟左右：初二接奉寄谕，飭沅弟迅速进京陛见，兹用排单恭录谕旨，咨至弟处。上年十二月，温斋先生力言京师上大夫于沅弟毫无间言，余吕知不久必有谕旨片召，特不料有如是之速。余执于日复奏一次，言弟所患夜不成寐之病，尚未痊愈，赶紧调理，一俟稍痊，即行进京，一面函商臣弟国荃，今将病状详细陈明云云。沅弟奉旨后，望作一折，寄至金陵，附余发折之便更奏。

余意不寐屡醒之症，总由元二年用心太过，肝家亦暗暗受伤。必须在家静养一年或右奏效，明春再行出山，方为妥善。若此再后有谕旨来

催，亦须稍能成寐，乃可应诏急出，不审两弟之意，以为何如？筱荃来抚吾湘，诸事尚不至在有更张，惟次山以微罪去官，令人怅怅①！沅弟前函有长沙之行，想正值移宫换羽之际，难为情也。（同治六年三月初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怅怅：惆怅。心有所失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澄弟、沅弟左右：

初二接到朝廷的通知，令沅弟迅速进京陛见皇上。现用排单恭敬的抄录谕旨，发到弟弟处。去年十二月，韞斋先生一再声明京城士大夫对沅弟没有说过一句坏话，我便知道不久一定有谕旨的征召，但没有料到这么快。我准备在日内复奏一次，说弟弟得了晚上睡觉不着的毛病，还没有完全好，正在调理，等他略为好转，马上进京。同时发言与臣下弟弟荃商量，叫他将病情详细陈述。沅弟奉了旨意后，希望写一折子，寄到金陵，附在我发折一起复奏。

我的意思，睡不着，老醒来的病，都是因为元年二年用心太过份，肝脏也暗暗受伤，必须在家里静养一年，或者可以收到效果。明年再行出山，才算妥善，如果再有谕旨来催，也要略为可以安睡了，才可以应诏急出。不知两位弟弟的意见以为如何？如果筱荃出任湖南巡抚，诸事还不至于有大的改变。只是次山因小罪丢掉了乌纱帽，令人惆怅！沅弟上次信中说有长沙之行，我想正在移宫换羽的时候，难为情啊！

（同治六年三月初四日）

-----致诸弟·述营中急需人才

【原文】

澄沅沅季四位贤弟左右；

于十六日在南康府接父亲手谕，及澄沅两弟纪泽儿之信；系刘一送来；二十日接澄弟一倍，系林福秀由县送来，具悉一切。

余于十三日自吴城进扎南康，水师右营后营响道营，于十五日进扎青山。十九日贼带炮船五六十号，小划船百六十号，前来扑营，鏖战二时，未分胜负。该匪以小划二十号，又自山后攒出，袭我老营。老营战船，业已半数出队，仅坐船水字数人，及雇民船水手，皆逃上岸。各战船哨官见坐船已失遂尔慌乱，以致败挫。幸战船炮位，毫无损伤，犹为不幸中之大幸！且左营定湘营尚在南康，中营在吴城，是日未与其事，士气依然振作。现在六营三千人，同泊南康，与陆勇平江营三千人相依护，或可速振军威。

现在来所统之六军，塔公带五千人在九江，罗山带三千五百人在广信一带，次青带平江营三千人在南康，业已成为三枝，人数亦不少。赵玉班带五百湘勇来此，若独成一枝，则不足以自立，若依附塔军，依附罗军，则去我仍隔数百里之远。若依附平江营，则气类不合，且近来口粮实难接济，玉班之勇，可不必来。玉班一人独来，则营中需才孔亟①，必有以位置之也。

蒋益澧之事，后公如此办理甚好，密传其人家详明开导，勒令缴出银

两，足以允我人心，面面俱圆，请苹翁即行速办。但使深翎德珠，即轻轻着笔，亦可以速办矣。

此间自水师小挫后，急须多办小划以胜之，但乏能管带小划之人。若有实能带小划者，打仗时并不靠他冲陈。只要开仗时，在江过攒出攒入，眩贼之眼，助我之势，即属大有裨益。吾弟若见有此等人，或赵玉下班能荐此等人，即可招募善驾小划之水手一百余人来营。冯玉河所缴水勇之枪银，及各项应缴之银，可酌用为途费也。

余在营平安，精神不足，惟癖疾未愈，诸事未能一一照管，小心谨慎，冀尽人事，以听天命。诸不详尽，统俟续布。（咸丰五年四月二十日书于南康城外水营）

【注释】

孔亟：孔，很甚。亟：急，急促。

【译文】

澄、温、沅、季四位贤弟左右：

我于十六日在南康府接到父亲手谕，以及澄、沅两位弟弟、纪泽儿的信，是刘一送来的，二十日接到澄弟一封信，是林福秀由县里送来，知悉一切。

我于十三日从吴城进扎南康。水师右营、后营，响道营，于十三日进扎青山。十九日，敌人带炮船五、六十号，小划船一百六十号前来扑营，激战了两个小时，不分胜负。敌人又以小划二十多号，从山后攒了出来，袭击我老营。老营战船，已经全部出队，只有坐船水手几个以及雇用民船水手，都逃上岸去。各战船哨官见坐船已丢失，便展望

张忙乱起来，以至于吃了败仗。幸亏战船炮位，没有一点损失，尤其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并且左营、定湘营还在南康，中营还在吴城，那天没有参与战斗，士气仍然振作。现在六营三千人，同停靠在南康，与陆军平江管三千人互相依护，或者还可迅速振兴军威。

现在我所统率原大军，塔公带五千人在九江；罗山带三千百人在广信一带；次青带平江营三千人在南康，已经成了三枝部队，人数也不少。

赵玉班带五百湘勇来这里，如果单独成一枝部队，不能够自立，如果依附塔军，依附罗军，那离我这里还隔几百里。如果依附平江管，那么气类不合，而且近来口粮实在难以接济。玉班的士兵，可不必来。玉班一个人来，那军营中需要人才很紧急，一定且有他的位置。

蒋益澧的事，这么这么办理很好，秘密传召人家详细开导，勒令缴出银两，可以取得我方人心的同情，面面俱到，请莘翁马上办理，假使探骊而得珠，就是轻轻着笔，也可以快办。

这边自从水师小败以后，急需多置办小划船去战胜敌人，但缺乏能管理带领小划船的人，如果有实实在在可以带领小划船的人，打仗时并不靠他冲阵。只要打仗时，在江边攒出攒人，弄得敌人晕头转向，以帮助我水师的声势，便是大有益处。弟弟如果看见有这种人才，或者赵玉班能推荐这种人，就可以招募会驾小划船水手一百多人来军营。冯玉河所缴水军的银枪，以及各项应该缴纳的银子，可考虑作路费用。我在军营平安，精神不足，只是疾疾没有好，许多事情没有能够一一小心谨慎，希望能够尽人事，以听天命，写得不详细，等以后再续告。

（咸丰五年四月二十日书于南康城外水营）致诸弟·调彭雪琴来江

【原文】

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刘朝直来营，得植弟手书，具悉一切。内湖水师自六月十五日开仗后，至今平安。本拟令李次青带平江勇，流邵阳湖之东，与水师会攻湖口。亲自六月底至今十日，大风不克东渡。初四日风力稍息，平江勇登部舟，甫经解缆，狂飙大作，旋即折回。并勇衣被帐棚，寸缕皆湿，天意茫茫，正未可知，不知湖口之贼，运数不宜灭乎？抑此勇渡湖，宜致败挫，故特阻其行，以全此军乎？现拟俟月半后，请塔军渡湖会剿。罗山进攻义宁，闻初四日可止界上，初五六日当可开仗。湖南三面用兵，骆中丞请罗山带兵回湘，业经入奏。如义宁能攻破，恐罗山须回湖南，保全桑梓^①，则此间又少一劲旅矣。内湖水师，船炮俱精，特少得力营官，现调彭雪琴来江，当有起色。

盐务充饷，是一大好事，惟浙中官商，多思专利。邵位西来江，会议已有头绪，不知渠回浙后，彼中作事人能允行否？舍此一筹，则饷源已竭，实有坐困之势。东安土匪，不知近日如何？若不犯邵阳界，则吾邑尚可不至震惊。带军之事，千难万难，澄弟带勇至衡阳，温弟带勇至新桥，幸托平安，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。吾阅历二年，知此中怨这事，造孽之端，不一而足，恨不得一诸弟在，当一一缕述之也。

诸弟在家，侍奉父亲，和睦族党，尽其力之所能。至于练团勇却不宜，澄弟在外已久，谅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。宽二弟去年下世，未寄奠分^②，至今歉然于心。兹付回银廿两，为宽二弟奠金，望送交任尊叔夫妇手收。

植弟前信言身体不健，吾谓读书不求强记，此亦养身之道。凡求强记之者，尚有好名心横亘于方寸，故愈不能记。若全无名心，记亦可，不记亦可，此心宽然无累②，反觉安舒，或反能记一二处，亦未可知。此余阅历语也。植弟试一体验行之，余不一一，即问近好。（咸丰五年七月初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桑梓：原意思是国家。此处指军队。

②奠分：即奠仪。

③宽然无累：形容心情宽松没有负担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刘朝相来营，接谈植弟手书，知悉一切，内湖水师从六月十五日开仗后，到现在平安。本准备命令李次青带平江兵，渡鄱阳湖东边，与水师会攻湖口。无奈从六月底到现在十天内，都因大风不能东渡，初四日风力略为小点，平江兵上船，正好解了缆绳准备出发，突然狂风大刮。只得马上靠岸。兵士们的衣服被褥和帐棚，全部都湿了。老天爷的意思茫茫不可知，不知湖口上的敌人，运数还没有到马上被歼灭的地步，才特别刮风阻止平汉兵东渡遭致失败，以保全这支部队吗？现在打算等半个月后，请塔军渡湖会剿。

罗山进攻义宁，听说初四日可停在界让，初五、六日可以开战。湖南三面用兵，骆中丞请罗山带兵回湖南，已经入秦朝廷了。如义宁能冲破，恐怕罗山要回湖南，保全家乡，那这边又少了一支善战的部队了。

内湖水师，船好炮精，只少得力的营官，现在调彭雪琴来，应当有起色。

盐税用来充军饷，是一件大好事。只是浙中官商，都想专利。邵位西来江，会议已有头绪，不知他回浙后，他们里面任事听的人能答应实行不？除了这个办法，则军饷来源已经枯竭，实在有被困的形势。东安土匪，不知近来如何？如不犯邵阳地界。那么我们家乡还不至于受到波及。带兵的事，千难万难。澄弟带兵到衡阳，温弟带兵到新桥，幸亏平安。以后总以不带兵最好，我阅历了两年，知道这里面得罪人的事情，造孽的事情，不一而足，恨不得与弟弟们一桩一桩详细介绍呢。

弟弟们在家，侍奉父亲，与族党和睦相处，尽力而为。至于办团练带兵这些事，不宜于去参与。澄弟在外已久，想必懂得我说这句话的苦衷。宽二弟去年死去，没有寄奠仪，至今还有歉疚。现付回二十两银子，作宽二弟的奠礼，希望送交任尊叔夫妇手收。

植弟前次信中说身体不好，我说读书不要求强记，这也是养身之道。凡属要求强记的人，还有一种好名的压力在他脑子里，所以越不能记。如果没有好名的心，记也可，不记也可，这种思想便轻松没有思想包袱，反而觉得安静舒畅，或者反而能记一点，也未可知。这是我的经验之谈，植弟试着体验一番。其余不一一写了，即问近好。（咸丰五年七月初八日）致九弟·催周凤山速来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足下。十七日李观察送到家信，系沅弟在省城所发者。黄南

兄劝捐募勇，规复吉安，此豪杰之举也。南路又来此一枝劲兵，则贼势万不能支。金田老贼，癸甲二年北犯者，既已只轮不返，而曾天养罗大纲之流，亦频遭殛诛^①。现存悍贼，惟石达开韦俊陈玉成数人，奔命于各处，实有日衰就落之势。所思江西民风柔弱，见各属并陷，遂靡然以为天覆地拆，不复作反正之想。不待其迫胁以从，而甘心蓄发助贼，希图充当军旅帅，以讹索其乡人，掳掠郡县村镇，以各肥其私囊，是以每战动盈数万人，我军为之震骇。若果能数道出师，擒折以万平计，始则江西从逆这发有悔心，继广东新阳之贼生疑二，而江西之局势必转，粤贱之衰象亦见矣。

南袁能于吉安一路，出师合瑞，兄已列为三路，是此间官绩上民所祷祀以求者也。即日当先行具奏，沅弟能随南翁以出，料理戎亦足增长识力，南翁能以赤手空拳干大事，而不甚著著声色，弟当留心收而效之。夏渡兄前亦欲援江之师，不知可与南兄同办一路否？渠系簪缨巨族，民望所归，又奉特旨援江，自不能不速图兄共办一枝，则众擎易举，若另筹一路，则独力难成，沅弟若见憩翁，试先将鄙意道及，余续有信奉达也。

周凤山现在省城，余飞札调之来江，盖欲令渠统一军，峙衡龙一军，一扎老营，一作游兵，不知渠已接扎否？望沅弟催之速来，其现在袁州之伍化蛟黄三清，本系渠部典，可令渠带来也。（咸丰六年九月十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^①殛诛：致命打击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足下：

十七日李观察递到家信，是沅弟在省城所的。黄南兄劝捐募兵，规划恢复吉安，这是豪杰举动。南路又多一支强悍的军队，那敌人万不能支持。金田老敌，癸甲二年北犯的那一股，既然已一只船也没有返回，而曾天养、罗大纲之流，也连连遭到致命打击。现在的敌军，只有石达开、韦俊、陈玉成几个，奔命在各地，实在有一天天衰落的势头。所引以为患的是江西民众风尚十分柔弱，看见所在的一些地方陷于敌手，便以为是天翻地覆，不再有反正的思想，不等敌军的胁迫，便甘心去助长敌人，并想弄个军长，师长、旅长、元帅当当，以便去讹诈勒索乡下人，抢劫郡县村镇，填满他们的腰包。所以每打一仗动辄以万人计算，开始是江西民众依附敌人的民从有所悔悟，后来广东新阳的敌人也表现出悔悟，江西的局势一定可扭转，则广东衰落的势头也更加明显可见了。

南袁能够在吉安一路，山师合瑞。兄长已经列为三路，是这里官长绅士民众所祈求的，当天便先向是上奏报。沅弟能随南翁一起出兵，料理军事，也可以增长见识。南翁能够赤手空拳干大事，而不太露声息，弟弟应当留心学习仿效。夏憩兄前不久也想办理援助长江的军事，不知可不可以和南兄一起办；他是军事世家，又在民众中有威望，又奉旨援助长江，自然不能不让他带一枝部队。只是与南昆共办一支，则各路人马容易齐心举事，如果另外筹办一支，那就力量单薄难于成事。沅弟如见憩翁，或可把我的意见告诉他，我接着有信寄给他。

周凤山现在省城。我用飞札把他调长江，因想要地统领一支部队。崎衡龙一支部队，一部分扎在老营，一部分游动，不知他已接到札子没有，希望沅弟催他快来，现在袁州的伍化蛟黄三清，本来是他的部下，可命令他一起带来。（咸丰六年九月十七日）致九弟·交人料理文案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十一月初二日，春二甲四归，接廿四夜来书，具悉一切。弟营中事要尚顺，家中大小欣慰。帅逸斋之叔号小舟者，于初二日来，携有张六琴太守书缄，具告逸斋死事之惨。余具奠金五十两，交小舟为渠赴江西之旅资。又作书寄雪琴，嘱其备战船至广西，迎护逸斋之眷口，由浙江来，又备舟至省城，迎护逸斋与其侄之灵柩于南康，会齐同出湖口，由湖口段窑至黄梅帅宅，不过数十里耳。

前此仙舟先生墓门，被贼掘毁，余曾寄书润芝中丞，莲舫员外，筹银三四百两，为修葺之资。此次小舟归里，可一并妥为安厝，少有余资，即以贍济逸斋之眷口，然亦极薄，难以自存矣。

东乡败挫之后，李镇军周副将均退守武阳渡。闻香中丞缄致长沙，请夏憩亭募勇数千，赴江应援，不知确否？自洪杨内乱以来，贼中大纲①紊乱，石达开下顾金陵，上顾安庆，未必能再至江西。既使果来赴援，亦不过多裹乌合之卒，悍贼实已无几。我军但稍能立脚，不特吉安力能胜之，即临江萧军，亦自可胜之也。

胡爵之将于初十日回省，家中以后不必请书启朋友。韩升告假回家，余文案尚繁，不可无一人料理，望弟飭王福于腊月初回家交代后，既令韩升回省度岁。韩子正初赴吉营，计弟处有四十日无人经营文案，

既交彭椿年一手料理，决无疏失。韩升与王福二人，皆精细勤敏，无所轩轻②。凌荫迁于日内赴雪琴处，若弟处再需好手，亦可令凌赴吉也。（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五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大纲：即军中作战方针，指导思想。

②轩轻：轻重。不分彼此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一月初二日，春二、甲四归，接到二十四日晚上来信，知道一切。弟弟军营里的事情还顺遂，家中大小都高兴。帅逸斋的叔叔叫小舟的，在初二回来了，带了张六琴太守的信，详告逸斋死难的惨况，我备了五十两奠金，交小舟作为他去江西的路费。又写了信给雪琴，嘱咐他准备战船到广西，迎接护送逸斋的家眷从浙江来，又准备船只到省城，迎接护送逸斋和他侄儿的棺木于南康，到齐之后一起出湖口，由湖口段窑到黄梅帅宅，不过几十里。

前不久仙舟先生的坟墓被敌人掘毁，我曾经写信号给润芝中丞，莲航员外，筹集了三、四百两银子作为复修的资金。这次小舟回家，可一起妥善安葬。如略有余钱，便用于周济逸斋的家眷，但也很少，难以养活这一家子。

东乡失败之后，李镇军、周副将都是退守武阳渡。听说耆中丞写信到长沙，请憩亭招募士兵几千，到长江增援，不知道的确不的确？自从洪、杨动乱以来，敌军中的指导思想紊乱，石达开下顾金陵，上顾安

庆，未必能再到江西。我军只要能够稍微立住脚，不但吉安能打胜仗，就是临江萧军，也可打胜仗。

胡爵之将在初十日回省，家中以后不必请书启朋友。韩升告假回家，我这里文案工作还很繁重，不可以没有一个人料理，希望弟弟叫王福在十二月初回家交代后，就叫韩升回省过年。韩在正月初到吉安营中，预计弟弟那儿有四十天没有人经营文案，可交彭椿年一手料理，决不会有疏忽错失，韩升与王福两个，都办事精细勤敏，没有轻重之分，凌荫迁于日内去雪琴那儿，如弟弟那里再需好手，也可命令凌去吉安。

（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五日）致九弟·愧对江西绅士

【原文】

沅捕九弟左右：十九日亮一等归，接展来函，具悉一切。临江克复，从此吉安当易为力，弟邑勉为之，大约明春可复吉郡，明夏可复抚建。凡兄所未了之事，弟能为我了之，则余之愧憾可稍减矣。

余前在江西，所以郁郁不得意者，第一不能干预民事，有剥民之权，无泽民之位，满腹诚心，无处施展。第二不能接见官员，凡省中文武官僚，晋接有稽，语言有察。第三不能联络绅士，凡绅士与我营款悒，则或因而获咎。坐是数者，方寸郁郁，无以自伸；然此只坐不宜驻扎省垣，故生出许多烦恼耳。弟今不驻省城，除接见官员一事，无庸议外，至爱民联外二端，皆宜实心求之。

现在饷项颇充，凡抽厘劝捐，决计停之，兵勇扰民，严行禁之，则吾夙昔爱民之诚心，弟可为我宣达一二。吾在江西，各绅士为我劝捐作八九十万，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。今年丁忧，奔丧太快，若忽然①弃

去，置绅士于不顾者，此余之所悔也。若少迟数日，与造外往复书问乃妥。弟当为余弥缝此阙，每与绅士书札还，或接见畅谈，具言江绅待家兄甚厚，家兄抱愧甚深等语。

就中刘仰素甘子大二人，余尤对之有愧。刘系余清之带水师，三年辛苦，战功日著，渠不负吾之知，而吾不克始终与共患难，甘系余清之管粮台，委曲成全，劳怨兼任，而余以丁忧遽归，未能为渠料理前程。此二人皆余所愧对，弟为我救正而补苴之。余在外数年，吃亏受气，实亦不少，他无所惭，独惭对江西绅士，此日内省躬责己之一端耳。弟此次在营，境遇颇好，不可再有牢骚之气，心平志和，以近天休，至嘱至嘱！承寄回银二百两，收到。今冬收外间银数百，而家用犹不充裕；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，不孝之罪，上通于天，四宅大小平安，余日内心绪少佳，夜不成寐，盖由心血积亏，水不养肝之故。春来当好为调理。（咸丰七年十二月廿一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愬然；同“忽然”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九日亮一等回来，接到来信，知悉一切，临江克复，从此吉安应当容易得手了，希望弟弟好好处置，大约在明年春天可以克复吉安，明年夏天可以克复抚建。凡属做兄长的没有了结的事情，弟弟能够替我了结，那么，我的愧疚之情可以稍微减轻一点。

我从前在江西，之所以郁郁不得志，第一，不能干预民众的事情，有

剥夺民众的权，没有施惠于民众的地位，满腹仁爱的心思，没有地方施展。第二，不能接见官员，凡属省里的文武官僚，接见有稽查，语言有监察。第三，不能联络绅士。凡属地方绅士与我通往来，便因此受到来咎。因为以上三点，便郁郁不乐，没法施展，然而，这只是不适宜驻扎省城，生出的许多烦恼罢了。弟弟现在不驻扎在省城，除了接见官员这件事，没有必要讨论以外，其他爱民和联络两件事，都应该实实在在去作。

现在军饷很是充足，凡属抽厘金和劝捐款这些，都下决心停止。士兵骚扰百姓的事，严加禁止。那么我过去一腔爱民的诚心，弟弟可以为我表达一二了，我在江西，绅士们为我劝捐了八、九十万，没有能够为江西消灭敌军、安抚百姓。今年奔丧太快，若忽然不敢而别，弃置绅士们不加理睬，这是我很后悔的。如果奔丧迟走几天。与绅士们多商量，那才妥当，弟弟应当我弥补这个缺憾，凡与绅士书札往来，或者接见畅谈时，都说江西绅士对待兄长很宽厚，家兄愧疚很深之类的话。

这些人中，如刘仰素、甘子大两位，我尤其对他们有愧。刘仰素是我请他带水师，三年辛苦，战功很显著，他没有辜负我的知遇之思，而我却没有有始有终和他共患难，甘子大是我请他掌管粮台，他委曲求全，任劳任怨，而我因奔丧急忙回家，没有为他料理前程。这两个人都是我愧对他们，弟弟要为我纠正这个缺憾，弥补这个不足。我在外面几年，吃亏受气，实在也不少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愧疚的，独独只愧对江西绅士，这是我近来经常反省一点。

弟弟这次在军营，环境很好，不可以再有牢骚，要心平气和，以便保养。天赐给自己的福气，嘱咐你了！承蒙你寄回银子二百两，收到了。今年冬天收外面的银子几百两，然而，家用还是不充裕，这使我明白过去我不寄钱回家，不孝的罪过，已是上通到天了。四家大小平安，我近来心情不太好，晚上睡不好，是因为心血积亏，水不养肝的缘故，春天自己会好好调理。（咸丰七年十二月十一日）致九弟·宜以求才为在事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四月初五日得一等归，接弟信，得悉一切。回忆往事，时形交悔，想六弟必备述之。弟所劝譬之语，深中机要，素位而行一章，比亦常以自警。只以防分素亏，血不养肝，即一无所思，已觉心慌肠空，如极饿思食之状，再加以憧扰之思，益觉心无主宰，征悸不安。

今年有得意之事两端：一则弟在吉安，声名极好，两省大府及各营员弁，江省绅民，交口称颂，不绝于吾之耳。各处寄弟书，及弟与各处禀牍信缄，俱详实委善，犁然有当^①，不绝于吾之目。一则家中所请邓葛，品学俱尤，勤严并著，邓师终日端坐，有威可畏，文有极抵，又曲合时趋，讲节极明正义，而又易于听爱。葛师志趣方正，学规谨严，小儿等畏之如神明，此二者，皆余所深慰，虽愁闷之际，足以自宽解者也。

第声闻之美，可恃而不可恃，兄昔在京中，颇著清望，近在军营，亦获虚誉。善始者不必善终，行百里半九十里，誉望一损，远近滋疑。

目下义名望正隆，务宜力持不懈，有始有卒。治军之道，总以能战为第一义，倘围攻半岁，一旦被贼冲突，不克抵敌，或致小挫，则今望隳②于一朝。故探骊之法，以善战为得珠，能爱民为第二义，能和协上下官绅为三义。愿吾弟兢兢业业，日慎一日，到底不懈，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，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矣。

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体素弱，过于保惜，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。遽尔摧阻。此次军务，如杨彰二李次青辈。皆系磨炼出来，即润翁乏长进；弟营趁此番识见，力求长进也。

求人自辅，时时不可忘此意。人才至难，往时在余幕府者，余亦平等相看，不甚钦敬。洎今思之，何可多得？弟当常以求才为急，其闾冗者，虽至亲密友，不宜久留，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。余自四月来，眼兴较好，近读杜佑通典，每日二卷，薄者三卷。惟目力极劣，余尚足支持。（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犁然有当：井然有序的意思。

②隳：毁坏，坠毁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四月初五，得一回来，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一切。兄长回忆过去，时刻悔恨交加，我想六弟一定都跟你说了。弟弟劝导我的话，深刻击中我的要害。“素位而行”一章，我眼下也常引以自警惕自己。只是阴分素亏，血不养肝，便是一点事不想，还觉得心里慌，肠里空，好像

非常饥饿的模样，再加上忧心忡忡，更觉得心里没有了主宰，悸燥不安得很。

今年有得意的事两件，一是弟弟在吉安，名声很好，两个省的官长和各营的将士，江西省的绅士，都很称赞，我经常听到。各处寄弟弟的信，弟弟给各处的书札信牒，都详细、实在、妥善、我经常看到。一是家里所请的邓、葛两位老师，品学兼优，又勤教又严管。邓老师整天端端正正坐堂，威仪可畏，文章有根底、而且又能够与时尚相结合，讲课很明正义，而又深入浅出；葛老师的志趣方正，教学规矩严谨，小孩们怕他如同怕神明一样。这两件事，都是我深欣慰的，虽说是愁闷不乐的时候，也足以自宽自解了。

只是声望虽然是令人陶醉的东西，可以依靠又不可以依靠。兄长过去在京城，也很有声望。近来在军队，也有些虚名。但开始好不一定始终好，走一百里路，走了九十里只能算走了一半，声望一旦下降，远近的人都产生怀疑。你目前名望正高，务必要坚持不懈，有始有终。治理军队的道理，能战争是第一要义。如果围攻半年，一旦被敌人冲突，不能取胜，或者受到小挫折，那么你的名声一个早晨的时间便下落了，所以说探验的方法，是以会战斗为得珠。能爱民为治军第二要义。希望弟弟兢兢业业，一天比一天谨慎，一直到底决不松懈，那不仅为我补救了从前的过失，也可以为我父增光于九泉之下。

精神这个东西越用越好用，不可以因为身体虚弱而过于爱惜；智慧这个东西越是苦越闪光，不可以因为偶然遇到挫折，便急忙自弃。这次军务，如杨、彭、二李、次青他们，都是磨练出来的。就是润翁、罗

翁、也大有进步，几乎是一日千里。只有我素来有抱负，这次却太没有进步了。弟弟的军队乘这次军务增长见识，力求进步。

求人自辅，时刻不可以忘证这一点，人才难得。过去在我的幕府中的人，我只是平等相待，不很钦佩，如今想起来，哪里可以多得这些人啊！弟弟应当常常把访求人才为当务之急。军营中的庸碌多余的人，就算是至亲密友，也不宜久留，那样做恐怕真正的贤者不肯前来共事。我从四月以来，睡眠较好。近日读杜佑的《通典》，每天读两卷，薄的读三卷。只是眼力很差，其余还足以支持。（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）

致九弟·拟保举李次青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八月初一日，罗逢元专丁归，接得廿四日信，知弟病渐痊愈复元。自长沙开船后，四十一日不接弟手书，至是始一快慰。而弟信中所云：

“先一日曾专人送信来兄处者。”则至今尚未到，不知何以耽搁若是？

余廿五日自江西开船，廿六日至瑞洪。廿八日就谢弁之便，寄信与弟。

八月初二日至安仁，初四日至贵溪，王人瑞张凯章及萧浚川之弟萧启源，均在此相候。初六七可至湖口，沈幼丹李次青良觐①不远矣。

闽省浦城之贼，于七月上旬中旬，出犯江西，围庆丰玉山两城。次青以一军分守两县，各力战五六日夜，逆贼大创，解围以去。现在广信地方，次青勋名大著，民望亦孚。浙抚晏公，于全浙肃清案内，保举次青以道员记名，遇有江西道员缺出，请旨简放。将来玉山守城内，余亦当优保之，苦尽回甘，次青今日得蔗境矣。

玉山之贼，窜至复兴婺源一带，将归并于皖南芜湖，余至湖口，拟留萧军守湖口，而自率张王朱吴国佐进剿围之。崇安贼势日乱，尚或易于得手。（咸丰八年八月初四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良覿：欣喜相见的样子。覿：相见。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八月安一日，罗逢元派的专人回来，接到二十四日信，知道弟弟的病已渐好了，复原了，自从长沙开船以后，四十一天没有接到弟弟的信，到现在才感到快慰。而弟弟信中说：先一天曾经派专人送信。那么到现在也还没有到，不知道为什么耽搁这么久？我二十五日从江西开船，二十六日到瑞洪。二十八日，就谢通信兵的方便，寄信给你。八月初二到安仁，初四日到贵溪。王人瑞、张凯章及萧浚川的弟弟萧启源，都在这里等候。初六、七日可到湖口。与沈幼丹、李次清欢聚之日不远了。

福建浦城的敌人，在七月上旬侵犯江西，围攻庆丰、玉山两座城，李次青的军队分别防守两个县，各努力战斗了五、六个日夜，敌人受到重创，解了两城的围。现在广信地方，李次青的勋名大大著名，民众里的名望也日高。浙江巡抚晏公，在全浙肃清的报告中，保举李次青以道员记名，遇到江西道员出缺，便请求圣旨简任他。将来玉山守城报告中，我也要优惠保举他，苦尽甜来，李次青现在才得以尝到甘蔗的甜味了。

玉山的敌人，窜到复兴，婺源一带，将归并于皖南芜湖。我到湖口，准备留下萧军守湖口，而自己亲率张王、朱品佐、吴国佐进攻包围。崇安敌人阵势越来越乱，或者还容易得手。（咸丰八年月初四日）致九弟季弟·拟和陈射仙办大通厘金

【原文】

季沅弟左右；

出队以护百姓收获，甚好！与吉安散耕牛籽种，用意相似。吾辈不幸生当乱世，又不幸而带兵，日以杀人为事，可为寒心！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，庶几留心弟既掘长濠，切不可过濠打仗，胜则不能多杀贼，败则不能收队也。营中柴尚多否？煤已开出否？红单船下去后，吾拟扎陈舫仙办大通厘金，以便弟就近稽查，闻该处每月可二万余串也。魏柳南宜办厘乎？宜作吏乎？弟密告我。潘意卿何时可到？此间需才极急，浙事岌岌^①，请援之书如麻。次青今日到祁门，其部下十四五可到。季弟所言诸枉，聆悉，当一一错之，不姑息也。（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浙事岌岌；指浙江省的形势岌岌可危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、季弟左右：

带兵用以保护老百姓收割庄稼，很好！与吉安散发耕牛及种籽的用意相同。我们不幸生于乱世，又不幸带兵打仗，每日以杀人为要事，实在寒心！唯有每时每刻存在爱民的念头于心里。

弟弟既然挖濠沟，切不可过壕沟打仗，打胜了不能多杀敌人，打败了不能收队。军营中的柴还多吗？煤已经开出了吗？红单船下去以后，我准备令陈舫仙办理大通厘金，以便弟弟就近稽查，听说他那里每月可以收两万多串。

魏柳南适合办理厘金？还是做行政长官？弟弟请秘密告诉我。潘意卿什么时候可以到？这里需要人才很急。浙省的事岌岌可危。请求援救的信多如麻。次青今日到祁门，他的部下十四、五日可到，季弟所说的种种问题。已知道了，我会一个一个处理，不会姑息。（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日）致九弟·述告办事好手不多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；

接陈东友蔡东祥周惠堂禀，知雍家镇于十九日克夏。惜日内雨大，难以进兵，若跟踪继进，则裕溪口亦可得手矣。小泉赴粤，取其不开罪于人，内端方而外贺融^①。今闻幼丹有出省赴广信之行，小泉万不可赴粤矣。

丁雨生笔下条畅，少荃求之幕府相助，雨生不甚愿去，恐亦不能至弟处，碍难对少荃也。南坡才大之外，人皆乐为之用，惟年岁太大；且粤湘交涉事多，亦须留南翁在湘，通一切消息。拟派鹤汀前往，鹤与劳公素相得，待大江通行后，请南翁来此商办盐务，或更妥洽。

又接弟信，知巢县含山，于一日之内克夏，欣慰之至！米可以多解，子药各解三万，惟办事之手，实在本可多得，容觅得好手，请赴弟处。

受山不乐在希帅处，即日当赴左帅大营，亦不便留也。（同治元年三

月廿七日)

【注释】

①内端方而外圆融：形容为处世中里面则正而外表圆滑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到陈东友、蔡东祥、周惠堂的禀合，知道雍家镇在十九日克复，可惜近日雨大，难以进兵，如果跟踪继续前进，那么裕溪口可得手了。小泉去广东，我取他不得罪人，人品端方而处事圆融。今天听说幼丹有出省去广信的说法，那小泉万万不可以去广东了。

丁雨生笔下条理清楚而通畅，少荃求他参与幕府帮忙，他不太愿意，恐怕也不能到弟弟那边，碍着面子不好向少荃交代。南坡才大，都乐意用他，只是年纪太大，而且广东，湖南交涉的事情多，也要留南翁在湖南，通一切消息，准备派鹤汀去，鹤汀素来和劳公要好，等大江通行以后，请南翁来这里商量办理盐务，或者更妥当。

又接到弟弟的信，知道巢县、含山，在一天之内克复，欣慰之至！米可以多解送些，子弹火药各解送三万，只是办事的人手，实在不可多得，允许我找到好手，派到弟弟那里，受山不乐意在希帅那里，即日将到左帅大营，也不便挽留。(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)致沅弟季弟·随时推荐出色的人

【原文】

沅季弟左右：

辅卿而外，又荐意卿柳南二人，甚好！柳南之笃慎，余深知之，惠卿

亮亦不凡。余告筱辅观人之法，以有操守而无官气，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，又嘱其求润帅左郭及沅荐人，以后两弟如有所见，随时推荐，将其人长处短处，一一告知阿兄，或告筱荃，尤以司劳苦为办事之本。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，日久自有大效。

季弟言出色之人，断非有心所能做得，此语确不可易。名位大小，万般由命不由人，特父兄之教家，将帅之训全，不能如此立言耳。季弟天分绝高，见道甚早，可喜可爱！然办理营中小事，教训弁勇，仍宜以勤率作主，不宜以命字谕众。

润帅抚见陈奏，以释群疑之说，亦有函来余处矣。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谕旨，实援两江总督，兼授钦差大臣，恩眷方渥^①，尽可不必陈明。所虑考，苏常淮扬，无一支劲兵前往，位高非福，恐徒为物议之张本耳。余好出汗，似不宜过劳。（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恩眷方渥：指皇上的恩典如此优厚，隆重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。季弟左右：

除了辅卿以外，又推荐意卿，柳南两位、很好！柳南的诚笃谨慎，我很了解。意卿看来也非同凡响。我告诉筱辅观察人的方法，主要是有爱憎分明操有原则而没有官气，办事有条件有理而不是口出狂言。又嘱咐他求润帅、左、郭以及沅弟荐人，以后两位弟弟如果有所发现，随时推荐，把推荐人的长处短处，一五一十告诉兄长，或者告诉筱荃，尤其是习惯于劳苦为办事的根本。引用一班能吃苦耐劳的正人君子，

日子久了自然可以看见大的效应。

季弟说出色的人，决不是有心做得出来的，这话是至理不可更改。名位的大小，万般都是由于天命不由人定的，只是父兄的教育家庭，将帅的训导士兵，不能这么说罢了。季弟天分很高，见道很早，可喜可爱！然而办理军营中小事，教训士兵，仍然以劝导为主，不适宜以命令口吻来训谕大家。

润帅几次陈奏，以释大家疑团的说法，也有信到我这里。昨天奉到六月二十四日的谕旨，实授两江总督。兼授钦差大臣，皇上的恩典如此隆重，如此受到信任，尽可以不必陈明。所忧虑，苏、常、淮、扬，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去。我喜欢出汗，弟弟也喜欢出汗，似乎不适宜过分劳累。（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）致九弟季弟·述杨光宗不驯

【原文】

沅季弟左右：

接专丁来信，下游之贼，渐渐蠢动，九月当有大仗开。此贼惯技，好于营盘远远包围。断我粮道。弟处有水师接济，或可无碍，不知多李二营何如？有米有柴，可济十日半月否？贼虽多，善战者究不甚多，礼希或可御之田以饭子孙耳。

杨镇南子哨官杨光宗，头发模而盘，吾早虑其不驯^①。杨镇南不善看人，又不善断事，弟若看有不妥洽之意，即飭令仍回兄处，另拨一营与弟换可耳。

吾于初十日至历口，十一日拟行六十里，赶到祁门县。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，不欲纷纷迎接应酬也。宁国府一军，紧急之至，吾不能拨兵

往援，而拟少济之饷，亦地主之道耳。（咸丰十年六月初十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驯：驯服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、季弟左右：

接到专人送来的信，下游的敌人，慢慢又在蠢蠢欲动，九月份会有大仗打。这是敌人的惯技，喜欢在营盘远远包围。切断我军粮道。弟弟那里有水师接济，或者可以没有妨碍，不知多、李两营如何？有米有柴可以对付十天半月不？敌人虽多，会打仗的毕竟不太多，礼希或者可以抵御。

杨镇南的哨官杨光完，头发又横又盘，我早就料到他不驯服。杨镇南不会看人，又不会决断，弟弟如果看到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，马上叫他仍旧回到我这里，我另外拨一个营给弟弟交换。

我在初十日到历口，十一日准备走六十里，赶到祁门县。十二日，先太夫人忌辰，不想纷纷迎接应酬。宁国府一军，非常紧急，我不能调兵去救援，准备稍微接济他一点军切，也是尽地主之谊吧。（咸丰十年六月初十日）致沅弟季弟·嘱文辅卿二语

【原文】

季沅弟左右：

探报阅悉，此路并无步拨①，即由东流建德驿夫送祁；建德令已死，代理者新到，故文递迟延。弟以后要事，项专勇送来，三日可到，或逢三八专人来一次，每月六次。其不要紧者，仍由驿发来，则兄弟之

消息常通矣。

文辅卿办理厘金甚好，现在江西厘务，经手者皆不免官气太重。此外则不知谁何之人？如辅卿者，能多得几人，则厘务必有起色。吾批二李详文云：“须冗员少而能事者多，入款多而坐支者少。”又批云：“力除官气，严裁浮费。”弟须嘱辅卿二语，无官气，有条理，守此行之，虽至封疆不可改也。有似辅卿其人者，弟多荐几人更好。甲三起行时，温弟妇甚好，此后来之变态也。（咸丰十年六月廿八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步拨：指送信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、季弟左右：

探报已看过了。这一路没有送信的人，马上由东流、建德驿站的驿夫送祁门。建德县令已死了，代理的人新来，所以文件专递迟延了，弟弟以后有要事，要派专门的人送来，三天可以到，或者逢三八派来一次，一个月六次。其中不要紧的文书，仍然由驿站发来，那么我们兄弟之间便常消息了。

文辅卿办理厘金很好。现在江西厘务，经手的人都不免官气太重了。除此以外不知还有何人？像辅卿这样的人，能够多几个，那厘务一定有起色，我批的关于二李的申详文字中说：“要多余的官员减少，能干的官员增多；要收入的钱多，坐着支取钱款的人少。”又说：“要努力戒除官气，严格裁削不应开支的费用。”弟弟要嘱咐辅卿两句：没有官气，却有条理。遵这条执行，虽然当了封疆大吏也不能改变。如

有类似辅卿这样的人才，弟弟多推荐几个更好。甲三起程时，温弟媳妇很好，这是后来的变态了。（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八日）致九弟·宜
多选好替手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水师攻打金柱关时，若有陆兵千在彼，当易得手。保①内参吉南，系为弟处分统一军起见，弟军万八千人。总须另有二堪为②统带者，每人统五六千，弟自统七八千，然后可分可合。

杏市而外，尚有何人可以分统？亦须早早提拔。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，满意之选不可得，姑节取其次，以待徐徐教育可也。（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）

【注释】

①保：保举，荐举。

②堪为：胜任。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水师攻打金柱关的时候，如果有陆军三千人在那里，会容易得手。保举彭杏南，是为弟弟那里统一起见，弟弟一军共一万八千人，总要另外有两人可以胜任统带的，每人统五、六千人，弟弟自己统带七、八千人，然后可以分可以合。

杏南以外，还有谁可以分统？也要早早的提拔。办大事的人以多选接替人手为第一要义。满意的人选不到，可以姑且选其次，慢慢的教育培养。（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）

(全文完)

更多精彩，更多好书，尽在华夏网—<http://Www.china8.com.cn>